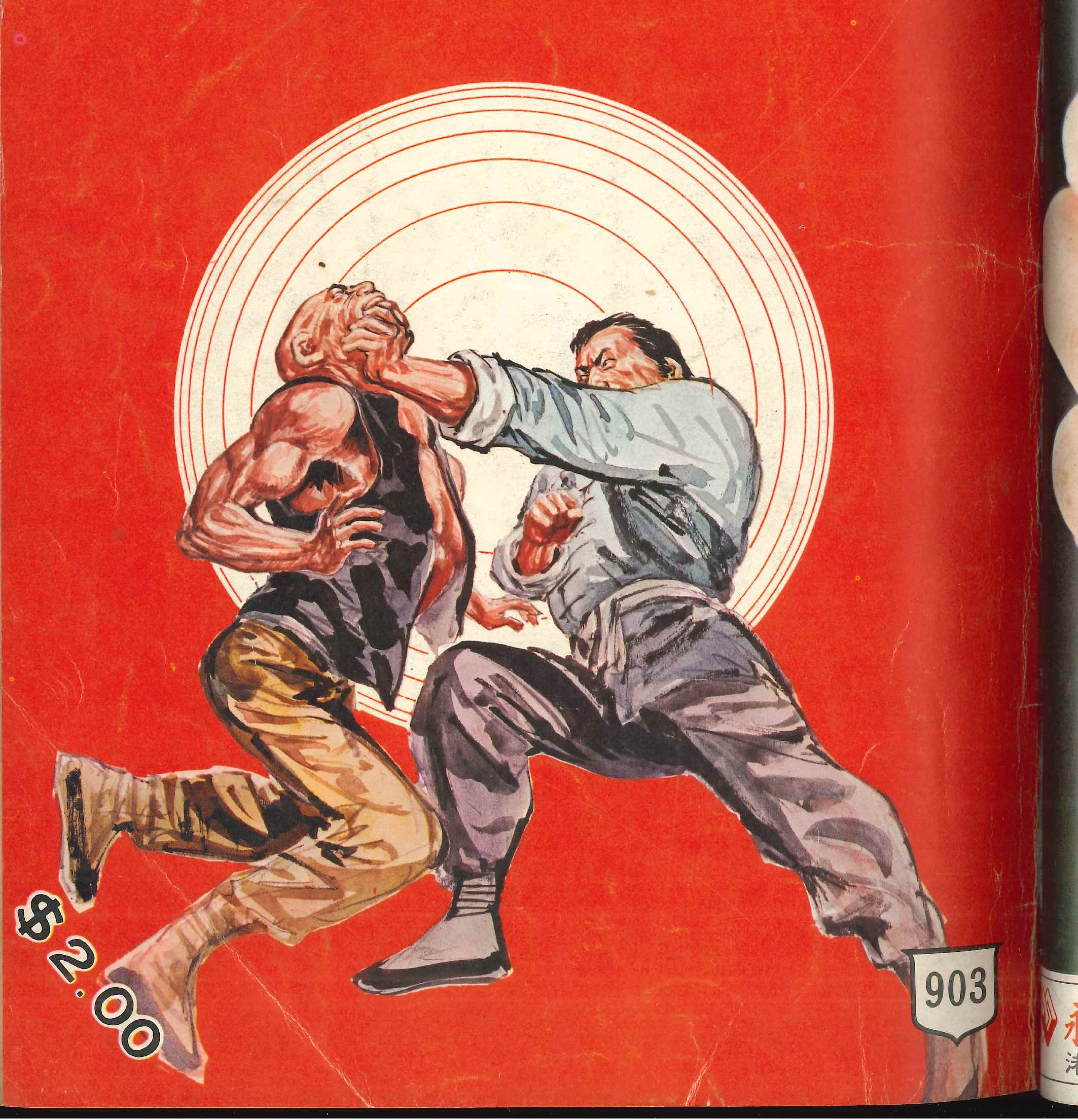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地獄邊緣 柏林圍牆把兩個世界分隔開，有人稱那兒是地獄邊緣，也有人叫它是死亡地帶！為什麼？



◀編　後　話▶

本期的鐵拐俠盜故事「地獄邊緣」，將會帶領各位到東西柏林之間舉世知名的「柏林圍牆」一遊，那兒地帶，分分鐘充滿緊張氣氛，陰森可怖！西德的情報機構「BNO」與東德同樣機構「SSR」人員混集其間，再加上蘇聯著名的特務組織「KGB」份子在一起，於是，恐怖、殘酷、擄人……事件時有發生，令人咋舌！「地獄邊緣」就是描叙上述事件的一個感人肺腑的故事，情節內容可歌可泣，倫理眞情表露無遺，是馬雲君在本故事集中別出心裁，另創風格的一部巨著，切勿錯過。

＊＊＊　＊＊＊　＊＊＊

「春秋筆」長篇故事，由於作者因事兩期暫停刊出，今期已恢復刋載，敬請留意。本故事的情節發展，峯迴路轉，莫可忖測，今期高潮迭起之橋段，鬥智鬥力的奇計詭謀，定當使你費煞思量一番也難預料………

＊＊＊　＊＊＊　＊＊＊

沈勝衣傳奇故事「骷髏殺手」是下期刋出的巨型小說，本文作者黃鷹君，素以撰撰陰森恐怖、詭異離奇故事見稱，奉勸「細胆」的讀者們，千萬不要在深宵人靜的時候裡閱讀本文，編者特此預先忠告。

＊＊＊　＊＊＊　＊＊＊

督印人：羅　威
主　編：羅　斌
執行編輯：鄭　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七至十三號三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干諾道西 189－190號
長嘉大廈十一樓
電話：四七四三四零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7-13 NEW ST. 2N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50.00
	一年港幣＄	98.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58.00
	一年港幣＄	114.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71.00
	一年港幣＄	14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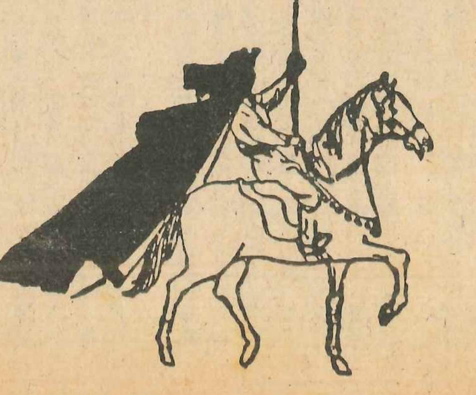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728　半年26期NT.＄364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武俠世界

第903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四出版

・每册港幣二元・

H.K.＄2.00

Printed in Hong Kong

鐵拐俠盜傳奇故事

地獄邊緣

馬雲・文
盧令・圖



萊茵河上　突傳密令

假如宇宙間眞正有上帝的存在，假如上帝眞的創造了我們人類的話，那麼，其中一定出了錯，否則，爲甚麼人類的性格殊不統一？

由於人性的不統一，各懷鬼胎，爾虞我詐，結果互相交惡，拚個你死我活，到頭來所爲的又是甚麼？

儘管有一千萬個十分動聽的理由，也無法擺脫兩個字：「自私」！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人企圖統治這個世界，結果反而被人統治，希特拉揮軍進攻蘇俄，日本偸襲珍珠港，結果如何？

結果是德國被列强瓜分，至今仍有「東西德，東西柏林」之分。

日本人雖然挨了兩枚原子彈，死人無數，畢竟還是比較幸運的戰敗國。美國人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但却又無條件的全力支持他復國，假如換上蘇俄，相信時至今日，日本人過的仍是難以想像的慘淡生涯，香港和世界上許多地方，不會充滿了日本生產的家庭電器用具。

第二次世界大戰末期，蘇俄大軍由東綫力攻德國，西方盟軍則由西面突襲，表面上兩者同一陣綫，實則各懷鬼胎，這點不難從今日的現狀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今日的德國現狀仍然沒有改變，東柏林與東德仍在蘇俄的統治下，西柏林與西德仍然是西方三强的勢力範圍。

東西德表面上都可以獨立自主，其實他們一直受到舊日統治者的影响，尤其是東德與東柏林，始終由蘇軍控制。

時到今日，豎立在東柏林的「紅軍紀念碑」，只能在德意志民族的心底下，留下「被征服」的感慨，絕不可能是「自由，獨立」的象徵。

相反，一幅兩英里長的「柏林圍牆」，却充份表露了人類愛好自由的原始思想，把兩個極端世界劃分得一清二楚！

許多人以爲東西德邊界之上有個大城市——柏林，情形一如南北韓的「板門店」，其實那是錯誤的想法。

柏林位於東德境內，離東西德邊境頗遠，爲了方便盟國統治下的西德與西柏林之間的交通起見，所以才會有「柏林走廊」這種歷史名詞。

換句話說：蘇俄與英美法三國，爲了平均瓜分德國，除了將德國一分爲二之外，還要把德國最大城市柏林也一分爲二。

狡猾如史太林，相信也絕難想到這是西方三强的一種巧妙安排。

表面上，俄，英，美，法等四國在德國境內，都作出重大犧牲，所以作爲戰勝國的他們「四强」，必須「平均分配利益」，於是乃有東，西德與東，西柏林之分。

但是骨子裏，西方三强却替德國人留下一條伏綫，故意讓他們有「選擇自由的機會」，於是據理力爭，要將柏林一分爲二。

果然，在德國人開始看清楚大鼻子的咀臉之後，紛紛由東柏林逃往西柏林去，而逃亡者却又不限於居住在柏林的人，許多東德各地的人，千方百計湧入柏林，憑着該處的「地利」，前往西柏林尋求「政治庇護」。

原來東西柏林交界處，許多樓宇前門是「蘇境」，後面可能是「美」境，或者分屬英，法統治的區域。

於是逃亡的人，只須千方百計逃入該等特殊樓宇去，便可以「由極權的前門」進來，再由「自由的後門」出去。

當時這一類事件無日無之，令到蘇俄人爲之頭痛不已。

但是，大鼻子擁有的「天才」一向就限於「統治的竅要」，而從不向「改善人民生活水準」方面着想，所以他們很快就憑過去的「鐵腕統治經驗」中想出這「醜惡的形像」——柏林圍牆。

蘇軍把分界綫上的民居盡毀，然後在該處建築了一幅長達二英里的圍牆，當時全世界的輿論均齊聲責難，但終歸一切都已經成爲事實，蘇俄人也甘心在歷史上留卜最醜惡的一頁！

儘管如此，在「建牆」之前溜到西柏林的德國人，總數亦已超過了三百萬人以上，香港人口亦只不過四百幾萬而已，數目大到何等程度，不難想像得到。

至於圍牆建成之後又如何？時到今日，仍不斷有逃亡事件發生！

不過，蘇俄人年來在世界各地不斷碰得一鼻子灰，大鼻子之上傷痕纍纍，因此克里姆林宮中的「領導層」似乎若有所悟，銳意把東柏林建成一個「鐵幕的櫥窗」，讓西方人仕發生一種錯覺，以爲東西方的生活方式並無太大的分別！

其實，這只不過是「形勢比人强」，現實的須要，令到俄國人不得不小心處理柏林問題，給予東柏林人有限度的自由，以及物質上的享受，以免再發生大逃亡事件。

由於東柏林人民生活水準的改善，令到統治者又想出了一個「一石二鳥」的好辦法來！

大鼻子一方面開放門戶，讓遊客到東柏林「觀光遊覽」，證明東西方生活水準並無「多大分別」，另一方面，又可以從西方好奇的遊客袋中賺取可觀的大量外滙。

因此時至今日，西方人仕要到東柏林一窺究竟，實在方便，簡單。

遊客不論個別或集體，若要進入東柏林遊覽，只須到美軍主理下的「差利檢查站」登記，美國人自會義務指示一切，包括免費代塡表格，辦好一切必須手續以及有何禁忌等等。

假如一名在該處登記過的遊客，在預定時間之內仍未回程，美軍就會向東柏林邊境的蘇軍追究。

柏林，不但在二次世界大戰前後「名聞全球」，同時也擁有一項「世界第一」，在一八八一年，柏林就是建成第一條電氣化地下火車的都市，當時僅有一英里半長，至一九〇二年，才伸長至八英里半，時至今日，西柏林的地下火車綫約爲二十四英哩。

目前香港也在「大事興建」地下鐵路系統，但是，單是一條幹綫，而且還在「十畫未有一撇」的階段，已經令到不少店戶與居民叫苦連天，慘不堪言！

據說，這條「偉大的地底火車」建成啓用之日，約在一九八〇年代，然則，屆時剛好是柏林地卜火車一百周年紀念之期。

值得研究的是，到了一九八〇年代，世界上許多大城市勢必又出現了其他更新奇的交通工具，香港人口的增長速度亦非這「短短的一截」地卜火車所能解決交通上出現的難題。呂偉良等三俠這次到西德遊覽，最後目的地是西柏林，但目前他們却在萊茵河之上！

三俠也抱住一般遊客的心理，好奇地希望一覩柏林圍牆的眞相，但是負責替他們安排旅程的旅遊公司，却勸他們不妨先遊覽一下萊茵河！

萊茵河是德意志民族文化的發源地，經常有遊河船穿梭來往其間。

三俠乘坐的遊河船是由南到北。根據旅程安排，遊河船將由法蘭克福，經曼城，科隆，到杜塞爾多夫市。

全部航程三天，白日船行河面之上，讓遊客觀光兩岸風景，夜晚當遊河船泊岸之際，遊客可以登陸一遊陸上名勝。

只要按時同到船上來，遊客可按原定旅程抵達目的地。

萊茵河上的遊河船極具名氣，主要是歐美各地遊客對德國數百年前的建築物與文化俱感興趣，而乘搭這一類遊河船，就可以滿足觀覽名勝的慾望。

假如湊巧遇上每年二月舉行的嘉年華會，則更加熱鬧！

遊河船有長程，短程，也有順流，逆流之分。

長程可以長達數日，由於河上無風無浪，船行其中，絕無暈浪之虞，對一個遊客而言，實在十分適合。而短程者，亦可以短至一日之內僅數小時的航程。

由南至北是順流，相反卽爲逆流，因爲萊茵河發源於瑞士，境內的阿爾卑斯山，曲折地向西北流經德，荷兩國，而入北海，全長八百餘英里。

我們以前也是在一些美國電影上見過一種用水車推動的內河遊覽船。但是在萊茵河上行走的遊覽船却是高達三層，設備豪華的鋼殼遊河船。

一九七六年是美國開國二百周年紀念，據

說美國人爲了滿足遊客，也紛紛在幾條內陸河之上舉辦遊河船，讓遊客飽覽兩岸風光。

其實這種遊河船早已有了，只是現在更加普遍而已。

呂偉良等三俠正在瞭望着岸上那些具有三百多年歷史的古堡，突然有個人走到他們的身邊來，搭訕着說：「三位想知道羅麗萊石的傳說麼?」

呂偉良他們差些還以爲他是嚮導，但細看清楚，他却是個法國人，而且還是三俠他們所認識的法國人，他，就是國際特警隊副總監范梅力。

范梅力若無其事地，微笑着說：「傳說中的羅麗萊不但是個美女，而且歌聲感人，她常常坐在那塊河中凸出的岩石上唱歌，船夫每每因爲分心聽她歌唱而撞船，因此，那塊石就被德國人稱爲羅麗萊石。」

阿生忍不住大笑說道：「你倒不愧是個好嚮導。我看，你大概有意改變我擬好了的旅程吧?」

阿生心裏自然明白，像范梅力這麼重要的特警隊領導人物，他決不會有閒心跑到這兒乘遊船河，觀覽沿岸風光。

那一定是爲了一項相當重要的任務，然後才會出現於此。

果然，范梅力左張右望，發覺旁邊沒有其他人在着，他說：「不，你們不必改變原來的旅程，我知道你們終會到西柏林去。」

阿生道：「到西柏林去又如何?」

「請你到西柏林伯茨坦斯格勒大道，詳細地址在這字條之上。」范梅力道。

「我有新任務?」阿生問。

范梅力毫不隱瞞地點點頭。

「要勞動你親自出馬，一定事關重大!」阿生說。

范梅力笑道：「那又未必，我親自來，是爲了邀請呂先生伉儷助你一臂之力。」

呂偉良怔了一怔：「你們的事，怎麼扯到我的身上來了?」

范梅力道：「如果你們二位知道整個事件，相信一定自動請纓!」

「我明白了!」呂偉良說：「一定有大批金銀珠寶等着我們去取吧!」

范梅力笑了笑，道：「別開玩笑了，阿生必須在卜一站登岸，這可能是唯一與你們原定行程有分別的地方。」

「立刻飛往西柏林?」阿生問。

「是的。」范梅力道：「總部要你立卽向西柏林辦事處報到。」

阿生正想問卜去，有數名遊客經過，范梅力顧左右而言他。

× × ×

范梅力並沒有陪伴着三俠到西柏林去。

自從在遊河船上一別後，三俠沒有再見到范梅力。

這是不足爲怪的事，因爲他是國際特警首腦，行踪詭秘是想像中事。

三俠到了西柏林，按址在伯茨坦斯格勒大道找到了字條上所寫的地址，但是非常意外，這兒只是一戶人家。

過去阿生曾先後到過世界各地的特警辦事處，該等辦事處都是秘密的，因爲，特警隊不必處理地方性的公務，自然不必公開辦事處地址。

同時亦爲了與惡勢力周旋，他們的行動一向也是保持秘密的。

但是，三俠進入過不少特警隊的秘密辦事處，從未試過有「住宅式」的，憑他們的記憶所及，特警隊派駐世界各地辦事處，表面上有些是商店，車房，貨倉以及寫字樓等等。

不過眼前他們找到的，的確只是一處住宅，裏面住了一對老年夫婦。

起初三俠以爲找錯了地址，正待退出，但那年已六十的花甲老翁，却留住他們，拉開沙啞的嗓子道：「三位請留步，你們並未找錯地方!」

阿生怔了一怔，道：「你們是——」

「我叫漢考克，她是內子，三位可是東方三俠?」老翁眨着佈滿紅筋的眼睛。

阿生囘頭與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都不明白這是怎麼一囘事?

一般來說，特警隊辦事處之內，不會有這麼老的隊員。

也許這只是表面上的僞裝吧!——當時三俠都這樣想。

阿生於是問：「裏面還有人麼?」

呂偉良立刻扯了阿生一把，他是擔心阿生再說卜去。

國際特警隊既然是一個秘密反罪惡機構，這兒西柏林又是一個如此敏感的地區，陰謀詭計隨時都會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那老翁似乎早已了解他們之間的心事，他囘答阿生道：「裏面沒有人，這裏只住了我夫婦二人。」

「不!」老翁的妻子——漢考克夫人挿咀道：「我們一家，本來有三個人，包括非力在內。」

那老翁漢考克熱淚盈眶地說：「是的，非力是我們唯一的兒子，可惜他——」

這時候，外面又有人進來。

是兩個人——范梅力和一個金髮女郎。

「想不到三俠比我更早到了一步。」范梅力道：「讓我先介紹你們認識，這位是夢妮小姐，這三位就是名聞天卜的東方三俠!」

呂偉良等三俠雖然分別與夢妮握手問安，却猜不透此人身份。

阿生忍不住問：「這是我們的辦事處?」

「不!」范梅力道：「我們的辦事處在另一處地方，這是漢考克先生的住宅，小漢考克叫非力，是你們這次要挽救的人!」

三俠又是一陣莫名其妙!

漢考克解釋道：「我兒子月前突然神秘失踪，多得特警隊查出了他的下落。」

范梅力道：「是的，我們的人查出他正在東柏林。」范梅力又指指身邊的金髮女郎。「他的未婚妻夢妮小姐可以作證。」

夢妮道：「非力遭俄國KGB特務扣留問訊，假如數天之內，我們不設法將他救出，他便會被帶離東柏林，那時勢難重見天日!」

范梅力又說：「我們的情報，與夢妮小姐獲得的消息一致，因此我們相信非力仍在東柏林。」

阿生瞪住呂偉良，意思是要聽他師父呂偉良出主意。

呂偉良道：「非力多大年紀?」

「十八歲。」范梅力道：「他是一名學生，也是這對老夫婦唯一的兒子。」

呂偉良出奇地問：「這件事爲甚麼要勞動到特警隊?」

「不!你誤會了。」范梅力道：「只是西德警方向我們求助，漢考克先生最初只報了警，但西德警方不想出面。」

林愛莉道：「既然證明人在東德，非力又不是甚麼政要，爲甚麼不正式向東德方面要人呢?」

范梅力道：「他們不承認此事。」

夢妮道：「但我有朋友的確見到非力在KGB手中。」

范梅力又說：「西德是我們的成員國，根據章程，我們有義務替他們解決一些難題。」

阿生道：「換句話說：這一次，你們又是要我們去東德救人?」

「是的!」范梅力直言不諱，「這靈感是從你們的行程表中獲得，若非如此，你的身份甚難隱瞞!」

林愛莉半開玩笑道：「然則，我們三人這次的旅費，大可以向巴黎總部支取。」

「不，我們特警隊的經費有限，」范梅力却一本正經地說：「但是，西德政府答允一筆獎金將會等住你們去取，數目足夠你們三位再一次去環遊世界亦有餘。」

漢考克也說：「假如三位眞能令我們一家再團聚，我可以給你們一筆酬勞!」

呂偉良立刻說道：「不，我們不是習慣爲金錢服務的人，問題是令郎的眞正身份，我們必須了解一卜。」

「他只是個學生。」漢考克道：「如果你們是個愛好自由的人，無論如何也要助我一臂之力。」

「有他的照片麼?」林愛莉問。

漢考克的妻子由裏面取出一幅照片，交到呂偉良手中。

范梅力繼續解釋，由於三俠行程表上有「越過柏林圍牆，進入柏林參觀」一項安排，所以總部才會決定派阿生去。

又因爲三俠有過過去的合作記錄，巴黎特警總部覺得他們這次「因利乘便」，必然可以瞞過潛伏在西德境內的「KGB」俄國特務的耳目。

相反，假如這次救人行動由西德警方或其他單位策動的話，深信救援人員尚未動程，東德保安人員與俄國「KGB」特務已經偵悉一切，到頭來亦勢必功虧一簣。

范梅力又說：「年來東德派入西德的耳目衆多，尤其是在西德政府屬卜的各機構之內，因此，警方認爲這項工作最好求助特警隊。」

因爲國際特警隊既不是西德政府屬卜的部門，同時一切行動也是保密的。

三俠聽了范梅力等人的解釋之後，雖然對若干地方仍然存疑，但終於也答允下來。

三俠感到存疑的：第一，非力既然只是一名學生，俄國「KGB」特務何故要爲難他?

第二，爲甚麼夢妮的年紀看來比非力大?如果非力只有十八歲，夢妮最少已在二十歲以上。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過「女多男少」的現象，主要是戰爭中犧牲了不少男性。但經過二十多年以來，男女的比例，已較爲平均。

但是由於戰後「女多男少」，不少女子急於求偶，紛紛與外人結合，產下不少混血兒，所以，十餘二十歲的德國少女也份外嬌美。

眼前這個金髮女郎夢妮，就美艷動人得很，三俠後來才知道，她在一家旅遊社工作。

由於旅遊社常常有人率領遊客進入東柏林遊覽，所以夢妮的消息才會如此靈通。

三俠最後仍像一般遊客一樣，囘到酒店去休息。唯一不同的，就是臨時多了一名美艷動人的嚮導夢妮。

× × ×

翌日早上。

一家大酒店上面有兩間套房，露台部份是互相貫通的。

三俠就是分別住在這兩間豪華套房之內。

就像以往一樣，呂林夫婦二人佔用其中一間，阿生獨處另一間。

爲了方便照應，酒店特別安排他們住進這僅有的兩間房，其他房間都是完全獨立的，包括露台在內，都是互不貫通的。

這天早上的早餐，三俠就是在兩間房共通的大露台之上進食。

露台下面是一條大街，相當熱鬧。

西柏林給予三俠的第一個印象，就是一切都顯得井井有條。

現在三俠居高臨卜，望落街道之上，也覺得德國人對於城市設計設想得很周到。

有人說：西方國家爲了讓共產世界的東德人羨慕，故意將西柏林美化，有意造成「一牆之隔，竟有天淵之別」!

其實，由波恩到法蘭克福，再到慕尼黑，到處都可以見到德國人對城市設計的確別具心思。

德國首都本來在柏林，但第二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一分爲二，由西方自由世界所扶植的西德，便將首都移到波恩。

波恩只是一個小城市，但德國人有意讓政府要員們遠遠避開繁擾而敏感的柏林，讓他們能冷靜地策劃復興建設。

另一方面，他們又極力爭取國際地位，因此上一屆「一九七二年」的世運會，便在慕尼黑舉行。至今該市仍是西德的文化中心。

此外，他們又令到漢堡成爲工業中心，法蘭克福成爲商業中心……等等，處處可以見到德意志民族在現代城市設計方面，別具心思，匠心獨運!

至於一向是德國政治中心的柏林，自從一分爲二之後，西德政府却存心要把它建成遊客樂園，與東柏林「比拚」一卜高低!

因此，置身於西柏林，總令人有一種清新的悠然自得之感!

不過眼前三俠暫時沒有心情欣賞這一切，他們正討論着特警隊交給阿生的新任務。

「這件事的確有古怪!」呂偉良說：「非力到底是甚麼人?」

「如果他不是一名學生，爲甚麼范梅力要存心欺騙我們?」阿生說。

林愛莉道：「照我看，范梅力本身也可能被西德警方欺騙。」

「你的意思是——」阿生想了想，又說：「非力可能是個重要人物?那麼，漢考克兩夫婦又是甚麼人?」

呂偉良道：「看那對老夫婦的表情，又不大像在演戲。」

林愛莉忽然問阿生：「夢妮是不是就要到我們這兒來?」

「是的。」阿生說：「她表面上的身份，將是協助我們辦手續的旅遊社女職員。今天，我們將會到美軍服務站去一次。」

呂偉良問道：「我們是否今天就進入東柏林。」

「是的。」阿生說：「聽夢妮說，一切手續非常之簡便。東德政府不但要爭取遊客，還要表現出共產世界的『自由與民主作風』，所以，相信我們一切都會順利。」

林愛莉道：「那麼，夢妮會不會與我們一齊進入東柏林?」

「相信不會。」阿生說：「昨天晚上，她跟我談到很夜——」

呂林二人交換了一個眼色。

他們也知道夢妮昨晚在阿生的房間裏逗留良久，雖然他們談的可能是公事，但孤男寡女，到底有些那個。

阿生却若無其事地，繼續說：「據她說，近來東柏林政府很嚴格，只准外國遊客入境觀光，西柏林的旅遊社職員不准進入。」

林愛莉道：「那麼，我們豈不是漫無目的地到處亂闖?」

「那又未必!」阿生說：「根據夢妮解釋，主要是由於東德政府須要爭取外國遊客好感，派出一些受過訓練的導遊，專責向遊客解說

東德政府的施政方針，假如由西柏林旅遊社派去的嚮導，一定難以令他們感到滿意。」

呂偉良緊束雙眉，道：「阿生，你的意思是，我們到了東柏林之後，將由他們派人充嚮導麼？」

「是的，」阿生說：「所以這是一項挑戰性的任務。」

呂偉良道：「看來，我們非找范梅力不可了。」

「他很快就會到這兒來，」阿生說，「早上我才與他通過電話。」

林愛莉道：「這等於叫我們去送死！范梅力太過份了。」

「最初我也這樣想，但是後來——」阿生欲言又止。

林愛莉道：「後來，你給夢妮說服了，是不？」

「是的，也許她說得有點道理，救人要緊。」阿生道：「況且，這也是我的任務！」

林愛莉瞥了呂偉良一眼，半開玩笑道：「假如我們不參加，你怎辦？」

阿生毫不考慮地說：「我還是要獨自去辦妥這件事！」

呂偉良道：「我想知道你用什麼方法擺脫東德人的監視。」

「相信在整天的遊覽中，機會一定有的。」阿生說道：「問題是：如果有你們同行的話，一切必然更有默契，相信要製造機會，並不困難。」

呂偉良很認眞地沉思着，一邊又說：「是的，這一次確實是一次挑戰，問題是，范梅力可能還有些事情隱瞞着我們，又或者他同時被人利用，那就太不值了！」

「這點我也想過了，師父。」阿生說，「第一，這是我份內的任務。第二，無論實情如何，經由總部批淮執行的任務，一定可以肯定此人必是值得一救的人。第三，這任務極具挑戰性，我喜歡刺激，冒險，難得有機會一試身手！」

呂林夫婦二人看見阿生說得與奮，也忍不住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因爲夢妮的艷麗動人，難怪他們會想到了另一方面去。

他們還沒有說話，外面已經有人按响門鈴——那悅耳的音响，是由阿生房間這一邊傳出來的。

阿生過去開門，進來的是夢妮，她那嫣然一笑，彷彿春雲初展，艷麗而開朗，令人爲之心醉！

阿生跟她互道早安。

「準備好了沒有？」夢妮一邊走進來，一邊問道。

「隨時都可以出發，但是——」阿生示意說，「我師父他們有些擔心！」

「他們擔心什麼？」夢妮已發現露台的另一邊有人。

「只有我們三個人，如何擺脫東德特務的監視？」阿生說。

夢妮笑道：「你儘管放心好了，你們到了東柏林之後，不會孤獨的。」

「你的意思是說：在那邊會有人接應？」阿生道。

「當然，」夢妮說：「相信一切他們早已經有了安排。」

「他們？」阿生又問道：「你指誰？」

「BNO和你們的同事們！」夢妮說，「他們的工作表現一向不錯。」

阿生是一名受過嚴格訓練的國際特警隊員，當然明白各國情報機構的歷史背景，以及他們的任務。

「BNO」是西德聯邦情報局的簡稱。它的前身是「格蘭機關」。

「格蘭機關」是前納粹黨的情報機構，始創人叫做拉因克魯杜．格蘭，所以取用了「格蘭」作爲機關的稱號。

格蘭是納粹陸軍參謀總部東方情報科科長，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專責擔任對付蘇聯，包括收集情報和派出間諜人員等等。極得希魔賞識！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該組織向美軍投降，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接管，但一切舊人依然留住。表面上由德國人管理，改稱「聯邦情報局」，實則仍受美國「CIA」控制。

但在另一方面，蘇聯人也充份利用了德國人的科學頭腦，以及善於精密分析，組織了「東德國家安全局」。

「東德國家安全局」簡稱「SSR」，實際是「KGB」——蘇聯特務派駐東歐的分支機構。

但是，這一切非外人所能了解，阿生奇怪夢妮怎麼會知道「BNO」這等稱號。

阿生正想問她，門外又有人來。

門開處，走進來的正是范梅力。

范梅力手挽占士邦式手提箱。他與阿生和夢妮招呼過之後，便將手提箱放在几子之上，親自過去將窗簾拉攏。

呂林夫婦二人都知道他們來了，就是沒有進入阿生的房間來。直至到范梅力出去露台恭請他們，他們才進來。

范梅力把手提箱打開，裏面有一些地圖，有一疊照片。

地圖是指示出東柏林內一些街道，關卡，警局以及圍牆背後的情況。

照片有些是人像，有些是像風景圖片一樣，目的只是要三俠認識一些地方和人物，不致處處感到陌生。

呂偉良本來想把范梅力請到他們的房間去，仔細地問個明白。

但是，夢妮看看腕表，表示時間不早了，立刻就要起程。

由於夢妮自始至終在一旁，呂林二人一直沒有機會把一些疑問質諸於范梅力。

另一方面，又由於阿生的決心，令到呂林夫婦二人無從選擇。

他們不能讓阿生獨自隻身入虎穴，何況正如阿生所說，這是一項極富挑戰性的任務，他們又那麼喜歡冒險，又怎肯臨陣退縮？

於是各人匆匆離開了酒店，由夢妮率領三俠，驅車前往一個美軍檢查站。

德國人通常習慣了稱呼這個美軍控制的檢查站爲「差利檢查站」。那是東西柏林之間的一處主要交通通道。許多西方遊客都由此處進入東柏林觀光。

夢妮以旅遊社女導遊員的身份，帶領三俠到檢查站來，讓美軍義務爲他們塡表登記。

三俠發覺夢妮與檢查站的美國人很熟悉，可能是她常常帶遊客到這兒來的緣故。

表格一共有兩份，正本由美軍保管，副本交到邊境關卡那邊的東德軍和蘇聯人手中。據說，這是正常手續。

萬一在約定時間之內，某一名遊客未由此回程，美軍會立卽派人與蘇聯人交涉。

但是，根據夢妮說：這情形甚少發生。

表格塡妥，驗過了證件之後，三俠便與夢妮暫時揮別，由關卡過境。

呂偉良他們有個印象，就是東德境內的共軍——包括東德軍蘇聯紅軍，他們與美軍並不致於針鋒相對。

他們不但有講有笑，有時還「過界」交談。這情形與外國通訊社所描述的「緊張情狀」完全兩樣。

同時美蘇雙方的關卡檢查人員，也隨便得很，幾乎只在證件上瞥了一眼，就立卽放人。

這情形委實有些令呂偉良等三俠感到有些意外！

但在另一方面，他們也因此而在心理上感到輕鬆了一些。

所謂「輕鬆」也只不過是暫時性的，他們只要一想到此行任務的重要性和危險性，就難免心驚膽震。

無論如何，他們終於進入了東柏林境內。

通過了邊境之後，他們立刻受到熱情的接待。會講英語的東德嚮導，是一名年青的女性，穿着得很新潮。

女嚮導問明白三俠的意向之後，介紹他們登上一輛旅遊車。

據她解釋說：這是「英語組」，而且很快就會出發。

原來每天西方進入東德去觀光的遊客非常之多，有講法語的，也有講西班牙語的。爲了方便嚮導講解，必須進行「分組」。

同時東德政府擔心被人「誹謗」，所以只允許「受過嚴格訓練」的嚮導，率領遊客到各處去觀光。

這些嚮導員都是受過思想訓練的，最低限度可以獲得東德政府的信任，不致「歪曲事實」，替政府「只會宣揚一番」！

所有被引領入東柏林參觀的遊客，「紅軍紀念碑」是列爲必遊之地。

一座炫耀蘇軍武力的紀念碑，就在廣場的中央豎立着。

這廣場不但是巴士總站，也是遊覽車的聚集中心。因此，幾乎每一名入東柏林觀光的遊客，差不多間接被迫到此向「紅軍紀念碑」致敬！

但是在三俠眼中，那是德意志民族的一種奇恥大辱。他們奇怪德國佬如何忍受得住大鼻子長時期在他們的國土上耀武揚威。

美國人也曾統佔過日本和西德，但是，當他們看見被統治者逐步上了軌道之後，便自動撤出，從未強迫別人接受他們的意見，甚至還不時被一些激進的日本人叫「滾回家去」，更不要說到豎立什麼銅像了。

自由世界和極權主義之分野，也許就在於人權與自由的獲得尊重吧！

呂偉良等三俠，表面上一邊坐在旅遊車上，聽着嚮導員的講解，一邊却在互相用方言交談。

這些方言是東德人和身旁的其他西方遊客都無法聽得懂的。因此，身旁的人只以爲他們在談論沿途風光。

那個嚮導員以木無表情的聲調，繼續在吹牛，說什麼東德戰後「復元」得這麼快，完全由於蘇聯「老大哥」的熱心帮助，又說什麼人民生活水準正不斷提高……

總之，在他們的口中，蘇聯人是神仙，一切都神化了。

至於遊客們聽不入耳，那是另外一回事。

呂偉良却以他們的方言對阿生和林愛莉說：「我覺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

林愛莉不敢四卜裏張望，目光仍注視住車窗外的景色。

阿生爲人比較精靈，他借故回頭張望，但表面上仍然像在觀光沿途風景一樣，決不會大驚小怪，顯得十分冷靜！

林愛莉首先問：「難道有人監視我們？」

呂偉良道：「是的，最後一排座的二名德國人，目標分明是針對住我們。看情形，我們想擺脫他們可不易。」

阿生道：「不管怎樣，我們必須依照計劃行事，憑地圖上的指示，我們的目的地快要到了。」

林愛莉道：「是的，現在一切既成騎虎，我們沒有理由退縮。」

呂偉良道：「我對范梅力的指示，越來越感到懷疑。」

范梅力展示的地圖，曾告訴過三俠旅遊車的行車路綫，停留的地方，以及他們應向何處逃跑，最後向何處報到等等。

阿生他們，不能把地圖帶來，只好憑記憶了。

一般來說，印象越新，印象越深。所以，范梅力等到今天，才讓他們觀看那幅特製的地圖。

阿生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主要是過了邊境之後，沒有人前來接應。

根據范梅力的指示，只要三俠過了邊界，便會有人接應他們。

那些負責接應的人，都有圖片，讓三俠先認識對方。

然後，雙方將以一種暗號互相啓示，以免發生錯誤。

但是，三俠自始至終也沒有見過「圖片中的自己人」。

阿生道：「我明白了，主要可能就是因爲車上有這二個傢伙，所以我們約好了的人不敢隨隊登車。」

呂偉良道：「這件事十分可疑，我們還是自己小心吧！」

旅遊車很快就停卜來。

這是一幢新建築物。

從外表看，樓高十多層，裝修得似模似樣，就是略帶呆板。

根據嚮導說：這是一間旅遊觀光的豪華大酒店。

呂偉良靈機一觸，問嚮導員：「我們可以在此渡宿一宵麼？」

「可以的。」嚮導員十分有禮貌地說：「就是不知道你在邊界時如何登記。假如登記卽日回程的，你們必須回到那兒補辦手續。」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之後，呂偉良又對嚮導員說：「可否先在這兒訂好房間，再回去補辦手續？」

嚮導說：「當然可以——」

豈料話猶未完，有人插咀道：「可以是可以的，可惜這酒店的住客滿了。」

三俠不約而同地一怔。

當他們發覺說話的人，正是被懷疑跟踪他們的人時，他們也不由自主地大吃一驚！

那是一名中年男子，看上去是東德人，會講生硬的英語。

三俠都是久歷江湖的人，儘管內心感到震驚，表面上也力持冷靜。

阿生反問他：「閣卜怎麼知道這家酒店的房間已經訂滿了？」

那中年人冷然一笑：「我當然知道，這是第一流酒店。我們國家年來之商業突飛猛進，西方遊客源源不絕，像這樣的一流酒店，必須提早三幾天訂房，像你們如此匆忙，自然無法可以訂到房間。」

「這麼看來，我們只好走馬看花。」呂偉良笑了笑，又說：「既然這裏沒有房間，我們爲什麼要在此停留？」

「參觀我們國家的偉大建設啊！」那中年人與嚮導員幾乎異口同聲地說。

有個美國老太婆心直口快，忍不住說：「這也算得上是偉大建設？啊！我的天——」

三俠很擔心她會被留難，想不到那嚮導員却很有耐性地爲他解釋，說什麼德國在戰爭中損失慘重，這都市幾乎完全毀於猛烈的炮火底

卜。

又說什麼若非蘇聯大力支持他們重建這廢墟，相信至今仍然只是一片瓦礫！

嚮導員滔滔不絕！

那二名木無表情的人，卻獃在一旁。

呂偉良等三俠眞難想像得到他們打算怎麼樣。

等到各人在嚮導員的催促卜，紛紛登去車了。

「喂！請等一等！」那可疑的中年男子突然叫住了三俠。

三俠的心彷彿聽到了槍炮聲一樣，感到他們不希望發生的事，終於也發生了。

中年人追上來問：「三位可是要找酒店居住？我可以介紹你們到另一間去。」

林愛莉有些意外地高興，正想答話，卻給呂偉良爭先說道：「不！我們忽然又改變了主意。」

「怎麼？你們不想多住一兩天麼？」中年人向另一人示意。

另一人則向嚮導員示意。因爲他們是這隊員之中最後上車的，大概是叫嚮導員不要等他們，先開車離去吧。

阿生暗吃一驚！

呂偉良早已心存疑慮，見此情形，立卽說道：「你們似乎存心爲難，難道不怕其他遊客回去宣揚於全世界麼？」

「要怪只怪你們行藏不密！」中年人說，「這裏沒有人會來理會我們的事。」

那輛大旅遊車果然開走了。

三俠這時候才後悔，他們爲什麼不爭先上車？

也許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行動，人家一早已知道了他們的身份，所以串同嚮導員設法東拉西扯，總之令到他們三人最後上車，但在上車之際，卻給人留卜來。

現在一切都不必再懷疑了，他們正是「SSR」——東德國家安全局派來的特務人員。

呂偉良覺得他們未免太不濟，難道就這麼輕易落入對方手中？

他說：「你們這樣對待遊客，似乎太過份了吧？」

豈料中年人道：「可惜你們的眞正身份不是遊客。」

「我不明白你說什麼。」呂偉良生氣地說，「快給我滾開！」

「回去你自會明白。」中年人還是氣定神閒地說。

然後，他又向那名助手遞了一個眼色。

助手進入酒店去了。

三俠不知道他們用意何在，但看情形，他們大概通知他們的同伴用車子接他們走。

呂偉良和阿生打個眼色，林愛莉卻注意到那邊正有一輛車子開過來。

阿生也見到了，車上的人是圖片中出現過的人。他心裏暗喜。

三俠知道時機已到，一聲暗號，呂偉良首先揮杖將那中年人擊倒。

阿生掩護住林愛莉衝向那邊。

一輛汽車匆匆開到，車門打開，有人用英語叫出：「快些上來。」

三俠登車，立卽聽到一聲槍響。

子彈「砰」的一聲，擊向這房車的車窗玻璃之上。

硬碰的金屬聲，子彈由車頂滑開了。

車門迅速掩上，車子隨卽開走。

此後零零星星的響了幾下槍聲，但對三俠未造成威脅。

車上的人沒有開槍還擊，但三俠卻看得出，這些人都有槍。

「謝謝你們！」阿生說：「請問我們現在要往何處？」

「躲一陣再說吧！」坐在車旁的人，也是照片唯一有他影子的人。

此人看來只有三十出頭，但老成持重，十分的機警。

車子迅速轉入一間車房。

就在這一剎那間，三俠看見另一輛同一顏色，同一欵式的車子，同時由那裏開出，兩車就是像「接力賽」一樣，一出一入，非常有默契。

後面傳來陣陣警車聲，但很快就在門外掠過。

毫無疑問，警車要追的，只是「替身」的車輛而已。

三俠驚魂未定，車子已由車房的另一邊門口駛了出去。

這又是另外一條街道。

車子在路旁停下，三俠被請到另外一輛大房車之上。

他們不明白對方何故如此轉折安排，後經解釋，才知道須要遠離該區。

因爲當警車截停那輛「替身車輛」之後，勢必發覺是「一場誤會」，車上根本沒有三俠的影子。

到了那時，他們一定下令包圍這一區，展開一次大圍捕。

因此，他們必須一邊以迅速行動轉換車輛，另一方面加緊遠離該區，以免遲早落入「SSR」特務的手中。

車子以普通速度前進，三俠的心情仍然十分緊張！

他們不知道東德軍警和便衣特務們，何時會追到他們。

但是，從車中各人的表情如此冷靜看來，這班人好像很有把握。

呂偉良等三俠坐在車子上，發覺車上的無綫電扭開了。

可惜他們都聽不懂德國話，根本不知道這是否電台廣播。

其實這並非電台廣播的播音節目，而是警方的無綫電台。

這車子上的人故意把波段校對警方的無綫電台，所以一直在聆聽警方如何發號施令追捕他們。

車上有三個人——一個開車的，一個手持輕機關槍，另一個似是首領。

輕手提機槍雖以衣服掩飾，卻瞞不過阿生的雙眼。

無論如何，這時候只要被對方追及，十支手提機槍只怕還是沒有用處。

呂偉良難免有些焦灼起來，因爲對方不再跟他們談話，只顧收聽無綫電廣播，有時則以德語交談。

如果他們再不找地方躲起來，只怕遲早會被人追上來。

雖然這方向已經不同，但是，如果那「替身車輛」被發覺，對方一定猜到他們可能向另外方向逃去。

即使不致全市戒嚴，只要警方臨時加設一些檢查站，便不難把他們找到。

就在這時候，一陣警車聲竟然由他們背後響起來。

這刺耳的警車聲，在三俠聽來，彷彿喪鐘敲響了一樣！

似是首領的人，對司機吩咐了幾句。

只見車子的速度突然加快。

三俠回頭一看，後面果然出現了一輛閃着燈號的警車。

他們的車子迅速在前面一個街口拐了彎，

輪胎與地面磨擦的聲音令人毛骨悚然！

車子一股氣衝上一輛大卡車的車廂之內，車尾的跳板是老早佈置在該處的，看來他們之間的默契一定是來自無綫電通話機。

載住三俠的車子有自動設備，所以當它「吞進」了房車之後，跳板立刻自行收回，然後緩緩地沿住邊綫開動。

以馬路使用的習慣來說，邊綫也就是「慢車綫」，許多城市都規定載重的貨車，卡車必須沿住邊綫駕駛。

後面一輛急急追來的警車仍然向前面狂衝猛進，警車上的人顯然仍未發覺三俠他們的車子已吞進了大卡車之內。

因此，警車迅速自大卡車旁邊一掠而過。

大卡車上的人輕輕舒了一口氣，然後將車子開進了一間車房去。

一切看來非常順利，過程雖則有驚，但無險，亦算不幸中之大幸。

呂偉良等三俠驚魂甫定，往四下裏的環境打量了一遍。

似是首領的人用英語對他們說：「對不起，令你們受驚了！」

三俠只是交換了一個眼色，沒有作答。因爲自始至終，他們仍不知道這班人是什麼來頭。再加上這種環境底下，他們必須小心應付。

呂偉良以他們三人才聽得懂的中國方言說道：「阿生，依我看事情有些奇怪，我們小心些！」

阿生也說道：「是的，我們脫險得太容易了！」

林愛莉道：「無論如何，我們必須裝蒜，以免中奸人之計！」

在這次行動中以首領身份出現的法國人說：「你們聽得懂我說些什麼嗎？」

林愛莉以英語作答：「聽得懂的，請問你們是什麼人？」

法國人朝身旁各人囘顧，聳聳肩笑道：「你不是開玩笑吧？連我們是什麼人你們至今竟然還未知道麼？」

林愛莉道：「我不是開玩笑，事實上我們只是遊客，這次的事，令我們很不開心。」

幾個法國人互相瞪住！他們雖然沒有說話，但三俠心裏明白，這幾個人的想法可能各有不同，有些認爲他們可能弄錯了，有些可能看出了林愛莉在裝蒜而已。

呂偉良道：「剛才我們到底犯了什麼罪行？何故被追捕？」

阿生也裝傻扮懵地問：「是的，請問幾位是那一方面的朋友？」

幾個德國人又以德語交談了一會兒。呂偉良等三俠雖然聽不懂，但却在面部的表情方面有了顯著的表示！

三俠趁住他們交談之際，也用他們自己的中國方言交換意見。

阿生道：「照計我們的身份不會洩漏，東德特務沒有理由與我們爲難。」

呂偉良道：「看來，我們必須裝蒜裝到底了，否則，我們救人的任務，勢將無法可以完成。」

林愛莉道：「看他們的表情，這件事的確有些奇怪呢！」

呂偉良道：「這是東德勢力範圍之內，以蘇俄KGB和東德特務的嚴密，沒有理由讓我們這麼輕易逃得脫身。」

「是的，我也確實懷疑這班人的身份。」阿生說，「但是，相反，萬一他們是西德BNO特務潛伏於東德境內的人，我們又如何？」

呂偉良沉吟道：「所以我們必須有個聰明的抉擇。范梅力對你有什麼特別的囑咐？」

阿生想了想，道：「最特別的地方就是：他叫我別理會菲力的表面年紀有多大，因爲菲力可能已經化了裝！」

「嗯——」呂偉良很認眞地想着說：「這件事太出奇！范梅力對我們所講的，也未必是眞話。」

林愛莉生氣地說：「那法國鬼眞是豈有此理，連我們也作弄！」

阿生道：「對一個像我這樣的特警隊隊員來說，依足上司的吩咐去執行任務是份內的事，卽使明知有些事情值得懷疑。但是，對你們局外人來說，則未免太過份了！」

這時候，那些德國人說：「你們三位可是中國人？」

呂偉良道：「是的，我們的確是中國人。但是，我們並非來自中國。我們只是環遊世界途中，途經此地。這有什麼不對？」

那個首領道：「我們是BNO派來的。三位心裏應該明白了吧？」

呂偉良等三俠相顧苦笑，異口同聲地問：「什麼是BNO？」

幾個德國人又交換了一個眼色！

最後，還是由那個年青首領道：「可能是我們攪錯了！」

但另一個法個人却問：「那麼，你們爲什麼要跟我們逃走？」

呂偉良苦笑道：「那是無可奈何的事，我們平時只聽到一些傳說，想不到東柏林竟然會是一個秘密警察的世界。」

林愛莉補充道：「這是一場誤會，但我們擔心秀才遇着兵，有理也講不清！」

阿生却說：「東德人也許不大歡迎我們中國人來此遊覽。」

「這件事看來確是一場誤會。」那名首領道，「但事到如今，我勸你們暫時留下來，一切留待明天再說。」

呂偉良故意問：「明天又怎麼樣？」

法國人道：「明天，如果他們認爲你們值得懷疑，一定會發出通緝令，那麼，我會設法把你們三位送回西柏林。」

阿生問：「假如他們認爲我們無可疑之處呢？」

幾個德國人又互相交望着。

其中一人說：「如果你們認爲清白的，大可以向有關當局抗議！」

林愛莉道：「但是，東德政府仇視中國人，我們仍有可能被冠以莫須有的罪名。」

另一德國人道：「他們正致力發展旅遊事業，不會亂來的。」

阿生道：「那麼，他們爲什麼一開始卽派人跟踪監視我們？」

「會不會是閣下的身份較爲特殊？」那個首領以懷疑的態度，瞪住阿生。

阿生心裏有數，道：「每一個人都有他本人喜愛的職業。但是，無論如何，目前我正在渡假。唯一的目的，只爲了增廣見聞，他們實在沒有理由針對我。」

幾個德國人問道：「然則，閣下是幹什麼的？」

阿生道：「對不起，我不想多說。總之，我在渡假就是事實。」

那個首領突然面色一沉：「你們三個既然不是我們同道中人，這令到我們處於危險的境界中。我們只有暫時令三位委屈了！」

林愛莉道：「你可以放心，我們不會出賣你們的。」

「但是，最低限度你們已知道了我們的存在，這對我們這班人來說，非常危險。」那首領向其他德國人打着眼色。

於是呂偉良等三俠立刻被囚禁起來。

林愛莉難免有些後悔，但呂偉良却認爲這

是一種安全措施；在未弄清楚對方的底子之前，不能太隨便。

阿生也認為，假如對方是潛伏在東德的西德特務，決不會隨便加害他們；相反，萬一正如呂偉良所料，對方只是東德「SSR」特務的化身，而他們又直認前來東柏林救人，這才危險萬分！

但無論如何，目前他們也得暫時失去了自由，只能耐心地等待奇蹟的出現！

表面上看來，呂偉良他們十分愚蠢，既然已經「獲救」，為何還要裝蒜？

但是，想深一層，此時此地，他們的做法很有道理！因為東西德只是政治上的分野，德意志民族都是同一樣的面孔。在未分清敵我之前，又豈能太過大意呢！

深入虎穴　衝出地獄

呂偉良正想辦法逃出去。

三俠都是開鎖專家，對於任何精密的門鎖，他們都有辦法將它弄開。

眼前這門鎖是內外貫通的一種流行手掣鎖。換句話說，在門內或門外，都可以用鎖匙將它開啓；但德國人却把三俠鎖在一起。

雖然現在他們被人在外面反鎖，但由於匙孔內外貫通，他們要弄開它，實在易如反掌。

他們所以不急急將它弄開，主要是因為外面一直有人看守住。

他們耐心地等待着，一直等到外面沒有人——這是憑他們伏在門板上的聽覺而察覺得到的，然後他們才動手。

門應手而開，外面果然沒有人；這也不算得是意外。

三俠都是經得起考驗的老江湖，自然明白他們處境的危險。所以在這方面必然是做得最好的。

他們小心翼翼地，將門關好，然後沿住通道走過來。

一切看來非常平靜。

憑他們的記憶，這裏通道上的盡頭處，那邊就是車房了，那是他們已經知道的，唯一的出口。但是可以肯定這裏一定還有其他門戶。

雖然還有其他門戶，他們也決定先到車房那邊去看看。一則為了熟悉環境，二則為了他們在必要時還可以偷一輛車子。

但是，當他們經過一間房門外的時候，却停住了脚步。

房間門上有個玻璃小窗。

三俠由小窗望入去，發覺了一些熟悉的面孔——那班曾經「義救」過他們的人。

他們在商量一些什麼？

三俠被他們吸引住，躲在門外窺伺。

房間裏的談話，門外也可以聽得頗為清楚，只可惜他們講的是德語。聽得清楚，但聽不懂，那又有什麼用？

三俠正待回轉身來，離開那兒，背後却突如其來地，出現了三名大漢。

三名大漢持着三支手槍指住他們，面目毫無表情地盯實他們。

以三俠的修養，不可能一無所覺，最少也察覺到一些動靜。

但是人家早有準備，只是不動聲息而已！

三俠眼見失敗，自然無話可說。房間裏的人却不驚不奇地跑了出來。

那個一直顯得精明能幹，似是首領的人說：「三位果然了得。」然後又擺擺手，把三名槍手揮去，對三俠道：「請進來。」

呂偉良等三俠進了那間房，在沙發上坐了下來。

那個德國人問：「三位想到何處去？」

呂偉良道：「我們不慣失去自由，尤其是我們是來此旅遊的，豈可獃在這裏？」

「是的。」德國人說：「你說得對了，你們三位是來此旅遊的。但是，假如你們有興趣的話，却可以利用這餘暇，賺一筆外快，就是不知道你們三位有沒有這種興趣？」

「我不大明白你的意思。」呂偉良說。

「看來事到如今，我們也不妨開心見誠的說說。」那個年約三十餘歲的德國人，金髮碧眼，一直顯得十分機智。

三俠一直也認定他是這班人之中的領導人。但一直不知道他叫什麼名字，也難以猜測他的身份。這時候他却自我介紹道：「我叫巴林罕，是德國人。」

三俠不作任何表示。

巴林罕以銳利的目光，盯住三俠，又問道：「你們三人之中，可是有一位國際特警隊隊員？」

三俠吃驚地怔了一怔！

可是巴林罕却狡滑地輕輕一笑：「你們實在也不必隱瞞，剛才我已經說過了，我們到了目前這階段，總也應該坦坦白白地談一談。」

三俠不但吃驚，而且十分奇怪，對方是什麼人？他如何查出了阿生的身份？

其實，在此之前，對方就已經有了暗示，只是阿生不肯直認而已！

巴林罕道：「你們三位可聽過『SSR』這簡稱？」

三俠同時搖搖頭。

「哈哈……」巴林罕又笑了起來。

任誰都可以聽得出這種不自然的笑聲，充滿了嘲笑和不信任！

巴林罕道：「你兩位不知道也不出奇，但是，身為國際特務隊隊員，又怎不會不知道『SSR』的存在？」

三俠仍然不作聲，但是他們的內心已經有了一個輪廓！

這兒不會是西德「BNO」的地下機關，而是東德的「SSR」一個附屬機構的辦事處。因此，呂偉良的見解可能是對的，最少他們沒有直認他們此行的眞正任務。

三俠驚呆之際，巴林罕又說：「對不起，我們一直在猜謎。我覺得到了現在，也不妨承認我自己的身份。我是東德國家安全局人員。也就是簡稱『SSR』的情報機構。因此，閣下有事企圖瞞過我們，那是大笑話！」

阿生心裏想：師父果然猜中了，對方原來只是演戲，怪不得他們逃得這般容易了。

阿生道：「不錯，我的確是國際特警隊隊員，但是在我受訓的過程中，教官沒有提及過什麼『SSR』；我們的責任只是如何對付世界性的犯罪行為。」

巴林罕輕輕一笑：「算了，反正我未受過國際特警訓練，也無意干預你們這種組織。不過，我們不妨在商言商，談談一宗買賣。」

「買賣？」阿生怔了一怔，「請問這是什麼意思？」

巴林罕道：「你這兩位朋友靠得住麼？」

阿生瞥了呂林二人一眼，道：「他們是我至親，當然靠得住。」

呂林二人互相望了一眼，雖然沒有說過半句話，却可以意會得到對方對他們三人的了解程度；假如對方知道他們的來頭，一定知道三俠是三位一體的好搭檔。但聽到剛才對方的語氣，分明知道不多。

因此，他們暫時又放下了心中的另一塊大石！

阿生看見巴林罕一邊踱着方步，一邊沉思着說：「閣下聽過威廉這個名字麼？」

「威廉？」阿生望望呂偉良。

阿生沒有立刻作答，無非在等待着呂偉良的暗示。

阿生既然是一名十分出色的國際特警隊員，當然明白到國際間的政壇大事；尤其是與本身職責有關連的。

「威廉」這名字十分普遍，許多歐美人仕都愛採用，例如荷里活電影界中的名人威廉荷頓，威廉韋勒等等。

但是，眼前巴林罕提及的「威廉」，顯然是西德大間諜「GUILLAUME」，若以德語拼音，讀法與英語的「威廉」相同。

關心國際時事的人都知道，上述的「威廉」曾經是西德政府機關中的最重要間諜。

當威廉的眞正身份被發覺之後，曾經轟動了整個自由世界。因為西德是自由世界聯盟中的主要成員，許多防衞秘密亦可能因此落入共黨手中。

事後威廉被判處入獄十三年，其妻亦判入獄八年。至今他們夫婦仍在服刑中。

三俠都知道此事始末。但是，當阿生瞥了他師父呂偉良一眼時，却發覺他輕輕搖搖頭；這動作並未被巴林罕發覺。

阿生說：「威廉荷頓麼？荷里活過氣大明星，我喜歡看他的電影。」

阿生這種回答，自然是裝傻。但是，巴林罕却非常認眞地說：「不！我所講的威廉，並不是美國電影明星，而是以前的西德總理布蘭特機要秘書威廉。」

阿生道：「我倒未見過此人。」

「目前我們正想盡辦法要將他救回來！」巴林罕道。

「這與我何關？」阿生說。

巴林罕道：「我就是希望閣下能助我們一臂之力！」

「對不起！」阿生苦笑道：「我向來對政治不感興趣。」

「但是，目前不是興趣問題。我剛才不是說過了嗎？這是一宗買賣，我付你代價，你想辦法把威廉救出來。」

「別開玩笑了，我那有這種本領？」

「你有的，我們知道你是國際特警隊中十分出色的隊員。」

「那只是指反罪惡，我們對付沒有組織的罪犯綽有餘裕，但是，要與西德保安機構為難，似乎太過奢望了！」

巴林罕陰森地一笑，道：「目前你們仍有時間加以考慮。」

說到這裏，只見他打了一個手勢，立即有一名助手遞來一份表格。

巴林罕看看腕表之後，再將該表格交到阿生手中，道：「照原定旅程，你們三位今晚就要返回西柏林去了。但是，我已經替你們準備好了這一份表格，請你們塡好它。」

三俠也心中有數，他們的任務根本還沒有完成，如何可以空手而回？

眼前這種申請延期居留的表格一式三份，目的是：一方面要向邊卡的美軍檢查站交代，另一方面也要向東德政府備案。

在柏林圍牆未建成之前，東西柏林政府與邊防守軍常常發生爭執，主要是人口的出入境問題。

但時至今日，一切已經正常化；東柏林區內沒有西柏林居民。假如西德人民要過境探親或公幹，亦只須循正常手續申請就行。

至於遊客，東德政府固然盡量予以方便，就是邊卡檢查站也十分重視；假如有遊客過期未返，他們便立刻查究。

因此，申請延期表格不但交到東德邊境備案，其中一份亦須交到美軍控制的「差利檢查站」，檢對過簽字無誤之後，美軍暫時亦不會追究。

阿生他們事前也曉得近年以來，東德政府無意鬧事，他們極力保持與西德政府之間的「正常狀態」。

所以，那些表格都是一種十分正常的手續。呂偉良等三俠為了一方面滿足觀光的慾望，另一方面也為了伺機而動，於是分別在延期的表格上面簽了字。

巴林罕又說：「你們可以自由離開這裏，但我願意重覆一句：剛才我向你們提出的一宗買賣，是十分值得考慮的。因為它將會帶給你們一筆非常非常可觀的財富。」

林愛莉故作貪婪地問：「到底閣下提及的威廉先生，究竟值多少錢？」

「只要威廉夫婦平安無恙地回到我們手中，三位即可平分五十萬——」巴林罕伸出五隻手指。

「馬克麼？」林愛莉不屑地問。

馬克是西德貨幣，目前市價每一百元大約值港幣一百九十餘元。二百元也不到。

但巴林罕却說：「不！是美金。」

一百元美金最少有四百多，將近五百元，自然比「馬克」高許多。

因此，林愛莉大感興趣地問：「假如只把一個弄出來又如何？」

「威廉先生值四十萬，他太太只值十萬。」巴林罕道。

林愛莉面色一沉，半開玩笑埋怨道：「想不到你們也重男輕女！」

巴林罕解釋道：「這與重男輕女無關，主要是威廉先生對我們太過重要，所以我們才會想盡千方萬計去救他！」

「我們有多少時間去考慮這件事？」呂偉良忽然也插咀問。

「三天。」巴林罕豎起了三隻手指。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

這種眼色在巴林罕等人看來，可能以為他們看在「五十萬美元」的份上；其實，他們心裏才明白：三天時間是否足够他們去救出「非力」？

無論如何，目前他們最少暫時沒有危險，問題却在以後如何展開行動而已。

× × ×

呂偉良等三俠進住的酒店，房間中的設備都是追得上西方第一流旅遊酒店水準的，這表示東德政府不但存心讓東柏林成為「鐵幕的櫥窗」，也顯示他們對旅遊業的重視。

但是，三俠要注意的，並不是設備與享受這方面的事情，而是房間各處是否隱藏有電視監視網與竊聽等裝置。

三俠在這方面都富於經驗，所以他們並不難找出答案來。

兩間房暫時都沒有這種裝置。

三俠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先洗個澡，然後出去吃晚餐。

雖然兩間房表面上看來十分「正常」，既無秘路電視，亦無竊聽裝置。但是，呂偉良等三俠仍不敢隨便談話。

最少，他們談的都是一些無關重要的話。至於「非力、救人……」等等字眼，他們提也不敢提。

他們都明白「KGB」的手段。這兒儘管是東德政府管轄的地方，但蘇俄「KGB」肯定在這都市佔有重要地位。

甚至「SSR」也只不過是「KGB」的分支機構而已！

「KGB」特務可以在神不知鬼不覺地，把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置於竊聽範圍之內，難保他們不監視每一名來自西柏林的遊客。

美國是個科學先進國家，尤其是對電子儀

器方面，更起領導作用。

但是說起來十分笑話，「KGB」特務裝置在大使館牆壁之內的電子竊聽儀器，竟然在數年後才被中央情報局的特務發覺。

毫無疑問，此等竊聽儀器都是「KGB」特務利用莫斯科的建築工人，在大使館興建及裝修期內，偷偷安置裝在牆壁之內的。

這兒是東德境內，假如「KGB」或「SSR」特務要做同樣的手脚，簡直易如反掌！

因此，三俠在談話時，十分小心。

直至到一齊外出吃晚餐時，他們才以中國方言，談論着此行任務。

現在他們才眞正了解到「SSR」特務人員的確是一個强大對手，偏偏他們三個又是喜歡冒險的人。因此，明知「山有虎」，也要一試！

遇强愈强才是眞好漢！既然接受下來了，他們決不退縮。

但是，漢考克那老翁的話是否可靠？非力是否他的兒子？

國際特警隊爲什麼要牽涉到這件看似平凡的事情上面來？

還有，就是西德特務機構「BNO」的人，爲什麼還未出現與他們取得連系？

諸如此類的問題，都一直困擾住三俠。

晚餐時，他們曾經小心討論過，可惜沒有新的答案。在這種情形底下，他們惟有相信范梅力的說話。

但是時間無多了，由明天開始，他們只有三天時間留在東栢林。

在這三天之內，他們卽使無法完成任務，亦必須返回西栢林去。因爲他們的行程不能一延再延，否則，就算東德政府允許，邊境的美軍也會追究，向東栢林邊防軍要人。

爲了爭取時間，他們的活動本來立刻就要開始，但是，此時此地，一因環境陌生，二因他們可能一直被人暗中監視，三因預定接應他們的人還未出現。所以一時之間，他們還想不到如何展開工作。

飯後，他們三人漫步於東栢林街頭。

街上，並不沉寂，與想像中的鐵幕世界完全兩回事。

由街上經過的東德少女，穿的是西方少女常穿的牛仔裝與衫裙，一點也不覺得古老。甚至目前流行的水松高踭鞋，也出現在她們的脚上。

由種種眼見的跡象顯示，東德政府和幕後的蘇俄人，都有意讓東栢林市民追求西方文明世界的物質享受。

也許，這就是阻止另一次大逃亡潮的「最有效方法」吧！

但是，東德政府這種表面上的做作是否收效？

據說，時至今日，仍有不少東德人受不了思想上的壓迫，先後逃往西栢林；儘管蘇俄紅軍與東德共軍以殘暴手段制止逃亡，栢林圍牆一帶也不時傳來槍殺逃亡者的殘酷事件。可惜這一類逃亡事件仍然不斷的在此上演。

三俠眼中所見似覺是一片「昇平景象」，但是入夜之後，東西栢林之間立刻又出現了强烈的對照。

東栢林沒有夜生活。由於共產世界不容許私人企業存在，既無競爭，於是連多姿多彩的霓虹管也見不到！

相反看看西栢林，一個典型的資本主義城市，入夜之後便顯得更爲熱鬧。人們可以自由選擇他們的夜生活，也可以返回家中睡覺，絕對不必擔心被人指責「思想有問題」，亦無須擔心被批判和改造！

呂偉良等三俠以遊客身份在東栢林街頭溜躂片刻，便被過街的紅軍軍靴敲擊得有些心煩意亂，匆匆返回酒店休息！

當他們向櫃枱取過門匙之，三人一同登樓。

就當他們接過門匙的刹那間，直覺上感到事情有些不妙！

不知怎的，他們覺得遞過門匙的人眼神顯得極不尋常！

三俠同是江湖中人，鑑貌辨色在他們來說，經常有準。

這一次又將發生何事？

他們由大堂步進了電梯，再由電梯轉進了走廊通道，還是不敢說半句話。只是各自在內心裏想，想着剛才的情形，分析着那絕不尋常的眼神，究竟蘊藏着一些什麼玄機？

呂偉良和林愛莉同房，門匙在呂偉良手中，他負責打開房內，一切並無異樣。

阿生獨佔一房，房間就在呂林二人隔壁。

他一邊將門匙探進匙孔之際，一邊思索着可能卽將發生些什麼事。

阿生是一名受過訓練的國際特警隊員，對這一切可能發生的事情，都有超乎平常人的敏感。

因此，當他將門匙探進匙孔的刹那間，立刻感覺得到事情果然不尋常！

在觸覺上，他手上握住的金屬把柄突然彈開了。

那金屬把柄是要來連貫住那條門匙的。有些酒店喜歡用一截竹筒，有些用一塊透明塑膠，但這家東德酒店却別出心裁，用的是金屬，而且還分別鑄成動物的外型，例如獅，虎，豹，熊……之類，阿生手上這一把是一條魚。

金屬魚怎麼會彈開？

阿生在暗自吃驚之際，也俯首細視。

他拚命用力緊握，目的是不讓金屬魚彈開。萬一這是一枚炸彈，也希望它不致立卽便爆炸。

但是，阿生在暗淡的燈光之下，發覺金屬魚之內夾住一張字條。

他並沒有太過驚奇！尤其是在房門之外的走廊上，隨時會有人經過。此處還得小心天花板上可能有秘路電視眼的監視。

阿生他們既然早已直覺地感到事不尋常，現在，只不過是出現答案而已，又何必大驚小怪？

他進了房間，小心關好房門。

然後，他進入洗手間去。

一般來說，酒店房間的燈光總是比較暗淡，但洗手間則十分光猛。阿生所以跑到這兒來，是由於他早已確定這兒沒有監視的電眼。

因爲洗手間四壁蕭條，也沒有燈飾，以阿生的經驗，很易確定這一點。

但是，阿生仍不放心，雖然較早時他已小心觀察過這兒一切設備，難保在他們外出期間，人家不會入來再做手脚。

不過，阿生再看過，洗手間之內仍然比較安全的。於是他把金屬魚再彈開，字條又再重現眼前。

字條用英文草草寫成，大意是：「明晨九時到紀念碑去。」

沒有上欵，也沒有署名。

阿生開始有點明白了，負責與他們連絡的人，已經找到他們了。

然則，此人是誰？

最有可能就是將門匙交到他手中的酒店櫃枱職員。

對了，那職員的眼神，如此不尋常，果然有原因；但從另一方面想，這會不會是一個陷阱？

門匙的把柄是特製的，阿生可以從那些小

巧的機關看得出：只要門匙伸出匙孔中扭動，金屬魚就會彈開。

那麼，是不是每一枚門匙都有機關？

阿生在胡思亂想中，離開了他的房間，到隔壁他師父那邊去。

表面上，他是爲了取回一些物件，其實只是爲了將這件事告知呂林二人。

他們用歐洲人無法聽得懂的中國方言交談，而且音量極低。

同時，阿生又檢查過呂林二人房間的門匙把柄，那是一隻熊的鑄像。但是，這把柄却是實心的，並無機關。

由此可見，只有交到阿生手上的才是特製的。同時並可以想像得到，一定是臨時換上去的。否則，下次這間房租給一另一位住客，人家一定莫名其妙。

阿生沒有到樓下去看那位男職員，對方用這手法傳訊，一定有理由；說不定東德「SSR」特務仍在各處監視。

呂偉良叫阿生先回房休息，其他的事暫時可以不管。

但是，阿生回到自己的房間之後，仍然從頭再檢查一次。

這一次，他果然發覺了一些東西——那是一枚袖珍的電子竊聽儀器，附在電話座底下。

阿生只當作沒有發覺，也沒有將它拆除。

臨睡之前，阿生故意搭一個電話到隣房去給呂偉良。

當然，他們只用自己的方言交談，但仍防被人偷偷錄音加以翻譯。

因此阿生說：「師父，剛才我以爲掉失了的袖口鈕，終於找到了。是我一時不小心，放在電話機旁邊。」

呂偉良會意地說：「那麼睡吧！我已吩咐接綫生準時七時半叫醒我們。」

「好極，」阿生道：「晚安！」

呂偉良就憑阿生電話中的啓示，在電話中找出了一枚袖珍的電子竊聽儀器。

他只向他妻子打手勢示意，沒有拆掉它。一切看來亦無異狀。

×　×　×

翌日早上，接綫生準時七點半，用電話將他們叫醒。

八點正，他們三人同時外出。

兩枚門匙交到櫃枱去，那男職員已經落了班，接收門匙的是另一個女職員。

她只向三俠道早安，然後如常地將門匙分別放回那些框格之內——每個框格均有編號，那是房間的編號。

三俠事後交換了一個眼色，他們因爲看不到女職員的反應而感到驚奇。

他們難免有一種疑慮：到底這家酒店是否由西德的人暗中控制？然則，東德特務又如何進入兩間房去安裝竊聽儀器？

不過，暫時他們沒有時間和能力去分析這一切。

他們跑到隣近一間餐室去吃早餐。

八點半，三俠已經離開那間餐室登上一輛汽車去。

到東德遊覽的人，都須要參加在酒店安排的觀光小組。

每個小組由專人率領，乘旅遊車出發。這專人自然是受過訓練的，最少懂得如何爲東德政府和蘇聯人講好話。

但是三俠沒有參加他們，也未受到任何的警告或干預。

他們召來的一輛街車，由一名司機駕駛。

街車司機都會講英語，就是不知道這個會不會講。卽使不會講，三俠在心理上也早有了準備。他們從酒店櫃枱上取來一些宣傳小册，上面印有圖文並茂的遊覽區。

憑這長時期以來積集的經驗，三俠自然懂得如何應付言語不通的矛盾；有了這類小册子，只須按圖用手一指，司機自然會載你到目的地。

現在他們又使用了這一套。

司機輕輕一笑，開車了。

不知怎的，呂偉良等三俠總覺得這一笑殊不尋常。

果然，那司機開了車之後，率先開腔對他們說：「三位早安。」英語雖則說得很生硬，總算令三俠也聽得懂。

「早安！」呂偉良他們心裏覺得此人絕非普通司機。

三俠這才明白，又是巴林罕的特務手下。

「你們有話回覆巴林罕先生麼？」司機一邊開車，一邊問道。

呂偉良道：「暫時沒有。」

「今天只是第一天！」司機道，「你們還有兩天時間。」

阿生乘機說：「你們似乎一直在跟踪我們，眞令人有些不慣。」

「這是你們疑心生暗鬼，」司機笑道：「除了必須向三位傳遞訊息之外，我們絕不監視你們三位。」

阿生瞪了一眼：「那麼，不知你可否替我帶個訊息給巴林罕先生呢？」

「當然可以。」司機說。

阿生道：「叫他派人將酒店房間電話座中的電子竊聽儀器拆掉吧！否則，我們三天後仍不會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覆。」

司機呆了一呆。

目的地到了。

這是到東德的遊客必遊之地——東栢林公園。

這兒最大的目標，就是那座紅軍紀念碑，炫耀蘇聯人武力的紅軍銅像，對德意志民族來說，只是一種恥辱。

奇怪的是：東德人竟然可以忍受得了長時期的公然侮辱。

一輛輛的遊覽車，一隊隊的西方遊客，先後開到廣場來。

三俠下了車，混進遊客羣中，目的是要看看那座大鼻子的銅像。

就在這時候，有人輕輕碰了阿生一下。

這種情形是難免的，一則這是公衆場所，二則這兒只有一個突出的目標；大家既然圍繞住銅像四周團團而轉，自然無可避免地發生磨擦。

但是，敏感的阿生，立刻發覺他的口袋裏多了一支筆。

這支原子筆很普通，落在別人手上也許根本不會把它放在眼內。但是阿生却了解到：這是另有作用的。

他急忙回頭一看，那人已混入人羣中，連背影也分不出是誰。

阿生覺得事情來得並不突然，因爲他們既然準時九點到達約好的地點，這才是正常的反應。

果然，那支筆傳出了一個人的說話聲音，這種聲音也只阿生才可以直接感應得到，卽使身旁的人也難觀察。

那人說：「阿生兄弟，對不起，我們直至到昨晚才可以與你連絡上。」

阿生與呂林二人，併肩而行，逐漸遠離人羣。

他也像其他遊客一樣，口講指劃的，外人還以爲他跟同行的呂林二人談論該處風光；其實，最初連呂林二人也大感驚奇！

阿生道：「你是誰？」

「暗碼是范梅力。」對方回答道，「副總監問候你和呂先生伉儷。他已經知道你們的近況，也知道三位延期回程的事。」

阿生這才確定對方是自己人。

他說：「非力如何了？」

「在一個集中營內，我們已有了他的初步消息。但是，你們必須小心，我們發覺一直有人暗中跟踪你呢。」

「我明白了！但是，我想問你一個問題，你們是否一定須要我們？」

「是的。」

「你們可知道我們的近況？」

「當然知道。你們曾被SSR的人帶走，但，你們三位是正式遊客，他們不敢難爲你們的。」

「但是，假如我們觸犯法紀，情形又會不同。」阿生擔心地說。

「你放心！一切我們不但知道，而且，早已有了妥當的安排。」

「然則，你要我們怎樣做？」

「今晚回到酒店之後，設法與SSR的人取得連絡，答允他們的要求。」

阿生感到奇怪：「你知道他們對我們有所要求麼？」

「當然知道，他們要你們救出威廉。爲了這個大間諜，他們不惜用盡一切手段，也做了不知多少缺德的事！嗯……有人過來了，你小心！」

阿生回頭一看，果然有個人走過來招呼他們：「先生，須要一個嚮導麼？」

呂林二人現在已明白阿生的處境，也知道他襟頭上的筆桿的妙用。因此，他們也佯作與阿生交談，其實只是掩護他。

對方只有一個人，但三俠仍然十分小心應付。

阿生道：「不必了，我們喜歡自由自在，隨便走走。」

但是那人又說：「先生，東栢林有許多禁忌，遊客必須小心，例如何處不准闖入，何處不准攝影等等。」

三俠猶疑地交換了一個眼色。

「不必猶疑了。」那德國人含蓄地笑了笑，「我可以免費提供服務。」

「免費？」阿生很快就明白過來，「看來你又是巴林罕派來的人。」

「先生你很聰明！」那人狡猾地笑道，「巴林罕同志希望你們玩得開開心心。」

阿生知道「筆桿通話器」一定把他們談話的情形傳到另一接收器去：控制着另一接收器的人一定就在附近。

阿生故意作生氣地說：「如果你再這樣嚕囌囌，我對巴林罕的提議連考慮也不考慮一下。」

那人果然呆了一呆。

呂偉良却說：「我們慶幸有個義務嚮導，但是，我們却又希望能自由自在地到處走走。不如這樣好嗎？你候在這兒，讓我們拍照，遊覽完這一帶風光之後，再勞煩你帶我們到別處去。」

那個德國人終於點點頭，指指銅像一旁，道：「我在這兒等三位回來就是。」

於是三俠借攝影爲題，溜到別處去。

阿生趁此機會，透過「筆桿通話器」，繼續了解這件事的詳情。

通話器內又傳來那個陌生人的聲音。阿生雖然至今仍然未見過他，却深信他是自己人。

那人不斷向阿生解釋這件事的始末。

由於「筆桿通話器」的特殊設計，只有阿生才可以憑貼近肌膚的接觸，聽到那人的解釋；阿生爲了預防萬一起見，將這支特製的原子筆，挿入大衣之內的口袋去。

憑那人的解釋，阿生總算初步了解這件事的一些眞相。

原來「救非力」與「救威廉」竟然是互相有關連的。

大間諜威廉落網之後，被判入獄十三年。憑過去的慣例，每當東德有一名間諜落入西德政府手中，東德傀儡政府與蘇聯「KGB」特務循例抓來幾名西方遊客或行商，冠上莫須有的間諜罪名要求西德交換。但是這一次，竟然例外。這可能是由於西德政府態度強硬，東德和蘇聯特務，竟未使出他們慣用的「殺手鐧」。但是，「萬變不離其宗」，桐油埕畢竟還是載桐油的。

不久，東德共黨特務突然採取行動，逮捕了一批兒童。

這批兒童看似無關重要，而且都是原居於東德境內的。

他們既不是遊客，亦非西方人仕。東德政府甚至沒有提及此事與「威廉事件」有關，自然沒有開口叫「交換」。

但是，被「集中」起來的兒童不但越來越多，而且，他們的年齡限制也越來越大。最大的一個竟是十八歲。

這十八歲的青年人，就是非力。

非力和其他兒童，何事被「集中」起來？

根據東德政府的聲明，這輩「小子」的父母原來正是歷年以來先後逃出東德的背叛「份子」。

但是，這等「背叛份子」已逃往西方多年，爲什麼時至今日東德政府才跟他們的下一代過不去？

西方情報人員都不是笨蛋，他們明白到東德政府此舉是「心理戰」的第一步驟，目標在於迫使西德政府釋放威廉。

但是無論如何，東德政府並未正式開口向西德政府討價還價。

東德秘密警察與蘇聯特務仍然在不斷搜集「逃亡者的後人」，數目亦由「數以十計」變爲「數以百計」；由一個集中營變爲數個集中營。

到底他們目的何在？

表面上是爲了「照顧這班背叛者」的下一代，實則是爲他們的「第二個步驟」做好準備工夫以及展開心理戰。

東德政府的第二個步驟就是：迫使西德政府「談判」。

他們非常熟悉西方政治家的「慈悲爲懷」，也估計到西德政府的朝野人仕遲早抵受不住西方各國的壓力。

事實上，儘管西德政府如何卜了大決心，無論如何也不放走威廉；但是，西方各國政要已越來越重視那班「小生命」的人道問題。

東德政府也越來越有信心，總有一天西德政府會主動提出：「用數百個小生命換取威廉夫婦二人的自由。」

呂偉良等三俠知道了這件事之後，感到非常激憤。

聽到「通話器」解釋的人只有一個阿生，但阿生却不斷用他們的方言向呂林夫婦二人傳達。因此三俠都了解到這件事的來龍去脈。

三俠最討厭這種鬼鬼祟祟的所爲，就像他們憎恨巴游用刧機手段達到政治目的一樣，留卜的印象只有兩個字：可恥。

但是他們不禁要問：「爲什麼只救一個非力？」

「通話器」裏面的人解釋：非力年紀較大，較易取得默契。其他兒童不是不救，只是擔心年紀太小，他們力不從心，易誤大事。

另一個理由就是：非力受過高等教育，他

突然被捕送入集中營，國際特警隊擔心他會被加害：而其他兒童可能只是「道具」而已。

無論如何，這個故事已經打動了三俠：他們決意要與東德政府爲難。

但是，非力被囚於何處？他們如何入手偵查？如何救人？

根據「通話器中人」的解釋：西德特務機構「BNO」有人潛伏在東德「SSR」組織之內，所以他們會從中安排好一切。

但是，有一件事令到呂偉良他們發夢也想不到的，就是三俠被「救」去，以及阿生國際特警隊員身份之被識穿，都是「臥底」的人安排好的「一項重要步驟」。

爲什麼他們要如此「安排」？

據解釋：主要是「小子們」被集中起來之後，西德政府一直沒有任何反應，表現出一副「鐵石心腸」。

因此，東德的特務機構「SSR」就不得不另外想辦法。

現在輪到阿生他們上場了，假如三俠也懂得運用心理戰的話，必然可以得心應手。

三俠聽過了一連串的解釋之後，總算對整件事有了一個輪廓。

他們開始由被動而變爲主動，最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值東德政府這種所爲，因此他們決心不顧一切，接受了是項挑戰！

於是他們暫時在通話器中「告別」了那個陌生人。

× × ×

呂偉良等三俠又回到了酒店來。

阿生首先注意櫃枱裏一名男職員，他就是昨天將門匙遞給阿生的人，那門匙後來被發覺是特製的，所以肯定此人身份特殊。

但是現在到手的門匙，附在上面的把柄仍然是一條金屬魚，却沒有機關，由此可見，昨天是他故意換上的，目的只是給阿生傳訊。

阿生瞥了他一眼，他只是以對待普通客人的態度，輕輕一笑，微微地點頭爲禮，並沒有任何特別的表示。

正因爲此人態度出奇地冷靜，所以阿生更加相信他是西德派來的人。

回到房間，呂林二人發覺電話座中的電子竊聽器已經拆除。

至於阿生的房間裏，正有一個人在等候着。他就是巴林罕。

巴林罕態度悠閑，反而阿生却感到有些意外。

「我似乎入錯房間了。」阿生說。

巴林罕道：「怎會呢，這就是你房間。」

「那麼，你如何會入來？」

「請勿見怪，我是特來爲你拆去竊聽儀器的。」

「然則，我豈不是反而要多謝你。」

「那又不必客氣！」巴林罕道：「現在我們不妨談談那宗交易。」

「我們遊興正濃，你何必焦急？」

「坦白說句，東柏林沒有什麼好看，讓我引領你們到別處去吧！」

「我們可以離開東柏林？」

「如沒有我們的引領，相信你們要申請也不容易，尤其是我要帶你們去的地方，都是禁區。」

「禁區？」

「是的。禁區。」巴林罕道：「現在我想麻煩你搭一個電話。」

「搭電話給誰？」

「你那另外兩位朋友。」

「你找他們幹嗎？」

巴林罕道：「告訴他們，明天我們就要離開東柏林。」

「究竟我們要到什麼地方去？」

「先把你那兩位朋友召來再說。」

「好吧！」於是阿生利用床頭的電話分機搭到隣房去。

呂林二人還未更衣，他們立刻就過來。

巴林罕道：「三位對孩子有厭惡感麼？」

三俠交換了一個眼色，心裏已經開始有些明白對方的意思。

本來單憑這一句，很難明白對方的意思，但是，阿生在通話機中，已經知道了一切來龍去脈。

不過林愛莉却故意說道：「孩子大都是天眞活潑的，誰不喜愛？」

「那好極了！」巴林罕道：「難得你們也喜愛孩子們。我們對孩子有一番見解，因爲他們的家庭背景有問題。」

林愛莉還是裝蒜地問：「你究竟要對我們說一些什麼？」

巴林罕道：「這班小鬼的父母都是逃亡者，他們自小生長在思想攪不通的小資產階段的家庭裏，因此對我們社會不但沒有貢獻，而且還是一種負擔。」

林愛莉又問：「然則，你們準備如何處置他們？」

「如何處置他們這個問題——」巴林罕故意頓了頓，「這個問題的決定性，要視乎西方政府和西德政府，看看他們的態度。」

「你的意思是，把他們交給西德政府？」林愛莉問道。

「不！」巴林罕道：「要無條件交給他們，這當然是不可能的事。」

「那麼，你的意思是要交換了？」林愛莉問。

巴林罕無可奈何地聳聳肩，道：「可惜他們對此似乎毫無興趣。」

呂偉良忍不住問：「你們手上到底有多少孩子？」

「你們如果想知得更加清楚，還是留待明天吧！」巴林罕輕輕一笑，「明天，我會派車來把你們三位接去。」

阿生問：「到什麼地方去？」

「到你們未到過的地方。」巴林罕道。

三俠還想問一些什麼，但巴林罕已經轉身走出了阿生的房間。

三俠很久仍然沒有說過半句話。他們的心裏不斷地想，想着今天的事，也想着明天的，明天到底會發生一些什麼事？

× × ×

一輛車子將三俠載到郊區去。

車子裏除了三俠之外，還有巴林罕和他的助手們。

呂偉良等三俠並不知道此行的目的何在，只知道任務非常重要。

由昨天開始，他們已經明白，這不是一個人的生命與自由，而是關乎許多兒童的。

因此，他們這一次並不是爲了興趣，也不是爲了金錢，而是爲了人道的理由。

當初他們還以爲漢考克是什麼要人，他的兒子非力才這麼重要，但現在看來，非力只是一羣無知青年之中年紀較大的一個。

三俠此行的目的，就是要看看那一羣無辜者。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有軍警攔住去路，用德語盤問。

三俠雖然不知道他們說些什麼，却可以猜得到。

首先是那兒一個閘口，數名武裝軍警守衞在那兒。

他們截停了三俠的汽車之後，巴林罕便開始與他們交談。

在交談過程中，先後出示了證件和一些信函，看情形，巴林罕顯然負上了特別的使命，所以除了證件之外，還有信件。

但是，守住閘口的人仍未放行。

有人到閘口旁邊的亭子內去打電話，其他人則荷槍實彈，在旁虎視眈眈！

為了看管一羣兒童而如此大陣仗，到底是否值得呢？

呂偉良他們隔住汽車，看見打電話的人揮手示意。於是閘口上的鐵欄升起了。

守衛也打着手號，示意汽車可以繼續開進閘口之內。

閘口後面是一條傾斜的小路，兩旁樹木密密麻麻的，顯得更加陰森！

小路不但傾斜，而且彎曲，司機非常小心把汽車開上山坡。

山坡盡頭處有一系列平房，那兒竟然出乎意外地靜得可以。

這似乎是不可能的事，因為孩子們都是貪玩的，假如這兒有許多孩子的話，吵吵鬧鬧幾乎是難以避免的事。

但是，直至到汽車的馬達聲停止下來，三俠他們仍聽不到一些聲音。

為什麼？

為什麼這麼靜？

三俠以為巴林罕又改變了主意，但事實上這兒確是一處集中營。

孩子們都被囚禁在一處地方，席地而坐，聽着一名導師的演講。

導師要對孩子們進行「思想改造」，失去純真天性的小生命，有神無氣的托着腮，木無表情地獃在那兒。

那是一個頗大的營房，四周有鐵絲網圍住，唯一的出口有武裝軍警守衛。

儘管那位導師講得口沫橫飛，可惜孩子們的小心靈竟然麻木了，有些在打瞌睡，有些還可以勉强支持下去。

巴林罕帶住三俠到一間辦公室去之前，曾經經過那營房，三俠看見了首先就感到非常不安。

後來巴林罕帶他們進入辦公室，這是主管之所在。

一名中年人招呼着巴林罕，然後二人交談了一會兒。

最後，中年主管才以生硬的英語與三俠他們寒暄。

呂偉良覺得這裏的人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面目呆滯，儘管他們裝出一副「友善的笑臉」，還是生硬得叫人看得不舒服。

主管把一疊名單搜了出來，讓巴林罕先看。然後巴林罕才向三俠他們展示。

巴林罕道：「這兒集中管教的兒童只有一百一十六個。另外有些年紀較大的，集中在另外一些地方。你們覺得他們怎麼樣？」

呂偉良望望他妻子和阿生，道：「讓我們先看看他們好嗎？」

阿生也明白呂偉良的意思，他們的目的，是先找出菲力之所在。

巴林罕用德語與主管談了幾句，便帶三俠到營房那邊去。

小孩子們仍在「上課」。

雖然巴林罕他們稱這是「上課」，但這兒顯然不是課室，因為既無枱椅，也沒有課本，有的只是那個信口開河的「講師」。

那傢伙像「賣膏藥」似的，舞手弄脚，可惜眞正欣賞他的人，却絕無僅有。

呂偉良等三俠隔住鐵絲網，看得心裏實實在在很難過。

像這班小生命這年紀，他們應該在學校裏受正常的教育，在操場上蹦蹦跳跳，追追逐逐的玩得非常開心才是。

究竟他們犯了什麼罪？為什麼要被人當作童犯一樣「集中看管」？

無非是因為他們的父母挨不住精神上的壓迫，衝出了地獄，邁向自由，然而這一切又與這羣小生命何干？

呂偉良總覺得這是不可理喻的事！

巴林罕在旁邊還得意洋洋地說：「你們三位覺得怎麼樣？」

阿生忍不住說：「他們下課之後，是否可以自由活動？」

巴林罕搖搖頭：「我相信不會，因為我們擔心他們會逃走。」

林愛莉問道：「其他年紀較大的，又在何處？」

呂偉良和阿生也發覺，菲力並不在這班小孩子裏面。

根據先後獲得關於菲力的資料，他應該是個年已十八九歲的青年，以歐洲人的體質，他一定有阿生那般高大了。

三俠在失望中，仍然思索着如何才可以將這班兒童救出去。

阿生忽然想起通話機中提及「有人臥底」的事。既然在「SSR」機構之中，臥底人物預作安排，菲力一定在這裏才對。

因此阿生對巴林罕道：「這班兒童的年紀不大，照計對你們不會造成任何傷害。」

巴林罕道：「你不會明白的，他們等於我們身體上的毒瘤，若不醫治好就惟有將它割除，因為將來他們還會長大的，這就等於一枚計時炸彈了！」

「你們設想得周到。」阿生說：「難怪西德政府不感興趣，原來你們擁有的注碼太小，如果我是西德，我也不會就範，這班小鬼與威廉先生，委實是相差太遠！」

巴林罕怔了一怔：「你的意思是：他們連一些兒仁慈之心也沒有？」

阿生笑道：「政治最講究現實，有什麼仁慈不仁慈？我只是覺得你們這注賭本未免太過單薄了……」

巴林罕與主管用德語交談了幾句，回頭對阿生說：「聽說閣下在國際特警隊裏面，一向以足智多謀見稱，請問你有何妙計？」

「過奬了！」阿生說，「不過，要我徹底帮助你們，我們之間必須坦誠相見，否則，恐怕我是神仙也沒有用。」

巴林罕道：「利用數以百計的兒童，交換威廉先生本來就是一項秘密，但現在我們也毫無保留地讓你們知道。」

「知道了又有什麼用？」阿生說，「你們如果信任我的話，必須讓我知道更多，然後我才可以為你們設計救出威廉先生的步驟。」

「然則，你想知道一些什麼？」

「第一，首先要知道你們手上整套賭注有多少，是否有利用價值？第二，你們故意洩漏對方知道的，又有多少？」

「這些都不困難，我可以不必向上司請示，也可以辦得到，第一個問題，我可以讓你見到全部『賭注』。第二個問題，我不妨告訴你，我們正展開一連串的心理攻勢，無奈對方麻木不仁！他們似乎毫無反應。」

阿生笑道：「你們有沒有檢討一下，何故你們的心理攻勢不收效？」

「這些都是我上司決定的事。」

「其實對付西方政治家，你們還未到家。我在這方面。反而有多少心得！」

「然則，你是否眞心要帮助我們解決問題？」巴林罕疑惑地瞪住阿生。

阿生輕輕一哭：「本來我在較早時也不敢回答你這問題。但是現在，我總算想通了。」

「為什麼？」

阿生道：「我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我們的基本任務是維持世界和平與秩序，這件事工作表面上是帮帮你們，其實也符合了這意義。所以，以後在向上司交代時，我便有了藉口。你明白嗎？」

巴林罕恍然道：「我現在總算明白了，你們中國人眞聰明，如此一來，便可以公私兼顧，既可賺外快，又可以邀功！」

「對了，這種一舉兩得的事，又何樂而不為呢？」阿生說。

巴林罕於是把三俠帶到山後另外一列房屋。那名德籍主管也一直陪伴左右。

巴林罕對阿生說：「我們這裏還有數名人質，年紀較大，請你看看是否可資利用？」

阿生等人被帶進一幢屋子裏去，裏面有一間房，擺放了一些儀器。還有一些人。

就憑阿生的知識，他只知道這些人正在控制着一些測謊儀器。

這些全是仿美的製品，阿生在美國聯邦調查局內作客時，已經見過了，眼前這些仿製品都釘上「東德製造」字樣。

一名年青人正在接受測謊試驗。

阿生估計那青年人的年紀在十八九歲之間，忍不住問：「他是誰？」

巴林罕道：「他是一名背叛者的獨子。那背叛者對我們非常重要，可惜他思想攪不通，終於成功地逃到西柏林去。」

阿生故意問：「他的兒子一定攪通了思想，所以才留下來，是不？」

「不！」巴林罕笑了笑，「你猜錯了，如果他們一家齊集了之後才逃走，可能被我們抓住。但是現在，這小子終於落入我們手中。」

「你們現在將他如何處置？」阿生又問。

「我們只希望了解他，究竟他知道多少？」巴林罕說。

「嗯，我明白了——」阿生道：「他父親一定是個政要，是不？」

「不，他父親是個科學家！」

「科學家？」

「對了，科學家！」巴林罕道：「根據我們所知，他父親正在研究一種非常實用的武器，可惜他沒有將這種秘密武器的藍圖交給我們。這是最令我們痛心的！」

阿生問：「你以為他的兒子會知道其中秘密？」

「是的，當局認為有此可能。」巴林罕道：「因為湯姆遜是個十分聰明的人。」

「湯姆遜是誰？」

「就是我對你提及的科學家。他逃亡時，沒有什麼把握可以保證一定成功，隨時會被邊防軍射殺。因此，我們估計他事前會把一些秘密告知其子。」巴林罕又說：「萬一他不幸身亡，最少還有個人知道如何製造那種秘密武器。這就是我們的想法，所以，我們才把菲力抓到這兒來。」

「菲力？」阿生彷彿觸電似的，其實，聽到了這名字，三俠都不約而同地，渾身為之一凜！

他們在聽巴林罕解釋時，一直以為「湯姆遜」這位科學家是他們從不認識的人，那麼，眼前這背影也必然是個陌生青年。

但是，想不到巴林罕竟然無意中說出他叫「菲力」。

當時他們只見到房間中那青年人的背影，但現在可以見到他的側面了。他果然有七分與照片中人相似。

但是，菲力的父親為什麼不叫「漢考克」，而叫「湯姆遜」？

三俠都是腦筋靈活的人，想到一個能夠獲得國際特警副總監范梅力親自上門拜訪的人，一定是身份特殊的，改名，更名，甚至擁有兩個以上的名字，絕對不足為奇——漢考克可能就是如此這般一個人。

因此，他們不再理會什麼「漢考克」是否就是「湯姆遜」。

他們只希望確定眼前的「菲力」是否正是他們的目的物。

憑着三個人從三種不同角度視察，差不多可以肯定，房間中的青年人，正是照片中的菲力。

但是他們不可能作進一步的觀察，因為這本來就是禁區。

同時他們又不能太過着意，否則會引起對方的疑心，那時就麻煩！

阿生問：「你們打算如何處置菲力？」

「要他說出其中秘密。」巴林罕道：「透過測謊機，我們不怕他說謊。」

阿生想了想，道：「你們憑測謊試驗，到底知道了一些什麼？」

「這項試驗並非一朝一夕的，」巴林罕道：「我們要明白他的思想情況，必須進行較長時期的觀察。」

阿生又問：「除了他之外，還有些什麼子弟值得利用一下？」

「嗯，讓我想想看——」巴林罕沉思着說：「我一時之間，也想不起來，他是年紀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其他的，也許並不重要。」

「那麼，讓我試試解決你們這種僵局吧！」阿生說。

其實至今為止，阿生所說全無把握，但是為了增强對方的信心，他必須這樣說。

×　×　×

呂偉良等三俠一直感到不安！

他們三個人都是極富情感的，看見一班無辜小孩子慘被政治殘害，心裏對任何一方面都感到厭惡和憎恨。

什麼大間諜，什麼威廉先生，他們是什麼東西？

什麼科學家，什麼漢考克或者湯姆遜，他們還不是人一個麼？

但是，在東西德的政治冷戰中，這兩個人竟然變得比什麼都更重要，也反映出其他人——尤其是那班兒童，竟然毫不重要似的。這種比較，是否合理？

不管當事人的地位與身份如何，總之，在一向具有俠義為懷的三俠心目中，人類的生存權利是絕對平等的。

因此，那天晚上他們回到酒店中，心裏一方面感到不舒服，另一方面又感到非常矛盾。心裏不舒服，自然看見那班兒童無辜變了代罪羔羊。

感到矛盾的是，他們一向是講信義的人，既然早已答允范梅力，將菲力救出東德。現在他們何事猶疑起來？

原來三俠為人雖然極講信義，但却最憎恨被人利用！

這次范梅力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意，總之，三俠覺得他們所講的竟然不盡不實，例如漢考克為何還有一個名字叫湯姆遜？

又例如漢考克原來是個科學家，為什麼范梅力事前未對三俠言明？

阿生是國際特警隊隊員，西德是國際特警組織的成員國，他當然有義務去執行這一宗任務，但是呂林夫婦二人却是局外人，他們若非為了人道的理由，這件事根本可以不理。

現在事情的眞相究竟怎樣，雖然仍未完全知得清楚。但是，表面上看來，三俠顯然受到隱瞞事實的欺騙！

三俠心裏難免有些生氣，他們三個人集中在呂林二人的套房中，正討論着這件事，忽然有人在外面叩門。

阿生過去開門，進來的是一名穿制服的侍者。

侍者進來之後，立刻閉門表露身份，當他出示國際特警證件時，阿生登時呆了一陣！

「對不起，我叫喬治。」那個僞裝特警的德國人很年青，三十未到的年紀，態度顯然非常之愼重。「我們有個人失手被擒，所以不能再利用筆桿通話器與你連絡。」

阿生在這一刹那間，感到心煩意亂，一方面是由於對方來得突然，另一方面是聽到有人失手被擒，那麼對他們三人是否有影响？

喬治進來了之後，呂林二人亦離座走了過來。

根據喬治解釋：被捕的人是潛伏在東德境內的一名西德特務，他與國際特警隊一直保持密切連系。因此，他們之間所採用的無綫電通訊方式，被迫暫時停止。

因爲一名西德特務落入東德「SSR」的手中，後果不難想像得到，一定是迫供。

萬一被捕的人受不了而說出無綫電所用的波段頻率等等，那麼，如果他們仍繼續以此通訊，勢必秘密盡洩，引致更多人被捕。

喬治的證件是眞的，阿生最少也可以分辨得出。

當然，東德特務機構「SSR」和蘇聯「KGB」也有本領可以製造出一份足以亂眞的證件，但是阿生除了憑他的直覺之外，他本身還是一位辨別僞證件與僞鈔票的專家呢！

喬治道：「這件事來得太過突然，我們非常擔心事情會起變化，因此，我們的行動必須提前。」

阿生問：「你所指的行動是什麼？」

喬治道：「自然是把菲力救出來，送到西柏林去啊！」

阿生沒有說話，他望望呂偉良。

呂偉良開腔問：「菲力是什麼？」

喬治怔了一怔：「三位，這不是開玩笑的時候，難道他們還未向你們交代淸楚麼？」

呂偉良生氣地說：「你以爲誰會向我們講眞話？范梅力麼？」

「是的，范梅力先生一定已將詳情告知了三位。」喬治道。

「說是說過了！」呂偉良道：「但是，我仍然希望你再告訴我一次。」

喬治道：「菲力是一位科學家的獨子，我們奉命把他救出去，並非就是爲了滿足那位已獲得自由的科學家那麼簡單。主要還是由於他知道一項十分重要的秘密，假如長期被東德特務扣押，可能苦打成招。」

「是關於一種秘密武器的秘密麼？」呂偉良又問道。

喬治點點頭：「是的，但是，我們並不知道是屬於何種秘密武器！」

林愛莉插咀問道：「連你也不知道是何種秘密？」

「是的。」喬治道，「我們只知道執行上司交下來的任務。」

阿生苦笑道：「但你總算知得比我多。」

喬治開始明白呂偉良剛才生氣的原因。他說：「可能是爲了安全的理由，所以事前他們沒有向三位交代淸楚。」

林愛莉說道：「對不起，我們退出了這件事。」

喬治呆了一陣：「退出？」

「是的，就讓他們去辦好了！」林愛莉道，「反正我們是來此旅遊的，與你上司之間又沒有什麼正式合約。」

喬治苦笑道：「但是，沒有三位相助，我們只怕無法成功。」

林愛莉道：「西德BNO組織不是有人在SSR裏臥底麼？」

「是的，但由於環境限制，他們只可以作出有限度的貢獻，無法明目張膽地帮助我們。總之如果你們三位臨陣退縮，我們就會功虧一簣！」喬治嘆着氣說。

阿生扯歪話題問：「你們是否有人潛伏在這家酒店內？」

「是的。」喬治道，「櫃枱裏一名男職員是我們的人，此外，還有侍者與女工，但爲了以後工作上方便，非到迫不得已，他們決不露面。」

阿生又問：「爲什麼不順便將其他兒童也一併救出來？」

喬治苦笑道：「你以爲我們是神仙麼？救一個人還這麼辛苦，把所有兒童救出，談何容易？」

阿生環顧房間四周，問道：「這間房，會不會有竊聽用的電子設備？」

「沒有。這點三位可以放心！」喬治道：「我們有人混在這裏，經常注意這種可能性，他們常常用電子檢查儀器檢查，如果有的話，我們一定會設法告訴你們。」

阿生道：「我們剛住進來的時候，電話座裏就有袖珍竊聽儀器。」

喬治道：「那是小兒科，我們以爲你們一定發覺。但是，假如藏匿得更周密的，却逃不過我們的電子儀器，因爲我們潛伏於此的女工，是這方面的專家。」

呂偉良問：「如果我們把人救了出來，如何可以通過柏林圍牆？」

「我們是這方面能手。每年我們都想辦法帮助好一些人通過圍牆，」喬治道：「但是，我們却無力將人由集中營救出。」

呂偉良忽然又說：「好吧！那麼，叫他們潛伏在這裏的人準備好兩輛車子吧。一輛大貨車，一輛小房車，小房車要藏在大貨車之內，此外，還要一幅本市市區和郊區的地圖。」

喬治欣然道：「這些東西易如反掌，請問三位何時動手？」

「你希望我們何時動手？」呂偉良問。

喬治道：「越快越好！剛才我也說過了，事情可能有變化啊！」

「那麼，就在今晚行動吧！」呂偉良最後說道。

喬治離開了三俠的房間，他稍後再來。

林愛莉不禁要問：「你改變主意了？」

「是的。」呂偉良道：「現在不是鬧別扭的時候，我們必須講信義，誰叫我們答應過范梅力？」

林愛莉埋怨地，說道：「誰叫他們欺騙我們？」

呂偉良道：「我想過了，范梅力沒有完全說出實情，一則可能他根本所知有限，唯一只爲了制止秘密武器落入共黨集團手中，二則他有理由保密，以防事情會起變化！」

阿生則無話可說，因爲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員，只知道奉命行事。

十分鐘之後，喬治又帶着地圖回來……

聲東擊西　瞞天過海

午夜，東柏林郊區靜得有如一座巨大的墳墓！

一輛大貨車突然爆了車胎，彷彿地雷爆炸的聲浪，引起了數名武裝人員的注意！

那幾名武裝人員是駐守在一個集中營的，於是探射燈立刻投射到公路這邊來。

在貨車上有人落了車，正用手電筒照射住洩了氣的前輪。

二名武裝人員奉命過來調查，因爲出事地點太過接近集中營。

探射燈的强光投射下，可以淸楚見到大貨車車身之上漆着國營農場的標誌和招牌。一個深綠色的篷帳把整個車身包住，因此看不見這車子載着一些什麼。

第一名武裝人員趕到了現場之後就首先揚聲問：「發生了什麼事？」

其實這一問已經是多餘的，任何人都會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司機用德語回答：「同志，晚安！唉，今晚眞的見鬼，竟在這兒爆了車胎。」

這時候，那武裝人員已到了車子的旁邊來，另一名反而懶得過來，一則因爲這是國營農場的貨車，二則他已淸楚知道了這是怎麼一回事。

但是，接近車子的武裝人員却有不同的想法，他覺得既然過來了，就不妨順便看看車子裏到底載了一些什麼。

車子裏載了一輛小房車之外，還有好一些人，他們當然就是呂偉良等三俠和喬治他們，車子是由喬治這班人偷同來的。

一切都在三俠的預料之中，因此他們對目前出現的，絕不會感到意外。

只是那武裝人員要接近這貨車時，阿生他們才有些擔心！

但是他們一直在車篷的罅縫中窺伺着車外的一切動靜，所以每一分一秒，他們都以應變的心情等待着。

那名武裝人員一邊與正在準備更換車胎的司機搭訕，一邊過來，將深綠色的油布輕輕揭開。

他一手握住電筒，一隻手將油布揭開，那司機似乎絕不計較，繼續做他更換車胎的工作——先扭亮了一盞用乾電池發電的照明燈，然後搬出新車胎，以及工具等。

因此，另一名武裝人員只站在較遠處，視綫也投在司機的身上。

探射燈控制人員似乎也意會到這是怎麼一回事了，於是將燈光繞着集中營四周，繼續監視不同的方向。

向貨車內窺伺的武裝人員首先在電筒光圈之下見到一輛小房車，內心有些奇怪！

他正想開腔向司機查問，突然有個人影出現；可惜他的電筒還來不及轉移方向，就給人迎頭一擊。

那武裝人員登時昏了過去，他整個兒被人拖上車。

同一裝束的人，幾乎在同一時間由車上躍了下來。

一切既是有備而來，自然設計周到。

剛才一躍下車，穿着同一裝束的僞裝士兵，正是喬治。

呂偉良他們事先已估計過情勢，所以大貨車帳篷兩旁的設計亦有分別，那就是被探射燈照着的一邊——也就是爆胎這一邊，帳篷扯得緊緊的，很難揭得開。

因此那名東德士兵只有跑到另一邊去。

這一邊探射燈照不到，自然是一片黑暗了。所以剛才的情形，另一名東德士兵根本見不到。

等到由喬治僞裝的士兵由陰影中走出來時，由於衣飾身裁差不多，加上時在黑夜中，所以另一名東德士兵也絕未生疑。

喬治回到他「同伴」的身邊，那傢伙仍然未起疑心！

直至到他走前兩步，覺得二人在黑暗中走路，爲什麼他的同伴總是故意落後？這時他才若有所覺地回轉身來。

但是，就在這一刹那間，喬治已看準了機會，迎頭痛擊，打得那傢伙昏倒過去。

差不多與此同時，阿生已從黑暗中飛竄過來。

阿生穿的也是一套軍服，他一直在貨車卡中，伺機而動。

呂偉良等人在貨車之內，以紅外光望遠鏡從帳篷的隙縫中，往外面小心監視一切，當他們發覺喬治又告順利得手之後，立刻示意，於是阿生及時由車上躍下，竄過去接應。

阿生協助喬治將那名士兵拖過一旁，用帶來的鐵綫膠布將他綑綁封口。此等動作不但快捷，而且十分有默契。

呂偉良等人雖然一直獃在車中，却小心用紅外光望遠鏡監視一切，只要有什麼風吹草動，他們就會立刻前往接應。

他們事前的準備功夫做得十分足够，例如阿生與喬治等人事先穿上東德兵的軍服，避免臨時更換阻慢了進展。

現在喬治和阿生若無其事地，併肩向集中營大門走過去。

有一名守衞在正面大閘門的士兵問過來：「那邊發生了什麼事？」

喬治立刻以德語回答：「國營農場一輛貨車爆了車胎。」

喬治和阿生悠閒地在大閘口隣近放哨，彼此在黑暗中等待機會。

不久，屋內走出數名士兵，他們是前來換班的。於是喬治與阿生二人乘機進了屋內。

阿生曾經在日間參觀過這裏，所以對這兒的環境非常熟悉。

他帶住喬治，到一個營房去。

那兒沒有人看守，可能是他們根本想不到兒童們要逃走，何況還有鐵閘將羣童鎖在裏面，看來非常安全。

但是那鐵閘上的門鎖，只經阿生輕輕撬了幾下，便應手而開。

喬治本來想入去叫醒一些兒童，他們都席地而睡。但是，黑暗中却竄出二個人影，分別向喬治和阿生偷襲。

阿生他們這一驚非同小可，而且事前絕未想到有人躲在黑暗中！

一把閃閃生光的刀子握在一隻小手之上，給阿生緊緊地握住，二人就在黑暗中糾纏。

這時候喬治彷彿也想通了這是怎麼一回事，他低聲說道：「小傻瓜，別再胡鬧，我們是來救你們出去的。」

阿生不懂講德語，但他的對手也停住了。原來這班兒童以爲他們是東德軍，在黑暗中發覺有人入來，立即伺機而動。

喬治還來不及向身邊的兒童解釋，那邊突然傳來一陣步聲。

營房的閘門被推開，各童已急不及待，一窩蜂似的，竄了出去。

喬治和阿生略加制止，已經來不及了。二人正感萬分驚愕之際，連身邊兩名「伏擊手」也匆匆逃走。

刹那之間，彷彿打開了一個鐵籠的門，放出了一羣鼠子一樣，在黑暗中東奔西竄。

阿生既無法制止，也無法挽救，他唯一能够做到的，就是順手抓住最接近他的一名小童。雖然阿生不會講德語，也低聲叫對方不要妄動。

出乎意外地，那小子竟以英語叫阿生快些放他走。

阿生道：「你這樣做太危險了，快些跟我走！」

喬治擔心已經驚動了其他守衞，催促阿生立卽離開那處營房。

果然，外面傳來陣陣的喝聲，間歇地也傳來孩童們的掙扎叫喊之聲。

阿生拚命捉住那小童——小鬼大約只有十二三歲，但氣力相當，阿生費了好大的氣力才可以把他制服。

喬治道：「快些去找非力，時候已經無多了！」

阿生索性把那小童抱起，由黑暗中撤退，喬治則尾隨其後，步步爲營。

喬治本來只想救出非力，無奈呂偉良堅持一定要放走其他小童，所以阿生才會先到這兒來。但是，他們原定的計劃却非如此，只希望透過喬治的德語翻譯，教兒童們如何跟他們一齊逃出去。

可惜喬治就連講說話的機會也沒有，孩子們已急不及待地一湧而出。

從孩子們的行動如此迅速來看，他們有些根本沒有睡，一直在等機會逃走。

現在阿生一邊逃走，一邊將那個「小對手」制服，憑他的記憶，將喬治帶到後面一列屋宇中去。

整座集中營之內，已經起了一陣混亂，黑暗中，人頭湧湧，孩子們東奔西竄，守衛們則忙得七手八脚的去抓人。

喬治協助阿生，勸服了那個小童，他不再掙扎了。

形勢上對阿生他們唯一最有利的就是營內一片混亂！

探射燈開始由外圍地區調回來，在營內各處照射，士兵們則忙着捉人。

到處可聞掙扎呼叫聲，孩童們的啼哭，更加令人心碎！

阿生他們已經進了屋內。

屋子裏的守衛也紛紛外出，協助他們的同件去抓住逃出的孩童們！於是阿生他們便順利地如入無人之境。

阿生用他的開鎖技術，將一度門打開，非力就在其中。

這是這一系列屋子裏唯一加了鎖的囚室，也是唯一的一個犯人，但無論如何，阿生也認爲他正是日間接受過「測謊試驗」的人。

於是四個人立刻朝後門竄去。

後門一帶更加靜。

即使當時孩子們仍在東奔西竄，他們也只是逃向前門。

孩子們可能還不知道這兒有一個後門，而且穿上制服的守衛都是僞裝的，他們正是喬治的同黨。

當阿生和喬治完成了第一步「滲透」任務之後，那個貨車司機亦已將輪胎換好了，表面上那輛「國營農場」的大貨車已經沿住公路開走，其實他們已悄悄駛進了樹林中的小路，繞到集中營的後門這邊來。

喬治的同黨一樣穿上了東德士兵的制服，因此他們的出現，並未引起後門守衛的疑心，只道是自己人，還跟他們搭訕，喬治的同黨便趁此機會將他們一一制服。

然後，他們仍留在後門那裏，因爲這是計劃中的一部份。

即使彼此均依照計劃行事，但喬治仍然擔心事情起變化。因此，當他們接近後門時，用手電筒打出了暗號——這是他們預先約好的燈號。

僞裝成東德士兵的人，立即用同樣的燈號回答，於是雙方立刻會合。

各人迅速登上停在附近的貨車之上。

呂偉良等三俠，喬治和非力等，則坐進那輛小房車之內。

在貨車轉出公路之後，小房車立刻由車卡內駛出，兩者朝相反的方向疾馳。

這也是呂偉良事先定下的策略之一。他知道那輛大貨車有可能成爲東德軍追捕的目標。爲萬全計，才備了小房車朝相反方向走。

他須要一幅地圖，就是要選擇一條捷徑逃回市區。

至於駕駛着大貨車的人，都是「地頭虫」之流，他們根本無須三俠替他們擔心！

× × ×

集中營附近，東德軍警展開澈夜搜查。

由營內逃出的兒童，只抓回一部份，其他的都不知逃到了何處去。

軍警奉命不准開槍，原因是東西柏林之間只是一牆之隔，萬一有「槍殺兒童」的消息傳出，必然受到世界輿論的責難！

在這次事件中最惹人觸目的，自然是非力被人搶救成功。

因此，東德的電台和報紙，翌日均爭相報導了此事。

他們甚至相信非力已經成功地即晚越過了邊境，進入西柏林境內。

× × ×

正午時份！

柏林圍牆在陽光的照耀下，更加顯出它的醜惡。

牆頭之上，鐵蒺藜儘管已顯得銹蝕斑斑，仍覺猙獰可怖！

東德邊防守軍荷槍實彈，沿住圍牆巡邏，自從「兒童營」出了事之後，他們已不敢再與關卡另一邊的西方守軍談笑了。

他們未必就是擔心會被上司責難，而是提防被蘇聯的「KGB」特務瞥見，因爲這班大鼻子的殘暴手段，他們已耳熟能詳了！

突然之間，圍牆那邊傳來了一聲「轟」然巨响，一輛劏泥車瘋狂地朝住圍牆狂衝。

由於衝力極猛，圍牆登時倒塌了一大幅。

守軍聞訊立即過來制止。

但是，劏泥車上突然有人開槍。

事情來得太過突然，立即有數名東德軍或傷或斃，倒在地上。

那一邊，一輛卡車匆匆開至，企圖由圍牆的缺口衝過去。

但是劏泥車所撞倒的圍牆缺口太細小，卡車無法衝過那兒。

更多的東德軍警，蘇聯特務以及便衣警探們，紛紛開到現場來，展開重重包圍。

對方雖然未能成功地逃脫，但二車之內不斷有子彈發射出來，間中還擲出了烟霧彈，催淚彈以及手榴彈等等！

一時之間，隣近一帶彷彿發生了一場驚心動魄的巷戰！

正當這邊發生激戰之際，那邊較遠處却變成了乏人注意的眞空地帶。

一輛大貨車，匆匆開到，突然之間停了下來。

圍牆的另一邊，突如其來地伸了一條巨型吊臂過來，非常有默契地，將貨卡整個吊起，越過圍牆而去。

情形來得突然，根本沒有人注意，所有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邊「戰場」之上。

即使偶然有人見到，恐怕也來不及制止，因爲吊臂的動作靈活而快捷，貨車上留下一個空了的車床，連司機也同時失踪。

被吊臂吊起的鋼箱，就像一卡貨櫃箱一樣，裏面到底藏有多少個人，根本沒有人知道，只知道那司機在最後也由活門中進了去。

那邊的「巷戰」已接近尾聲。

企圖衝過圍牆的人顯然失敗了。

劏泥車上的機器早已停止，車上最先「開槍」還擊的人，也是最先倒下來的人，至於卡車之內，可能載住一小隊有豐富作戰經驗的軍

隊，否則，他們又怎會如此「饒勇善戰」？

但是，東德邊防軍的人數越聚越衆，卡車內的人即使有三頭六臂，也有彈盡之時，加上沒有外來援助，很快就聲沉影寂！

儘管如此，卡車內的人還是未見豎起白旗，也沒有人舉高雙手走出來。

雙方僵持了好一陣，東德軍警才緩緩地，小心推進。

他們顯然是擔心對方突然反攻，所以惟有步步爲營，絕不敢大意！

一名比較勇敢的軍曹，首先衝到劏泥車旁邊，朝住那倒斃的人再放了幾槍。

但是，就在這一剎那之間，這位軍曹却呆住了！

他爲什麼要呆住？

由於距離太接近，這位軍曹發覺情形竟然有些不對勁。

那個倒在劏泥車司機位旁的「死者」，「屍體」之上竟然沒有血！

爲什麼沒有血？

不問可知，這是一具僞裝的屍體。

怎麼會是僞裝的？

剛才不是在衆目睽睽之下，看見「他」開動劏泥車，狂衝直撞麼？

尾隨其後的人也感到情形有異，於是紛紛過去看個究竟。

那個軍曹並沒有看錯，那具「屍體」的確不是一個人，只是一堆棉絮！

子彈射過棉絮，自然沒有血流出。但是，一具用棉絮製成的假人，又如何能開動一輛如此龐大的劏泥車？

一些較清楚機械的軍官，很快就找到了答案。這是一輛用無綫電遙控的車子，甚至車上的自動武器也是用儀器遙控的。

自動儀器所能容納的彈藥有限，所以彈盡之後一切都靜止下來了。

由劏泥車開始連想到那輛大卡車，在場的人就不難以此例彼，想到一切可能只不過是一個假局而已。於是在場指揮的軍官立刻叫人將卡車車門撞開，一看究竟。

果然，卡車之內的自動遙控儀器更加複雜了。車旁四周有槍管，車頂之上有榴彈自動投擲器，一切都是利用無綫電遙控的。

車子之內連鬼影也沒有一個。

司機位那個假人，也是用棉絮爛布紮成的，此時亦已被槍彈射得渾身洞孔，目睹其事的東德士兵，無不大嘆上當！

× × ×

西德這一邊，一輛巨型貨車正將一個貨櫃型的鋼箱載走。

那個巨型鋼箱是剛剛由一副巨大的起重機吊鈎將它自圍牆的另一邊吊過來的。

假如在平常的日子裏，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事，但是當時東德邊防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另一處地方。於是「聲東擊西，瞞天過海」之計，遂告大功告成！

車子將巨型鋼箱運到一處安全地點，這是由美軍控制的，但當時圍繞在現場的人，却包括了西德的保安人員，以及范梅力等國際特警的人。

鋼箱是特製的，裏面最少也可以載三四十人，但此時只有成年人十餘個，孩童十餘人，看來仍有許多空位。

成年人之中包括了呂偉良等三俠，喬治和他的同伴們，還有被他們救出的青年人非力。

非力顯得十分的冷靜，反而那班小童却表現得很緊張。

這是喬治他們安排好的，呂偉良等三俠根本想不到他們設想得這麼周到。

鋼箱是用防彈甲板製成的，這也是引起英美二國國防專家發生歧見的新防彈甲板。

英，美，德等國聯合發展的一種新合金，防彈效能十分驚人，用以製成坦克車，連反坦克飛彈也告失效！

各盟國本來有默契，除了保密之外，所有用新甲板製成的坦克車，也不准銷售給外國。但是最近英國爲了經濟問題，首先毀了諾言，竟將千多輛新坦克售給伊朗。

因此美國國防專家開始擔心，但英國則認爲無關重要云。

目前這個巨型鋼箱是由德國製造，表面看上去不過是一個巨型貨櫃箱似的。其實，裏面有通風系統以及避震設備。

三俠由鋼箱內走出來，范梅力首先過去祝賀他們成功！

阿生因爲范梅力是他上司，自然無可奈何，但呂林二人却反應冷淡！

范梅力似乎也看出了一些端倪，忙陪笑臉道：「三位，辛苦了！其實這件事的全部眞相，如果我早對你們說得一淸二楚，可能反而令到三位的精神負荷增加。」

呂偉良問：「漢考克可就是東德科學家湯姆遜？」

「是的，你說得不錯。」范梅力道：「漢考克就是東德一名科學家湯姆遜，但是，他却不甘心爲共黨政權利用，早已決心投奔西方，可惜，他較早時逃了出來，却留下了唯一的獨子非力。現在，他們一家人重聚，實拜三俠所賜！」

「別客氣！」呂偉良苦笑道：「其實，你們要我們救非力，並非爲了人道，只不過擔心一項秘密發明落入東德手中而已。是不？」

范梅力面上紅了一陣，隨即又說：「是的，事到如今，我想我也不必爲有關方面再保密了。湯姆遜發明的秘密武器，只有他兒子非力比較清楚。我們有理由擔心他挨不了苦刑迫供，最後會將一切秘密全都供了出來。」

阿生忍不住問道：「那是一種什麼秘密武器？」

「核子深水炸彈。」范梅力對三俠道：「一種對付核子潛艇的犀利武器！近代發展的核子潛艇，在海底航行的速度極高，一般魚雷根本無法對它們造成威脅！但是，湯姆遜發明的核子深水炸彈，不但可以用飛機投擲，而且不必過份命中，便可以對深水中航行的潛艇，造成嚴重損毀。因爲它的威力相當於數千噸高級炸藥，厲害非常！」

三俠至此才恍然大悟！原來湯姆遜的發明如此重要，如果站在盟國的立場，這種冒險，也的確是值得的。

但是，呂偉良他們這時却見不到湯姆遜到這兒來接他兒子。

照計如果湯姆遜是這麼樣重視他這獨生子的話，西德和美國特務一定會通知他前來這兒，與非力一聚父子之情。

但是，這兒的確見不到湯姆遜——也就是三俠他們見過的漢考克的影子。

可能是由於他年紀太老，還是爲了保安的理由，所以有關方面沒有通知他？

不但見不到湯姆遜，連那個自稱是非力未婚妻的夢妮，也沒有在此出現。

不過，三俠看見目前的「歡迎」場面如此大陣仗，相信爲了保安的理由最爲合理。

× × ×

又是午夜。

西柏林若干街道上仍然一片熱鬧。第一流酒店的設備，不但有空氣調節，還有良好的隔聲設備。因此阿生的失眠肯定與此有關。

阿生在他自己的房間床上輾轉反側，腦海中充滿了許多矛盾的問題。

這些問題本來都是非常普通的，但永遠沒有一個比較合理的答案。例如，許多宗教勸人爲善，善者將來必可登上天堂，惡者就會入地獄！

那麼，何謂「善」？何謂「惡」？

假如照目前世人對善惡的觀感，政治家不擇手段施行暴政，以穩固其統治基礎，究竟是善還是惡？

假如，「善有善報，惡有惡報」這傳統說法可靠的話，那麼，爲什麼雙手染滿鮮血的人至今仍可大搖大擺地在這個世界上耀武揚威？是「時辰未到」呢，還是這傳統說法根本不可靠？

東德「SSR」與蘇聯「KGB」特務可以爲一名大間諜威廉，而將大批無知稚子進行集體虐待，這種滅絕人性的做法，任何有血有肉的人都不會同情他們。

但是，上帝何在？爲什麼上帝不「顯聖」去保護這些無辜者？

阿生雖然完成了一次備受上司讚許的任務，但是，他一些也不覺得開心！

他不知道他師父，師母的想法，也許這時候他們早已在隣房中睡去。總之，阿生覺得這次發生在他身上的事，只有令他的精神受到困擾！

三俠原想把所有的兒童都救出來，可惜事後他們只能够在喬治等人的協助之下，找到十餘名「漏網之魚」。

雖然這不是他們三個人的力量可以改善的事實，但三俠總覺遺憾！

在這次事件中，充份表現出西德「BNO」情報機關潛伏在東柏林境內的驚人力量。可惜這種力量只限於爲政治服務。

假如他們也講究人道的話，爲什麼不將數百兒童救出？以救非力的同樣方法，應該勝任有餘的。

總之，阿生內心實在有太多的矛盾。

他睡不闔眼，想到外面去走走。

他本來想叫呂林二人一齊出去，但囘心一想，他們這時可能已經入睡了。

他最後只好獨自離開酒店。

街上仍然很熱鬧，阿生漫無目的地在街上走，腦海中突然變得一片空白。

「唏！」忽然傳來一個女人的聲音，「先生，請等一等！」

「咦！怎麼是你！」阿生認得了，向他招呼的女郎就叫夢妮。

夢妮就是自稱非力未婚妻的女郎，她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街上雖然仍有許多青年男女流連，但像阿生或夢妮這樣孤單隻影的，絕無僅有。

夢妮嫣然一笑地走過來：「對不起，剛才我太無知了，但當時我不敢肯定是你，只是覺得背影很似。想不到果然是你。」

阿生道：「這麼夜了，想不到在這裏還會遇見你！」

夢妮道：「一個人太悶了，反正睡不着，所以出來走走。」

「這句話應該由我來說。」

「原來你也失眠？」

「是的。」阿生反問道：「怎麼，難道你不知道你的未婚夫已經脫離虎口麼？」

夢妮很瀟洒地聳肩苦笑：「說起來又是我對不起你！」

「爲什麼？」阿生怔了一怔。

「因爲我對你說謊。」

「你的意思是——」

「非力並非我未婚夫，我甚至從來未見過他！」夢妮尷尬地說。

「你爲什麼要這樣冒認別人的未婚妻？」

「這也不是我的主意。」

「是誰要你說謊？」

「我不願特別提出任何人的名字，總之我說謊是有代價的。」

阿生呆了一陣。

他喃喃自語地道：「他們爲什麼要欺騙我呢？」

夢妮道：「據我所知，主要是爲了增加你們心理上的負擔。據說三位一向喜歡帮助別人，俠義爲懷，所以他們希望我裝得楚楚可憐的，與那老頭兒互相呼應，如此一來，你們就更加着緊！」

阿生仍然有許多事情不明白。

但是，夢妮却不讓他想下去，挽住他的手臂，親親熱熱地，進了一間舞場去。

這兒的舞場並非香港的「舞廳」，也不是「的是够格」那一種；這裏有悅情的音樂，迷人的舞曲和燈光，但沒有提供舞小姐。

但是阿生進來時，却看見許多桌子旁邊，坐了一些單身女郎，她們絕非舞小姐，只是爲消遣而來的女客。

假如阿生不是有夢妮在旁，他只要有膽向任何一位女郎邀舞，幾乎可以完全得心應手。場中有賣花女郎，如果想有個大方而又够詩意的藉口，就不妨買一朶鮮花送過去，那就更加十拿九結了。

不過坦白說句，阿生以東方人的審美眼光，總覺得這輩歐洲女郎並不美，要不是太過肥胖，就是滿面雀斑。

反而身旁的夢妮長相迷人，身裁勻稱。阿生與她擁舞，共話，彷彿一對異國情鴛，煞是迷人。

夢妮主動地要了一些甜酒，阿生沒有理由反對；但是，阿生到底不是飲慣酒的人，所以兩杯到肚，便有些支持不住。

夢妮面泛紅霞，嫣然道：「看來你不但無法送我返家，還要我來送你呢！」

阿生却笑道：「別小睹我，我並非如此不濟的人。來吧！我送你返家去，時候已經不早了。」

「你送我？」夢妮風情萬種地笑了笑，「好吧！我倒要看你有沒有能耐將我送返家中。只怕去到中途時，你要我反送你囘酒店去，那就麻煩！」

阿生笑道：「我喜歡傳統習慣，不會要你送我囘酒店的，放心好了！」

「唉！好吧！我們一齊走。」夢妮伸個懶腰，挽住阿生的手臂一齊離去。

如果阿生清醒的話，一定發覺夢妮原來也帶了幾分醉意。

阿生並非沒有感覺，只是覺得夢妮柔情萬種，就像小鳥依人般，在他的身旁也發出陣陣令他無法抗拒的女兒香。

一切似乎都是預早安排定的，他們抵達夢妮家門時，那兒靜得連鬼影也沒有一個。黑暗的環境，令到他們在難捨難離中，互相擁吻！也令到阿生在酒意的鼓動下顯得更加大膽。

夢妮柔聲軟語地在阿生的耳畔輕輕地說：「進去坐一會兒吧！我知道你現在正口乾舌燥，你一定很須要喝一些水，是嗎？」

阿生輕佻地說：「既然我心裏想些什麼你都窺破了，我還有些什麼好說？」

一切都充滿了神秘感，既刺激，也非常够羅曼蒂克；阿生從未試過如此興奮……

× × ×

阿生彷彿遇上了一場傾盆大雨，其實那只是一盆冷水；有人將一盆冷水迎頭淋下。

他整個兒紥醒。

身畔傳來嬌嗔聲，夢妮赤裸在他一側，由頂至踵沾滿了水珠。

床前及左右兩側，圍繞着數名彪形大漢，有些還有槍。

阿生以爲自己發夢，那麼剛才那個綺夢又如何解釋？

「這是怎麼一囘事？」阿生側過頭來問他身邊的夢妮。

夢妮以被單掩飾身體的重要部位，垂首赤臉，搖搖頭：「我也不知道他們是誰。」

阿生忽然恍然大悟：「我明白了，這是廣東人所講的『捉黃脚鷄』。夢妮，他是你丈夫麼？」

「不！」夢妮瞪了最接近他們的一名大漢一眼，「我從來未見過他。」

那大漢渾身肌肉，金髮，八字鬍子，身裁稍矮，藍眼。

他雖然沒有自我介紹，但看陣勢就知道：他是這班人的大阿哥。

金髮藍眼男子縱聲一笑，沉下臉來，說道：「不錯，他說得可不錯，她從來也未見過我，但我見過她——她是BNO女情報員羅娜夢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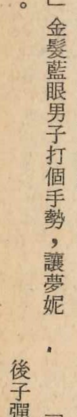
夢妮立刻辯稱：「不！先生，你認錯人了，我不是什麼女情報員。」

「認錯人？」金髮男子笑得更可怖，其他人也笑了。

當他的笑聲停止了之後，立即把手一揮，有人把一叠照片扔過來，撒在阿生和夢妮的面前。

「看清楚吧！」金髮藍眼男子道，「這些照片之中，只有一張是黑白的，你揀出來仔細看看自會明白。」

阿生幾乎沒有勇氣看下去，因爲那些七彩甫士咭照片，都是他和夢妮二人摟作一團的做愛「劇照」。



阿生和夢妮被水淋醒，驚見床邊圍着數名彪形大漢。

十多幅照片只有一幅是黑白的，一看就知道這是偸拍的照片。

照片中可以見到夢妮側面，她正將一些物件交給一個男子——那男子只可以見到大半個背影。

夢妮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你猜猜吧！」金髮藍眼男人笑了笑。

其實阿生早已猜到了，對方若非東德特務機關「SSR」的人，便是蘇聯「KGB」的人。

但是，夢妮是否一直受到對方的監視？然則，阿生只是局外人而已。

可是，金髮男子又說：「我不但知道你是BNO女情報員，還知道他是一名國際特警隊隊員。哈哈。怎麼？我有講錯嗎？」

夢妮急得要哭，她恨不得地上開個洞，讓她像神話故事一樣消失在這班人的面前。

但是，阿生却用被單將自己的下半身圍起來，一躍落床。

金髮男子問：「你想怎麼樣？你千萬不要反抗，否則你只有自討苦吃！」

阿生笑道：「你們人多勢衆，我就是有三頭六臂，恐怕也無濟於事。何況我還有痛脚在你們手上做把柄，我就是吃了十個豹子膽也沒有用。」

「嗯！你倒知機！」金髮男子道。

「好了！」阿生說：「現在你們也該開門見山的說出你們的要求了。」

室內各大漢交換了一個眼色，顯然對阿生的反應感到意外。

金髮男子道：「你倒爽快！」

阿生道：「慢着，先讓我女朋友穿囘衣服，好嗎？反正你們已有照片爲證了。」

「嗯！」金髮藍眼男子打個手勢，讓夢妮進入浴室去。

「兄弟，你眞懂得享受！」金髮男子說道：「你們都太大意了，根本就失去了職業上的敏感。如果我是你，我才不會喝上兩杯才來這裏。」

阿生心裏想：如果他不喝酒，今晚的事根本就不會發生。

阿生還未答話，夢妮已經穿好了衣服，由浴室出來；他若無其事地，步向那金髮男子身邊。

「好吧！你過來。」金髮男子本來就是等她出來一齊說話的。

但是，就當夢妮接近他的時候，她突然發難。

夢妮不知道從那兒摸出一柄小手槍來，槍管直指着金髮男子的頸畔，嬌斥着說：「金毛虎，你小心聽住，叫你的手下，放下他們的手槍。」

金髮男子感到愕然地舉高了雙手，但是他的態度却相當冷靜！

「你想怎麼樣？」金髮男子問。

夢妮反問道：「剛才你說我是什麼人？」

「BNO的女情報員，是不？」金髮男子的態度一直保持輕鬆。

「是的。」夢妮也輕輕一笑，「你很聰明，一點也沒有猜錯。」

阿生在這時候，本來可以動手「繳械」了，但是，他覺得對方的人並無退縮之意。因此阿生也就猶疑起來。

夢妮用袖珍手槍在金髮男子的頸項肌肉上推了一下。

「喂！叫你的人把槍扔下來。」夢妮用命令的口吻說。

「如果不呢？」金毛虎道。

「那麼，你的頸項就會立即開一個洞，然後子彈會穿過你的氣管！」夢妮很認眞地說：

「所以，我勸你還是命令你的手下把槍扔掉，因爲，他們即使射殺我，恐怕仍無法阻止我殺你。」

阿生也覺得夢妮這一着做得很好，最少，她懂得利用時機，而且，也看準了誰是首要人物。

可惜遇上這個金毛虎却視性命如草芥，他仍在陰陰笑道：「你把我們看得太低了，我有本事入來，還有辦法拍攝你們二人偷歡的情景，更加知道二位的來頭不小，自然有辦法應付目前的局面。小姐，請問你一枚子彈可以殺死多少人？」

「即使殺死你一個，一博一我仍無吃虧！」夢妮說道。

金毛虎陰森一笑：「其實，你在打算制服我之前，很應該先檢查一下你的槍腔 .」

此語一出，夢妮頓然明白過來。但是阿生看見各人的態度，早就想到了事情決不會如此簡單，否則，他早已動手了。

果然，夢妮一連扳了幾下槍機掣，可是，她那支袖珍手槍仍然沉寂無聲。

毫無疑問，手槍中的子彈，早已被人取去了。

夢妮既驚惶，又尷尬。

金毛虎笑道：「你們的把戲可玩完了嗎？那麼也該讓我們談談了。」

阿生對夢妮道：「不要擔心，這並非什麼大不了的事。反正我沒有妻子，你也沒有丈夫，大不了就是辭職不幹。」

金毛虎却呵呵大笑：「你眞有勇氣，怪不得你這麼猖狂！」

夢妮又驚又羞，憤然將小手槍擲向金毛虎。金毛虎身子一矮，輕輕避過了。

阿生反而擔心他狂性大發。以目前的環境，對方是佔盡優勢的。因此，阿生一邊勸止夢妮，一邊婉言安慰。

金毛虎道：「國際特警隊的豐功偉績，我聽得多了，但是他們的醜聞相信一定也很引人注目的。這些照片，除了你們的上司之外，相信也有許多人感到有興趣。包括報章雜誌。」

阿生心裏一凛！像眼前這些照片，怎麼可以在報紙雜誌出現？他口裏說不怕，那只是嘴硬而已；別的不說，單單是讓他師父呂偉良知道，恐怕也麻煩。

因此，阿生試探地問：「請你們老實告訴我，到底你們想怎麼樣？」

「很簡單！」金毛虎道：「只希望二位仗義相助，乖乖的聽我們的話。」

「你的意思——」阿生差不多已猜到了對方的心意。

「你是聰明人，我相信你已經明白我的身份了。」金毛虎說：「我們可以說得上是行家，所以我希望我們有個機會合作一下。」

對方的意圖呼之欲出。

阿生心裏想：這個時候，如果與他們硬碰，即使僥倖獲勝，相信後果也難以想像，尤其是那些照片一定有底片在他們手中。

爲救眼前困境，阿生覺得惟有見一步行一步。

於是阿生改變態度，問道：「然則，你想我怎樣合作？」

金毛虎道：「首先我要你們明白我們是與西德BNO組織對立的。」

「也就是說，你們是SSR的人。」阿生道。

「不錯，你總算有SSR的存在。」金毛虎笑了笑，說：「由此證明，你剛才只是裝傻而已！」

「然則，你要我做些什麼？」阿生問。

金毛虎說道：「用你特殊的身份，先查出囚禁威廉先生的地方。你聽過威廉先生的名字嗎？」

「前西德總理布蘭特的機要秘書威廉，也是你們派到西德活動的最高級間諜。」阿生答了。

「不錯，威廉同志將是歷史上最偉大的間諜。」金毛虎道：「我們要設法將他救出來，這就是你們二人的任務，也是交換這批精彩底片的唯一最佳方法。」

阿生回頭望望他身畔的夢妮，她似乎逐漸冷靜下來。

她勸阿生必須三思。她說：「威廉絕非一名普通間諜。他囚禁的地方固然保密，就是知道了，恐怕也無濟於事。」

阿生苦笑一下，道：「明知山有虎，事到如今，我們也要向山中行了；誰叫我們貪一時之歡？」

金毛虎看看腕表，道：「時候不早，我們也要走了，以後，我們會隨時派人與你們連絡。總之，由現在起，你們有兩份薪酬可拿，我們決不會薄待你們兩位的，只要你們與我們衷誠合作，正是一舉兩得，何樂而不爲呢？」

夢妮含羞答答地，低語阿生：「叫他們把底片交還給我們吧。」

但是阿生還未開口，金毛虎已嘻笑着說：「底片不可以交還給你們，因爲那是我們之間的信義合約。除非兩位毀約，否則，這份『信義合約』當然是永不公開的。不過，假如你們喜歡要一套留作紀念的話，那麼，這套就送給你們好了。」

金毛虎向一名同行的大漢打了一個眼色，一叠已經收拾好的彩色甫士咭，就由他交到了阿生的手中。

阿生有點啼笑皆非地說了一句「多謝」。

各大漢亦相繼離去。

夢妮忐忑不安地問：「你眞的肯答應爲他們工作麼？」

「有什麼辦法？」阿生聳肩苦笑道，「看來他們是有備而來，說不定由酒吧舞場那時已經開始跟踪我們。」

「千不該萬不該，總之我們不該喝得太多。」夢妮嘆氣道。

要不是夢妮提起，阿生也不會懷疑到「酒」那方面去。

是的，阿生儘管不是酒徒，但總也不致於如此不濟吧。

他記得當晚他喝進肚子裏的酒不多，而且也不是烈酒，爲什麼會醉得如此糊塗？

不管阿生心裏怎麼樣想也好，總之，他在夢妮面前必須面對現實，否則這德國女郎就會埋怨他不負責任。

夢妮又問阿生：「現在我們應該怎麼樣做才好？」

阿生反問她：「你以爲我們怎麼樣做才好呢？」

「嗯！」夢妮面頰通紅地說，「我實在沒有勇氣向我的上司報告此事。」

「我的想法也是一樣。」

夢妮道：「但是，西德『BNO』情報組織消息靈通，萬一我們的雙重身份被識穿，如何是好？」

「那麼，我們只有一條路可走，就是向上司報告此事經過。」

「你可不是開玩突吧？」夢妮把眼瞪得大大的，「你叫我這樣子如何見人？」她指的自然是那些赤裸的照片。

「其實，你比我佔了不少便宜。」阿生把幾幀照片翻覆地看，「你瞧，鏡頭所見，你總是背面和側面的多，但我可不同了，幾乎可以見到我的面部表情，眞是七情上面。」

「瞧你，還在洋洋自得的，嘿！」夢妮嬌嗔似的，捏了阿生一把。

阿生頑皮地笑了笑，然後又一派正經地問：「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應該是翌日早上了！」夢妮走近窗前，輕揭窗簾。

果然，外面已是日上三竿。

阿生一邊穿上衣服，一邊說道：「由現在起，我你都是同病相憐的人。相信在未救出威廉先生之前，我是不會離開西栢林的。假如你仍然念舊情的話，以後請隨時與我連絡。」

「別再開玩笑了，你是我生命中最難忘的人。」夢妮過來輕吻着阿生說，「以後看來我們惟有共同進退，否則就名譽掃地。」

阿生這時穿好了衣服，輕吻着夢妮，然後匆匆離去。

他要趁住天亮之後才不久，趕返酒店房間去，暫時不要讓他師父知道他曾經午夜外出，而且還鬧出了這麼大件事。

阿生回到酒店，取過門匙。當他未返回自己的房間之前，先在呂林二人的房外傾耳細聽，但裏面全無聲响。

阿生稍爲放心了一些。呂林夫婦二人可能還未起床——阿生心裏想。

剛好有個看管這層樓的侍者經過，阿生截住他問：「呂先生他們起來了麼？」

「還沒有。」侍者道，「我們還沒有送茶水入去呢。」

阿生又問：「我昨晚有事外出，可不知道有沒有人找過我？」

「我知道就沒有。至於有沒有人用電話找你，最好問問接綫生了。」

「好極，謝謝你！」阿生付了小帳給侍者，然後低聲道：「千萬別對呂先生他們說我昨夜外宿的事。」

侍者接過鈔票，輕輕一笑，點點頭。

對於這種會心的微突，阿生的內心實在有點兒內疚。

他放輕手脚，開門入房。

在正常情況下，他的房間內自然不可能有人。那麼，阿生又何必如此鬼鬼祟祟？

其實他這種下意識的動作，無非是由於他這間房與呂林夫婦二人的太過接近，他擔心開關門房聲會驚動他師父。

但是，當房門掩上了之後，阿生差些兒嚇得僵呆住了。

阿生的房間裏竟然有人。

他憑背影分辨，好像是一個男人，難道是他師父呂偉良？

阿生感到渾身不安；他雖然長大成人了，即使父母也難以約束他的個人行爲，但是阿生是個尊師重道的人。

呂偉良不但是他師父，還是父兄一樣；他之所以有今日，全是呂偉良教導有方。

因此，當時阿生渾身一凛，直至那人轉過身來，阿生才較爲安定。但是，場面還是十分令人感到尷尬。

原來那男子却是阿生的上司范梅力——國際特警隊副總監。

「早晨！想不到你這麼早出去！」范梅力道，「對不起，爲了保密的原因，我沒有通知門房，自己摸入來。」

「不要緊。」阿生又問：「你有沒有找過我師父師母？」

「噢，沒有！」范梅力說，「我想，這麼早，他們一定未起床。」

「是的，他們實在須要休息。」阿生道，「有什麼事嗎？」

「不！沒有太過重要的事。」范梅力道，「第一，我前來道別。」

「道別？你要走了？」

「是的，總部有事等住我回去處理。而且，這裏的救人行動，亦總算告一段落。以後的事就留待西德他們自己處理了。」

阿生道：「然則，你還有什麼事要吩咐我去做？」

「沒有了，你暫時可以安心在渡假。這幾天以來，你們也够辛苦了，記得代我致謝呂先生夫婦二人鼎力相助。」

「這些我會的，你別太客氣。」

「第二件事就是前來向你道歉！」范梅力道，「在這次救人行動中，由於我們答應過西德政府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迫住要高度保密，所以事前未將眞相向你三位說得更明白。」

「算了，一切已成過去。在我來說，我只知執行任務，其他可以不理。」

「是的，我也知道你是我們組織中最出色的一員，希望你珍惜自己的前程。」

本來范梅力這一番說話十分平常，也是上司鼓勵下屬的常用語，但是，此時此地聽入阿生耳中，却另有一番感受。

范梅力又說：「第三件事就是：西德BNO方面，本來要求我們再協助一件事，但我因爲人手不足，已加以婉拒。」

「是什麼事？」

「他們感覺到東德間諜在西栢林非常活躍，要求我們再仗義助一臂之力，但是不妨老實說吧，假如我答允他們，就只有辛苦你！因爲你在這次救人行動中表現得出色，他們才有此要求。」

阿生說道：「你既然拒絕了，又何必告訴我？」

「因爲我擔心你們還未離開這裏，BNO的人可能慕名再來求你。」

「屆時我會懂得如何應付他們了。」

「其實，東西栢林原來就是一個城市，近在咫尺之間，彼此的間諜互相在對方的區域內活躍，也是意料中的事。」

「是的。」阿生想起金毛虎，就證明范梅力言之有理。

范梅力終於走了。

阿生舒了一口氣。

以後還會發生一些什麼事，他雖然不知道，但昨晚至到今晨所發生過的事情，却令他傷透了腦筋。不過能够打發范梅力走，阿生總可少了一重擔心。

爾虞我詐　真假難分

呂偉良等三俠，在泰格動物園遊覽時，阿生便一直發覺有人跟踪他，但是，他却佯作不知。

呂偉良對阿生表示，他們明天便要離開西栢林，但是阿生却說謊：「不！我還有個任務，可能遲幾天才可以走。不如你們先走吧。」

林愛莉怔了一怔問：「你還有什麼任務？你的工作不是已經完成了嗎？」

阿生道：「不！我還要跟BNO的人連絡，這是命令。」

「命令？誰的命令？」林愛莉問。

阿生道：「范梅力副總監，今天早上他返回巴黎之前，曾見過我。」

阿生這種謊言是迫於無奈要說的，因爲他不能就此一走了之。

他並不是擔心那些照片會公開發表，只是這件事疑點太多，而且令他生氣，他一定要跟對方弄個水落石出。

呂偉良問：「要我們帮帮你嗎？」

「我想不必了！」阿生道，「只是一些小事，也許我很快就可以追得及你們。」

「那麼，你自己必須要十分小心。」呂偉良說道：「這兒是間諜鬥法的地方，隨時會有危險。」

「我明白了，師父。」阿生道。

阿生的意思是：先打發呂林夫婦二人離開西栢林，然後設法與BNO連絡。

范梅力臨走之前曾提及過，西德特務機構「BNO」曾經要求國際特警隊援助。假如在必要時，阿生向他們提出反要求，相信不成問題。

就在呂林夫婦二人視綫轉移的剎那間，有個人在阿生身邊掠過，此人表面上也像遊客一樣，但是阿生一直覺得他在跟踪自己。

當他要接近阿生的時候，阿生亦一度戒備，後來才發覺他將一紙條塞進阿生手中。

阿生不但不覺得意外，反而迅速將字條收藏好，以免呂林二人發現。

關於昨天晚上發生的事，阿生無論如何也不會希望呂林二人知道。

阿生在遊覽過程中，設法離開呂林二人片刻，他想知道字條之中說一些什麼。

對於這種字條，阿生不會感到意外，因爲金毛虎曾經說：他們的人隨時隨地會設法與阿生取得連絡。因此阿生幾乎一開始就知道他是什麼人。

阿生在洗手間裏約略看過那字條一遍，發覺上面只寫了一個地址，然後就是時間。此外什麼都沒有寫上。這是什麼意思？

阿生覺得自己儼然就是一名間諜。

他將字條收好，回到呂林二人身邊，就當作沒有事情發生過一樣。

離開動物園，三俠逛了一會兒，就返回酒店去。

晚餐吃過之後，阿生表示有任務在身，先走了。他沒有和呂林二人一起，自然是爲了赴那個約會。

呂林二人根本不知道阿生約了什麼人，還以爲他與西德「BNO」人員連絡。

阿生上了一輛街車，交了那張字條給司機，讓他帶自己前往。

當車子停下來之後，阿生才發覺那是一間別開生面的「電話舞場」。

電話舞場的妙處就妙在每張卡座都有一具電話。此外就是一幅地圖──解釋室內各卡座的位置，以及該座位的電話編號。

人客入來之後，由選擇卡座以至坐下來叫飲品，可以趁此機會瀏覽座中那一位小姐最合眼緣，然後默記那桌子的編號。

回到自己座位之後，就可以按圖索驥，致電話給你喜歡的對象，邀對方共舞；假如雙方情投意合，立即就可以由兩張桌子變爲一張。

別以爲只有男子在此求偶，許多德國單身女子最喜歡到這兒來。她們往往「主動出擊」，找尋理想中的舞伴，甚至終身伴侶。

這種電話舞場的好處就是：不論男女任何一方主動用電話邀舞，對方「只聞其聲，不見其人」，所以絕不會令對方感到尷尬。

但是阿生這次到這兒來，並非爲了消遣，亦非找尋刺激，而是爲了字條上的約會。

因此，他在卡座中獨自坐下之後，只叫了一些飲品。

想不到侍者還未將飲品送來，電話就响了起來。

對方竟然是個女子。

她問：「中國青年朋友，你喜歡結識一位金髮女郎麼？」

阿生以爲對方就是約會他的人，反問道：「是你約我來這裏的？」

「不！並非我約你來，但我非常喜歡你。」那女子道，「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先跳一拍舞。」

「對不起，我還要等朋友。」

「那麼，我只好嘆相逢恨晚了。」

突如其來的電話，毫無結果地掛了綫。

阿生並不後悔，即使明知那是一位絕色佳麗。

飲品送到之後不久，電話第二次响起來。

「先生，請問現在可是八時二十三分？」一個男子的聲音顯得很低沉。

阿生記得這正是字條上寫的時間。憑他職業上的敏感，他明白這是暗號。

一般人約朋友，時間上總是「整數」的，例如「八時二十分」或者「八時三十分」；甚至約「八時二十五分」，也不會是「八時二十三分」那麼蹩脚。

於是阿生回答說：「是的，我的手錶正是八時二十三分。」

其實這時候只見晚上八時二十分而已。阿生比約定的時間早到了。

對方又說：「你的女朋友呢？」

「你說夢妮？」阿生道，「我一直未再見她。」

「你能够說出夢妮這名字，證明我沒有找錯人。你就是那位中國朋友，對嗎？」

「是的，有什麼指教？」

「我們的事不能再拖，相信你已經有了一個具體計劃。」

「還沒有。」阿生說，「只等待你們的進一步指示。」

「不必了，照你的辦法去做吧。如果你須要援助，就到這兒來，照樣坐下，叫杯飲品，自然有人用電話與你連系。」

「孤掌難鳴，我的確須要一名助手。」

「好吧，讓我爲你安排一下。」那人又說：「別忘記，字條上的時間，以後就當作我們之間的暗號。明白了嗎？」

「明白了。」

電話掛斷之後，阿生仍未離去。他喝光了那杯飲品，仍在沉思。

阿生一直在盤算着這件事應該怎麼樣做，前因後果以及有何疑點等等。

在東栢林的時候，「SSR」頭目巴林罕也要求他們救威廉，而且代價極高。但是，當時他們三俠只是被迫的。後來他們救出了非力之後，索性一走了之。

這一次，「金毛虎」會不會又是「SSR」潛伏在西栢林的人？

然則，他知不知道阿生曾到過東栢林？而且還幹下了一宗驚天動地的事？假如他們知道的話，就不該再找阿生合作。

相反，假如「金毛虎」這班人不知道阿生的底細，又如何追踪他到夢妮的家中，偷拍他們歡好的鏡頭？

也許，「SSR」根本不計較一個非力，主要還是千方百計救出威廉，所以明是知道阿生的底細，也佯作不知。

間諜特工的深不可測，就是在於爾虞我詐，眞假難分。

但是無論如何，救出威廉，肯定就是東德特務機構「SSR」的最大目標。

離開電話舞場，阿生忽然覺得須要去找夢妮這女子談談。

夢妮是唯一與阿生同病相憐的人。她既是「BNO」的一名女情報員，應該對阿生有些帮助。

但是，夢妮的家裏沒有人。

阿生看見沒有人應門，正待離去，突然又若有所思地停了下來。

阿生覺得室內可能有人，裏面不但有燈光由門脚透射出來，而且，還有些輕微的音响。

阿生心裏生疑，用他慣用的辦法，將門輕輕撬開。

這是典型的歐洲式公寓住宅。通常是一層或兩層高的樓宇，分隔成若干住宅小單位，每個小單位裏面有獨立的洗手間和厨房，一廳一房或者廳房混在一起。一般都是供單身女士居住的，由一位二房東主管，有些還包辦清潔工作。

阿生覺得既然沒有人應門，相信不會是二房東正在裏面代爲執拾地方。

阿生施展開鎖絕技，輕輕將門鎖扭開，豈料就在這一剎那間，燈光熄了，阿生立刻受到襲擊。

幸好阿生是個非常敏感的人，加上身手敏捷，所以絕不吃虧。

黑暗中，阿生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就是對方是個男子。

雙方一言不發，就在黑暗中大打出手。

對方顯然是感覺得到有人要入來，才準備撤退；可惜他熄了燈之後已經來不及逃走，惟有硬住頭皮與阿生交手。

阿生絕非一個弱者，他的搏擊經驗固然豐富，就是武功底子亦相當，所以動起手來，吃虧的未必是他。

對方也許已發覺了這一點，所以採取速戰速決的策略。

那男子被阿生摔得倒向一角，順手抓起一個烟灰缸，朝阿生用力擲來。

阿生感到一陣天旋地轉，彷彿頭顱快要爆開兩邊一樣。

阿生不由自主地倒向地上，半昏暈狀態中分別聽到兩種聲音。

一種是有人由窗口躍下去，另一種則是有人由正門入來。

燈光忽然又亮了起來。

「咦！你在這裏幹什麼？」嚦嚦鶯聲，顯然就是夢妮的聲音。

阿生感到頭昏眼花，額角上的血，流經他的眼睛，令到他的視綫更加模糊。

阿生唯一可以保持的，就是僅有的一點冷靜。

於是他一邊指住窗口，一邊說道：「快些……他逃走了……」

夢妮雖然會意，但當她衝至窗前時，發覺外面只是一片黑暗。

她只好回轉身來，爲阿生止血，包紮。

「這是怎麼一回事？」夢妮一邊爲阿生包紮頭部的傷口，一邊問道。

阿生身體强壯，暈過一陣之後，較爲清醒過來。

他放眼四望，在燈光之下，只見室內一片凌亂，分明被人搜索過了。

阿生道：「我本來想找你，想不到找着一個陌生的人。」

夢妮也隨住阿生的視綫四下裏望了一轉，道：「他們到底想找一些什麼？」

「他們？」阿生問：「他們是誰？」

「可能是蘇聯的KGB，也可能是東德的SSR的人。」夢妮忖測地說。

阿生道：「姑勿論他們是誰，總之是我倒霉。」

「你現在覺得怎樣？」夢妮無限憐愛地，撫摸着阿生額角傷口。

阿生苦笑道：「大概不會就此死掉吧。」

「萬一你眞的不幸就此死去，最傷心的一定會是我。」夢妮輕吻着阿生，一邊爲他解開領帶和衣領的鈕。

阿生道：「金毛虎今晚派人約過我，他要和我們加緊進行那件事。對於威廉先生，你有些什麼消息？」

夢妮道：「我已經到處打聽，但又不敢過份着跡。你知道，我的職位並不高，要查出威廉之所在，恐怕並不容易。」

阿生道：「如此一來，我和你注定要做活劇中的主角了。」

「你難道一些辦法也沒有？」夢妮瞪住阿生問。

阿生正想開口回答，突然掩住傷口「哎喲」一聲叫將起來。

「你怎麼啦？」夢妮吃驚地問。

阿生道：「我的傷口很痛，看來我非找醫生不可。」

「那麼，讓我快送你去醫院吧。」夢妮非常慇懃地摻扶住阿生。然後，一齊離開夢妮的家。

阿生心想：這一次的意外究竟表示了一些什麼？

表面上看來，大概是「KGB」或「SSR」的人想從夢妮家中找尋一些秘密。但是，事情發展到這個階段，會不會在幕後隱藏一些什麼？

夢妮摻扶住阿生到街上之後，進入她的汽車之內，由她親自開車將阿生送往醫院。

× ×

阿生正在睡眼惺忪，依稀聽到有人在耳畔呼喚他！

那麼熟悉，那麼親切，當然是他的師父呂偉良。

除了呂偉良之外，還有林愛莉，他們站在床前，無限關心地瞪住阿生。

阿生以爲自己在發夢，因爲他並未打算通知呂林二人。

「阿生，你覺得好了一些吧？」呂偉良摸摸他的額頭，親切地問。

「師父，你怎麼知道的？」阿生再望向另一邊，喬治和另外一些人也在着。

這情景肯定不是夢，夢，不可能眞實到這個程度的。

站得最接近阿生的，還是夢妮。阿生問她：「是不是你通知他們的？」

「不，我沒有通知他們。」夢妮說，同時以疑惑的心情瞪住呂林等人。

阿生不禁問：「然則，你們怎會知道？」

呂偉良道：「一個男子撥電話到酒店去通知我們的。」

喬治道：「是呂先生通知我的。」

阿生心裏想：那陌生的男子是誰？他爲甚麼要致電通知呂偉良？

如果對方是蘇聯「KGB」或者東德「SSR」特務，他們此舉就可以解釋爲：對方還不想阿生這麼快就死掉，因爲他仍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阿生本來只是皮外傷，不必入院。

但是，他的內心另有想法，他被對方迫得太緊，希望在「養傷」期間，想出一個對付的辦法來，却想不到竟然有人這麼快就通知他師父。

阿生本來就打算通知呂林二人，只是不是現在。但事到如今，他只好改變主意了。

他決定將此事告知他師父，因爲事到如今，他終於想通了，不過在另一方面，阿生仍然有許多事情想不通，就是他心目中的疑點！

因此，他必須有人帮手去偵查。

阿生的腦筋正在轉動，忽然在視覺中感到有些不尋常！

他想起了，剛才在嗅到的香味，既不是鮮花的香味，也不是夢妮身上的香水氣味，夢妮常用的香水氣味，阿生是不會感到陌生的。

那是一種男用化粧品中的古龍水氣味，也是阿生在夢妮家中與人搏鬥時，在黑暗中嗅到

的香味。現在怎麼會出現在這裏？

西方男仕沒有東方人那麼保守，男人時常用帶有幽香的古龍水和化粧品。因此本來不足為奇，但奇在阿生同時發覺喬治的頸項之上有傷痕，這可能是與人搏鬥時留下的。

於是阿生在想：喬治難道就是偷進夢妮家中的男人？

然則，他有何企圖？是公還是私？

公事自然是指喬治當時正在執行任務，私事可能是他與夢妮有私情。

但是，假如喬治與夢妮有約，當時他何必急急由窗口遁去？相反，他還應該質問阿生。

阿生腦海中太多的事情想不通！

現在他面對着的人，除了呂林二人之外，似乎沒有一個可以信賴的。

阿生故意閉上眼睛，令到旁邊的人都以為他精神疲勞。

護士把各人勸出房外，讓阿生好好休息。

阿生正想把呂偉良獨個兒留下，想不到呂偉良却首先提出了。

呂偉良道：「他須要一個人陪伴，讓我留下吧！」

護士很通融，終於讓呂偉良留下來。

阿生看看房內再沒有其他人時，才將實情一一說出。

呂偉良沒有責備阿生，他畢竟是個明理的人，知道阿生已經長大成人了，尤其是在這個時候，阿生須要鼓勵和安慰。

呂偉良最後對阿生說：「你好好地休息，其他的事情，讓我們替你去辦。」

話雖如此，阿生仍有他自己的想法：他的傷勢不重，以他的體格如此强壯，這小小的傷口又如何會對他造成嚴重傷害？

但是事情發展到這裏，他却不能中途改變主意，亦只有這樣才可以將對方拖一拖。

呂偉良走了。

他要與他的妻子商量一下，看看如何對有關人等展開偵查。

阿生則獨自躺在床上想，他想着夢妮，也想着喬治。

喬治曾經是西德「BNO」機構派到東柏林潛伏的人，他會不會「兩面受惠」？就像「金毛虎」引誘阿生一樣。

阿生想到這裏，總覺得這件事似乎越來越複雜了。

西德「BNO」情報機構可以派人混入東德的「SSR」同類情報機構，是由於兩者同是德國人——德意志民族，彼此同聲同氣，自然容易魚目混珠，眞假難分！

同樣的理由，喬治亦可以成為東德「SSR」派進西德「BNO」去臥底。

阿生又假設：喬治受到東德「SSR」組織的秘密收買，回到西柏林來進行反間諜活動。當時他潛入夢妮香閨，可能是由於他已曉得夢妮是「BNO」的另一名成員。

通常而言，像「BNO」這一類秘密機構的成員，除非工作上有須要他們合作，否則彼此可能不知道對方的身份。

夢妮表面上的身份，只是一間旅遊公司的女職員，但骨子裏却是替「BNO」收集情報的。不過知道她身份的人並不多。

然則，喬治會不會奉了「SSR」東德特務之命，對夢妮作進一步偵查？

從阿生當時肉眼所見，夢妮香閨之內一片凌亂，就不難想像得到，阿生的假想非常接近事實。

於是阿生又有一個想法，喬治既然受到東德「SSR」情報機構的收買，他為甚麼還帮住他們將非力救出來？

阿生總覺得這件事太複雜，矛盾也無法一下子統一起來。

他想得疲倦，矇矇矓矓的，睡了過去。

× × ×

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若無其事地，離開了醫院。

突然有一輛汽車開到他們身邊，車上跳下數名大漢，為首一人掏出證件，用英語對呂偉良道：「我們是警方的人，你們逾期居留，請跟我們走吧！」

呂林二人一怔。

他們記得范梅力說過，關於過境簽證等等問題，國際特警方面會為他們辦妥的，怎麼忽然警方會採取行動？

無奈形勢所迫，他們只好上車。

車子在一幢大厦的車場停下來。呂林二人雖則不懂德語，也看得出這不是警局。

車上數名大漢一直虎視眈眈，他們腰間隆然，那肯定是手槍。

每個人都默不作聲，這令到呂林夫婦二人更覺得事態可疑！

由於三俠曾潛入東柏林救人，而這裏不但與東柏林之間只是「一牆之隔」，更是位於東德國境之內，所以，環境之複雜，早已舉世知名。

現在這班人雖然自稱是「警方的人」，但那些證件根本看也未看清楚，會不會是假的？

別說是假的，即使是眞的，呂林二人也未曾見過呢！

因此，他們覺得這一次總是凶多吉少！

萬一這班大漢是為東德「SSR」工作的，那麼，他們勢必被秘密押返東柏林。

呂林二人如果被押返東柏林，又會有些什麼後果？

在東德這種政權中，法律是不存在的，所以呂林二人若被解返東柏林，既無審訊程序，自無申辯的機會，最後會怎麼樣？連最愚蠢的人也不難想像得到。

於是呂偉良用他們自己的方言，對林愛莉說：「我們似乎上當了。」

林愛莉其實亦早已有同感，只是她一直在默默地想，想着如何脫身，所以一直不作聲而已！

現在聽她丈夫這麼說，她便暗示着說：「只有落車的刹那間，還有些機會。」

夫婦向來合作慣了，所以不必多說，彼此也有了默契。

所以就當車門打開之後，他們身伴的大漢首先落車的刹那間，呂偉良突然重新將車門關上，然後迅速按下了門掣。

首先落車的人發覺不妙，返身要拉開車門時，已來不及了。

由於車內有空氣調節，所以連車門的玻璃窗也關上了，大漢他急忙拔搶，想以槍柄敲破窗門上的玻璃，可惜那是防彈玻璃。

雖然已有三人落了車，但是，呂偉良和林愛莉夫婦二人早已算準想過，他們仍須以第一時間對付坐在車頭的兩個人——一個司機，以及另外一名槍手。

夫婦二人四手，動作敏捷異常，迅速將門掣按下了之後，便以第一時間將坐在前面的兩個人的頸項勒住。

呂偉良更加一手箍頸，一手伸向對方的腰間，將他的手槍拔出，指向旁邊的司機。

呂偉良同時喝道：「快些開車。」

司機果然依照呂偉良的吩咐去做。

車外的大漢似乎一籌莫展，惟有獃在一旁，目覩車子離去。

但是，就當車子將近駛至閘口的刹那間，外面突然有一輛車子開入來。

司機急忙刹掣，以免兩車迎頭相撞。

呂林夫婦二人過份注意車內二人坐在前面的動態，却疏忽了車外的情況，一下子身體失去了平衡，身子亦不由自主地往後一仰！

當他們企圖再坐直身子的時候，中間一幅防彈膠板已經迅速升起。

前面的司機和另一名槍手回過頭來，向他們發出勝利的微笑。

呂偉良手上雖然奪得了一支手槍，無奈汽車後座的空氣調節系統似乎是獨立控制的，這時候所噴出來的，竟然是一種迷魂氣體！

夫婦二人，只感到一陣暈眩，倒在車廂之內……

× × ×

阿生感到納罕！

呂林夫婦二人沒有到醫院來看他，夢妮也沒有來，一下子所有有關人等，似乎都與他隔絕了。

他曾致電酒店，但接綫生說，呂偉良夫婦二人，一直未有返回酒店去。

阿生覺得事情似乎不妙，決定溜到外面去看看。但是，額角上貼了膠布，看上去實在太過碍眼。於是阿生戴上了一頂鴨咀帽。

鴨咀帽是他離開醫院之後，在街上買的，雖不能掩飾全部，也掩飾大部份，再加上一副闊邊的黑眼鏡，如果不太着意地注視他，很難看出他受傷。

現在阿生看上去彷彿另外一個人，甚至呂林二人見到亦未必認出他，不過他並非存心化裝，只為掩飾額角上的傷口而已。

由於范梅力曾對阿生說，他要趕返巴黎公幹，所以阿生覺得在西柏林暫時沒有人可以帮得他，他只好自己租了一輛汽車，準備先去找夢妮。

但是，當車子經過伯茨坦斯格勒大道時，由於前面的車，阻住去路，阿生一度將車速減至最慢，豈料就在這時候，他發覺一個十分熟悉的女子背影。

那是夢妮！

他本來想叫住她，但她沿住行人道走得頗快，而且迅速轉進了一間屋子裏去。

阿生抬頭一看，那是一間酒店。

於是，阿生立即停車，然後他獃在車子裏想。

夢妮現在可是上班？

她任職於旅遊社，出入酒店與遊客接觸，這是不足為奇的。

阿生落了車，步進那間 酒店去。

酒店只有幾層高，但大堂之上沒有夢妮的影子。

阿生後悔來遲了一步！

一名侍者過來向他問：「先生，有什麼貴幹？」

阿生靈機一觸，塞了一張鈔票到侍者手中，低聲道：「剛才有一位穿花恤西褲的長髮女郎進來，我相信老兄你一定見到，請問她上了幾多樓？」

侍者怔了一怔！

但他終於伸出了三隻手指，於是阿生立刻登上三樓。

三樓很靜，這間屬於第三四流的酒店，看來生意並不好。

阿生本來想找一名侍者問問，可惜鬼影也不見一個。

走廊上也是靜悄悄的。

阿生只好沿住走廊，慢慢地走。

突然他聽到其中一間房有談話聲傳出，於是他將耳朵湊近門邊。

裏面的人，仍在談話，可惜阿生完全聽不懂。

他們講的是德語。

唯一阿生分辨得出的，是個女子的聲音，好像就是夢妮，但阿生不敢肯定。

突然間，一些冷冰冰的東西壓向阿生的頸項後面。

憑經驗所得，阿生知道那是一管槍咀。

不知何時開始，身後出現二名大漢。可能是剛才阿生過份注意房間中的動靜，疏忽了身後的危機！

一人仍然握槍指住阿生，另一人用手輕輕在門板之上叩了三下。

門開了。

阿生看見房中出現了幾個男女，竟然有半數以上是阿生見過的熟悉面孔！

他們包括了阿生正想找到的夢妮，以及「金毛虎」在內。此處還有「金毛虎」的一些手下。

阿生被二名槍手押進來之後，「金毛虎」和夢妮一時之間也認不出阿生。

有人用德語問阿生，阿生只用英語答：「我來此找人的，可能找錯了地方，對不起！」

阿生被人搜索。

在這過程中，阿生看見金毛虎不斷與夢妮交談。

夢妮的處境也似阿生一樣，所以阿生想像到她可能被要脅之下，將搜集到的情報送來。

夢妮正想離去，突然却停住了脚。

阿生感到不妙，因為夢妮盯實了他。

果然，夢妮看出了破綻，將阿生的太陽眼鏡剝下。

然後，又脫了他的鴨咀帽。

「原來是你！」不但夢妮這麼叫了出來，金毛虎也脫口驚呼。

阿生苦笑聳肩！「我偶然看見你入來，覺得有些奇怪。」

「有什麼奇怪？」夢妮道：「我們的處境一樣，但你比我聰明，最少你懂得裝假，進了醫院。」

「我並未推卸責任，只是確實傷得頗重。

」阿生道：「你是否有了收穫？」

夢妮望望金毛虎，道：「是的，我來告訴他們，我已開始被懷疑！」

「誰懷疑你？」阿生問。

「BNO——我服務的秘密機關。」夢妮又說：「那晚進入我住宅搜查的，正是我的同事，他也是擊傷你的人。」

「是的，我也懷疑是他們。」阿生道。

「所以，看來只有靠你了。」夢妮說。

阿生道：「老實說吧，我對這兒的一切並不熟悉，所以，我今天本來就打算去找你去商量一下，想不到中途却無意中發覺你進入了這一間酒店來。」

夢妮不作聲。

金毛虎這時却陰森一笑：「我看得出你並不眞正存心爲我工作，一個詐傷入院，一個提供假消息，嘿！還好我不是傻瓜。」

金毛虎面色一沉，向房中的大漢打了一個眼色。

數名大漢立即將阿生和夢妮分別綑綁起來，帶進這間大套房的後面去！

夢妮埋怨阿生：「你不該送羊入虎口，否則他們永不會懷疑我！」

阿生道：「我不怕老實告訴你，我發覺我那兩個朋友，都同告失踪，所以，才急於找你商量。」

「爲甚麼你不找BNO的高級人員？我知道他們非常信任你。」

「可惜現在一切都已經太遲了。」

夢妮道：「你那姓呂的朋友夫婦，怎麼會失踪？」

「可能又是給東德特務綁架。」

「不會的。」

「你怎知道？」

「因爲他們正要借助你的力量，查出威廉之所在，又豈會令你感到困擾？」

「但是，剛才你也聽到金毛虎的話了，他們根本不信我們會爲他們工作。」

「那只是因爲他對你的行動發生誤會。」

夢妮道：「其實爲了那些底片，我正想盡千方百計，希望查出威廉之所在。」

「這是西德政府囚禁下最重要的一名政治犯，一切屬於最高機密，我雖得他們信任，到底也是外國人，怎有可能讓我知道？」

「是的，所以現在我們只有死路一條。」

夢妮嘆氣道。

金毛虎他們不知在外面商量着一些甚麼。

阿生與夢妮之間，有過一段很長時間的沉寂。

金毛虎突然進來。

他問阿生：「假如我把你送回東柏林，你可知道後果如何？」

阿生心裏一凜，呂林二人假如又是落入這班人手上，那麼，三俠同時被押返東柏林的話，後果的確不堪設想！

阿生於是急急說道：「我想你們誤會了，其實我並非企圖偵查你們這裏的秘密，只想找夢妮商量一下，如何進一步偵查威廉先生之所在而已。但是……」

「你不要解釋了！」金毛虎道：「其實你的一舉一動，無法瞞得過我。」

金毛虎又轉向夢妮，問道：「剛才你說，他的上司已離開西柏林返回巴黎，是不？」

夢妮眨着雙眼，又望望阿生。

阿生莫名其妙，他想不到夢妮送來的「情報」竟涉及他的上司。

但見夢妮微微一點頭。

金毛虎道：「那麼，我們差不多可以肯定說一句，他已經失去了利用的價值。」

阿生覺得事情非常不妙，但又無可奈何。

金毛虎不知用德語對他的手下說了一些甚麼說話。

只見有人拿出刀子來。

阿生這一驚非同小可，但反看夢妮的態度，却是出奇地冷靜。

拿着刀的人竟然走向夢妮那邊，而且還繞到她的背後。

但是，那人並非刺殺夢妮，只是割開了她雙手的繩子。

夢妮戲劇化地恢復了自由，她抱歉地對阿生說：「對不起，親愛的中國朋友，我想不到你會老實到這個程度。」

阿生有點恍然大悟：「看來你是個非常聰明的女子，難道你們本來就是同黨？」

夢妮含笑點頭。

金毛虎却縱聲笑道：「傻瓜，幹我們這一行工作，又豈能太過老實！」

「我明白了！」阿生道：「首先是，夢妮本來就是SSR派到BNO的臥底人物，即所謂雙重間諜，對嗎？」

「不，她是個難得的共黨黨員。」金毛虎道：「你中了我們的計。」

「是指那些偷拍的艷情照片麼？」阿生問道。

「是的。」金毛虎直認不諱，「我們以爲你是國際特警隊中最出色的一員，有了那叠你跟夢妮的床上裸照，就可以要脅你忠心地爲我們工作，想不到你竟如此狡猾。」

夢妮却說：「假如不是讓我查出你的上司范梅力先生已返回巴黎，你還有希望從他那兒偵知一些威廉的消息。但是現在，我已確定你不但無能爲力，也無心於此。」

「所以你也不妨將身份暴露，是不？」阿生瞪住她笑。

阿生的笑，並非表示他的心情輕鬆，只是一切已經成了定局，緊張反而令他的思想更加混亂而已！

因此，阿生一度震驚之後，便變得冷靜下來，何況這種場面對阿生來說，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夢妮用一種難以形容的眼色回瞪住阿生：「親愛的，請原諒我，站在我的立場，國家利益比甚麼更加重要。」

「難怪人家都說：最毒婦人心。」阿生笑道：「但無論如何，我這一次是死而無憾！」

「爲甚麼？」夢妮出奇地問。

阿生道：「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誰叫我喜歡你？」

夢妮面泛紅霞，不敢再直望阿生。

金毛虎打個手勢，阿生隨即被人帶走。

× × ×

呂偉良從噩夢中醒來。

這是一間房。

房間裏有數名大漢，有些是呂偉良見過的面孔，他們正是用汽車挾持呂林夫婦二人到這裏來的人。

但是，看情形，這裏最高級的，還是一張陌生的面孔！

那是個中年德國人。

他看見呂偉良清醒過來，立刻問道：「閣下可是呂偉良先生？」

呂偉良疲倦地點點頭。

「這是什麼地方，閣下可知道？」中年人問。

呂偉良苦笑道：「我正想問你呢。」

中年人也幽默地一笑：「爲什麼你不猜猜看？」

「如果我仍在西栢林，這兒應該是東德特務的秘密巢穴。」呂偉良一直相信這些全是德國人。

「你是指SSR的人麼？」

「大概不會錯吧！」

「然則，你們何故會被綁架？」

「因爲我們沒有履行諾言。」

「什麼諾言？」

「在東栢林的時候，我們答允救出威廉先生，但是結果，我們反而救了菲力，這種後果，我早已想像得到。」

「那麼，你爲什麼還要做？」

「一則爲了一點正義之心，二則爲了令到一雙父子團聚天倫！」

「嗯！」中年男子想了想，又問：「然則，你們爲何不守信義？」

「老實說，我們根本不可能救出大間諜威廉，但形勢所迫，我們只好答應。」

「你這個人倒老實。不過——」中年人頓了頓，又說：「不過我們並非SSR的人，呂先生，我們只是西德BNO人員。」

呂偉良意外地又是一怔！

當他冷靜下來之後，忍不住問：「然則，你們爲什麼要綁架我？」

「你想知道爲什麼嗎？」中年人說：「我以爲你最好問問阿生。」

「阿生？」

中年人說道：「是的，現在請你先看看一些照片。」

「不必看了，我已經知道這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想起了，阿生曾經將那件事詳細地對他說過。

中年人又說：「我們本來一直不相信，以一名如此出色的國際特警隊員，竟然成爲一名東德的反間諜，但是——」

呂偉良不再讓他說下去，就辯道：「阿生雖然被迫作反間諜，但是，他並未出賣西德政府！」

「嘿！虧你還敢咀硬，」那中年人道：「直到現在，你們還當我們是傻瓜，但如果我告訴你一件事實，也許你可以安心承認一切了。就是湯姆遜父子已經一齊失踪！」

「湯姆遜？」呂偉良想了想，反問道：「就是化名漢考克的科學家，和我們由東德救出的菲力？」

「對了，事到如今，我也不妨對你直說，我們有理由相信菲力那傢伙只是個冒牌貨，是你們串同『SSR』的人，引我們上當的，可惜我們太過相信國際特警。」

「什麼？那菲力是假的？」呂偉良不禁又呆了一陣！

「是的，現在回想起來，我們也太過愚蠢，其實我們早該想到他們何故這麼輕易讓你們得手呢？原來這就叫做將計就計！目的是利用一個與菲力差不多的人，前來將湯姆遜刦走，帶回東栢林去。」

呂偉良也覺得這是東德特務的妙計，只有如此，然後才可以把一位出色的科學家找到。

但是，呂偉良不禁要問：「難道你們不認識菲力麼？」

「一切只憑湯姆遜手上的照片，因爲我們從未見過菲力。」

「那麼又如何怪得了我們？」呂偉良說：「你們尙且認不出他，我們更加不可能認出誰是眞誰是假。」

「是的，本來當初我們也覺得不能完全怪責你們，因此我們派到東栢林活動的人，也被他們騙倒。但是，阿生被『SSR』收買，却是有脏有證的事實。」

「老實說，這件事也是我今天才知道的。」呂偉良道：「阿生一直沒有告訴過我，直至他受傷入院，我才知道。」

「很抱歉，他是被喬治在黑暗中打傷的，當時我們派喬治去搜查夢妮的住宅，但他突然摸入去——」

「他本來想找夢妮。」呂偉良又問：「夢妮可是你們的人？」

「是的，但她可能是個雙重間諜。」中年人說道，「所以，我才派喬治到她的住所搜查證據。結果，搜出了這一批照片。你徒弟倒也風流！」

「他是年青人，實在難免！」

「但是現在你如何向我們交代？」

「我有選擇的自由麼？」

「你不妨先說出你的意見。」

「第一，先通知國際特警巴黎總部，如果范梅力太忙，叫他們立即改派別人來。我敢用我夫婦兩條性命保證，阿生不是一個像你們想像中那麼樣的壞蛋。」

「這點不用你吩咐，我們早已通知范梅力，這本來就是他經手的。」

「那好極了！」呂偉良又說道：「第二，立刻派人去保護阿生，現在他的處境，非常危險！……」

豈料話猶未完，有人入來。

那人對中年男子用德語說了一些什麼，只見各人匆匆離去。

有人將門反鎖起來。

呂偉良發覺室內只有他一個人，林愛莉可能被囚在另一室。

他不知道又發生了一些什麼事，但看剛才各人的表情，外面一定有事發生。

× × ×

阿生被押到一處地方。

阿生被人帶離那間酒店時，幪上了雙眼，推入一個大木箱之內。

他什麼都見不到，但却感覺得到。有人抬走大木箱，後來再抬上一架大貨車載走。

阿生在木箱中唯一可以感覺得到的，就是貨車行行停停，顚顚簸簸的！

最後停止了前進，又有人把木箱由貨車上抬下來。當箱子被人重重地扔在地上時，阿生差些兒震盪得昏了過去。

有人將木箱撬開，原來這是一間貨倉。

阿生並不熟悉東、西栢林的地理環境，因此他很難確定這是西栢林呢，還是已經越過了邊境，進了東栢林境內。

他被人綁在一支木柱之上，然後被警告不要妄圖逃走。

阿生本來就十分疲倦，現在更有些昏迷，那是由於久困於木箱之內，最後還被人用力連人帶箱擲下來。

因此，阿生索性倚住木柱，坐了下來，閉目養神。

他心裏想，如果這是東栢林，大概他也命不久矣，東德特務一定不會放過他！

如果這是西栢林，也許他仍有一綫生機，那就要看他的運氣如何了。

假如這是西栢林，也許他還有機會活上一個時期。

因爲對方必是企圖設法把他押返東栢林去，讓「SSR」將他治罪。

忽然耳畔傳來一陣呻吟聲。

阿生差些兒以爲，他仍躺在醫院的病床之上，這些病中的呻吟之聲，只有醫院中，最易聽到。

他睜開眼，回頭張望。

原來那邊還有人。

一個老頭兒被綁在另一支柱子上。

阿生看見他的側面，他也像阿生一樣，被綁在木柱之上。

阿生發覺他可能是曾經見過的人，於是揚聲招呼他。

那老年人回過頭來，果然是阿生見過的「漢考克」。

漢考克就是由東德逃亡西栢林的科學家湯姆遜。

阿生還不知道湯姆遜父子同時失踪的事，不禁大爲驚奇地問：「你怎麼會在這裏？」

湯姆遜嘆氣道：「說來話長，但歸根究底，還是你們太過大意了！」

阿生不明不白，愕然問道：「你怎會這麼說？」

「你們救回來的，並非我兒非力。」湯姆遜埋怨道：「他只是一名東德特務。於是我上當了！」

阿生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

他一直以爲替西德政府做了一件事，想不到反而害了他們。

問題却是這湯姆遜是一位科學家，他發明的核子深水炸彈，影响太大！

假如這種秘密武器落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手中，蘇聯的「海底艦隊」勢必瓦解。

年來西方軍事情報一再指出，蘇聯的「海底艦隊」發展得非常神速，實力隨時可以摧毀自由世界的海上實力！

所謂「海底艦隊」就是數以百計的核子潛艇！

相反，假如讓華沙公約組織獲得這種武器的製造方法，他們就更加如虎添翼。

因此，阿生接受「救非力」的任務時，也基於上述的理由。

但是他發夢也想不到，他們千辛萬苦救出來的，却是個冒牌貨。

阿生道：「湯姆遜先生，難道你連自己的兒子也不認得麼？」

湯姆遜道：「這可能是我的錯……」

原來湯姆遜過去是個風流種子，他有個情婦幾乎與髮妻同時懷孕，因此私生子與非力差不多的年紀。

非力就是髮妻的兒子。

至於那個私生子則叫伊凡。

後來他與情婦分手，根本也不知那私生子的下落，也未再見過他們。

直至到這一次，西德「BNO」人員把「非力」帶來與他重聚，他當時也以爲可以天倫共聚了。

但是，當「BNO」人員走了之後，他在秘密居留的地方，發覺「非力」對他十分冷淡，他覺得奇怪！

不過當時也只是限於「覺得奇怪」而已，並未生疑心。

因爲非力的樣子本來就是差不多的，年紀亦相若。

假如他有任何疑心，自然會及時通知「BNO」人員。但事實上，他發夢也想不到，原來這是他的私生子伊凡！

他離開他的情婦和伊凡最少十五年以上，任誰也想不起！

直至到有一晚，半夜三更，他被兒子叫醒，當時他才覺得事有蹊蹺。

他的兒子要他一齊離開那兒——那是「BNO」人員提供的秘密住宅。

他問：「爲什麼我們要走？」

「父親，老實說，西栢林也是他們的勢力範圍，對我們也絕不安全。」他的兒子說。

「然則，我們往何處？」

「我已搭好路綫，我要和你逃往美國，快些走吧！」

「這也是美國管轄的地方。」

「但西德特務不會讓我們自由選擇。別嚕囌了，走吧！」

就是這樣，湯姆遜在睡眼惺忪中，被他兒子帶出那住所。

他們是巧妙地由窗口爬出，避開「BNO」派來保護的人員的耳目。

直至到後來，他們逃到這兒之後，他的兒子才問他：「你認識我嗎？」

湯姆遜覺得他問得特別，反問道：「你不是我兒非力麼？」

「不，我不是非力，更沒有這樣不負責任的父親！」

到了那時候，湯姆遜才如夢初覺。

這一個雖然也是他兒子，但他叫伊凡，不是非力。

於是，湯姆遜才想起來，原來他情婦所生的兒子也這麼大了。

他的情婦一定恨透了他，否則，伊凡不會用這種態度對待他。

與此同時，有數名大漢出現，將湯姆遜綑綁起來。

而身爲兒子的伊凡，却視若無睹，轉身就走了進去。

湯姆遜把過程一一告訴了阿生。

阿生這才明白，他們果然中了東德特務擺下的圈套。

這個伊凡，不問可知，必然是「SSR」的人，最少是同情者。

否則，他不會冒充非力，故意讓三俠和喬治等人救走。

但無論如何，東德「SSR」組織的人，這一招的確不錯，比起他們收買什麼反間諜都更有效。

因爲重金收買的反間諜未必有把握查出湯姆遜之所在。

但是伊凡外型與年紀，再加上身裁都與非力差不多，只要三俠和喬治他們不生疑心，西德特務必會自動帶他去見湯姆遜。

現在事實亦證明他們計算得周到，而且一切正如所料。

但是，他們爲什麼還未將湯姆遜押走？大概是時機未到吧！

聽了湯姆遜之言，阿生又比較安心下來，就是這兒仍在西栢林。

不過這份安心也只是暫時的，實際上他和湯姆遜一樣，已經到了地獄的邊緣；只要他被押返東栢林，就注定要死！

阿生覺得西德「BNO」的人太過低能了，同時亦反映出東德「SSR」特務的活躍。

湯姆遜被伊凡騙走還說得過去，但是，他們組織中的一員——夢妮，竟然是個雙重間諜，這就太過笑話了。

無論怎樣也好，事到如今，阿生必須謀求自救之計。

但是，他這樣被人綁住在柱子之上，連行動也不自由，如何脫離險境？

想到這裏，阿生又冷了一截！

× × ×

呂偉良從夢中被人推醒。

他依舊睡在一間囚室似的房間中，同樣見不到他妻子林愛莉。

二名大漢將呂偉良帶走。

通過一條長長的走廊，呂偉良最後被帶到一間辦公室。

林愛莉原來已經在這裏，此外還有他們渴望見到的人——范梅力。

曾經「審問」過呂偉良的中年人向呂偉良道歉！

范梅力面無笑容，他表示剛剛由巴黎坐專機趕來。

呂偉良以爲范梅力專誠爲了保釋他們夫婦二人而來，想不到林愛莉却抖聲對她丈夫說：「阿生失踪了！」

呂偉良呆了一陣！

好一會兒他才問：「阿生不在醫院麼？」

林愛莉顯然已從范梅力和德國人口中知道了此事。

她說：「不，阿生不在醫院中，同時，夢妮也不知所踪。」

「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呂偉良怔怔地問道。

范梅力雖然面無笑容，他仍安慰呂林二人道：「BNO的人員正在四出搜集情報，同時他們亦已通知了各處邊防人員，希望他們還未過邊境就好了。」

電話响了起來。

那個中年人去接聽。

呂偉良非常擔心阿生的安全。林愛莉却趁此機會問范梅力：「他是誰？」

「他是BNO派駐西栢林的主管克魯丁。」范梅力說：「對不起，我忘了爲你們介紹。事實上，我也心煩意亂，因爲阿生不知道怎麼樣了。如果我遲走一步，就不必他們誤會你兩位。唉！什麼都是注定的！」

克魯丁聽完了電話，對范梅力道：「我們的人正監視一個地點，那兒可能是SSR的秘密基地。」

他一邊說，一邊用眼色吩咐他的手下。

各人紛紛整裝待發，范梅力也來不及爲他們介紹。

只聽得克魯丁一邊穿上外衣，一邊交代那個電話。

根據他手下報告，那是一間貨倉，由於「BNO」特務數番跟踪一些可疑人物，最後均在此失踪，所以他們懷疑這是「SSR」的巢穴！

各人匆匆登車，飛馳往現場。

途中，克魯丁不斷用車上的無綫電話與手下連絡。

呂林二人與范梅力等，都坐在克魯丁的指揮車中。

他們聽到西德特務向克魯丁報告：他們已進一步證實那貨倉是他們要找的地方。

較早時有人見到一些大貨車在此卸下一個木箱。

假如那是存倉貨物，决不止一箱，所以他們懷疑途人所見的，就是載住人的木箱。

不到一分鐘之前，他們又見到有一些車子開到貨倉後門。

那是漆上美軍標誌的軍車。

但是，負責監視的人，並不擔心，反而增加了信心。

克魯丁於是透過無綫電話，再與西栢林的警方連絡，叫他們一方面派人協助封鎖那處地區！

另一方面，則叫他們立卽通知美國駐軍。

× × ×

阿生和湯姆遜從夢中被人踢醒。

阿生見過的「非力」也在這班人之中，此外還有夢妮。

眼前的「非力」當然只是湯姆遜的私生子伊凡，並非眞正的非力。

阿生睡眼惺忪，看見這些人個個穿上了美軍軍服。

他心裏當然明白這是怎麼一回事。

一定是這班人終於想出了一條過關之計，扮成美軍開車到邊界去。

阿生非常擔心，却又無可奈何！

湯姆遜也明白了，他老淚縱橫地，要求伊凡看在父子份上，別送他回東德。但伊凡却不承認是他兒子。

阿生覺得這個世界實在存在太多太多的矛盾！

以其說是湯姆遜「自作孽」，不如說這是現今世界上，存在着兩種不同思想的最大悲劇吧！

阿生和湯姆遜被抬進一個大木箱中。

他們都與來時一樣，手脚被綁，口貼膠布。唯一不同的，就是未有綁上雙眼。

木箱中有透氣的地方。

阿生毫無反抗的餘地，眼看就要被人「釘蓋」！

突然之間，外面傳來一陣聲音——槍聲，吆喝聲，混爲一起。

美軍憲兵，西德警察以及「BNO」特務組織成的大隊人員，一湧而入，貨倉內形勢立刻改觀。

阿生明知危機已成過去，但却無法由木箱裏出來。

直至到美軍完全控制了大局，西德特務和西栢林警察，分別將伊凡，夢妮等人，扣上了手鐐……

過了好一會兒，阿生才感覺到有人過來揭開了那一塊卽將釘上封閉的木蓋，於是有人將阿生由木箱扶起來。

呂林二人發覺阿生的影子，立刻飛奔過來，擁抱一陣。

三俠終於又像發夢一樣重聚了！

但是，湯姆遜父子還未重聚天倫之樂。湯姆遜雖然可以再獲自由，却始終無法見到他心愛的是兒子非力。

當然，伊凡也是他的骨肉，無奈伊凡却恨他！

而且，西德特務也不會放過伊凡。

故事還未結束，雖然三俠至此總算交代了一件事。

像這樣的故事，相信永遠也無法眞正結束的。除非東西德可以戲劇化地統一吧！

（完）

司馬洛傳奇故事

午夜怪客（一）

馮嘉・文　盧令・圖

煞星從天降

飛機好像飛在地獄裏。

不單是黑夜而已。黑夜並不可怕。在黑夜裏乘飛機，司馬洛是已經習慣了的。但這不單是黑夜而已。望出飛機的窗外，不單是黑暗。而且不像普通的黑夜那麼黑暗。窗外那黑暗有着一種帶灰的黑暗。那種光綫透不過的黑暗。因此，望出飛機的窗外，既看不見星，亦看不見月，也看不見任何燈光，他們就像飛行在地獄裏。

司馬洛偶然也會向飛機的窗外瞥一眼。然後他就會看看腕錶。

旁邊那個老太婆忽然用鷹爪般的手抓住他的手臂，說：「先生，你也注意到了嗎？」

「注意到什麼？」司馬洛有點討厭她。

他通常對老人總是容忍的，但這個老太婆卻是比較使人難忍的。她的手上簡直完全沒有肉，而她的氣力可是大得出乎司馬洛意料之外的，因此當她的手一抓上來時，他感到一陣痛，而嚇了一跳。

「飛機在同一個地方已經盤旋了二十分鐘，」她說，「我感覺到的。而且我們已經遲到了差不多半個鐘頭了！」

她的聲音提得很高，使附近的乘客都轉過頭來看她了，而沒有注意到這一點的乘客們也恐懼了起來。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說，「我沒有注意到。」

他是說謊的。其實他是不想和她討論這件事吧了。

和老太婆談話，一談就長篇大論，沒有個完，而在飛機上，他又不能走開避她。

老太婆的聲音引來了空中小姐。空中小姐在她的身邊蹲下來，溫柔而和氣地說：「太太，是的，我們是在同一個地方盤旋了半個鐘頭。」

「為什麼？」那老太婆尖聲道，「究竟發生了什麼？」

「沒有什麼，」空中小姐說，「這裏有大霧。視綫不清楚——」

「那卽是說我們不能降落了？」老太婆說。

「不，」那空中小姐說，「我們是用雷達飛行的。就是伸手不見五指，我們也一樣可以降落。」

「那為什麼又不降落，要在這上面盤旋着？」老太婆尖聲叫着問。

「因為有霧，要小心一點，」空中小姐柔聲解釋說，「如遇有大霧時，機場的工作，通常也慢一點！」

「我不相信！」老太婆說，「你在騙我，我們一定是有什麼危險！」

「老太太，」空中小姐說，「我可以保證，不會有危險的。如果不能降落的話，我們大可以飛到隣埠去。我們有足够燃料的。」

「既然是這樣，」老太婆說，「那為什麼早早不聽見你們宣佈此事？」

「這祇是一件小事，」空中小姐說，「我們宣佈了，反而會引起乘客擔心。實在又沒有值得擔心的地方，那何必宣佈呢？」

「哼！」老太婆不很服氣，不過又想不出什麼適合的話來駁斥這空中小姐。

「好了，老太太，」空中小姐說，「你放心好了，我們很快就會降落，而且保證不會出事的。來，讓我替你縛好安全帶吧！我看，飛機隨時都會降落了。」她溫柔而體貼地替這個老太婆縛好了安全帶，然後就離開了。

司馬洛心急地看看腕錶。這件事也使他很不耐煩，由於躭擱了他的時間。沒有人預算飛機會受到大霧的阻碍而不能依時降落。

「大霧，哼！」那老太婆還是喃喃地在旁邊埋怨着，「在大霧的夜晚，任何事情都可能發生的。」

× × ×

人犬盡遭殃

這句話倒是對的，大霧的夜晚，任何事情都可以發生，尤其是那些古怪的，兇險的事情。黑夜已經是一種掩護，濃霧又是一種掩護，許多人都會選擇這兩種掩護的條件來進行兇險的事情。一件兇險的事情正在發生。或者應該說，是在預防着一件兇險的事情發生。

這座房子本身已經巨大，而所佔的還是一塊巨大的地皮。有樹林有草坪有小河。周圍的野地就是這座屋子的花園。沒有圍牆的花園。由於附近沒有別的屋子，卽使是在屋子的地皮地界之外的地方，也一樣可以當作是這間屋子的花園的範圍的。

由於沒有圍牆，防範就是比較難一點了。有兩個人正拉着一隻狼狗，在屋外的地皮上巡邏着。

這隻狼犬在巡邏方面顯然是可以帮他們相當大的忙的。如果有陌生人的氣味，卽使他們看不見，狼犬也可以嗅到。而且在黑暗之中，狼犬的視綫也是比較他們要靈活得多的。

再遠一點是一片黑暗，加上有濃霧，視綫更是難的通過了。他們祇能看到很近的地方。不超過十呎之外。望回屋子方面，則是比較好一點的，由於屋子外牆的壁燈都已亮起來了。

這亮燈顯然也是安全措施之一種。屋外亮着燈，就沒有了陰影，如果有任何人要接近屋子而潛入屋中，都沒有那麼容易了。一接近屋子，就會給看出來。

雖然在濃霧的夜晚，這一種安全措施的作用却也是大大地減低了。

遠遠偶然傳來一聲狗吠。這是另一隻狼犬發出來的。另外有一隻狼犬也由另外兩個人拖着，在那邊巡邏着。

這種携犬巡邏的措施，則完全是用以應付濃霧。看來，這些人是很怕有人會乘着霧夜潛入屋中的，就像他們肯定了必然會有人企圖潛進這屋子。

忽然之間，那隻狼犬的毛都豎了起來，發出着不尋常的低吼。牠的頭則是朝着左邊的方向。很顯然地，狼犬是察覺到有什麼不對了。

那兩個拉狼犬的人也望向那個方向。

「唏，」其中一人說，「我好像聽到有車子開來的聲音。」

「對了，」另一個人說，「那邊是通到這屋子的路——看，那燈光，那不就是車頭燈光嗎？」

他們現在都看到了。通過濃霧隱約看到有一朵黃色的燈光正在遠遠移動着。那是汽車的照霧燈，比較白光能够照透濃霧，所以達得到他們的眼睛。

「誰來了？」

「我們過去看看吧，總之要先把車子截住，看清楚是誰才能讓它接近屋子。」

反正那隻狼狗也幾乎拉不住了，於是他們就讓狼犬把他們拉着，向那移動的黃光走過去。一面，兩個人都拔出了手槍。

狼犬把他們拉得半跑的。黃光漸漸接近了，迎面而來，跟着，就向左邊拐了過去。

很奇怪，那兩隻狼犬雖然是為了這燈光而來的，現在却沒有跟着燈光轉過去，而是仍然沿着原來的路綫衝前去，而且吠了起來。

「唏！」其中一人惶惑地叫道，「聽見沒有？好像有貓叫的聲音。」

「貓？」另一個也感到莫明其妙。

在這樣的時間和地點，有貓出現，那是不可思議的事情。而且他們也都想到了，貓與狗乃是死敵。卽使是受過訓練的狗，在發現了一隻陌生的貓兒時，也會放棄了自己本來追踪着的目標，而先向貓兒襲擊的。

他們一面給狗兒拖着向前跑，一面就從身上取出了電手筒來，開亮了，向前面照着。

到了距離十多呎之時，他們就看見了。地上有一件東西，看來像是一隻籐籃之類，而一隻貓兒正在籐籃的周圍亂竄着，發出着受困的咆吼。這隻貓兒似乎是給縛在籐籃上的，而現在聽到狗兒來了，就極力想逃走，但是籐籃太重了，又不能拖着籐籃逃走。

這就奇怪了。天未黑之前他們也巡過了，並沒有這籐籃在着。而且籐籃也決不會是在很久之前出現的，不然狼犬老早是發覺了。一定是那部車子丟下的。但這又是什麼目的？開一部車來丟下一隻繫着貓兒的籐籃，這簡直是一件瘋狂的事情。

跟着，那隻狼犬就不受控制了。牠已把皮帶扯脫了，箭也似的衝前去。那隻貓兒發出尖長的慘叫。

兩隻狼犬是差不多一齊到達的。顯然兩隻狼犬都是受到了同樣的吸引，而把拉住牠們的人拉來了。兩隻狼犬都瘋狂地向那隻貓兒噬咬着，狂吠着。

四個拉狗的人一面喝止一面衝前。

當他們到達的時候，那兩隻狼犬已經靜下來了，而且靜得出奇。他們發出着軟弱的哀鳴聲。

當四個人的電手筒照到牠們的身上時，才發覺牠們是躺在地上，四脚可憐地抽搐着。跟着，在電筒光下，牠們搐了最後一搐，就不動了。

「死了！」

「媽的，這是怎麼回事？」

不錯，那二隻狼犬，是已經死了。在這種情形之下，牠們全這樣躺着不動，那當然是死了。

而且那隻貓也是已經死掉了。給兩隻如狼似虎的巨大狼犬這樣一咬，這隻貓的確是難以活得久的。

他們在電筒光之下看到這隻貓還有一個古怪的地方，那就是嘴巴上罩着一隻鐵絲織的口罩，緊緊地縛着，使牠的嘴巴無法張開，怪不得她的聲音聽起來也是有點不尋常的了。

四個人愕在那裏，弄不明白這究竟是怎麼回事。還是其中一人首先醒覺過來。他說：「我看，我們還是快點回到屋子裏去好些。」

這話說得對。第一，他們沒有了狗兒，在這外面的黑暗中巡邏，也是白費工夫的。第二，這貓兒出現的事情，一定有點古怪，可能是一種詭計。而不論這是什麼詭計，其目的都是不難猜到的。當然是一種向屋子下手的準備。因此，他們還是快點趕回屋子去帮忙防守好些了。

四個人一起向屋子跑回去。

如果不是屋子的外面亮着燈，他們也很可能迷失了方向，而不知道屋子是在什麼地方了。雖然如此，由於隔着濃霧，屋子也是一個很模糊很模糊的光影。如果他們再走遠一點的話，他們很可能就連這屋子也看不見了。

「那部車子，會不會已經到了屋子那裏呢？」其中一人一面奔跑着，一面這樣說。

「我們在屋子那邊也有人呀，」另一個說，「任何人都沒有這麼容易進屋的。」

但他們還是並不怠慢，盡可能快速地向屋子跑回去。

頭上有一架噴射民航機低飛着經過的聲音。這就是司馬洛乘坐的那架飛機了，還在空中盤旋着。但司馬洛從空中看不到下面的情形的，而下面的人亦沒有心情去注意頭上的飛機。

飛機遠去了，聲音也差不多消失了。

就在這個時候，屋子不見了。那是說，屋子外面的燈光忽然完全熄滅了，因為他們就再也看不見了。四個人陷入了完全的漆黑之中。

「燈熄了，不妙！」其中一人叫着，忙把他的電筒開亮了，照向屋子的方向。

自然沒有用的，電筒的光照不到那麼遠。雖然開了電筒，還是照不出什麼。

「快點！快點回去！」一個人叫着。雖然他們都是已經在趕快的了。

忽然之間，不遠之處輕微的「噗」一聲響，其中一人仆倒了，手中的電筒也丟掉了，丟在地上，仍然亮着。另外三個人本能地停下來扶起他，其中一人說：「喂，你怎麼了？」

另一人把電筒照到他的身上，馬上驚駭地叫了起來：「唏，他中了槍！」

這樣一說，他們才醒起了剛才那「噗」的一聲響，乃是通過滅聲器的槍聲，而其中一人已經給射中了。他們馬上散開，在地上伏了下來，緊揑着槍，但是不知道向那一個方向還擊好，由於霧是那麼濃，他們根本就什麼都看不見。「噗」！

「呀——」又一個人尖叫着，丟了電筒，在地上打滾着。而在這人停止尖叫時，第三個人又進一步醒覺了。他又叫道：「我們的電筒，把電筒熄掉。」

兩個人都忙把手上的電筒熄掉了。剛才亮着電筒，那實在是一件很笨的事情，有光指引

對方，自己就成爲了一個明顯的目標，對方自然是要射就射了。

他們熄了電筒，伏在那裏，仍然是有着一種迷失的感覺。因爲，熄了電筒，是更加什麼都看不見了。連兩呎之外的東西都看不見。

「噗，噗！」對方的槍聲又來了。可能在相當近的地方，但是，連槍咀的火光都沒有看見。

餘下兩個人，其中一個聽見他的同伴發出了一聲奇怪的聲音，這聲音像是從喉嚨裏處發出來的。他就像是想叫喊，然而又叫不出來。

「喂，你——沒事吧？」伸手過去，摸了摸這個同伴。

摸是摸到了，但是軟軟的，完全沒有反應。死了，中了槍死了。雖然看不到，但是這樣一摸，也知道是怎麼回事了。

「喂，你究竟是誰？」這最後一個人向那看不見的對方叫道，「你——你是誰？」

對方的回答就是再來兩槍。「噗！噗！」

這人覺得子彈射進了他的身體。

他奇怪對方憑什麼本領，能夠在黑暗之中和霧中也瞄得這麼準。跟着，他就不再奇怪什麼了。因爲他已經死掉了。

屋子方面，仍然是一片黑暗。

屋中的人正在慌張起來。由於全屋裏電燈都熄滅了。

每一盞燈都熄滅了。有一把年紀較老似的男人的聲音在叫道：「電手筒呢！把電手筒開亮！」

「沒有電手筒，」有人回答，「都給他們拿出去了。」

「眞沒用，」老人罵道，「那麼，至少點上一根洋燭吧！」

「這屋子有洋燭嗎？」另一個人在黑暗中叫，「阿祥，你在那裏？老板問你拿洋燭，」

這個阿祥無疑是管家之類了，要找洋燭這樣東西時，就自然要問他。

「我在這裏，」阿祥說，「但我們這裏沒有洋燭。」

「怎麼連洋燭也沒有？」

「我們有這許多隻電筒，應該已經夠了的，」阿祥回答道，「誰知道會給他們拿到外面去了呢？」

「媽的，這怎辦？」有人暴躁地道。

「讓我下去看看樓下的總電掣是不是出了毛病！」一個人說，「好在我有一隻打火機。」

這樣說着，在黑暗之中，一隻打火機給擦亮起來了。

亮處就是在二樓的樓梯口。

火光照見那個聲音老的人也在他的身邊。的確是一個年紀相當老的人，有斑白的頭髮和鬍子。而且打扮也是全中國式，就像是從一部民初功夫電影裏走出來的。而他旁邊的人則是穿着西服。

「小心門口，」那老人說，「這件事情可能有古怪！」

「我們不開門，誰能進來？」拿打火機的人說，「而且，他們還帶着狼犬在外面，也沒有人可以走到門口來。」

「對，」另一個人說，「狼犬是比雷達還要有效的。雷達會壞掉，狼犬不會壞。」

當然他是講錯了。雷達雖然會壞，但是不會死掉。狼犬則是會死掉的。而目前，他們那二隻狼犬是已經死掉了。

兩個在下樓梯，一個舉着打火機照路，而那老人則是留在樓上。

他們到了樓下總電掣所在的地方。那人把打火機交給他的同伴，說：「你拿着，讓我看看。」

於是一個人舉着打火機照明着，另一個就打開了總電掣油箱子，檢驗着。

「奇怪，保險絲沒有斷呀，」那人檢驗了一下之後說，「電燈怎會無緣無故熄掉了呢？」

「媽的，快點行不行？」另外一個繼續道，「這東西要熱死人了！」

打火機並不是爲了長期點燃而設計的，因此點燃的時間稍爲長一點，整隻打火機就會熱得很了。

「這裏沒有毛病，」那人說，「我猜是外面的電綫有毛病，也許是給人切斷了。」

「怎麼樣了？」老人在上面叫道，「有什麼毛病？」

「這裏沒有毛病，」檢驗總電掣的人大聲叫着把他的報告再重複一次，「我猜是外面的電綫給弄斷了。」

「那得小心一點！」老人叫道，「對手來了！來了！」

「在這樣的黑暗之中，他也不見得會佔什麼優勢的吧？我們看不見，他也一樣是看不見的。」

「我得把打火機熄掉了，這東西，熱得要命！」

「熄掉吧！」

於是打火機熄掉了。而就在這一剎之間，旁邊一隻窗子的外面忽然閃了兩次火光，窗口的玻璃碎掉了。

「呀——」樓上的老人發出了一聲痛苦的叫喊，然後就像一件重物沿着樓梯直滾下來。

兩個人馬上拔槍向那窗口放射，一時之間，槍聲震耳欲聾。玻璃碎了更多。然後又沒有聲音了。雖然看不見，他們都知道是有人在屋外隔着窗子放槍，而樓上的老人中了槍，跌下來了。

「快打火看看！」

打火機又亮起來了，他們照見那老人已經躺在樓梯底下的地上。兩個人連忙衝過去，打火機的光照見老人的胸部已出現了兩個子彈洞，正在流着血，而老人的眼睛是兩片白色，烏黑的部份已經翻到上面了。

「老板死了！」

「媽的！這麼黑暗，怎麼可以射得這麼準的？」

「阿祥！快打電話找陳醫生來。」

「發——發生了什麼？」阿祥在黑暗之中惶恐地問道，「發生了什麼？」

「叫你快打電話找醫生，聽見沒有？」

「好——好——我去。」阿祥在黑暗中應着。

嘩啦一聲響，阿祥在黑暗中移動着時推倒了一件什麼傢伙，大概是推倒了張小几之類。接着他顯然就找到了電話了。

兩個拿槍的人站身在那窗子旁邊，等着，但那槍手却沒有再出現了。

「豈有此理！」其中一人低聲說道，「怎可能來得這麼近？他們帶着狗的，究竟在幹什麼？」

阿桂叫道：「電話也打不通。」

「媽的，連電話綫也割斷了，好傢伙！」頓一頓，「給我打火機，你在這裏守着，我過去看看老板。」

一會兒之後，打火機又在黑暗之中亮起來了，照着地上那個老人。

「他已經死了！」拿着打火機的人說，「是眞眞死掉了，找醫生來也沒有用。」

「我的天！」另一個人，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 × ×

飛機再一次掠過機場的上面，但是沒有降落。

接着機場裏的擴音機就響起來了，一把悅

耳的女人聲音（照例是悅耳的女人聲音）宣佈，因爲大霧的關係，機場跑道上有一架飛機滑了輪，輪柱在刹掣的時候折斷了，一時來不及拖開，所以後來的幾班飛機，也暫時不能降落，要先到別的地方去停一停，請各位準備接機的人，向各航空公司的辦事處詢問飛機再來的時間。

在大堂內等候飛機的人們馬上起了一陣騷動似的散開了，紛紛走到有關辦事處去詢問。

因爲這並不是飛機失事，他們雖然有點失望，却並沒有表示太大的不愉快。然而這其中有一個女人却不同，她整個失神了，臉上也發青。這是一個非常美麗的女人，穿着一件雨衣，也是欵式很好看的雨衣。事實上她一衣一履都是很講究的。一個美麗，也很富有女性丰姿的女人。她的失神，因此也份外使人感到她是楚楚可憐了。

當她一聽到了宣佈了之後，她就馬上到電話亭去打電話。

她在電話機中納進了角子，撥了號碼，但是沒有聲音。她再撥一次，仍然是這樣。

這個女郎按了另一個掣，與電話公司的接綫生聯絡。她說道：「我要打的電話號碼是〇〇三六二九，但是接不通，你替我接一接，好嗎？」

「好的，小姐，」接綫生說，「請你等一等。」

過了一會之後，接綫生的聲音又傳來了。她說：「對不起，小姐，你這個號碼的電話壞了——」

「壞了？」這個女郎皺起了眉頭，「怎樣壞了。」

「我不知道，」接綫生說，「不過我們明天會派人去修理的，現在，你祇要按紅色的掣，就可以退回你的錢了。」

「謝謝你，」這個穿雨衣的美麗女郎說着，便把電話掛斷了。但是，她並沒有去按那個紅色的掣取回她的錢，她祇是立即走出了電話亭。

她匆匆走出了機場大廈，到了停車場中，坐了一部銀灰色的跑車，開動了，以相當高的速度直駛出了機場。

× × ×

司馬洛在飛機上亦感到很心煩的時候，身邊那個老太婆又在大聲埋怨起來了：「赫，這眞是豈有此理，我的兒子，我的孫兒，我的曾孫都在機場上等着接我的機，我却不能降落，要飛到東京去。到東京去我怎辦？我在那裏不認識人，沒有人接我。」

司馬洛在心裏發誓，今後永遠也不要和一個老太婆同坐在一起了。

「老太太，你用不着擔心的，」空中小姐在旁邊安慰她，「到了那邊，我們公司會預備了酒店房間給你住，免費的，那邊的人也會照顧你。明天一早，我們就可以再飛回來了。」

「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到達？」老太婆問。

「兩個鐘頭吧。」空中小姐說。

「哼！兩個鐘頭。」老太婆又露出不屑的表情，「誰知道兩個鐘頭之後又會有些什麼新花樣？你們答應的事，都是不會實現的。」

但這件事却是實現的。兩個鐘頭之後，他們果然在東京降落了，大家都忙着打電話去與未能碰面的親友聯絡，司馬洛也不例外。他也在打一個長途電話。

他告訴接綫生的電話也是〇〇三六二九號。他找的是一位林小姐。接綫生說：「請你掛上電話等一等吧，先生，我們會再回電話給你的。」

「謝謝你，」司馬洛說，「這樣好了，你回電話到我的酒店去吧，我現在就從機場起程，十分鐘就可以到達酒店的了。」

「十分鐘，」接綫生說道，「這也差不多了。」

於是司馬洛就把他的姓名以及酒店名字和房間號碼告訴了接綫生。航空公司方面是已經告訴了他們安排他們住在什麼酒店以及所編配的房間號碼的，因此司馬洛對這個接綫生就也可以講得很詳細了。

他掛了電話，和大夥兒離開了機場，登上旅遊車，由旅遊車載他們到了酒店去。

在酒店裏剛剛安頓下來，電話公司的電話就回來了。接綫生告訴他，很對不起，他要打的這個電話，在那邊發生了障碍，打不通，很對不起，那邊說正在修理，請他明天再試試。

「這眞可惜，」司馬洛說，「這樣，我豈不是不能夠和我在那邊的朋友聯絡了嗎？」

接綫生沒有回答他，由於這是與她無關的事。她傳達了消息，告訴了司馬洛這個電話打不通，她的任務就是已經完了。電話掛斷了，司馬洛在酒店的床上坐下來，輕輕嘆了一口氣。跟着，他又自言自語起來：「不過，不要緊的，她在那邊，也可以從航空公司問到我們是在什麼地方居停的，那她也一樣可以給我電話呀！」

但是，這位林小姐的電話並沒有來。

司馬洛睡着了。沒有什麼事情好做，他就祇好先睡一覺了。而當他醒過來時，已經是第二天早上，飛機又準備把他載回原來的目的地了。

當他到達的時候，霧已經散了，而且事實上天氣還好得不得了。他的飛機的降落，是再也沒有受到什麼阻延了。

但是那位林小姐並沒有來接飛機。

司馬洛等到同一班飛機的別的乘客都離開了之後，就不耐煩起來，去打一個電話給這位林小姐。

但，可惜的是，電話仍然是打不通的。司馬洛嘆了一口氣，召了一部的士，吩咐的士司機把他載到目的地去。

的士於是把他載到這間郊外巨宅的門口。

到達之前，司馬洛已經看見門口停着好幾部車子，而其中有一部還是警車。這就已經使他皺眉了。凡是有警車出現，這總不會是好事的。而且較遠的草地上，還有兩個穿便衣，但一看就知道是警探的人正在查勘。屋子的門口也有一個警察在守着。

司馬洛一下車，這個警察就上前來，問道：「你找誰？」

「這裏有一位林小姐嗎？」司馬洛問。

這個警察上下打量了司馬洛一遍，又問道：「你是什麼人找她？」

「我叫司馬洛，我是剛剛坐飛機來的，」司馬洛說，「林小姐本來應該在飛機場接我，但我沒有看見她，於是我就自己來了。」

「你等一等，」那個警察退回門口去，對裏面叫道，「阿祥哥，有人來這裏找林小姐，你出來看看吧！」

過了幾秒鐘，林小姐就出來了。就是昨夜機場接不到飛機，也打不通電話那個美麗的女郎。現在她的打扮是和昨夜大致相同的，祇是沒有披着那件雨衣。看來她似乎還未有機會更換衣服。她看來心情不大好，顏容憔悴，而頭髮也相當凌亂。顯然她也沒有機會整理她的頭髮。

「噢，司馬洛，對不起，」她上前來拉住他的手，「我剛剛想起程到機場接你。這裏事情太多，一時走不開。」

「不要緊，」司馬洛說，「怎麼了，這裏出了什麼事嗎，丹露？」

「我們進去再談吧，」林丹露說，「你的

行李呢？」

「這就是了，」司馬洛舉舉手中那隻輕便的旅行袋，「我旅行從不多帶東西。」

「進來吧。」她說。

他們進了屋，司馬洛看見廳中的地板上有一個地方用白色粉筆劃了一個人形。他低聲說：「有人死了？」

她點點頭。她把他領進左面一間書房裏，關上了房門，然後在椅子上坐了下來，懶洋洋地靠在那裏，嘆了一口氣：「你要喝什麼，你自己拿吧，請原諒我不招呼你，我累得很。」

「不要緊，」司馬洛說，「這不是講禮貌的時候。」他從寫字桌旁邊一隻小酒車上拿起酒瓶來，替自己斟了一杯威士忌。

他呷了一口，回轉身來看看林丹露：「究竟發生了什麼？」

「舅父已經死了，」她說，「你看見那些白粉綫的，舅父死時就是倒在那個地方。」

「哦，」司馬洛說，「我是來遲了？」

「我猜不是的，」林丹露說，「事情發生的時候我正在飛機場等着接你的飛機。即使你的飛機依時降落，我看你也還是趕不及的。午夜，事情是在正正午夜時發生。」

司馬洛攤攤兩手：「那麼，我來是沒有用了？」

「有用，」林丹露咬了咬下唇，「你來雖然不能使舅父活ト去，但是你可以使殺他的人也不能活ト去。」

「你的意思是要我把兇手捉住了？」司馬洛問。

「這不是你最擅長的事嗎？」林丹露說。

「這倒是眞的，」司馬洛聳聳肩，「如果你問我，我也認爲捉兇手比保護一個人容易得多。但兇手是誰？」

「還沒有肯定，」林丹露說，「我得等另一位舅父到這裏來時才知道。我這另一位舅父對於這件事情的內幕知道得比較多一點。」

司馬洛再呷了一口酒，低頭思索起來。他知道這位死去了的舅父叫梁永棠，一個有着不大名譽的過去，現在也不大名譽的人。雖然他現在表面上已是一位紳商名流了。靠不大名譽的手段發達的人，是不能完全脫離不名譽的圈子的。有些關係不是那麼容易一ト子就可以斬斷，而且，也許因爲習慣成自然吧，有許多不名譽的事，他還是要做的。

梁永棠的這位外甥女林丹露則似乎不是那種人。司馬洛是在兩年前認識她的。她是司馬洛一位親密的女朋友的朋友，彼此沒有很深的交情，不過常常一起玩，所以也很相熟了。熟到不需要以「先生」「小姐」互相稱呼。

他已有一年沒有見她，在三天之前，他忽然接到她的電話。她說她有一件事求他帮忙，這件事就是，她的舅父有生命危險，他需要一個能幹的人來保護。她的舅父是出得起錢的。事實上錢不是問題，最重要的是要找到一個適合的好人才。

司馬洛答應了。他是一個奇怪的人。他喜歡接受那些酬勞優厚而具有刺激性的工作。尤其是假如還有一位美麗的女郎介入其中。

林丹露就是一位美麗的女郎。

她是那種美感多過性感的女人。事實上，她的美感，幾乎把她的性感也掩沒了。身裁並不豐滿，略爲傾向瘦削的一面。胸部並非飽滿高聳，雖然也不是平坦的。這種女人穿上了衣服，會使衣服顯得份外好看。

「那麼，我們等你的另一位舅父來了？」司馬洛說。

「是的，」林丹露說，「不過，這裏昨夜發生了什麼，我也可以先告訴你。」

「這裏昨夜發生了什麼呢？」司馬洛問。

她卻忽然改變話題。她說：「唔——司馬洛，最近你有見到美芬嗎？」美芬就是以前司馬洛那位親密的女朋友，他就是通過美芬而認識林丹露的。

「沒有，」司馬洛搖搖頭，「我們已經分了手有幾個月了。」

她的嘴唇淡然地一扁，露出一個微笑：「你總是這樣的，是嗎？女人對於你是不會長久的。」

「祇是朋友吧。」司馬洛又聳了聳肩。他奇怪她爲什麼要問這個。不過，她馬上又解釋爲什麼她問這個了。

她說：「我在想，既然你已經和美芬分手了，那你會帮我的忙嗎？」

「唔——」司馬洛含糊地說，「我們不也是朋友嗎？」

「我的意思是，」林丹露說，「舅父雖然已經死了，我還是可以付錢給你的。他的財產都是遺給我的。當然，我現在還不能動他的遺產——手續還沒有辦好。但是我自己是也有錢的。」

「我猜這個不是大問題。」司馬洛說，「我們先研究一ト應該怎樣辦這件事，以及這件事能否辦到吧。」

「是這樣的，」林丹露說，「屋內發生的事情，我可以詳細告訴你，但是屋外發生了什麼，我們就祇能推測了。」她把屋內發生的事情告訴了司馬洛，然後說：「我們在屋外有四個守衞的，他們帶着兩隻訓練有素的狼犬在外面巡邏着。後來我們發現，他們四個人都中槍死了。」

「狼犬也中槍死了？」司馬洛問。

「不，狼犬是中毒死去的，」林丹露說，「有人在草地上放ト一隻籐籃，籃裏裝着一隻貓。」

「一隻貓？」司馬洛皺眉看着她。

「是的，」林丹露說，「一隻貓。貓和狗是世仇，狗見了貓，一定要咬的，是不是？這隻貓的毛上原來塗滿了毒藥的。警方化驗之後證實是氰化鉀。你知道，一入血，一入口就要死亡的那種劇毒。」

「唔，」司馬洛說，「狗一見了貓就咬，一咬就中毒死掉了。」

「是的，」林丹露說，「貓的皮肉給咬破了，因此貓也死掉了。」

「但是——」司馬洛說。

林丹露却在他提出疑問之前就先提出解釋了。她說：「這隻貓兒的嘴巴也是給一隻鐵絲罩緊緊地罩住的。我們都知道，一隻貓的身上假如沾上了牠不喜歡的東西，牠一定企圖自己用舌頭去舐乾淨的。牠會老早就已經死掉，不能够派用場了。這隻鐵絲罩就是防止牠這樣做的。」

司馬洛搔着後腦。「這是一個古怪的辦法，不過，這却的確是一個有效的辦法，果然把那兩隻狗解決了。對方是個怪人，但也是個很聰明的人！」

「狼犬解決了，」林丹露說，「跟着就是解決那四個拉狗的人。他們都給槍殺了。」

「他們沒有武器的嗎？」司馬洛問。

「當然有，」林丹露說，「他們是負責巡邏的，他們的身上當然都携着武器。事實上，他們都是有槍的。不過他們沒有機會放槍。」

「死得很快，」司馬洛點點頭，「還沒有猜到發生什麼之前就死了，是嗎？」

「是的，」林丹露說，「那個兇手的槍法是快而準的。」

「你是說祇有一個兇手？」司馬洛問。

「警方的初步推測是，四個人所中的子彈都是來自同一把槍的。」林丹露說，「這人是

個神槍手，四個人，都還沒有機會抵抗，就給他射倒了。跟着他就來到屋外，隔着窗子把我的舅父射殺。」

「但是昨夜不是大霧嗎？」司馬洛問。

「是的，」林丹露說，「很大霧，超過十呎，就不容易見人了，尤其是在晚上。」

「那這個人又怎能瞄準？」司馬洛說，「看不見，槍法好也沒有用的。」

林丹露一攤兩手，聳聳肩：「他總有一個辦法的。屋子也是熄了燈，一點亮光也沒有的。他從屋外射我的舅父，也是彈無虛發。」

「這傢伙一定是眼力極好了！」司馬洛搔着後腦。

「他一定是的，」林丹露說，「不然，他怎麼在黑暗中也能够瞄準，在濃霧中也能够瞄準？」

「我可以看看地方嗎？」司馬洛問。

「來吧！」林丹露說。她站起來，把司馬洛領到外面去。

她對司馬洛指出了那破了的窗子，指出她的舅父死時所站的地方，以及死後滾下樓梯，跌在白粉畫出來的那個地方，相當簡單的。

然後她又說：「電話綫是給人在遠處割斷了的，電綫也是給人在遠處割斷了的。兇手的行兇計劃很周詳。他割斷了電話綫，使屋內的人，不能向外求救。他割斷了電綫，使屋子沒有光。」

「沒有光，其實，對他也沒有好處呀，」司馬洛說，「人家看不見，他也一樣是看不見的。」

「但他顯然有辦法在黑暗中看見，」林丹露說，「不然他就不會這樣做了，是不是？」

「對了，」司馬洛說，「他一定有他的辦法，唔，你不是說你的舅父在這屋中還有兩個保鑣的嗎？他們現在呢？」

「仍然在警局，接受盤問。」林丹露說。

「問得這麼久？」司馬洛奇怪地道。

「是這樣的，」林丹露說，「警方和你想法一樣。他們認爲沒有人能在黑暗之中這麼準確地放槍的，而由於屋中除了阿祥之外祇有他們兩個人，阿祥是不懂放槍的，他們懂。」

「即是說，警方懷疑他們兩個是兇手了？」司馬洛說。

「是的，」林丹露說，「如果不相信兇手是外來的人，那就祇有他們兩個是疑兇了。」

「你的看法又如何呢？」司馬洛問：「他們兩個會是兇手嗎？」

「不會，」林丹露搖頭，「第一，他們沒有動機，他們都是忠心的。殺死了舅父，他們不但沒有利益，而且要失業了。第二，如果他們要殺舅父，有很多其他機會，不會佈置得這樣笨拙和這樣麻煩的。」

「唔，有道理，」司馬洛點點頭，「不過，這個你也不能怪警方的，警方祇是按章行事，邏輯在法律上是不能作爲依據的。」

「不錯，」林丹露也點頭，「我也是這樣想的。」

「那麼，」司馬洛說，「目前，我是不能動手幹什麼的了，林丹露？」

林丹露搖頭：「目前你也沒有什麼好幹的。假如你早來幾天，也許不同，也許不會發生這件事了。」

「我不知道，」司馬洛說，「一個在黑暗中放槍也放得這樣準的人，即使我在這裏，也不見得就能幹什麼，也許我也會給他殺掉的，我也不能够在黑暗中看見。」

「現在，」林丹露說，「我還是帶你到樓上去看看你的房間吧。我猜你不會介意住在一間兇宅裏的，是不是？」

「我不是迷信的人。」司馬洛說。

「來吧，」她說着從椅上站起來，懶洋洋地，領着司馬洛走出書房，上樓而去。

樓上是有很多房間，由於這是一間大屋子，除了主人住的房間之外，還有好幾間空置着，俱是設備齊全的客房。司馬洛被領到其中一間房間，她帶他參觀房中的擺設，一面解釋着：「客房之中，這是最好的一間，在屋角，兩邊都有窗。我的房間在對面，也是一樣的，你有什麼不滿意嗎？」

「沒有。」司馬洛搖頭。

「傭人晚上下班回到城裏去的，」林丹露說，「白天才來。不過今天因爲出了事，所以我叫他們都回到城裏去了，放他們一天假，免得打攪着警方辦事。你需要什麼，我替你拿好了。」

「我不需要什麼別的，」司馬洛說，「就是遲一點，需要吃一頓午飯。既然這裏沒有僕人——」

「祇好到城裏吃了，」林丹露說，「你可以開我的車子去，車子就在後面車房中。」她從衣袋裏一掏，掏出了一串鎖匙來，放進司馬洛的手掌中。

「你呢？」司馬洛說，「我還想趁這個機會請你吃一頓飯呢。」

林丹露聳聳肩，還是顯得很疲累地：「坦白說，我沒有胃口，而且也沒有精神，昨夜沒有睡過，我現在最想的就是睡一睡覺。」

「那你去睡好了，」司馬洛說，「晚上，我再請你吃晚飯吧。」

林丹露聳聳肩：「我也正是打算這樣。我本來打算到機場接了你就回來睡覺的。你有什麼事，到對面敲我的門好了。」

「我看，我還是晚上才敲你的門吧！」司馬洛說，「你看來是的確需要休息的。晚安，丹露！」

「晚安，」她微笑，轉身走向門口，在門口停住，望望窗外，有點自嘲地：「眞有趣，現在天氣又那麼好了。如果昨天天氣是那麼好，情形也許又會不同了。」

「不要想已經過去的事了，」司馬洛說，「還是計劃一下未來的事吧。」

「談到過去，」林丹露凝視着他，「你和美芬究竟是爲什麼分手的。」

「吵架！」司馬洛說，「也許是厭了，也許是我厭了她，也許是她厭了我，也許是大家都厭了。一吵架，她走掉了，我不去找她，她自然也不會來找我，就是這樣，我們就分了手。你知道，男女之間，就是這樣的。」

「我不知道，」林丹露聳聳肩，「我——我還沒有做過這種事情。」

「將來你終於有機會的，」司馬洛說。「唔，還有，」司馬洛又說，「這一兩天，你會收到一隻郵包，是我寄來的。」

「一隻郵包？」林丹露莫明其妙地看着他說。

「是我會用得着，但不方便帶在身邊坐飛機的東西，」司馬洛說，「寫你的名字，但是寄給我自己的。你用不着打開，祇是交給我就行了。」

「好的，」林丹露點頭答應。

她轉身出去了，司馬洛聽見對面的房門關上了。

司馬洛也關上了自己的房門，用這房間裏的私人浴室洗了一個澡，換了一身衣服，然後下樓而去。在樓下的廳中，他看見管家阿祥正無精打采地坐在那裏。司馬洛出現，阿祥忙站起來。

他說：「先生，你有什麼需要嗎？」

「沒有，」司馬洛說：「我祇是想到外面去走走吧了。」

這時，有兩個便衣警探走進屋中來了。

便衣警探的額上並沒有鑿着「警探」二個字的，但對於有些人來說，卻是等於鑿上了這兩個字，那些看慣了，有經驗，够眼光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的，更何況，在這個時間，這個地方，可以橫衝直撞的人，當然是那一類了。

這二個警探，一看見司馬洛，就馬上對他投以懷疑的眼光。其中一人說道：「喂，你是誰？」

司馬洛聳聳肩：「我？我祇是在這裏作客的。」

阿祥也忙走上前來解釋：「這位先生是林小姐的朋友，他是剛剛到的。他——他和這件事沒有關係。」

當然阿祥是講錯了，司馬洛與這件事是有着很密切的關係的，他根本就是爲了這件事而來。不過，他覺得他似乎沒有更正的必要，而眼前這幾個人，一定亦不會喜歡知道此事的眞相的。

「你現在到什麼地方去？」那警探問。

「我打算開車到城裏去吃一頓飯，」司馬洛聳聳肩：「我是住在這裏的。不過在進城之前，我想在這附近散步，可以嗎？」

「最好不要亂跑，」那警探說，「你知道，我們還沒有調查完畢，有些地方不想給人踏亂的。」

「那我不散步好了，」司馬洛無可不可地聳聳肩。

「你叫什麼名字？」那警探又問。

司馬洛告訴了他，但那警探並沒有囘報自己的姓名和職位，他祇是又問：「你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沒有幹什麼，」司馬洛說，「我來這裏渡假。如果我知導發生了這件事，也許我不會來了。但我是來到了之後才知道出了事。」

「你和林小姐是什麼關係？」那警探又問道。

「朋友，」司馬洛說，「是她邀我到這裏來。」

他有點不高興了，這人似乎問得太過份一點了，難道下一步還要問他有沒有和林小姐上過床嗎？

「司馬洛先生，」那人又說，「對於這件案子，你可知道一些什麼內幕嗎？我的意思是，我們希望任何人提供綫索。」

「對不起，」司馬洛說道，「我甚麼都不知道。我祇是林小姐的朋友，我根本不認識死者。」

那二個警探轉身走進內廳，不再理他了。

對不起也沒有一聲。這是令人相當反感的。不過，司馬洛卻是一個有器量的人，他才不會爲了這些而不高興，他走出了門外。

陽光是明媚的，天氣好得可愛。不錯，正如林丹露所說，天氣是愛和人開玩笑的，需要天氣好的時候，天氣就偏偏壞透。司馬洛小心地漫步走到屋後，由於那個警探告誡過他不要亂跑，於是他就走得小心了。

到了屋後，向草地上望出去，就看到了一些剛才他來時沒有注意到的東西。一百碼外的草地上抖了些白粉，成爲一個大圓圈，圍着一個地點。這個圓圈之內祇是草地的一部份吧了，與其他部份的草地似乎是並無分別的，但是司馬洛知道那個地點就是昨夜那隻貓給棄下的地點，及那四個守衛被殺害的地點。

他從這裏遠遠，也可以看到有兩條車輪輾過的印跡，由於這兩條印跡太長了，不可能用白粉圈起來，所以就也沒有圈起來了。

可以想見，昨夜那隻貓是有人用車子載來，丟下把狼犬引過去，加以殲滅的。開車的人可能是完成了這個任務之後便走掉了，但，亦可能開車的人就是兇手。兇手在棄下了貓兒之後，把車子再開遠一點，下車，囘來，把這四個守衛殺掉，然後又到屋子那邊去，把屋子的主人梁永棠槍殺……

司馬洛站在那裏，看着草地出神，一面在幻想中組織昨夜的經過情形。不論昨夜來的是同一個人，抑或是有許多個人，他或他們都是如有神助的。在大霧之中，在黑夜裏，槍放得那麼準？

司馬洛終於搖搖頭，這些是已經過去了的事情，不能挽囘的，還是不要去想了。他應該面對未來的事情。

他走進車房，坐上了林丹露那部小跑車，開動了，離開了屋子。

× × ×

天黑了之後，司馬洛正坐在房間裏的沙發上看着當天的晚報時，有人輕輕敲着門，跟着林丹露便走進來了。她身上還是穿着睡袍，一件長長的睡袍，毛布的，不透明，而且可以看得出睡袍下面有一副乳罩，她似乎是那種不喜歡穿太少衣服上床的女人。

頭髮由於剛剛從床上起來，所以還是相當蓬亂，但也由於剛睡過一覺，所以她是精神飽滿的。

「爲什麼你不叫醒我？」她說。

「我覺得休息對於一個人是最佳營養，」司馬洛微笑，「你需要的是休息。怎麼樣，肚子餓嗎？」

「還不會餓死，」林丹露聳聳肩，「不過，也非去解決晚飯的問題不可了。你等我一等，我去換衣服。」

「好的，」司馬洛說着，又揚揚手中的報紙，「你舅父的死是大新聞。」

「應該是的，」她在門口囘過頭來說，「在此地，我的舅父是一位名人呀。」

「而且，」司馬洛又說，「輿論似乎也是對他同情的。沒有一張報紙，暗示他是應有所報。」

林丹露聳聳肩，露出一個嘲諷的微笑：「這是因爲舅父生前對於慈善事業特別熱心。有什麼慈善運動，他總是出錢出力，不甘後人的。他說這對他的社會的地位有帮助。人們對他的印象好了，許多事情也比較方便了。」

「這是一定的，」司馬洛說，「做善事是一個好辦法，也是一個一定見效的辦法。」

「不錯現在是見效了，」林丹露說，「但有什麼用？人都已經死了，不能享用。」

她說完就走出去了。司馬洛繼續在房間裏看完了那些報紙，她又囘來了。她已經換過了衣服，也梳過了頭髮，整個人頓時顯得容光照人了。雖然她換上的並不是鮮艷刺眼的衣服，而祇是淡淡素素而已。但她本來就是一個清秀的女郎，淡素的衣服，是更能增加她的吸引力了。她把手臂穿進司馬洛的臂彎，和司馬洛一起卜樓。

她開車子進城。一路上，她很多說話，睡過了這一覺之後，她的精神好得多，就有興趣說話了。

她告訴司馬洛，她主要是替她的舅父管理帳目的，她以前是學會計畢業的，而她是舅父最鍾愛的孩子。她的舅父沒有妻子沒有兒女，一向當她是女兒一樣，而她既然是親戚，她當然比別人更可以信任了。

「怎麼你有興趣幹這個呢？」司馬洛微笑着問，「我的意思是，你也知道你舅父是什麼人，以及他是幹什麼的。你不像是那種人。」

她又微笑起來了。

「我發覺這些事情是很有趣的，」她說，「以前我以爲世界是那麼美好，但是替舅父做

事之後，我就知道了好些眞相。善良背後往往是醜惡，醜惡的背後又往往是善良。而且，便我最感興趣的就是，舅父是正在極力擺脫醜惡，投向善良。他是眞的這樣想的。他這個人沒有別的本事，年輕的時候不向邪道發展，不然他可能餓死了，但是現在，他就想擺脫邪惡，眞眞正正做一個好人。」

「因爲他現在不要做邪惡的事了？」司馬洛說。

「不，不，不是這樣的，」林丹露嚴肅地搖着頭，「他是眞的想的。他對我說，他以前雖然是一個壞人，但也壞得有一個限度。」

「我也聽說是這樣，」司馬洛同意地說。對於邪門的事，他知道得相當多。

「舉一個例吧，」林丹露說，「可以揚名的善事，他固然不會放過機會。但有不少沒有機會揚名的善事，他也一樣去做，而他做了也沒有人知道。祇有我知道，因爲我是管帳的，錢拿了出去，我一定知道。又譬如說，最近有一個龐大的廉價屋宇計劃，那塊地皮之中有一部份是屬於舅父的，舅父也正在計劃把這塊地皮發展爲工業區，這對於他的生意有很大帮助，如果他抓住這塊地皮不放，這個建屋計劃就根本不能實行，而且舅父還可以把其他的地皮都買卜來。但舅父結果還是悄悄地把這塊地皮讓出去算了。其他的例子還有很多，不過我也不說了，你不會高興聽的。」

「你的咀巴說出來，我怎會不高興聽？」司馬洛微笑道。

林丹露瞥了他一眼，在方向盤上分出一隻手來，在他的腿上輕輕一拍。

「這一次的事，」司馬洛說，「會不會乃是因爲你的舅父企圖擺脫邪惡而引起的呢？」

「可能，」林丹露說，「不過卻是爲了一件我不知道的事情。我知道的祇是，舅父事先是已經接到了警告的，這個要殺他的人聲言要殺死他，所以舅父才會這樣嚴密保護自己。但是，結果還是沒有用。」她說着，又長長地嘆了一口氣。

「等你的另一位舅父來了時，我們就可以知道了？」司馬洛說。

「是的，」林丹露說，「他們是兄弟，而且以往是一起打天下的，他對他的事，應該知道得多一點。但，這些以後再談吧。關於美芬……你現在想念她嗎？」

「我祇能說，我絕對不討厭她，」司馬洛說，「男女之間的事，是很難講的，但，爲什麼我們要談這些呢？」

「因爲，」林丹露說，「我爲美芬感到可惜！」

「謝謝你！」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正躺在床上看報紙的時候，林丹露又敲敲門進來了。夜已經很深，他們已經在城裏吃過晚飯，她說她是囘到房間裏去睡覺的。

「我還以爲你已經睡了，」司馬洛說。

「睡不着，」林丹露說，「外面又有霧了。我有點害怕。」

「害怕什麼？」司馬洛說，「難道又有人會殺你？」

「當然不是，」林丹露說，「我想不出有什麼人有理由要殺我的，但我還是害怕。昨天晚上就是這樣的霧，也就是這樣出事的。」

「坐在這裏吧，」司馬洛拍拍床邊，「睡不着，我們談談好了。」

她坐卜來，而且也把雙脚縮了起來，放到床上。她的身上還是那件睡袍，毫不暴露的，但是卻另一種吸引力。

「我們談些什麼好呢？」她卻兩手攬着膝蓋，低下了頭，長長的頭髮就披散在膝上，而她的臉也不見了。

司馬洛輕輕地拉着她的手，讓她的手掌朝着上面，一隻手指在她的掌心輕搔了一搔。她整個人抖了抖，由於這是一個很敏感的部份。但她也沒有把手縮囘去，而且也沒有抬起頭來。她祇是小聲說：「司馬洛，你在勾引我！」

「是的。」司馬洛溫柔而坦白地承認。

「你什麼女人都要勾引的嗎？」她又說。

「是的！」司馬洛又坦白地承認。

他並不覺得他這樣做是唐突的，因爲他知道她是正在希望他這樣做。剛才，在吃過晚飯之後，他們曾經一起跳舞，她在他的身上挨得很緊。而且，在更久以前，他還記得有一次，他和美芬以及林丹露及一班朋友一起跳舞。她喝醉了，和他跳舞時也把他挨得很緊，她老是說：「可惜我和美芬是好朋友。」

司馬洛知道她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他也知道她半夜三更進他的房間來是什麼意思。一個女人，暗示到這個程度，已經算是難得的了，他總不能要求她脫光衣服爬上他的床上來。

他再伸手到她的頭上，輕輕撥開她的頭髮，輕輕撫她的頸背，然後手指又伸過去輕撫她的耳朵後面。

她全身都蠕動起來了，雖然頭仍沒有抬起來。這種觸碰，是會給她帶來一種觸電般的感覺的。男女之間的觸碰是一件很奇怪的事，觸碰得愈輕，就愈是敏感。現在就是這樣的。

她並不反對，雖然她也不知道下一步她應該怎樣做。司馬洛卻是知道他下一步應該怎樣做的。他伸手過去，摸着了床頭的燈掣，把燈熄了。

黑暗現在對他們是有很大帮助的。黑暗可以消除尷尬。在亮光之中不好意思做的事情，在黑暗之中就無所顧慮了。現在也就是這樣。他再把她擁進懷中的時候，就發覺她已把頭抬起來了。

這裏一熄了燈就是很黑暗的，由於這裏沒有隣居，沒有街燈，而屋外的燈，今天晚上亦沒有開亮，沒有別的光綫來源，燈一熄了，房間就陷入了絕對的漆黑之中，他要摸索着才能找到她的咀唇。他們的咀唇在黑暗中互相緊吸着，她的兩臂也像蛇一般緊吸着他。

這不是說話的時候，而是動作的時候。他的咀唇把她的舌頭吸進了她的口腔，爲她的舌頭進行按摩。跟着他的手也伸到了她的睡袍的脚下了。睡袍是寬闊的，對於他要做的動作沒有一點障碍，他的手很容易就伸到了她的背上，在那裏輕撫着。

後來，他的手就停在乳罩的背扣上，要把它解開。

她的身子緊了一緊，舌頭也抽出來了，呻吟着說：「不要！」

但祇是口頭上的反對，行動上並沒有反對。這一句「不要」，目的不過是略爲挽囘一點自尊心吧了。

他把扣子解開了，但是手還是在背上游移着。這也是一種心理上的調情。她以爲他馬上就會佔據那敏感的尖峯的，但他偏偏就不這樣做，如此，當他終於這樣做時，她的感受就會更爲强烈的。

果然，當他終於這樣做的時候，她就有非常强烈的反應了。掌心祇是在尖峯上輕輕擦過而已，她就有了一陣强烈的顫抖，整個人軟在那裏，喉嚨間發出斷斷續續的呻吟。

她的右手卻不軟，這隻右手舉了起來，緊緊握住腦後的頭髮。

司馬洛再輕碰了兩次，然後手就降了下去，作較爲緊密的接觸，而同時咀唇也再降了下來，與她的咀唇接觸着。她的身體漸漸又由軟

而硬了，就好像一條蛇似的，非常有勁地扭動着。

終於，他的咀唇移開了，在她的耳邊說：

「我還是替你脫下來吧，舒服一點。」

她沒有搖頭亦沒有點頭，就像他的話是命令，他說要做就是要做了。他也不等她讚不讚成，就坐起來，爲她脫去了那件睡袍，以及那副已經解掉了扣子的乳罩。

漆黑，他是什麼都看不見的，她的大小和形狀，就祇能憑觸覺揣摩了。到他有了一個概念的時候，她已經很瘋狂了。她的手不時抓他的衣服，有時亦會去拉扯他的頭髮。他停了一停，把自己的衣服解脫，然後，也替她解脫最後一片蔽體的尼龍。

一直，他都是很小心，沒有觸到這片尼龍所遮蔽着的區域。現在，遮蔽已經解除了，他就第一次去碰觸。

他發覺她是飽滿而豐盛的，而且已經充份潤濕，而這第一次的碰觸，使她更瘋狂了幾度，她的喉嚨更不停地吐出那像是抗議，又像是歡迎的呻吟。

直至他最後把手收同，而作另一種更直接的動作時，她的呻吟是絕對表示歡迎了。

緊湊而敏感，這使他不需要花很大的努力，就使她到達了那生與死的邊緣般的境界。她簡直要把他的頭髮扯下來似的。然後就在一陣手舞足蹈之後靜止了下來。

他仍然是什麼都看不見，但是他猜想她的兩眼現在一定正在泛白，而他可以摸到她的口角已在流着口涎。得到高度刺激時，人就連口涎也失去控制了。

「你要快弄死我了。」終於，她在長長地嘆了一口氣之後說。

「準備再死一次，好不好？」他微笑着問道。

「還可以再一次——？」她表示訝異。

「你不知道嗎？」司馬洛不禁笑起來了。

她在黑暗中聳聳肩道：「你以爲我懂得很多嗎？」

「你現在不是個小孩了。」司馬洛說道。

「但上一次的時候還是個小孩子，」她說：「十四歲……什麼都不知道，也不大清楚是怎樣的，一切都在迷惘之中渡過了……」

「沒有享受？」司馬洛問。

「有一點享受，也有一點痛苦，」她說：「那時候，最欣賞的還是那一股情意。很濃的情意；你知道，那時我是在戀愛——或者以爲自己在戀愛。」

「那個對象呢？」司馬洛問。

「不知道怎樣，我慢慢疏遠了，」她說：「我後來發覺了不愛他，而且我不肯和他這樣做。原來男人希望一天到晚這樣做的，我不肯，他也不滿意了，後來，他到外國讀書，事情就這樣算了……呀……」她忽然深吸一口氣，低低地叫了起來，因爲在她說着話的時候，他又由靜而動了。

（未完）

其人其事

隱名高手神打李微

希華

中國的拳派很多，有些拳脚是不很重視一招一脚的，他們最重視的是神打，學習神打之前，先要學習一個門派的拳脚，它就是「神拳」。

自古到今，都有神打這一門的功夫，不過，南北兩個地方的派別不同，功夫各異，稱做神打的高手也很多，所以這一個門派就逐漸陷於失傳的形勢，另一方面，有些人完全不學拳脚，只學神打，靠着劃符唸咒，以爲神仙附在他的身體上面，任由別人用刀去劈，或者用棍去打，仍不受傷，逐漸使那種拳脚變成走火入魔，久而久之，神打就跟神拳分離，變成兩種東西，發展到這樣子的地步，神打就給人輕視了，最低限度，認爲它是左道旁門。至於神拳，沒有跟神打聯結在一起，也就一沉不振，可是，四五十年前，却有許多人在廣州學習神打的，甚至苦力方面也有些神拳高手隱身在那一個行業之內，平時不露鋒芒，到了必須決鬥，然後挺身而出。在這一批隱名的高手當中，有一個苦力姓李，單名一個微字，初時沒有人知道他的拳脚精通，而且懂得神打，以爲他只是一名苦力，不過氣力比較大而已。有一天，一艘載滿英石的貨船由遠處運到，登岸之際，由於船乃沒有足够的苦力把石頭由船上搬下來，跟着李微一齊工作的人，俱是婦女居多，船上的工頭就欺負她們，亦即欺負李微了，他們很遲還沒有把石頭由船上移到岸上來，李微看不過眼，跟姓葉的工頭理論，爭吵起來，不知怎樣，竟然發生打鬥，姓葉的恃着貨船裏面有十多個苦力，俱是彪形大漢，李微不過普通的身型吧了，至於李微率領的人，俱是婦女，料想她們是女流之輩，根本上就無法抵禦，因此大喝一聲，十多個人向李微圍攻。

照理李微是要施展拳脚跟他們打鬥的，殊不料李微却把一雙手低垂下來，絕不還擊，只是在對方向臉孔打來的時候，略爲躲閃，保護自己的一雙眼和鼻子，總之，那些人盡力揮拳痛打，李微胸背交擊，還有人用脚踢他的腹部，亦不還手，這樣打了半個時辰，李微仍然能够捱打，沒有走開，至於打他的人，不是拳頭發大，又紅又腫，就是脚痛，無法再打他了，那時姓葉的工頭才知道李微確有功夫，不敢再打，立刻喝令船上的苦力從速把石頭搬下來。

很少人沒有交手就能够屈服對方的，故此，李微能够捱打這種情况，給那些人看了都發生驚奇的感覺，查根問底，然後知道他學過神打，而且擅長神拳，不過，他極少跟別人打鬥，故此他有了功夫亦無人知曉。

至於李微學到神打功夫，那是童年發生的事情了，他是一個孤兒，住在博羅，平時跟其他牧童到田上看牛的時候，已經常常跟那些孩子交手，無緣無故的打起來，年齡漸長，臂力也增加了許多，以爲自己能够打鬥。十五歲的一年，他已經長成，但却沒有人教授拳脚，某天，他們那些牧童趕牛入村，碰着一個道士，不肯讓路，反而伸手撥牛，十多隻牛給道士雙手撥開，東歪西倒，李微看了，勃然大怒，立刻從牛背跳下來，向道士直衝過去，發拳就打，殊不料道士沒有擋格，他的拳頭打在道士身上，隱隱作痛，因爲道士的身體跟磚牆同樣的堅實。

打了一會，李微一雙手逐漸發生變化，又紅又腫，所有牧童都認爲李微最擅長打鬥的了，既然李微打不過道士，他們更加不敢動手，只好自管趕牛走開，反而李微沒有走開，纏住道士，跪下來拜師，自稱想學功夫，求他收自己爲徒。

道士問他姓甚名誰，住在何方，何以想學功夫，李微逐項回答，道士知道他是個孤兒，以牧童度活，心上暗喜，說：「我是個道士，住在羅浮山，你叫我做千山道人好了，經常到巉岩峭壁採藥的，缺少一個藥童，如果你眞的想學功夫，就到山上去，有空的時候，我教你武藝，至於你白天應做的工作，跟我上山，我採到草藥，你就把它放在竹籃裏面，早晚相隨，這份差事，你願意做嗎？」

李微痴心想學功夫，怎會計較到做小道士抑或做藥童呢？他喜出望外，立刻跪地叩頭，就在該處拜道士爲師。

那個道士沒有說出眞姓名，只是告訴他法號叫做「千山」，由那一個時期開始，李微就跟隨千山道士到羅浮山的絕頂，住在一座荒廢的道院之內居住，朝夕採藥練武。

所謂羅浮山，實際上是有兩座高山的，前面是羅山，後面是浮山，羅山與浮山之間又有一座小山叫做茶山，茶葉最靚，該處極爲荒涼，以前有一座茶山道觀的，後來道人走個清光，因爲山上有虎，不知如何，千山道士利用那個地方住宿，李微就跟他同在該處過活。到了二十一歲，他就學了六年神拳，兼懂神打的妙術，道士教他唸咒運氣，皮肉堅韌，刀槍不入，他學成之後，道士才告訴他所學的就是茅山神打，原來茅山術有許多種，神打只是其中之一，至於神拳，並非茅山神打之內，究竟道士從何學習得來呢？道士沒有說，李微也沒有追問。

李微從小在博羅生長，因爲他是孤兒，沒有歸宿，道士帶他到山上去，那座破落的道觀就是他的家，他以爲跟隨道士可以活一輩子了，不料道士忽然對他說：「我要到處雲遊的，有緣就住下來，緣盡就即行離去，明天我就要離開羅浮山了，沒有我在這裏，你是很難單獨居住的，因爲山中有虎豹豺狼，你還是下山照常度活吧，你所學的武功已經够用。」

李微依依不捨，自稱願意跟他雲遊四海，道士執意不肯，李微無法可想，只好當天下午飄然下山。

他回到博羅之後，看見鄉人，彼此仍然認識，但不知道他懂得功夫，只是把他看做牧童，不過，他的年齡已長，不再看牛了，索性在鄉間工作，有如農夫一樣。

當時粵省發生內戰，陳烱明守惠州，在東江一帶擁兵自衞，還想擴張勢力，到處拉伕，要是給那些軍隊拉去，整天做牛做馬，苦不可言，打仗還要衝鋒陷陣，死多過活，農民對這種軍隊畏之如虎，有一天，李微正在田間，做些耕種的工作，忽有一隊軍隊走過，其中有十多人直衝過來，想把他拉去當兵，李微自稱是農民，不願做兵，對方勃然大怒，不由分說，伸手拉拉扯扯，李微迫不得已，因爲他正在耕種，手上有鋤頭，便向他們鋤去，一連鋤倒四五個人，有兩個人想放槍，給他立刻鋤死，整隊軍隊大爲震怒，紛紛追趕，一邊追一邊放槍，李微立刻運用神功，發脚狂奔，那雙脚像車輪似的快速，軍隊在後放槍，打不中他，或者打中他也無法傷害他，因爲他練過神打，刀槍不入，是否如此呢？李微也不知情，不過李微所知道的是他發脚奔走之際，愈走愈快，後邊無人能够追得上，那是神打的力量。

李微闖了這一場禍，便到廣州做苦力，因爲他力大如虎，別人用四五個苦力去推車，他却廉價僱用女工，四個女工在前面拉，他在後面推，那一輛貨車就算重達千斤，仍然可以推動，可見他的氣力多麼大，不過，一般苦力，只是知道他有氣有力，不知道他精通拳脚，而且懂得神打。直到他跟姓葉的工頭爭吵，引起一場打架，能够捱打，兼且傷人，然後知道他身懷絕技。

當時有許多同鄉跟他談得來，既然知道他懂得武功，而且那些功夫屬於神打這一類，刀槍不入，便請他表演一下，李微無法推搪，便叫工頭走入厨房拿一柄菜刀出來，他暗中運用神功，集結在右臂之上，叫姓姚的工頭持刀猛斬，刀刀砍在手臂，連砍七刀，分毫沒有損傷，經過這件事，那些人就知道他的確懂得神打了。

當時廣州的工潮非常蓬勃，馬超俊任農工廳長，各種行業紛紛組織工會，但是，眞正的工會非常之少，只是借着工會爲名欺壓良民的人多如牛毛，那天李微正在指揮那些男女苦力，在天字碼頭起運英石，忽然有一隊自稱做糾察隊的傢伙從二馬路走出來，爲首的領隊揸着旗幟，走近問他是否已經加入工會，李微搖頭說：「那些人都是婦女，因爲環境所迫，不能不出來做工，希望賺點錢養家，根本上沒有餘力加入工會，更沒有辦法交會費。」

這個領隊認爲他强詞奪理，非常憤怒，因此大聲責備，不知不覺兩人就爭吵起來，糾察隊自恃勢力充沛，蠻不講理，一聲號令，幾個人走近想把他拖走，李微知道如果給他們拉進工會裏面，就像肉在砧板之上，任由他們擺佈，君子不吃眼前虧，對方伸手抓他之際，他立刻左手一揚，順勢直落，搶了他的旗槍，回手向他的腹部一掌打出，這傢伙就向後倒跌丈外，跟着李微把他搶來的旗槍，扯開旗布，就此變成花槍，作爲武器應戰。

十多個糾察隊看見領隊給他打倒，不肯干休，大喝一聲，紛紛拔出短棍長刀，把他包圍，另外有些人帶備鐵尺，也向他殺去，李微却絕不畏懼，就以由花槍變成旗竿的長武器跟他們苦戰，那些糾察隊本來是許多隊出發的，一隊又一隊，發生打架之後，大多數人都知道，刹時間有四十多人手拿武器，紛紛進擊，李微知道衆寡懸殊，無法苦戰，怒吼一聲，揮動花槍，衝過人叢，直出二馬路，逃向黃沙那邊，糾察隊追趕不及，便即收隊。至於李微，此後不敢再在廣州居留了，他究竟流落在何方呢？無人知曉，不過，李微懂得神打，以寡敵衆，次次勝利，這些事情雖然變成了陳跡，至今，仍然給武林中人津津樂道。

（完）

二月完俠義奇情小說

倪匡·文
盧令·圖

鹽梟雙雄（三）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徐標懷着鹽帮的雙龍爭珠令黄夜出走，剛到郊外便遇到一朶青和他兩位師兄截擊，徐標不敵被殺，屍體被踢入小溝；而雙龍爭珠令也隨着他的屍身葬於溝內。陳典文偕唐榮着李和順帶路，往掘李父墳墓，以查證李父死因，冀能探索潘蘭花及雙龍爭珠令的綫索，在唐榮掘墳的時候，陳典文回憶起在潘蘭花仍未出閣前的往事，那日陳典文照慣例往茶樓品茗，突有新科舉人張翔帶二隨從到來找他，指斥鹽帮戒律鬆弛，非得好好整頓一番不可，再這樣下去，要成爲江湖大患，陳典文不悅地指張這話未免太重了——

晴天驚霹靂　詭變知多少

張翔揚了揚眉，道：「可不是麼？這位出拳那麼重，要不是我也有點能耐，不早就躺下了？」

唐榮在陳典文的身後，臉色和陳典文恰好相反，漲得通紅，叫道：「少爺，別聽他的，許老拐……許老拐……」

唐榮叫到這裏，想是太激動了，竟然講不下去，陳典文向後擺了擺手，直視張翔，道：「閣下將許堂主怎麼了？倒要請教！」

這時候，茶館中的茶客，幾乎全避了開去，但是又不捨得遠離，大都聚在走廊上，門口，向內看着。

茶館中還有幾個人坐着，陳典文一面問，一面眼光向四面溜了一溜，看出坐着不動的，是四個中年人，各據一桌，全是生面孔，陳典文心裏有數，這四個人自然不是普通的茶客，一定是張翔帶來的，不過他們早已來了而已。

陳典文向張翔問了這句話，張翔還未曾回答，就聽到門外一陣大喝，聚在門口的人，紛紛閃了開來，讓開了一條路，在人弄之中，十二個勁裝的漢子，一起疾步走了進來，這批人一到，陳典文又放了心，這十二個勁裝漢子，統稱十二金剛，是鹽帮總堂的護衛高手。

十二個人一進來，直趨陳典文，向陳典文行了一個禮，又一起退了幾步，挺立着不動。

張翔對來的十二人，似乎完全若無其事，只是淡淡地道：「那位姓許的朋友？我將他入了釘箱，送給貴帮自行處理！」

張翔講來輕描淡寫，在陳典文身後的唐榮，已咬得牙齒格格直响，十二金剛，也個個怒形於色，十二雙拳頭，緊緊握着，人人指節骨凸起，看來像是一雙一雙的鐵槌一樣，這十二個人，練的全是少林的金剛拳，金剛拳力道威猛，是大開大闔的外門功夫，十二人合稱十二金剛，也是由於他們所練的功夫而來的。

陳典文總算沉住了氣，但是心裏一股怒意，也陡地向上，冲了上來。

陳典文是帮會中人，自然知道「釘箱」是怎麼一回事，不過他雖然從小就在帮會之中，「釘箱」這種事，也一直只是聽說，而且，也想不到眞會有這樣的事發生，自然更絕想不到會發生在鹽帮的身上！

「釘箱」是一種刑罰，各帮各會，都有不同的戒律，但是大致是相通的，若是被發現有人犯了戒律，爲了顧全這個帮會的面子，出手干預的人，就將犯事的人制伏，釘箱，送回他所屬的帮會去，由他所屬的帮會處置，這是江湖上的一種規矩。但是江湖帮會之間，無風尚且起三尺浪，這種事，一定引起軒然大波，決不輕易發生，就算有，也是在大帮會對付小帮會之間，而且，犯戒的人，也要眞正罪無可恕，才能這樣做，而今，鹽帮的刑堂堂主，叫人用釘箱送了回來，這可以說是做夢也想不到的事，連得聚在外面看熱鬧的人，也不由自主，人人打了一個突，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來。

可是，張翔卻顯得那麼滿不在乎！

陳典文心中不但怒，而且十分難過，他和許老拐的私交相當好，他也知道「釘箱」，是如同棺材一樣的一隻木箱，上下四周，全是尖銳的鋼釘，總數九十九枚，那些鋼釘，是在人放進去之後才釘進去的，每一枚鋼釘，透過箱子的木板之後，還要入肉九分，人在釘箱之中，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從遑雲到揚州，少說也要走三四天，在這三四天中，許老拐受的是什麼樣的活罪？

陳典文氣往上沖，面色更青，他一揚眉，冷冷地道：「多謝張先生，請張先生同到敝帮，當面評理！」

將別人釘入釘箱，就必需親自到這個人所屬的帮會，還要公開評理，看其人處置是否得當，這也是江湖上的規矩，陳典文的話，自然十分上路，他一面說，一面已有心掂一下對方的斤兩，一伸手，就去抓張翔的左腕。

張翔正在緩緩地搖着扇，陳典文一出手就抓他的右腕，手腕稱爲「脈門」，是學武之人，身體上最弱的幾處地方之一，陳典文有意如此，看看張翔怎麼防範，他出手如風，心念電轉，已經準備張翔一有反應，他後面的幾個殺着，也就可以綿綿使出。

卻不料他一伸手，手指搭上了張翔的手腕，張翔是一點反應都沒有，陳典文不禁陡地一怔，原先蓄在指上的力道，也在那一刹間，陡地收了回來。

等到他的手指，抓住了張翔的手腕，覺出張翔的確一點也沒有反抗的打算之際他不禁暗叫了一聲慚愧，臉上一陣發熱。

他的指勁，何等之强，曾在酒後，一口氣捏扁了二十多隻錫酒壺，要是他不是陡然之間，覺出張翔完全無意與自己較勁照樣發出去，張翔的手腕骨，非立時斷不可！理還未評，就先將對方的手腕骨折斷，這自然又是大大的不是了！

在這一刹間，陳典文對於張翔，雖然還是充滿了敵意，但是也有一份難以形容的佩服。他自度要是易地相處，自己就決不會有這樣的鎮定功夫！他伸手出去，抓向對方的要害，任何人都看得出是不懷好意的，可是他居然能沉得住氣！

陳典文定了定神，又道：「請！」

張翔像是看穿了陳典文的心思一樣，站了起來，向陳典文微微一笑，請道：「請！」

陳典文被他銜着自己一笑，臉上一陣發熱，就在這時，又一陣脚步聲，另一隊勁裝漢子，走了進來。

那一批進來的勁裝漢子，一共二十四名，裝束和十二金剛一樣，只是腰際的袴帶，顏色不同，十二金剛的腰帶，是一式金黃色的，後來的二十四人，則是斜條的黃白相間，腰帶上的顏色，表示其人在鹽帮中的地位，像陳典文那樣地位的人，若是有什麼儀式，他勁裝出場時，他的腰帶上，是纏滿了黃金絲的，而唐榮則和十二金剛一樣，纏金黃綢帶。

進來的二十四人，地位較十二金剛稍次，他們進來之後，立時分兩行列開，緊接着，一個矮個子，光頭，肥胖，肉裏眼，未語先笑的老者，穩步走了進來，那是陳典文的副手，在鹽帮中資格極老的潘七叔，人人皆尊七叔而不名，是因爲他輩份相當高之故。

七叔一進來，就向張翔搭着手，也像是沒事人一樣，道：「張先生，蘭姑有請張先生帶着貴友，一起到敝帮相聚！」

剛才，陳典文出手，抓向張翔的手腕之際，張翔自己沉得住氣，和他一起來的兩個中年人，和坐着的四個人，倒有點沉不住氣，已經全都躍躍欲動，直到七叔一進來，氣氛才略緩和了些。

七叔話一說完，又對張翔身後的兩個中年人，笑了一笑道：「兩位是高郵施寶應施老太爺的後人吧？我小時候，曾受過施老太爺的教益，今日能和兩位相會，眞正是幸事！」他眉花眼笑地說着，那兩個中年人，忙躬身行禮，道：「先父常提及七叔的好處！」

潘七叔呵呵地笑着，十二金剛，唐榮和陳典文，看來並沒有什麼反應，但是他們心裏，也不禁暗自吃驚，高郵施家，獨門絕傳的打穴功夫，已是武學中的奇技之一，打穴一道，天下相傳者，不過七家，高郵施家，是其中之一。打穴在武學之中，是十分難練的一種功夫。相傳練得好了，能點中對方的穴道之後，令對方的身子，僵立不能動彈，非施解穴功夫不可，但那只不過是傳說，誰也沒有見過，打穴功夫眞正的厲害之處，是認準人體的穴道，每一出手，重擊必然擊中在對方的穴道上，穴道是人體內的特殊構造的關眼，針之炙之，可以治病，在穴道上受了重擊，也特別容易受傷，打穴功夫比別的功夫，容易使對手受傷，也在於此。

而今，那兩個中年人，施氏兄弟，看來簡直就像張翔的僕役一樣，張翔的厲害，也可想而知了！

陳典文踏前兩步，在潘七叔的耳邊低聲道：「七叔，老拐叫釘了箱！」

潘七立時略一點頭，道：「是，蘭姑已經大開刑堂，在等着張先生！」

張翔態度安詳，又像走進來的時候一樣，向外走去，這一次，不單是施氏兄弟跟在他的後面，另外那四個，一時之間，還叫人猜不透他們來歷的中年人，也大踏步跟在張翔的後面。潘七和陳典文連忙跟了上去，再後面，是十二金剛，和那二十四個勁裝漢子，唐榮自知脾氣不好，看到

潘七帶人來這種陣仗，知道在未評理之前，要是鬧出事來，一定是自己的不是，所以他忍住了氣，跟在最後面。一行人等，離開之後，茶客又湧了進來。茶館中本就是一個鬨鬧的地方，這時候，鬨鬧比往時又甚了許多，人人都在談論着張翺的風采，在談論着鹽帮不知準備如何處置這件事情。

鹽帮準備如何處理這件事呢？陳典文想知道蘭姑的心意，所以在離開茶館之後不久，他向潘七使了一個眼色，告了一聲罪，抄着小巷，先回總堂去。

鹽帮的總堂，就是著名的潘家大宅，就在原來被拆去了的大宅宅基上再建造起來的，圍牆比平常巨厦大宅的圍牆要高得多，一直圍到正門，正門是一種暗紅色，門環是錚亮的白銅，門外永遠有四個身形一板高大的勁裝漢子在守着，陳典文急步進了門，直趨內堂，他才走進內堂，就看到了蘭姑。

蘭姑換上了勁裝，在柔媚之中，看來有一股極其吸引人的颯爽之姿，一見陳典文，蘭姑就道：「來了沒有？」

陳典文道：「快到了，七叔陪着他們，蘭姑，你看該怎麼辦？」

這是一件極難委決處理的事，陳典文這樣問，只不過是隨便問一聲，事實上，他一路趕回來的時候，已經有了主意，只等蘭姑一開口，他就準備將自己想好的計劃講出來給蘭姑聽。

却不料蘭姑聽了，淡然道：「那還不容易，他照江湖規矩來，我們照江湖規矩！」

陳典文怔了一怔，道：「蘭姑，照江湖規矩，也可以大有出入，老拐在那裏，救出來了沒有？」

蘭姑搖了搖頭，道：「沒有，在刑堂裏，我們去吧，他們也該來了！」

陳典文呆了一呆，準備好的那番話，竟然講不出來，蘭姑已經在陳典文的身邊，走了過去，一陣淡淡的幽香，飄了過來，也不知是蘭姑身上的幽香，還是院子裏白蘭花的香味。

刑堂在大宅的最後面，那是大宅中，最是神秘，也是人人望而生畏的地方。刑堂不常開，鹽帮的帮衆，有時開玩笑，常說：「你想進刑堂，還不够資格！」開刑堂，一定是處理帮衆極有地位的人，絕不爲處理無名小卒而設。當陳典文和蘭姑一前一後來到刑堂之前的那條直路之際，刑堂的黑漆大門洞開着，從大門起，一直到大宅的後廳，足有兩百來人，肅立着，一動不動，他們全是未够品級進刑堂的人。

人雖然多，但是靜得鴉雀無聲，蘭姑和陳典文想知道，蘭姑的心中，究竟在打什麼主意，所以他仔細打量着蘭姑的神情，不過，在蘭姑細嫩的臉上，却一點也看不出什麼來，從側面看過去，只看到蘭姑細嫩的臉上，細嫩的汗毛，在陽光下閃着異樣的光彩。

陳典文好幾次想開口，但是却沒有發出聲來，他們兩人，一起來到了刑堂的大門口，刑堂之中，响了一下又一下沉重的鼓聲。

陳典文搶先幾步，跨過了極高的堂檻，立時又垂手而立，蘭姑接着走了進來。

一進了刑堂，所有在刑堂中的人，全站了起來，潘七他們還沒有來，在刑堂中的，全是鹽帮中地位極高的人，約有六十來人。在刑堂正中，放着一隻木箱，箱子蓋打開着，許老拐就直挺挺地躺在箱中，九十九顆鋼釘，每一口都入肉將近一寸，血在釘上和身上凝結着，老拐緊閉着眼，一聲不出，一動不動，口中咬着一枝老山參，參尖露在口外。

在木箱旁邊，另外跪了七個人，全都是額頭點地，一動不動，這七個人，自然是和老拐一起生事，被張翺押了來的人，七個人，人人都帶着傷。

在刑堂中的鹽帮中人，每個人都是滿面悲憤，這些人和許老拐，都有過命的交情，如今眼看許老拐受這樣的活罪，仇人就要來到，誰不想拚命？

陳典文先來到刑堂正中，交椅之旁，站定身子，蘭姑也走上來，轉過身，在刑堂正中的交椅，坐了下來。刑堂的交椅，又高又大，最特別的是，鋪在交椅上的，是一張用棘荊編成的墊子，若是沒有練過功夫，坐上去，那滋味可不好受。

這是潘老太公當年定下來的規矩，意思是大開刑堂，當帮主的，雖然照帮規大公無私，處理犯戒的帮衆，但是帮主的心裏，也極不好受，就像是坐在棘墊上一樣。蘭姑才一坐下外面就响起了銅鑼聲。

銅鑼聲一下接一下傳來，每一下鑼聲，就像是敲在人的心頭一樣，接着，便是脚步聲，先進來的是十二金剛，各按自己的地位站定，再進來的，就是並肩而行的潘七和張翺，和跟着張翺的施氏兄弟，和另外四個大漢，唐榮在最後。

潘七一進來，連常年浮在他臉上的笑容，也消失了，變得十分嚴肅，道：「啓禀帥主，南通張翺張先生來訪！」

潘七和張翺一進來，刑堂中的氣氛，就陡地變了一變，本來，人人憤形於色，可是張翺一進來，各人的神情，就變成十分驚訝，雖然這種驚訝的神色，一閃即逝，但是也可以知道，所有人的心中，對張翺那種高貴、雍容的神態，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折服！陳典文就站在蘭姑的身邊，他也看到，張翺一進來，蘭姑就震了一下，長長的睫毛，迅速地抖動着，陳典文甚至可以敏感地感到蘭姑的心跳，也陡地加速了許多！張翺直向前走來，他却不照江湖上參見一帮之主的禮節，只是向坐在正中的蘭姑，拱了拱手，道：「久仰盛名，今日來得冒昧。」

蘭姑的聲音，仍是那麼動聽，道：「張先生請坐。」

在蘭姑的座位之旁，另有一張交椅，張翺也不再客氣，跨前一步，來到椅前，指着同來的六人，道：「這兩位，是高郵施家兄弟，這位是蕭縣炭窰的掌舵林振山林先生，這位是槽運上的大龍頭張恩，這位是鳳陽來的化子頭，劉輝，這位帮主可能比較陌生，是四川來的，袍哥兄弟。冒昧一起來打擾帮主！」

張翺一個接一個介紹，都提姓道名，只有說到四川袍哥那位朋友之際，却將姓名，略了過去。隨着張翺的介紹，各人都向蘭姑行禮，蘭姑也一一還禮，張翺看來是隨便指着各人介紹的，但是陳典文心裏

明白，他是將地位低的，放在前面。事實上，這六個人，沒有一個是地位低的，施氏兄弟，在這六個人中，竟成了最低的了，蕭縣盛產木炭，燒炭爲生的人，不下數千，掌舵的林振山，是江湖上吃得開的人物，那不必說了，槽運上的大龍頭，揚州人可絕不陌生，尤其鹽帮，和運河上的槽帮，關係密切，一直只知道槽幫大龍頭是于四爺，怎麼忽然冒出了一個「張恩」來？各人都不禁互望了一眼。至於那個「化子頭」劉輝，雖然看來像是土老兒，但各人知道那是最難惹的人物。最後一個，四川哥老會來的那人，又瘦又乾，一件長衫，大得不稱身，留着兩撇老鼠鬚，一雙眼睛，白多黑少，說什麼也看不出有什麼特別來。

張翺將那哥老會人，放在最後，又不提姓道名，看來一定是極有來頭的人。

蘭姑在聽到「林振山」之際，還沒有什麼表示，可是聽到了化子頭劉輝的名字之後，已經揚了揚眉，等張翺講完，那哥老會的人，上來和蘭姑作了一個古怪的手勢，算是行禮，操着川音，說道：「想不到下江也有帮主這樣出色的人物，可心服了！」

幸而他川音極濃，一大半人，聽不懂他在說什麼，不然只怕得有麻煩，蘭姑道：「各位也請坐！」

刑堂上的座位不多，蘭姑一開口，十二金剛中的六個，已經提着椅子，在張翺的座位之旁，一字排開，六人和張翺，一起坐了下來。

陳典文已有點急不及待，道：「該請許堂主說話了！」

蘭姑却只是望着張翺，她望着張翺的那種眼光，叫陳典文心裏，有一種說不出的不是味兒，張翺道：「自然，豈有不讓他說話之理！」

張翺才出口，陳典文向唐榮一使眼色，唐榮立時大踏走了上來，在木箱邊站定，大聲道：「老拐，忍着點！」

唐榮這樣喝，自然大有理由，九十九口釘，入肉九分，要扯出來，若不是忍着痛，只怕就得立時痛昏了過去！

許老拐躺着那口木箱，看來和棺材差不多，木板足有二寸來厚，唐榮一聲斷喝甫畢，雙手下抓，抓住了兩邊的木板，他還未曾運勁向外扯，就聽得一陣「格格」的响，那是他的手指，幾乎已經陷進了木板之中，所發出來的聲响。

緊接着，唐榮一聲大喝，雙肩向外一扯，在木箱被扯開來的嘩然聲响中，只聽得許老拐發出了一下悶哼聲，那一下悶哼聲，是緊緊咬住了牙關之後，仍然免不了發出來的，木板一扯開，許老拐身上的釘，也全離開了他的身體，刹時之間，血流如注，十二金剛中，早有四個，搶了上來，用極快的手法，在許老拐的身上，洒着白藥，許老拐緊閉着眼，居然掙扎了起來，直挺挺地站着，除了木箱初被扯開之際，發出的那一下悶哼聲之後，竟然緊咬着牙關，沒有再多吭一聲。

許老拐這種神態，倒叫鹽帮上下，多少有點安慰，人人心中都在想：許老拐畢竟是好樣的！同時，每一個人的心中，也都很緊張，因爲他們決不相信許老拐會做什麼見不得人的事，每個人都在等着，只等許老拐一開口否認，蘭姑一聲令下，那就不用再客氣，可以將張翺和那些人一起拿下再說了！

許老拐身上冒血的九十九個傷口，全被止住了血，十二金剛中的四個，退了下去，這時候，該是蘭姑向許老拐問話的時候，可是蘭姑却沒有出聲，刑堂之中，靜得出奇，陳典文向蘭姑望去，看到她的一雙妙目，仍然注定在張翺的身上。這時候，陳典文的心裏，不但不是味道，簡直有點怒意了，他沉着聲，道：「蘭姑——」

他叫了這一聲，才發現自己的語氣太重了些，要是只有兩人相對，還不要緊，但現在是當着外人，在大開刑堂之際，禮制不可廢，所以他頓了一頓，立時放軟了口氣，又叫了一聲。

蘭姑這才向許老拐望去，秀眉微蹙，道：「許堂主，你幹了些什麼，怎麼叫人家釘回來了？」

許老拐雙目睜開，跪了下來，這時候，刑堂中的氣氛更是緊張，許老拐只要一開始自辯，接下來的，就是要對付張翺等人了，堂中有一些，練內功還未能到勁道發揮如意的，唯恐等一會動起手來要吃虧，已經在暗中運起氣來，一兩個人運氣還不打緊，運氣的人一多，再加上刑堂上，靜得出奇，一時之間，就有一陣輕微的「劈劈拍拍」之聲，發自運氣蓄勁的那些高手的關節之上，聽來變得十分刺耳。

看張翺帶來的那六個人時，個個神情木然，張翺的臉上，更有着幾絲嘲弄的笑容。

許老拐本來是站着的，蘭姑才一開口，他立時跪了下來，和那幾個早就跪伏在地的人一樣，以額點地道：「屬下萬死，在漣雲港南，一時見色起意，糾衆搶了花轎，姦了新娘，殺了迎親的十七人——」

許老拐雖然才從釘箱中出來，聲音也有點嘶啞，可是這幾句話，却是講得清清楚楚，每一個字，都沒有一點含糊，刹那之間，蘭姑、陳典文臉上變色，刑堂之中，倒有一大半人，不由自主，一起發出了「啊」地一下驚呼聲，有若干性烈的漢子，像唐榮等人，更是驚駭得失聲叫了起來，道：「老拐！」

刑堂中所有的人全震動了，陳典文在那一刹之間，更是手足無措，蘭姑在臉色大變之後，陡地站了起來，過了好久，才又坐了下來。她自己自然知道，作爲鹽帮帮主，她那樣子，實在是失態之甚了，但是當她坐下來之後，還是不知道該說什麼才好。

這當口，還是陳典文比較有主意點，他立時揚起了手，刑堂中也登時靜下來。

刑堂中重又靜了下來，陳典文不由自主喘着氣，他竭力使自己鎮定，道：「老拐，可是另有別情？」

許老拐仍然跪伏着，道：「禀總管，沒有別情，這事全是由我一人起意，跟着我的人，是我逼他們幹的，事情和他們無關！」

陳典文嚥了一口口水，向張翺望去，張翺淡然道：「許朋友倒是硬漢，不錯，旁人確是脅從，並無干係！」

陳典文心頭怦怦跳動，事情突然之間

，到了這等地步，那是再沒有話可說了！他緩緩地向刑堂中所有的人，望了一眼，刑堂中倒有一大半人，面如死灰。

要知道，這些人，雖然全和許老拐有過命的交情，但是許老拐自己親口承認了犯有這樣滔天大罪，這種大罪，應處極刑，交情還交情，响錚錚的好漢，可也決不會爲了交情，而壞了帮中的嚴規！

本來，人人對張翺，均懷有極高的敵意，但這時張翺一開口，將事情只放在許老拐一個人的身上，並沒有多作株連，那等於已開脫了其餘幾個人的罪名，對張翺有惡感的人，倒大都變得對他有好感起來了。

這，連陳典文的心中，也是如此。

陳典文的視綫，最後落在蘭姑的臉上，只見蘭姑的臉上，一片茫然之色。

陳典文的心中，不禁嘆了一口氣，平時，蘭姑統領全帮，可以說看不出有什麼大問題來，但是到了有突如其來的重大事件之際，看來是難以靠她來作決定的了！

陳典文想到這裏，定了定神，朗聲道：「本帮戒律，首戒姦淫，次戒濫殺無辜，犯者無赦，許老拐連犯兩大重戒，罪不可恕，當——」

他講到這裏，吸了一口氣，鹽帮的制典，陳典文自然是爛熟於胸，可是這時，要他親口講出如何處置許老拐來，那依然是一件十分爲難的事！所以，他需要有極大的勇氣，才能講得出來。

而就在陳典文吸一口氣來定神之際，只見張翺，突然站了起來，他一站起來，就向蘭姑，一躬到地，聲音清朗，道：「潘帮主，張某大胆，願保許老拐一命，請帮主定奪。」

刑堂中的意外，實在太多了，人人都想不到許老拐會自認罪狀，而許老拐一認罪之後，每一個人都像捱了一個晴天霹靂一樣，人人都自然而然，只想到許老拐會受到極其嚴酷的刑罰，再也沒有人想到，照例，是可以有辦法保許老拐一命的。

這一點，別說鹽帮中其餘的人，全是粗人，在突如其來的打擊之下想不到，連陳典文算是有見識，有才能的人，也未曾想到，他所想到的，只是許老拐要受的刑罰，極其嚴酷，比起「釘箱」來，「釘箱」簡直就像小孩子玩的遊戲一樣，所以他也感到有點說不出口而已。直到張翺陡地向蘭姑討保，他心中才「啊」地一聲，也就在這時，他的心中，也湧起了無限的疑竇來，那令得他的思緒，混亂到了極點！

要保一個這樣犯了重戒的人，只有一條規條可用，那就是，担保者不但要保犯戒的人，此生永不再犯任何戒條，而且，還要担保全帮上下，在一年之內，絕沒有人犯任何大小的戒條，不然，担保者與犯戒條者同罪。當年，潘老太公訂了這一條規條，意義深長，雖說是一人出頭，但是等於所有帮衆，一起以自己的行爲來担保犯戒的人。鹽帮戒條上百，帮衆逾萬，要在一年之內，上下帮衆，絕不觸犯帮中的任何戒律，那簡直是絕不可能的事，這條帮規訂以來，也根本沒有人運用過，如果有人運用，那自然比處置一個犯了重戒的人，起儆戒作用更大得多，因爲全帮上下，必需戰戰兢兢，不可有任何對帮規的觸犯，而那也必然形成帮衆之間，更加團結一致！

陳典文別說剛才在倉猝之間，未曾想到這一點，就算想到了，他是不是願意替許老拐担保，也成問題，一來，許老拐眞是犯了重戒，二來那幾乎是可以肯定，一年之內，逾萬帮衆，必然有人犯戒，那麼，連他也要和許老拐一樣處置了！

可是，現在張翺甚至根本不是鹽帮的帮衆，而且又是他將許老拐「釘箱」送了來的，他爲什麼要冒那麼大的風險，運用鹽帮這一條，幾乎不爲外人所知的規條，來担保許老拐？爲什麼？

刹那之間，陳典文的心中，充滿了疑問，疑問多得塞住了他的智竅，使他完全沒有答案。

而張翺的神態，還是那麼從容不迫，他話一出口，蘭姑還沒有回答，他又挺直了身子，向刑堂中各人，迅速望了一眼，道：「自然，還得各位弟兄，給我一點薄面！」

張翺的話，人人都明白，那就是說，他身犯奇險，將許老拐的性命，保了下來，要是鹽帮上下衆兄弟不給他面子，不論是哪一個人，稍爲犯了一點戒條，他就不免一死！這種話，聽在粗獷的，沒有機心，又深重義氣的莽漢耳中，簡直是熱血沸騰，不可遏制的，刹那之間，只聽得「轟」地一聲响，堂裏堂外，齊聲答應。

刑堂之內，品級高的鹽帮中高手，約有百餘人之衆，在刑堂之外，鹽帮中各級頭目更多，由於堂門大開，張翺的話，又是字清音朗，人人可聞，所以不但堂內高手，連堂外的帮衆，也齊聲轟然答應。

在這些人想來，許老拐本來是絕無希望的了，儘管許老拐自認犯戒，但是眼看許老拐要受酷刑，他們心裏的難過，也可想而知，如今在眼看無望的情形之下，忽然有了轉機，而且，甘願爲許老拐担保的，又是一個外人，他們心中的感激，實在是言語難以形容，在轟然一下答應之後，十二金剛、唐榮、潘七，堂裏堂外，所有的人，一起跪了下來，當衆人一起跪下之後，重又變得鴉雀無聲。

陳典文還站着，這時，陳典文心中的疑問，仍然一點答案也沒有，可是有一點，他却再明白不過了！

本來，以他在鹽帮中的地位而言，張翺剛才的那幾句話，張翺所作担保，應該是由他來作。可是他沒有做，張翺作了。

如今的情形是，張翺雖然是一個今天才在鹽帮出現的陌生人，但是眞正的陌生人却變成了他——鹽帮總管陳典文！陳典文的心中更亂，這種變故，實在太突然了，張翺竟有本事，在幾句話之間，就將鹽帮上下的人心，全拉了過去，眼看着跪在地上，自己對他們極之熟悉的那些人，陳典文更感到自己被孤立了，完全孤立了！

陳典文實在不知道自己該怎麼做才好，他實在並沒有做錯什麼，也正由於他並沒有做錯什麼，所以他更不知道該如何做，要是他知道做錯了什麼，那倒簡單了，他只要改過錯誤就行。

他是不是也應該跪下來呢？是不是應該搶着和張翺去作担保呢？不論他怎麼做，他都會變成張翺的附庸。但如果他反對張翺作保呢？他不禁苦笑起來，別說反對了，就像他現在那樣，站着不動，看來也已經和所有的鹽帮重要人物，站在對立地位了！

陳典文心中亂成一片，不知如何是好之際，蘭姑已經開了口，道：「張先生，你不是鹽帮中人！」

一聽得蘭姑這一句話，陳典文心裏，鬆了一口氣，可是緊接着，他心裏又是一緊，因爲張翺連考慮都未考慮，而且聽來，也像[illegible]心不讓別人有考慮的餘地，立時朗聲道：「願意入帮！」

陳典文心中一緊，還來不及反對，堂裏堂外的歡呼聲，簡直就像是一個接一個的焦雷一樣，响了起來，就算陳典文要講什麼，他的話，也不會有人聽得到。

蘭姑立時站了起來，潘七最早站起，來到蘭姑之前，雙手奉上了一隻只有一握大小，破舊得難以形容的布袋來，那隻布袋，看來是丟在街邊也不會有人要的，可是潘七才一取出來，所有的人又一起靜了下來，蘭姑接過了布袋，張翺踏前一步，屈一膝跪下，蘭姑打開布袋，倒轉，袋中的鹽，洒落了下來，落得張翺一頭一臉。

再接下來發生的事，陳典文簡直無法記得清楚，那是因爲他心緒實在太亂了，他知道，經過了這番儀式之後，南通張翺，就成了鹽帮中人，而且是鹽帮裏的要人了！

爲什麼這個新科擧人，要紆尊降貴，加入鹽帮？爲什麼這一切，來得那樣突然，但是一切又那樣自然？爲什麼明明是突如其來的事，却像是演習了幾百遍一樣，進行之際，連一點錯誤都沒有？

陳典文決不相信，刑堂之中，會有任何人事先知道有這樣的事發生，可是事情發生了，一切都照着張翺的意思在進行，這是張翺的魔力，使得所有的人，都毫無疑問地跟着他走，而只有自己一個人有疑問？

陳典文在接下來的時間之中，幾乎是被心中的疑問，纏得他身外發生一切，全都不知不聞的程度，而且，在刹那之間，即使其餘的人，不是有意疏遠他，他也變得自然而然被人遺忘了！

等到陳典文又清醒過來之際，他才發現，他仍然在原來的地方站着，四周圍靜得出奇，那種靜是有來由的，因爲刑堂中的所有人，全不知在什麼時候離去了，只有一個人，還木然在刑堂裏！

當陳典文一發現這一點之際，他的心中，不禁感到了一股極度寒意，令得他不由自主，簌簌發起抖來，而也就在這時，一陣脚步聲，傳了過來，陳典文抬頭看去，只見唐榮一個人，急急走了過來。

唐榮的神情，充滿了興奮，甚至漲得通紅，一進來就嚷着道：「少爺，你怎麼還在這裏？」

陳典文這才注意到，遠處，歡呼一陣接着一陣，隱隱地傳了過來。

陳典文陡地感到了一陣莫名其妙襲上心頭的疲倦，啞聲說道：「他們——他們全在——」

唐榮興奮地說道：「蘭姑正在大擺筵席，歡迎張先生入帮，少爺，帮裏的兄弟全高興極了，我看來看去，看不到你，所以——」

唐榮的話還沒有講完，陳典文就擺了擺手，道：「是不是只有你一個人發現我不在？」

唐榮呆了一呆，像是他絕想不到陳典文會有這樣一個問題，而且，他看來，也雖然不知該如何回答才好。過了好一會兒，唐榮才道：「弟兄們……太高興了……少爺，你……不去……趁熱鬧？」

陳典文苦笑了一下，唐榮畢竟是沒有機心的粗人，他那一聲「趁熱鬧」，就將他現在的地位表露無了，他變成了一個只是趁熱鬧的人，而不是全帮上下，尊重敬仰的人物了！陳典文沒有再說什麼，他只是低着頭，慢慢走了出去，他並沒有去「趁熱鬧」，而是回到荷香巷，唐榮則一臉不解的神氣，跟在他的後面，直到荷香巷口才折回去。

在接下來的兩個月中，情形迅速地改變，那種改變，是陳典文意料之中的，每當他有什麼事吩咐安排之際，接受吩咐的人，總會自然而然說：「張先生已經吩咐過了」，要不就是張先生意思是——

陳典文好幾次忍不住想大發雷霆，可是他却忍了下來，他不能對那些粗獷、直心腸的漢子發脾氣，他們沒有錯，當他們衷心地尊敬、崇仰一個人的時候，是任何力量都扭不轉他們心中的敬仰的。

而使得陳典文忍不住的，還不是他鹽帮總管的職位，迅速地形同虛設，最主要的是，蘭姑和他，也在迅速地疏遠，蘭姑和張翺在一起，每次他看到蘭姑，或者是他想見蘭姑，蘭姑都和張翺在一起，鹽帮上下，人人談論的是蘭姑的好事——這一次，他陳典文不是主角了，主角是張翺。

陳典文和張翺還是每天見面，可是陳典文却越來越怕和張翺見面，張翺的學問、見識，處處都勝過他，他滿以爲全是理由的事，張翺只是輕描淡寫的三言兩語，就將他的滿腹道理，全變成了狗屁。

到了事情發展到了他每天可以在荷香巷睡到日上三竿才起身的時候，陳典文下定了決心，他要見蘭姑，將多年來的心意說一個明白了！他直趨蘭姑的住所，他要經過大堂之際，聽到張翺用那種從容不迫的聲音，在簡單明瞭地吩咐着帮中的大事，鹽帮上下，從來也沒有這樣齊心過，看來所有的人都下了決心，連好幾個嗜酒如命的人，也一起戒了酒，生怕在酒後犯了小小的戒律，連累了張先生。

陳典文在窗外站了片刻，心中暗嘆了一口氣，這種情形，看來已經是無可挽回的了，蘭姑的心意怎麼樣，現在是到了非問不可的時候了！

他穿過了巨宅中長長的走廊，來到了月洞門口，就看到了在後園裏的蘭姑。

雖然已經是秋天了，可是秋老虎仍然在揚威，天氣還是很熱，蘭姑穿着月白色的小襖，坐在金魚池的檻邊，伸出一隻手指，在水中打着圈兒，引得池裏的金魚，不住向水面上浮來，不斷張着口，在水面發出「唧唧」的聲音，和弄出一個一個的水泡來。

蘭姑看來是在想心事，陳典文走向前，一直到他的影子，也映在池面上，蘭姑才抬頭起來。

陳典文低聲道：「蘭姑！」

蘭姑縮回水中的手指來，然後，有點想掩遮似地，道：「你看這兩條黃鶯兒，聽說黃河以南，就這裏有兩條。」

陳典文又叫道：「蘭姑！」

蘭姑抬起了頭來，望着陳典文，她沒有出聲，只等着陳典文開口。

陳典文要說的話，是早想好了的，他道：「蘭姑，潘、陳兩家，一直婚嫁不絕，我們——」

蘭姑睜大了眼，現出訝異的神色來，道：「典文，你在說什麼？你不是已經娶了一個什麼荷香了麼？」

陳典文一怔，連忙道：「那是……那是……」

陳典文雖然早已想好了要說的話，可是他却未曾提防到蘭姑會在他一開口之後，就直截地提出了這一件事來。不錯，陳典文是有一個荷香，荷香是在揚州城裏，風頭十分勁的美人兒，當她盛裝出遊，駕着單座馬車，車把子的黃銅，擦得錚亮，沿着瘦西湖邊馳過去之際，當眞是人人爲之側目，也人人都知道那是鹽帮總管陳典文的愛寵。

陳典文的女人，不單止荷香一個，他年紀輕，出手又闊綽，花街柳巷中的姐兒，一看到了他，就像是蝴蝶看到了花兒一樣，而陳典文也一直享受着這種風流旖旎的生活，而且從來也未曾想到過，他的這種生活，會成爲他和蘭姑之間的障礙。

然而現在，他感到了！

他頓了一頓道：「荷香，那個女孩子，是他們送給我的，那不算……是……」

他只講到這裏，就停了下來，因爲他看到蘭姑已經沉下了臉，而且感到，自己再說下去，簡直就是越描越黑！

蘭姑淡淡地道：「典文，我見過那女孩子，很不錯，人家不將她當人，你可不能不將她當人！」

陳典文深深地吸了一口氣，他還想繼續掙扎，可是却實在不知道說什麼才好。

兩個人都不出聲，只有魚池上傳來的「唧唧」聲，過了一會，陳典文又道：「蘭姑，那麼我們之間——」

他自覺不用再講下去，這是他最後的一句話，蘭姑一定會明白他的意思的。

蘭姑果然明白了，她垂着眼簾，望着池上的浮萍，長睫毛輕輕地抖動着，聲音十分平靜，說道：「我會嫁給張翺，就快了！」

陳典文早就知道，會有這個可能，可是這件事，蘭姑用那麼肯定的語氣，簡直對他毫無憐憫地講了出來，那令得陳典文受到了極大的打擊，他騰地向後退了一步，陡然之間，只覺得一股氣自體內湧了上來，嗆在胸口，眼前一陣發黑。

陳典文大吃一驚，立時張口，一聲大喝，一拳向前打出，正打在一隻康熙五彩的瓷缸之上，那一拳，將那隻瓷缸，打得粉碎，也幸虧他及時打出了這一拳，令得陡然之間湧上來的那股氣，有了渲洩的去處，不致於立時閉氣死去，但就算是這樣，當他一拳打出之際，一陣極古怪的聲音，發自他口中和鼻孔，鮮血自他的口中和鼻孔處，一起標了出來。

蘭姑發出了一下驚呼，一步橫過，伸掌在陳典文的前心後背，迅速地拍了七八下，陳典文一口氣過來，只覺得天旋地轉，踉蹌跌出了一步，才勉力站定了身子。

陳典文自己也想不到，一聽說蘭姑要嫁給張翺，竟然會這個樣子！

他一站定之後，立時轉過身，背對着蘭姑，他不需要蘭姑的憐憫，在如今這樣的情形之下，絕對不要！

他轉過身，調定了氣息，伸袖抹了抹臉上的血，沉聲道：「那麼，恭喜你。」

本來，陳典文還有許多話要說，例如，他想問一問，對於張翺，蘭姑的認識，是不是清楚，張翺這樣刻意聯絡鹽帮上下人等的人心，是不是別有用心？但是他什麼也沒有說，一切全是多餘的了！

在他身後，傳來蘭姑的聲音，道：「典文，我看你該到外面去走走！」

如果不是先有了重大的打擊在前，這句話，就足以令得陳典文跳了起來，因爲蘭姑那麼說，等於是在命令他，將鹽帮總管的職務，交卸一下，不必再管了！

但是現在，對陳典文來說，這句話，却完全不算什麼，他只是淡然道：「對，現在很時興到東洋去，我也想到日本去走走。」

陳典文眞的到日本去了，他動程到上海的那天，只有唐榮一個人跟着他，唐榮和陳典文有過命的交情，唐榮的性命，在一次惡鬥之中，是陳典文的父親捨命救下來的，自此之後，唐榮就以陳家的奴僕自居，所以他對陳典文的稱呼是「少爺」。

可是唐榮在上海碼頭，送陳典文上了大洋輪之後，他又匆匆回到揚州去了，鹽帮中所有重要的人物，全都集中在揚州，張翺和蘭姑要結婚了。

那是在許老拐事件發生之後，整整一年之後的事。

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風，蒼白的臉，被晚霞映得發出異樣紅光的陳典文，耳際似乎還在响着唐榮的話。唐榮在和他分手之際，道：「少爺，你別難過了，難怪蘭姑，張先生是有他的本事，你看，這一年，有哪個兄弟，犯了帮規的？他們不是爲了許老拐，而是不肯連累了義薄雲天的張先生！」

陳典文反覆地回味着那番話，這番話聽在他的耳中，極不是味道。而如果唐榮不是直腸直肚的漢子，也決不會在他的面前講這種話。

陳典文苦笑着，他只好希望張翺是眞正地喜歡蘭姑，是眞正希望振興鹽帮，做一點事業，而不是如他一直在懷疑，而又找不到絲毫證據的那樣，別有用心。

到了日本，陳典文過着和以前二十年完全不同的生活，他像發了瘋一樣地讀書，吸收着一切新的知識。如果大時代不是那麼動盪，陳典文可能成爲極其出色的科學家。

但是，那年代，正是中國最動盪的時代，反清革命，正如風雲澎湃，多少滿懷理想，熱血沸騰的革命志士，集中在日本，陳典文很快地就認識了其中的幾個主要人物，隱名中山的孫文，氣度軒昂的黃興，和這些胸懷廣闊，志向萬里的人物相處，陳典文迅速發現自己，實在是太微小和太微不足道了！

鹽帮的總管，在揚州城的街道上高視闊步，可以使得所有路人恭候在路邊，等他過去，也足以使人躊躇滿志，可是比起有勇氣將整個國家民族的命運，挑在自己肩上的革命志士來，陳典文眞想在自己的臉上，狠狠地摑上幾下。

陳典文很快就成爲極其活躍的革命份子，他幾乎忘記一切地工作，偷運軍火，直接參加一次又一次的武裝起義，憑藉他特有的江湖豪氣，去說服大大小小的武裝力量，傾向革命，摒棄滿清。

陳典文有可能成爲傑出的政治家和軍事家，如果不是他知道鹽帮發生了意外的話。

當陳典文狂熱地投身革命之際，他幾乎將過去的生活，完全忘懷了，在將近兩年的時間內，他在這期間所做的事，和如今這個故事，也沒有多大的關係，所以不加詳述，只有一件事，是有關係的。

那就是，當革命的經費，籌措困難之際，陳典文解下了他常年佩在身邊的那柄小金扇，託一個靠得住的革命同志，從上海到揚州去找唐榮，隨着那柄小金扇一起的，還有一封他親筆繪製的地圖，信上所寫的，是要唐榮，根據地圖上所繪的地點，找到一萬兩黃金，並且設法將之運到上海，作爲革命的經費。

那一萬兩窖藏黃金，是傳說中有金山銀山，沉在興化湖底，連得興化湖水也爲之高漲的鹽帮歷數百年來，積下來的財富中的不知幾分之幾。

鹽帮的確有着數不盡的金銀，但是這些金銀，究竟藏在什麼地方，却只有一個人知道，就是鹽帮帮主。那是鹽帮之中的頂峯秘密，永遠只有一個人知道，當年清兵入關，將潘家大宅拆成平地，也沒有找到什麼。

當年，秘密隨着逃亡的潘家子弟，到了青海，而陳家和潘家，是在青海共患難的，所以自那時起，潘家將三處窖藏的地點，告訴了陳家，規定也只能由陳家的一個子弟，知道這個秘密，並且絕不能告訴任何人。

陳典文知道三處鹽帮財富埋藏的秘密，一處是一萬兩，另外兩處，是五萬兩，而據知，鹽帮財富，是共分一百處，秘密地被藏着。

爲了革命，陳典文才將這一處窖藏，獻了出來，被他派去的那位革命同志，在帶着金子到上海的時候，還帶來了唐榮。

那時，陳典文正在廣州，參加他第十幾次的武裝起義，唐榮在上海未見到陳典文，坐上了大洋輪，到了香港，再從香港到了廣州。

陳典文和其他的革命同志一樣，是滿清政府頭等通緝的對象，唐榮到了廣州之後，也是久經轉折，才見到了陳典文，在陳典文住所院子的一株大榕樹下，唐榮緊握着陳典文的手臂，一時之間，激動得講不出說話來。

陳典文輕拍唐榮的肩頭，道：「任務完成了麼？」

陳典文講的話，唐榮已經有點不怎麼聽得懂，他要楞上一楞，才道：「全起出來了，總共一萬兩，還是老秤，合起現在的斤兩，足有一萬一千六百多兩，成色也好極了，已經到了上海。」

唐榮講到這裏，向榕樹根上，大口地吐了一口水，道：「眞想不到，那道小石橋，每天有幾千個人踏過，誰能料得到，橋面上的那兩塊，不是大石，是整整的金塊！要是早叫人知道，揚州那麼多人，每人啃上一口，也將這些金子啃完了！」

陳典文笑了笑，道：「那算什麼，還有兩處窖藏，你更做夢都想不到——」

陳典文陡地住了口，雖然陡地住了口，雖然他和唐榮的關係，與衆不同，但是事情有關鹽帮窖藏的駭人巨富，究竟是不容多漏口風的。

唐榮也立時住口，沒有再問下去，兩人呆了半晌，陳典文才儘量使自己的聲音，聽來平靜，道：「我叫你對蘭姑說一聲，我爲了革命，不得已要這樣做，蘭姑的意思怎麼樣？」

唐榮陡地一怔，張大了口，望着陳典文，像是他所聽到那句話，是最奇怪的話一樣！

陳典文也怔了一怔，唐榮的神態實在太特別了，那令得他一時之間，不知該怎麼問才好，因爲這兩年來，鹽帮裏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全然不知道，就算想問，也無從問起。

過了半晌，唐榮才做了一個鬼臉，越是沒有機心的人，越是要裝出胸有城府的樣子來，那樣子也就格外惹人發笑，他笑着，道：「少爺，連我也不能說。」

陳典文有點惱怒，道：「唐榮，你在搗什麼鬼？」

唐榮忙挺直了身子，道：「少爺，蘭姑不是和你在一起？她不是到日本找你去了？」

陳典文的耳際，「轟」地一聲响，怔怔地望着唐榮，一時之間，他更加不知道說什麼才好，蘭姑到日本找他去了？這話是從哪兒說起？

陳典文在一怔之後，不由自主喘着氣，道：「你慢慢說，別急，告訴我，蘭姑，怎麼到日本了？」

他在叫唐榮「別急」，可是他自己却急得連話也說不連貫了。

唐榮搔着頭，道：「大婚之後，不到半年，蘭姑就走了，沒有人知道她是怎麼走的，只知道她走了，又過了不多久，到日本去了，到日本去，爲的是找你，要和你在一起！」

陳典文頓着脚，道：「這是什麼話，張翺呢？」

唐榮嘆了一聲，道：「張先生？眞是難爲了他，唉，你想想——」

陳典文忍不住喝道：「少廢話，張翺爲什麼不去找？他怎麼不去找蘭姑？」

唐榮吞了一口口水，道：「少爺，你聽我說，張先生他……他……帮裏人人都說，蘭姑早就給了你，可是張先生也沒說什麼，一樣盡心盡力，替鹽帮辦事，不過蘭姑還是忘不了你，所以走了，到——」

唐榮的話還沒有說完，陳典文已經把不住全身發起抖來，陡地揚手，「叭」地一聲，在唐榮的臉上，打了重重的一個巴掌，這一巴掌，打得唐榮那樣的大個子，也一個踉蹌，幾乎跌倒。（未完）

新穎俠情中篇故事

高庸·文
盧令·圖

紅袖刀訣（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馮援僞裝被假馮婉君所制，暗中伺機反撲，而那假馮婉君不知中計，竟暴露身份，要迫馮援說出刀劍合璧陣法，脅迫不得，竟請來三公主及柳阿姨，擬先得脂胭寶刀帶走，詎在假馮婉君往取刀時，竟被人搶先取去，且假馮婉君也遭受暗襲而被點住穴道。何凌風原擬趕在假馮婉君之前去找到寶刀，也來遲一步，見假馮婉君已被人制住穴道，遂脅迫她交出散功沙解藥，他服下後恢復功力，却不願爲她解穴道，逕奔前廳，只見三公主指揮四名矮婦，與馮援激鬥，四矮婦各持一長一短利刀，輪流向馮援攻擊——

明展抛磚計　暗作偸龍謀

四名矮婦輪番進攻，週而復始，長短不同的八柄刀，就像雪花般飛舞在馮援四週。

她們每次出手，攻擊的部位都各不相同，招式也迥異，只攻一招，立刻換人。

馮援傲然不懼，揮劍力敵四人，見招拆招，見刀封刀，轉眼發出了三十餘劍……

何凌風看得眼花繚亂，又是興奮，又是羨慕，只覺那馮援一劍在手，揮洒自如，每一劍都輕靈玄妙，每一劍都氣勢滂沛，眞不愧是武林劍術世家。

他默默記下那些奧妙的劍招，正在全神貫注，心不旁騖，忽聽一聲冷笑，黑暗中有人說道：「姓馮的，別把壓箱底的功夫全抖出來，以後就沒得混了。」

語聲雖很輕，但字字入耳，在場每一個人都聽得十分清晰。

馮援突然撤劍躍退，喝道：「是那一位朋友？請站出來。」

黑夜沉沉，無人回答。

三公主也及時止住四名黑衣矮婦繼續進攻，却向柳阿姨點點頭，道：「今夜收獲已算不錯，咱們走吧！」

柳阿姨低聲道：「可是，那柄刀……」

三公主道：「那已經無關重要。走！」

舉手輕揮，四週燈火一齊熄滅。

馮援急叱道：「臭娘們，往那裏走？」長劍一振，向最近一名黑衣矮婦橫掃了過去。

那矮婦不再封架，一扭身，閃了開去，却反手洒出一蓬帶有濃洌香味的粉霧。

但凡有香味的烟霧，大多含有迷藥。

馮援急忙閉住呼吸，向後疾退，匆匆取出火摺子。

等到他燃起火光，但見花園中香霧迷漫，早已失去三公主一行人的踪影。

馮援怒哼一聲，便想追趕。

何凌風忙從花樹叢中站起來，叫道：「老大哥，窮寇莫追，讓他們走吧。」

馮援高舉火摺子，訝道：「剛才發話的可是你？」

何凌風搖搖頭，道：「小弟也只聽見聲音，沒看見人，不過，我想他並無惡意。」

馮援道：「你怎知他沒有惡意？」

何凌風道：「這件事，咱們等一會再詳談，現在且先去帶一個人，別被她脫身逃了。」

馮援道：「誰？」

何凌風低聲說道：「就是那假冒婉君的女人。」

馮援大喜道：「她被你逮住了麼？現在哪兒？」

何凌風招招手，轉身帶路。

兩人趕到林中埋刀處，坑邊人影全無，馮婉君竟然不見了。

何凌風道：「我離開才不過盞茶光景，人又被制住穴道，難道她會飛了不成？」

馮援埋怨道：「這女人關係太重大，你既然已將她制住，爲什麼不帶着她一起走？現在八成被她同夥那些臭娘們救走了。」

何凌風道：「不會的，那位三公主並不知道人已被我制住，何況，她們剛走不久，根本沒有時間救人。」

馮援道：「那就是被剛才在暗中發話的人救去了。」

何凌風搖頭道：「也不可能，那人暗中發話提醒咱們，顯然跟姊妹會是對頭，他應該不會救她。」

馮援詫道：「他提醒了咱們什麼？誰又是姊妹會？」

何凌風便將竊聽的經過，詳細說了一遍。

馮援聽了，似乎有些不信，道：「照這麼說來，姊妹會竟是個規模龐大的組織？」

何凌風道：「非但規模龐大，而且野心勃勃，她們目的不僅爲了對付武林三府，甚至要使天下男人，都受她們的控制和指揮。」

馮援道：「可是，這些臭娘們決不會是從空中掉下來的，她們總有出身來歷，武林中怎會從沒聽過這個組織的名字？」

何凌風道：「據小弟猜想，她們或許認爲目前還未到正式開山立派的時候，名稱仍屬秘密，等到她們自認可以在下一屆羅浮刀會上，一舉擊敗羣雄，自然會公開創立門派。」

馮援冷笑一聲，道：「我倒不信，就憑幾個不知天高地厚的臭娘們，居然也想跟天下英雄爭霸？」

何凌風道：「所以她們才想到偸學你的劍法。」

馮援一怔道：「偸學劍法？你是說——」

何凌風道：「三公主安排那四名黑衣矮婦輪流攻你，目的就是想偸學驚虹劍法，可惜咱們當時並未發覺。」

馮援沉吟片刻，臉上忽然變色，嗄聲道：「不錯，若非那人暗中提醒，我眞的沒有想到，難怪那些臭娘們連變三種陣式，却並不眞正硬攻……」

微頓，又道：「七郎，你說說看，雙方對招搏鬥的時候，她能夠記住每一招劍式的變化嗎？」

何凌風點頭道：「如果她有天賦超人的記憶力，當然能够記住。」

馮援道：「她眞有那份天賦？」

何凌風又點點頭，道：「我相信她有，否則，她就不會安排那四名黑衣矮婦試探你的劍招，而且——」

馮援道：「而且什麼？」

何凌風苦笑一下，道：「不瞞老大哥說，剛才小弟見到你力敵那四名黑衣矮婦時，也被老大哥的玄妙劍法所吸引，偸學了幾招默記在心裏。」

馮援道：「噢？你記住了多少招？」

何凌風道：「大約二十招左右。」

馮援顯然不信，笑道：「好！你演練給我看看。」

何凌風一欠身，道：「小弟只是依樣劃葫蘆，練錯了，老大哥請別見笑。」

馮援沒有再說話，笑了笑，將長劍擲了過去。

何凌風接劍退後，展開招式，果然把馮援跟四名黑衣矮婦搏鬥時所用劍招，一式一式重覆演練。

馮援注視着他的出手方寸，始而詫異，繼而驚愕，臉上笑意漸漸凝結成一片震駭神色。

那一點也不錯，正是列柳城千歲府獨門「驚虹劍法」。

何凌風演練到二十一式才停下來，拱手笑道：「今夜老大哥共用過二十四招，可惜小弟愚笨，只記住了二十一招，其中可能還有記錯的地方。」

馮援沒有回答，只連連搖頭道：「不！不！這簡直是不可能的事，簡直不可能……」

何凌風道：「老大哥，這是可能的，小弟能記住二十一招，那三公主，就可能記全二十四招，否則，她不會說出『今夜收穫已經不錯了』。」

馮援呆呆的站在那兒，好半响，才輕嘆了一口氣，自語道：「想不到世上眞有過目不忘的人，這的確令人難以置信。」

何凌風道：「她們已經得到了楊家神刀破雲八大式的秘本，却無法獲知『刀劍合璧陣法』，所以才安排由四名刀法高强的矮婦，用各種不同招式向老大哥進攻，藉此偸學驚虹劍法，目的顯然是想從中領悟出刀劍合璧的奧妙，企圖在下屆羅浮刀會上一舉擊敗三大世家。」

馮援苦笑道：「果眞如此，咱們還算不幸中之大幸，至少，因爲你的受傷未癒，咱們還沒有開始練習刀劍合璧陣。」

何凌風道：「這是那假冒婉君的女人太急躁，如果她不急於盜取胭脂寶刀，咱們也許已經中了計。」

馮援點點頭，道：「她也有不得已的理由，如果她不先盜去胭脂寶刀，那四名矮婦絕難放手試招，她們也偸學不到驚虹劍法。」

頓了頓，又道：「驚虹劍法暗合天罡之數，共有六六三十六式，還有十二招精妙招式，總算還沒被她偸去，從今之後，咱們可得隨時提防了。」

何凌風道：「現在局勢越演越複雜，姊妹會野心勃勃，却有人暗中跟她們作對，譬如胭脂寶刀被劫走，還有那在黑暗中提醒咱們的人，不知又是什麼來路？」

馮援道：「胭脂寶刀被劫，暫時尚無大碍，那暗中提醒咱們的人是誰，也不必急於追查，現在咱們要瞭解的，還是姊妹會的秘密，這個組合神秘而龐大，日後必爲心腹之患。」

何凌風道：「老大哥準備如何着手呢？」

馮援沉吟道：「我想，姊妹會既然志在爭雄刀會，絕不會放過嶺南香雲府，我打算親赴芙蓉城，去見見費百齡，不過，在我離開之前，咱們必須先做一件事。」

何凌風道：「什麼事？」

馮援道：「盡這半夜時間，我將刀劍合璧陣法的訣要先傳授你，以你的强記天賦，可以自己慢慢演練領悟，等到羅浮刀會之前，咱們再合手同練幾遍，卽可應用了。」

何凌風道：「老大哥這樣吩咐，我當然遵從，可是，我也有件事，必須在老大哥傳授合璧陣法以前，先把話說明白……」

馮援搖手道：「不必說了，你要說的話，我已經知道，而且我也考慮過，反正你已是天波府的主人，今後就安心繼續做下去，其他的事，不用多想。」

何凌風駭然道：「老大哥，你眞的已經知道我要說的事了？」

馮援肅容道：「我眼不瞎，耳不聾，既能認出婉君是假冒的，豈能想不到你的身份？尤其今夜的事，更證實了我的猜想，老實說，楊

子畏是塊什麼料，我心裏清楚得很，如果他能有你一半天賦，天波府也不致落到今天這步田地了。」

這番話，只聽得何凌風驚愕萬分，無詞以應。

馮援苦笑了一下，又拍拍他的肩頭，道：「老弟，無論你是誰，在我心目中，你就是楊子畏，假如舍妹夫婦已經遭遇不測，你就永遠是天波府的主人，下屆刀會，理當由你代表天波府赴會，假如舍妹夫婦還能生還，你就是天波府和千歲府的恩人，我會永遠拿你當親兄弟看待，有一天我死了，千歲府就是你的家。」

何凌風激動地叫道：「老大哥——」

馮援道：「好了，其他話都不必說，你只要說一句話，告訴我，你叫什麼名字？」

「在下姓何，名凌風。」

「唔！何凌風。」馮援喃喃低唸了兩遍，點點頭道：「名字只是人的記號，為了避免無謂困擾，我還是稱你七郎吧。走！七郎，咱們回去開始習練刀劍合璧陣法……」

何凌風道：「老大哥，能否容我再說一句話？」

馮援道：「你說！」

何凌風道：「小弟以為探查姊妹會秘密固然重要，尋覓楊大俠伉儷下落，也同樣重要，咱們不能置楊大俠伉儷生死下落不顧而遠赴嶺南。」

馮援道：「這兩件事，其實就是一件事，楊子畏和婉君想必已落在姊妹會手中，否則，她們絕不敢鳩佔雀巢，如此肆無顧忌，若能查出姊妹會的秘密，也就等於尋訪婉君夫婦的下落。」

何凌風道：「但嶺南路途遙遠，往返費時，那姊妹會的三公主却就在附近，咱們為什麼捨近求遠，不從三公主身上着手呢？」

馮援沉吟了一下，道：「你有辦法查出那丫頭落脚的地方麼？」

何凌風道：「這並不難，咱們可以投其所好，引她再來天波府，或者由她們的對頭身上，打聽出她們落脚的地方……」

接着，又壓低聲音，細語一遍。

馮援揚眉道：「你真有把握！」

何凌風道：「她們目的在刀劍合璧陣法，老大哥一天不離開天波府，她們也絕對不會離開。」

馮援點點頭，道：「好吧，我等候三天，如果三天內沒有消息，就動身往嶺南。」

×　　×　　×

從第二天起，天波府的戒備突然加强，同時宣佈「閉府謝客」。

府中武士奉命全部出動擔任警戒，尤其後府花園圍牆外，幾乎三步一崗，五步一哨，無分日夜都有全身勁裝的武士巡邏，閑雜人等一概不准接近花園圍牆。

天波府並沒有說明「閉府謝客」的原因，不過，附近百姓都在紛紛傳說：天波府主人楊子畏正在閉關練習一種特別武功，準備參加下屆羅浮刀會。

消息自然是由武士們口中傳出來的，事實上，何凌風和馮援也的確正在演練「刀劍合璧陣」，但演練陣法並不需要「閉關」，他們是希望以「刀劍合璧陣」為餌，引誘三公主再來天波府。

所以，府中戒備情形其實外張而內弛，白天戒備森嚴，一到夜晚，警戒便轉變為暗哨，除了牆外巡邏的武士依然明火執杖，故作姿態，園內崗哨則已化明為暗，只負責監視和傳訊，不再攔截和盤查。

第一天平靜渡過，什麼事故都沒有發生。

第二天又過去了，仍舊沒有任何動靜。

第三天，馮援已經有些不耐，等到午後仍無姊妹會的消息，便開始作動身的準備。

就在將近黃昏時分，府外突然來了一位客人。

來人很年輕，頂多二十出頭，圓圓的臉，大大的眼睛，明眸皓齒，只是鼻樑略有些低塌，穿一身粗布衣服，背負行囊，滿臉風塵。

看他疲憊的神情，一望而知必是經過長途跋涉，專程到天波府來的。

他自稱姓胡，指名求見天波府的主人楊子畏。

武士們告訴他，主人已「閉府謝客」，他却堅持非見不可，只說有極重要的事面談，但不肯說出自己的名諱和來意，並且聲言：如果楊子畏閉關無法見客，寧願住在前府等候。

何凌風接獲武士們通報，跟馮援商議道：「這人很可能就是姊妹會派來刺探虛實的，老大哥，咱們一起去見見他。」

馮援想了想，道：「這樣不妥，你我最好一在明處，一在暗處，你先跟他見面，愚兄在暗中觀察，無論他來意如何，且將他安置在前廳客房住下，咱們要以靜待變，摸清楚他的底細再說。」

兩人商議定妥，何凌風便親赴前廳，馮援則預先藏身客室屏風後面。

那人見了何凌風，雙手抱拳道：「敢問閣下就是天波府楊子畏楊大俠嗎？」

何凌風含笑道：「不敢，小弟因事閉門靜修，本不見外客，聽說胡兄遠道而來，只得破例一晤，但不知胡兄欲見小弟有何事故？」

那人目光烱烱，向何凌風上下打量了兩三遍，却道：「對不起，在下與楊兄沒有見過面，請恕我說句放肆話，楊兄怎能證明你真正是天波府主人？」

何凌風神色一怔，道：「我不懂胡兄的意思……」

那人道：「在下的意思是說，事關機密，輕易不便出口，最好請楊兄能證明一下自己的身份。」

何凌風道：「這兒是天波府，我就是楊子畏，胡兄要我怎樣證明呢？」

那人道：「很容易，楊兄若能請嫂夫人出來一見，在下就相信了。」

何凌風訝道：「胡兄莫非認識婉君？」

那人道：「是的，三年前，在下和馮大姊曾有一面之識，承她不棄，彼此結為……」

結為什麼？却住口未往下說，顯然有不便出口的苦衷。

何凌風更覺驚奇，沉聲道：「胡兄，你究竟是什麼人？來到天波府何事？」

那人拱一拱手，說道：「抱歉，在見過馮大姊，證實楊兄的真正身份以前，在下不能回答。」

何凌風道：「你——」

屏風後一聲洪笑道：「七郎，不要問他了，他是誰我知道。」

馮援笑着從屏風後轉了出來，指指那人道：「你是小珠子，對不對？」

那人却顯然不認識馮援，錯愕地道：「不錯，請問你是——」

馮援道：「你只記得馮大姊，就不知道馮大哥？」

那人「哦」了一聲，急忙長揖道：「對不起，原來馮大哥也在這兒。」

馮援揮揮手，將廳中武士僕婦喝退，然後肅容對何凌風道：「七郎，她就是嶺南芙蓉城，費百齡的女兒，費明珠。」

何凌風驚得跳了起來，急忙重新敘禮道：「費姑娘怎會千里迢迢來到此地？而且女扮男裝，如此打扮？」

費明珠還沒回答，眼圈已先紅了，哽聲道：「不瞞二位大哥說，我是特地來求助的。」

馮援道：「什麼？難道香雲府果然也遭到變故了？」

費明珠愕然道：「馮大哥說『也』遭變故，莫非千歲府也發生了什麼事？」

馮援搖頭嘆道：「千歲府倒沒有事，但天波府却有麻煩，小珠子，你先說你們香雲府的吧。」

費明珠猶在遲疑，道：「能否請馮大姊先見見面？」

馮援道：「別提她了，事情就出在她身上，老實告訴你吧，她已經被人擄去，不在府中，也可能已遭人毒手，不在人世了。」

及見費明珠臉上驚疑之色，又道：「不過，你放心，我這個馮大哥並不假，否則，我怎能一口叫出你的閨名，咱們雖然沒見過面，我聽婉君提過跟你認識的情形，你們是在上屆刀會期中相識的，先打了一架，再談出感情，後來訂為手帕交，還相約要一塊兒去遊南海普陀，對嗎？」

費明珠熱淚盈眶，連連點頭道：「是的，馮大姊本來約我泛舟出海的，因為刀會提前結束，竟未如願，後來我聽說大姊下嫁天波府，原要來道賀，可是，我爹却不許我來……想不到一別竟成永訣了。」

說到後面幾句，已哽咽無法成聲。

何凌風忙道：「姑娘先別難過，婉君的遭遇如何，尚難定論，你且告訴咱們香雲府出了什麼事？」

費明珠含淚道：「說來話長，這要從上屆刀會談起了。」

何凌風道：「不要緊，姑娘先忍住悲傷，慢慢的說吧。」

費明珠拭去淚水，定了定神，才幽幽道：「四年一屆的羅浮刀會，每次皆由天波府奪得第一，自從上屆會中，天下第一刀的榮銜被我爹獲得以後，武林便傳出謠言，都說是咱們香雲府施用了美人計，使天波府主人臨陣喪失功力，才失去寶座，我爹為這件事非常氣憤，立誓要永保第一刀榮銜，因此懸出重賞，搜求寶刀……」

何凌風和馮援，互望了一眼，但都沒有開口。

費明珠接着道：「後來，果然有一名番女，親携一柄斬金斷鐵的倭刀前來求售，那番女生得妖媚蝕骨，又能說會道，跟我爹整整『議價』了一個下午，結果，爹不但買下了那柄倭刀，更將那售刀的番女也留了下來。」

何凌風突然岔口道：「那番女是否東倭國的女子？」

費明珠詫聲問道：「楊大哥，你怎麼會知道？」

何凌風苦笑了一下，道：「以後的事，姑娘不說已經明白了，想必那番女迷惑了令尊，纏着令尊傳授她香雲府獨門刀法？」

費明珠道：「正是這樣。咱們費家獨門刀法，名叫『烈焰十三斬』，本是傳媳不傳女的，因為我爹只有我一個女兒，迫不得已才傳了我，沒想到爹竟會把獨門絕藝，傳給了一名來歷不明的番女。」

何凌風道：「時日一久，那番女想必引進了許多同夥，把持府中事務，並且百般離間你們父女的感情？」

費明珠道：「一點也不錯，我爹自從收了那番女在府中，性情也大大改變了，不許我跟馮大姊交往，後來千歲府和天波府聯姻，也不許我道賀，府裏的舊人，一個個相繼革退，全部安置了那番女的同黨，最近更變本加厲，要強迫我許配給新任總管金鵬，我苦苦哀求，爹都不肯改變主意，所以只好逃了出來。」

何凌風聽了，默然無語，似在沉思着某一件事。

馮援憤然道：「想不到太陽刀費百齡一世英名，竟會晚節不修，毀在一個番婆手中。」

費明珠也唏噓說道：「我也想不到，爹除了性情暴躁些，為人一向正直講理，現在好像完全變了一個人……」

何凌風突然問道：「費姑娘，令堂還健在嗎？」

費明珠道：「不，我娘過世得早，當時我才只有四歲不足。」

何凌風道：「這些年來，令尊可曾有意再娶？」

費明珠道：「沒有啊，我爹對我娘一直很懷念，根本就沒有續弦的打算，十幾年來，都是我們父女二人相依為命。」

馮援道：「那他為什麼見到一個番婆子便昏了頭？真是個老糊塗！」

何凌風搖一搖頭，道：「老大哥，不可錯怪了費老前輩，據我猜想，這顯然又是姊妹會的傑作。」

馮援道：「你是說，費百齡會被她們掉了包？」

何凌風道：「她們能訓練一個假的馮婉君，為什麼不能弄個假的費百齡？」

費明珠困惑地道：「你們在說什麼姊妹會？什麼真的假的？」

何凌風便將天波府所經歷的變故，大約說了一遍，其中只省去自己被假扮成楊子畏的一段，隱而未宣。

費明珠聽了，驚得張大了嘴，半天說不出話來，許久，才搖着頭道：「天下竟有這種事，居然能將一個人改扮成另外一個人，這……這簡直太駭人聽聞了。」

何凌風道：「姊妹會崛起武林，欲與男人爭雄，首先必須對付武林三府，只要她們肯化心血，找一個面貌相似的人，再加以訓練，假冒另一個人並非難事。」

忽然笑了笑，又道：「既能假扮一個人的外貌，如果想冒一個人的名字，混進某一處地方，刺探某一件機密，豈非更輕而易舉？」

費明珠一怔，道：「楊大哥，你是不是懷疑我也是冒名來的？」

何凌風笑道：「不是我多疑，而是姊妹會處心積慮想再度混入天波府，姑娘偏偏又是女孩子，咱們又從來未見過面，如果姑娘也能證明一下自己的身份，那就再好不過了。」

費明珠道：「你們要我怎樣證明？」

何凌風道：「最好的辦法，是請姑娘將嶺南獨門刀法『烈焰十三斬』施展一遍，讓咱們見識見識。」

費明珠想了想，道：「其實，這也並不能證明我的身份，因為我爹也將『烈焰十三斬』傳授了那妖女。」

何凌風道：「沒有關係，那妖女雖然也會『烈焰十三斬』，火候一定很淺，總不如姑娘家學秘傳，自幼練成的功力深厚。」

費明珠又沉吟了一會，道：「好吧，我就獻醜一次，只不過，我有個要求。」

何凌風道：「姑娘請說。」

費明珠道：「我爹被她們所制，無論是否假冒掉包，處境已非常危險，我若證明了自己的身份，二位大哥必須答應陪我同往嶺南，救我爹爹。」

何凌風毫不猶豫道：「這個不需姑娘叮囑，武林三府同遭暗算，唇亡齒寒，自然理當同仇敵愾。」

費明珠不再多說，解開行囊，取出一柄精緻的月眉彎刀。

那柄刀，形如新月，刀身寬約三指，黃金護柄，銀絲把手，刀鞘兩側各嵌着一粒龍眼般大的珊瑚珠，鑲成紅日當空圖案，一望而知必是柄價值連城的寶刀。

費明珠褪去刀鞘，起身步出廳外，雙手抱刀一欠身子，道：「二位大哥指教。」

何凌風和馮援一齊還禮道：「不敢當。」

費明珠右足斜退，身軀半轉，左手挽訣遙遙一領眼神，氣凝丹田，片刻間，臉色由紅轉白，而明若秋水的刀身上，却漸漸泛起一層淡紅色的刀烝。

不知爲什麼，何凌風突然想到了「胭脂寶刀」。

嶺南費家的太陽神刀和天波府的楊家神刀，都以刀法名重武林，但楊家神刀的破雲八大式，集刀法中凌厲，詭異，奇幻之大成，始終較太陽神刀的烈焰十三斬技高半籌，故而贏得歷屆刀會魁首，那是因爲詭異奇幻尅制了陽剛威猛，再加上胭脂寶刀的鋒利無儔理當不致敗在費百齡手下，上屆刀會天波府痛失榮銜，除了「美人計」的謠傳，難道還有其他原因？

即或是鑄因於「美人計」，那又是誰在暗中安排？倘若「美人」係出自姊妹會的指使，何以將便宜白白讓給費百齡？

何凌風心念電轉，由太陽神刀的刀烝，想到胭脂寶刀的失竊，再想到田伯達失踪，黑暗中發話提醒馮援的神秘人物，以及楊子畏夫婦的生死下落……等等。

這許多錯綜複雜的情形，彼此間似乎都有密切的關聯，很明顯的一點，除姊妹會之外，一定另有一個神秘組合，也正參與這些紛爭。

當初，何凌風懷疑那是嶺南芙蓉城在從中作祟，現在連費百齡本身也受到挾持，足見是另外一批神秘人物正暗地和姊妹會競爭，而胭脂寶刀就是落在這批人手中……

心念如潮之際，費明珠一聲低叱，已展開了「烈焰十三斬」刀法。

何凌風急忙摒除雜念，凝神觀看，只見費明珠手中那口刀，已經染上一片紅光，刀勢展動，宛如一爐烈火，招招剛猛，聲威懾人心魄，果然好凌厲的招式。

十三斬盤旋飛舞，力足開山溶石的刀法使完，費明珠額上已隱現汗跡，畢竟女孩兒家，先天體力所限，練這種剛猛刀法，自然比較吃力些。

何凌風暗向馮援使了個眼色，問道：「如何？」

馮援點頭道：「的確是正宗太陽神刀，不會錯了。」

何凌風含笑拱手道：「費姑娘，冒瀆失敬之處，多請見諒，請入廳詳談。」

費明珠道：「現在你們相信我不是冒名的了？」

何凌風微笑道：「親覩嶺南絕學，怎能不信。」

費明珠吁了一口氣，道：「那麼，二位大哥打算什麼時候陪我同往嶺南？」

何凌風道：「今天總是來不及了，姑娘遠道勞累，先請更衣略事休息，晚間由愚兄備酒替姑娘洗塵，咱們再仔細商議可好？」

費明珠笑笑道：「我也不會那樣不近情理，既然來了，少不得要叨擾幾天。」

於是，何凌風一面命侍女陪伴費明珠往客房沐浴更衣，一面吩咐厨下準備洗塵酒宴。

費明珠一離開，馮援便急問道：「七郎，剛才那十三招刀法，你都記牢了嗎？」

何凌風拍拍腦袋，道：「全在這兒了。」

馮援欣然道：「那就好，所謂『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咱們雖然被人偷學去破雲八大式刀譜和二十四招劍法，現在也偷學了香雲府的烈焰十三斬，算來並不吃虧。」

何凌風道：「不過，小弟總覺得太陽神刀剛猛有餘，奇幻不足，用這種刀法，遇上削鐵如泥的寶刀，很難發揮威力。」

馮援點頭道：「所以，費百齡才重賞搜求寶刀。」

何凌風搖頭道：「小弟不是指的這件事，我只是發覺，以太陽神刀對敵天波府的破雲八大式和胭脂寶刀，取勝的機會並不大，那麼，費百齡究竟憑仗什麼，能在上屆刀會上擊敗天波府？」

馮援聞言一怔，道：「你怎會忽然想到這個？」

何凌風道：「這件事，悶在心裏已經很久了，剛才費姑娘提到『美人計』，小弟才決定問問老大哥。」

馮援道：「你要問什麼？」

何凌風道：「記得咱們初見的時候，老大哥說過『慷慨赴死』的話，不知楊子畏的兄長何以會慷慨赴死？天波府和千歲府聯姻，究竟又包含着什麼用意？」

馮援哦了一聲，道：「原來你是問這件事，當初我誤認你就是楊子畏，因此沒有多作解釋，後來又被姊妹會一攪，也忘了告訴你，說起來，這件事至今還是一個謎。」

何凌風道：「是關於天波府楊家的麼？」

馮援道：「不錯，但也可能和姊妹會或嶺南芙蓉城費家有關。」

何凌風道：「請老大哥說得詳盡些。」

馮援點點頭，道：「我會盡我所知，詳細的告訴你，可惜我知道的却並不很多……」

× × ×

「這件事，要從四百年前說起。」馮援開始述說一個傳奇而神秘的故事：「相傳當時有夫妻二人，男的姓胡，本是岳飛岳元帥麾下猛將，精於刀法，曾力破金兵拐子馬，後來岳飛遇害，灰心仕途，便棄官遊俠江湖，憑掌中一口刀，連敗武林八十九名練刀名家高手，闖出威名，被尊爲『刀聖』，於是，自己取了個名字，叫做胡一刀。」

何凌風笑道：「這名字倒挺響亮。」

馮援道：「豈止名字響亮，胡一刀的刀法，的確詭異奇幻，有神鬼莫測之機，當時武林中人，很少能接下他出手一刀的，不幸那胡一刀嗜刀若狂，竟因此冷落了嬌妻，更不幸的是，他那妻子也是一位刀法高手。」

何凌風道：「哦？他妻子叫什麼名字？」

馮援道：「姓氏已不可攷，只知道她名叫慧娘，因爲平生喜穿紅色衫裙，人稱『紅衣慧娘』。」

何凌風道：「她的刀法也很高明？」

馮援點點頭道：「據說那紅衣慧娘出身富家，天賦又絕頂聰明，下嫁胡一刀時，兩人年齡相差了三十餘歲，慧娘的父母極力反對這門婚事，但慧娘景慕胡一刀的武功，不惜跟父母絕裂，堅持要嫁，兩人終於結爲夫妻，却想不到婚後未滿一年，夫妻倆竟然鬧房失和，鬧到反目離異的境地。」

何凌風嘆道：「這太不幸了。」

馮援道：「不幸的事還在後頭哩。慧娘既已與父母絕裂，又遭丈夫冷落，離異之後，自然羞憤萬分，從此，便決心要研創一種刀法，立誓非使胡一刀敗在手下不可，埋首苦練了十年，果然被她創出了另外一套刀法，於是，當衆公開向胡一刀挑戰較量，要跟胡一刀見個高下。」

何凌風忙問：「結果怎麼樣？」

馮援苦笑道：「相傳他們夫妻先後較量過八次，每次都沒有超過一招，胡一刀只要一出手，招式就已受制，連敗八場，一次也沒有贏

過。」

何凌風道：「嗄！有這種事？」

馮援道：「這也沒有什麼稀奇，因爲那紅衣慧娘本來天賦聰明，年紀又輕，夫妻日夕相處，對胡一刀的刀法訣要早已熟稔，再加上十年心血，研創出來的刀招，自然能够搶制先機，使胡一刀處處受制，只是這一來，紅衣慧娘不過出了一口怨氣，胡一刀一世英名，却付與流水，算來仍是兩敗俱傷，得不償失。」

何凌風道：「後來呢？」

馮援道：「他們那八次比武論刀，時間延續也已近十年，以後，胡一刀就沒有再在江湖上出現，紅衣慧娘年齡也將四旬，夫婦倆都未再履江湖。」

何凌風道：「他們會不會和好了？」

馮援搖搖頭道：「夫妻一旦反目，豈是容易和好的。」

何凌風沉吟了一下，道：「這故事跟天波府有什麼關係？」

馮援道：「關係太大了。因爲那胡一刀和紅衣慧娘先後共較量了八次，每次使用一招刀法，都是胡一刀平生刀藝的精華，名稱就叫做『破雲八大式』。」

「哦！」何凌風輕哦出聲，道：「原來楊家神刀，就是得自胡一刀眞傳，不過——」

他頓了頓，恍然若有所悟，又道：「破雲八大式既然曾經受制於紅衣慧娘，莫非費百齡獲得了紅衣慧娘遺傳的刀法？」

馮援道：「那倒沒有。但紅衣慧娘的刀法絕藝，據說的確也有刀譜遺留下來，天波府楊氏兄弟，就是爲了尋覓那本刀譜，才將性命葬送在迷谷。」

何凌風道：「迷谷？」

馮援緩緩道：「是的。那是一座兇險而神秘的絕谷，相傳谷中隱藏着紅衣慧娘的弟子，人人都刀藝高超，但他們從未離開過山谷，也不許外人進去，凡是進入迷谷的人，從此便永不見再出來，這消息，不知怎會被天波府的老主人楊照堂知道了，臨終時，又告訴了長子楊漢威。

「當時楊照堂的意思，可能只是要兒孫瞭解『破雲八大式』並非天下無敵，代代相傳，知所警惕而已，誰料到楊漢威少年氣盛，竟認爲這是天波府最大的隱患，等父親一死，就將府中事務交給二郎掌理，獨自離家，前往迷谷，終於一去不返，斷送了性命……」

何凌風不禁長嘆了一口氣。

馮援道：「楊家兄弟都是心高氣傲的脾氣，老大一去不返，二郎也如法泡製，將府務交給了三郎，也一去杳如黃鶴，接着，三郎，四郎，五郎……都一一離家，也都有去無回，短短數年內，楊家兄弟竟相繼出亡，他們全心全意在進行着這件事，又不願爲外人所知，那有心情再鑽研武功，因此，六郎楊啓光才在羅浮刀會上，失手敗給了費百齡。」

何凌風嘆道：「這也難怪，練武人一旦心涉旁騖，武功自然就荒廢了。但是，這件事既屬楊家的秘密，老大哥又怎會知道呢？」

馮援道：「是六郎楊啓光親口告訴我的。他在赴上屆羅浮刀會時，自知武功荒廢，可能會落敗，但又決心不願將這件秘密再告訴七郎楊子畏，以免楊家因而絕後，當時懷着沉痛的心情勉強赴會，果然被費百齡所敗。

「事後，他携帶祖傳胭脂寶刀和刀譜，親來千歲府求親，才將這段秘密告訴了我，要求我允許妹妹下嫁，並以刀劍合璧相助天波府，激勵七郎發奮圖強，他決定隱瞞迷谷的秘密，以免七郎再爲此事分心，同時，要胞弟在遭受痛失榮銜的打擊之後，專心練武，重振家聲，其用心良苦，令人感動，因此，我才答應了婚事。」

何凌風道：「那六郎楊啓光替胞弟安排好婚事，以後，莫非也去了迷谷？」

馮援點頭道：「不錯。」

何凌風道：「老大哥就該勸阻他，不讓他再蹈覆轍才對！」

馮援道：「我當然勸過他，可是，他表示只想去尋訪五位兄長的下落，決非爲了貪求紅衣慧娘遺留的武功，這也是人情之常，我又怎能攔阻他。」

何凌風道：「那麼，他有沒有告訴老大哥，迷谷在什麼地方？」

馮援道：「沒有。」

何凌風道：「老大哥爲什麼不問問他？」

馮援道：「我爲什麼要問？難道楊家兄弟六條性命斷送了還嫌不够？」

何凌風想了想，又道：「這件秘密，令妹婉君知不知道？」

馮援道：「略知大概。」

何凌風搖頭嘆道：「唉，那就糟了。」

馮援道：「糟什麼？」

何凌風道：「婉君姑娘很可能會把迷谷的事告訴楊子畏，他們夫妻同時失踪，很可能也是去了迷谷。」

馮援道：「他們並不知道迷谷的位置，要到什麼地方去找？」

何凌風道：「楊照堂雖把迷谷的事列爲秘密，但楊家兄弟輾轉傳告，短短時間內，六位兄長先後一去不歸，楊子畏對這件事，絕不可能毫不知情，也許他聽來的只是片語隻字，一鱗半爪，平時存疑在心中，以後被令妹一證實，他怎能對兄長的生死無動於衷？再加上年輕夫妻，難免好奇心重，八成就這樣蹈了楊家兄弟的覆轍。」

馮援聽了這番話，臉色漸漸沉重起來，好半晌，才喟然道：「果眞如此，我的罪孽就太大了。」

何凌風道：「老大哥唯一失策，就是不該把這件實情告訴令妹婉君。」

馮援點點頭，又搖搖頭，嘆口氣道：「我何嘗不知道，可是，舍妹和我並非一母所生，年齡又相差了一大截，雖是兄妹，感情多少有些隔閡，這是她的終身大事，我又怎麼能够不告訴她實話，只沒想到，她會把事情又告訴了楊子畏。」

何凌風道：「他們是夫妻，榮辱與共，當然會說出來。不過——」

忽然話鋒一轉，道：「老大哥，你相信眞有紅衣慧娘和迷谷這回事嗎？」

馮援道：「我本來不信，但事情出自天波府老主人楊照堂之口，楊家兄弟相繼失踪也是事實，不由人不信。」

何凌風道：「難道這不可能是姊妹會故佈的陷阱？」

馮援道：「當然也有可能。但姊妹會的出現，應該是最近數年的事，迷谷的秘密，却遠在楊照堂去世以前很多年就有了，只是楊照堂一直沒有透露而已。」

何凌風笑了笑，道：「小弟倒希望眞有迷谷其事，那一天有機會，也讓我見識見識紅衣慧娘的絕世刀法。」

談到這裏，費明珠已經更衣浴罷，換了女裝出來，笑問道：「什麼樣的絕世刀法？我也跟楊大哥同去見識一番。」

何凌風和馮援起身讓坐，眼中都爲之一亮，費明珠換了女裝，竟然如此明艷照人，婀娜多姿，美得令人心動。

費明珠的鼻樑略有些塌，但被一雙水汪汪的大眼睛掩去瑕疵，而南國女兒早熟的身裁，卻顯得那麼豐滿，剛健，襯托着微塌的鼻樑，

令人反有嫵媚之感。

何凌風見過假冒的馮婉君，知道馮婉君很美，可是，若跟費明珠比較，却不及後者那麼誘人，馮婉君的美，是屬於端莊秀麗典型，費明珠則另有一股撩人的風姿，嫵媚中又似帶有少許「野性」，使人不由自主想多看她幾眼。

不僅何凌風有此感覺，連馮援也顯得有些心搖神馳，眼睛少眨了好幾次。

好在這時候，侍女們進來回報：「酒席已經準備好了。」

× × ×

一席洗塵酒，吃到起更時分才盡歡而散。

返回後園，何凌風問道：「老大哥，我們眞要陪費姑娘同往嶺南麼？」

馮援道：「當然要去，費百齡身遭挾持，那番女分明也是姊妹會的人，只要擒住她，就能揭穿姊妹會的內情，爲什麼不去？」

何凌風道：「可是，小弟却覺得很奇怪，那位三公主就在附近，她怎會對刀劍合璧陣一點興趣也沒有，居然到現在還毫無動靜！」

馮援皺眉道：「我想，她們或許已經離開關洛了也難說。」

何凌風道：「不會的，她們爲了獲得胭脂寶刀和刀劍合璧陣法，不知費了多少心血，絕不會輕易放棄。」

馮援道：「那就是府中戒備太嚴，使她們不敢貿然行動。」

何凌風道：「也不是，咱們戒備愈嚴，愈表示刀劍合璧陣法的重要，府中這幾名武士，還不在她們眼裏。」

馮援道：「不錯，她們這樣按兵不動，正表示另有計謀。」

馮援心中一動，低聲道：「莫非你仍在懷畏費明珠的身份麼？」

何凌風沒有回答，却站起身來，道：「老大哥，咱們還是去花園裏練練陣法吧。」

馮援點點頭道：「走！」

兩人各攜兵刃，來到花園草坪上，何凌風循例先巡視園中佈置的暗樁，確定平靜無事後，才開始演練。

所謂「刀劍合璧陣法」，顧名思義，應該是一種合擊之術，但因羅浮刀會只限用刀，不能用劍，更不能兩人同時上台聯手，所以，才由楊啓光將「楊家神刀」刀譜交給馮援，讓馮援熟悉「楊家神刀」訣竅之後，再補以千歲府的驚虹劍法，融會貫通，研創出另外一套刀劍合用的招式，希望能在下屆刀會上，替天波府爭回失去的榮銜。

刀和劍，看似相同，手法却迥異，劍以輕靈爲先，刀以沉猛爲主，尤其天波府的「破雲八大式」，招招都威猛凌厲，霸道雖然够霸道了，只是缺少輕柔小巧工夫。

馮援化費了兩年時間，將驚虹劍法中最靈巧的八招劍法，融於破雲八大式中，減其剛猛，增其輕柔，換句話說，就是合千歲府和天波府二家之長，使刀招中有劍法的變化，威猛中有細巧功夫，剛柔互濟，發爲妙用，以便對付費百齡的太陽神刀。

因此，在演練的時候，必須由馮援從旁餵招，而且，兩人都是左手持劍，右手持刀，每當練習過一招之後，立即將刀劍互換，這樣才能練到隨時以刀作劍，臨機應變，心中不再有刀劍之分，招式不再有剛柔之別。

何凌風沒有學過「破雲八大式」，却記住了「驚虹劍法」，所以，馮援又得先傳他楊家神刀，再傳授「刀劍合璧陣」。

好在何凌風天賦奇特，過目不忘，只要馮援演練一遍，便能將招式記住，所差只是手法純熟和火候深淺而已。

不過，他們今夜演練的，當然絕不會是眞正的「刀劍合璧陣」，別看他們哥兒倆你來我往，比劃得像眞的一樣，那只是「表演」給人看的，釣魚兒的香餌。

花園裏靜悄悄的，除了馮援和何凌風，看不見第三個人，也聽不到任何異樣聲响。

但，何凌風忽然無意間感覺到，正有一雙水汪汪的眼睛，在黑暗中向自己凝視着。

兩人演練的草坪，距離「掬香榭」不遠，那雙眼睛就在掬香榭北邊花樹叢裏。

那地方，也就是何凌風第一次發現男女二人偷會竊議的地方。

何凌風一面出招，一面向馮援暗施眼色，低聲道：「老大哥請留意掬香榭北方，魚兒已經聞到餌香了。」

馮援身子疾轉，刺出一劍，輕輕道：「不錯，果然被你料中……咦！是她……」

何凌風道：「別出聲，咱們慢慢移近些，然後分頭截堵。」

馮援劍勢一緊，寒芒飛舞，幻起朶朶劍花，登時將何凌風圈在一片光幕中。

兩人邊打邊移，漸漸離掬香榭更近了。

何凌風沉聲說道：「老大哥，聽我呼喝，你向西，我向東，咱們堵住她——什麼人？站住！」

喝聲起，劍光刀影乍分，兩人各奔方位，飛一般繞過花樹叢。

那雙水汪汪的大眼睛仍然動也沒動，眼睛的主人却應聲從花樹叢裏走了出來，笑着道：「是我，二位大哥眞好精神，這麼晚不休息，還在月下練功夫？」

何凌風道：「費姑娘，你不在客房休息，到後園來有什麼事？」

費明珠笑道：「我有擇席的毛病，初到一處陌生地方，總不容易睡着，信步走走，不覺就走到花園裏來了。」

馮援道：「那你爲什麼要躲在花樹叢裏偷看？」

費明珠道：「沒有啊！我是看你們正在專心練功，怕驚擾了你們，才沒出聲招呼的。」

何凌風道：「但姑娘可知道，偷看他人獨門武功，是武林大忌。」

費明珠嫣然道：「我並不是存心想偷看，只不過碰巧遇着罷了，再說，二位大哥下午不是也攷驗過我的太陽神刀嗎？我看看二位大哥的獨門武功又有什麼關係呢？」

何凌風和馮援面面相覷，竟無詞辯駁。

費明珠又笑了笑，道：「剛才我看見二位大哥的刀法和劍法，眞是高明得很，下一屆羅浮刀會，咱們香雲府一定要落敗了。」

何凌風道：「只怕落敗的不僅是香雲府，武林三府都將同遭慘敗。」

費明珠道：「噢？那誰會獲勝？」

何凌風道：「當然是姊妹會。」

費明珠詫道：「她們眞的那麼厲害嗎？」

何凌風道：「倒不是她們有多厲害，而是她們先獲傳嶺南絕學，『現在』，又偷學了千歲府和天波府的武功，自然容易想到破解之法了。」

他故意把「現在」兩個字說得特別重，以試費明珠聽後的反應。

誰知費明珠絲毫沒有窘赧之色，點點頭道：「楊大哥的話不錯，咱們武林三府的絕藝，都被她們偷學去了，這可的確是件麻煩事，不過，咱們也可以聯合起來，互相研創新招，共同對付她們，二位大哥認爲如何？」

何凌風和馮援又答不上來了。

費明珠道：「其實，大家都是武林同道，理當同心協力，使武學發揚光大，如果彼此都秘技自珍，不肯把祖傳武學公諸於世，武林一道只有越來越衰微，到最後，曠世奇學逐代失

傳，都會變成眞正的『絕學』了。」

這番話，義正詞嚴，語重心長，直聽得何凌風和馮援都聳然動容。

馮援仰面長吁了一口氣，喃喃道：「想不到姑娘年紀輕輕，竟具有如此磊落胸襟，難得啊難得。」

何凌風接口道：「只可惜武林中人都是貪婪自私的多，不像姑娘這般高瞻遠矚。」

費明珠自解嘲地笑了笑，道：「這些話一時很難叫人聽得進去，等二位大哥去了嶺南，見到了我家的情形，你們就會相信我說的不是狂言奇想，而是有感而發了。」

馮援道：「好！事不宜遲，咱們決定明天就動身。」

何凌風沒有贊同，也沒有反對，從他的神情看來，似乎對「守株待兔」的計劃失去了信心。

× × ×

由關洛往嶺南，千里迢迢，長途跋涉，論理應該曉行夜宿，兼程趕路才對，可是，這一行男女三個人，却走得很緩慢。

何凌風和馮援一路吃喝玩樂，訪名勝，遊古蹟，慢慢吞吞，好像故意在等候什麼。

費明珠居然也不急，而且興緻很高，陪着兩人遊山玩水，嘻嘻哈哈，好像完全忘了香雲府的事。

離開九曲城已經半個多月了，才走到襄樊附近。

何凌風道：「這一路都是騎馬坐車，實在煩人，不如坐船循水路南下，又快又舒適。」

馮援還沒有開口，費明珠已經搶着道：「好啊，咱們可以僱船直放兩漢，順便繞去洞庭湖遊玩，然後再換馬越五嶺山，正是捷徑。」

何凌風道：「俗謂：南舟北馬。費姑娘生長在九粵，對坐船還不嫌膩麼？」

費明珠微笑道：「那兒會膩，我最喜歡坐船了，但以前坐的都是海船，還沒有坐過江船呢。」

馮援點頭道：「既然如此，咱們就決定到樊城以後僱船。」

當天抵達樊城，住宿一宵，第二天上午，馮援留在客棧裏休息，何凌風便和費明珠相偕赴碼頭選僱船隻。

僱船的事本可吩咐客棧夥計代辦，但費明珠想挑選一艘舒適些的船，順便瀏覽渡口風光，才由何凌風陪同前往。

到了江邊渡口，滿目帆檣，却大都是載運藥材貨物的貨船順路搭客，很少專程受僱的客船。

兩人沿江探詢，問了好幾戶船家都同樣回答：「樊城這邊都是貨船，要僱客船，得過江到襄陽才有。」

何凌風道：「也罷，咱們就去襄陽逛逛也好。」

費明珠用手一指江面，道：「楊大哥，你瞧，那兒不是一艘客船嗎？」

順着手指望去，果然，好漂亮一艘雙桅客船下碇在江中，船身髹漆全新，客艙整齊，距岸大約十丈遠近。

何凌風招來一艘小舟，指着那船問道：「老大，你知道那條客船是誰的嗎？」

撐舟的水手望了好一陣，搖頭道：「不知道，以前沒見過，船上掛的也不是本地船帮號帶，只怕是有錢人家的私船。」

費明珠道：「管它官船私船，咱們去問問總不要緊，或許他們回程空着，願意讓咱們搭次便船也難說。」

何凌風笑了笑，沒說什麼，扶費明珠登上了小舟。

駛近那艘客船舷邊，却發覺船上靜悄悄的，半個人影也沒有。

費明珠攀上甲板，大聲道：「喂！有人在嗎？」

連叫幾聲，才見後艙伸出一顆光溜溜的腦袋，應道：「幹什麼的？找誰？」

那是個六七十歲的乾癟老頭，滿面皺紋，宛如蛛網，頭上童山濯濯，寸髮全無，大約正在後艙睡覺，被叫聲吵醒，顯得頗不耐煩的樣子。

何凌風拱拱手，道：「對不起，吵擾老人家，咱們是僱船的客人，想問問這艘船可願搭客？」

老頭側臉道：「你說什麼？」

何凌風無奈，只得又說了一遍。

這一次，老頭算是聽清楚了，却揮手道：「去！去！去！這是自用的私家船，不是做生意的客船，你們上別處僱船去吧！」

費明珠道：「私家船也沒關係呀，咱們願出高價，順途搭次便船，難道不行麼？」

老頭瞇着眼睛向兩人打量了一遍，道：「你們是夫妻嗎？」

費明珠脹紅了臉，忙道：「不！我姓費，這位是我楊大哥，也就是九曲城天波府的楊大俠。」

老頭道：「我不知道什麼楊大蝦，李大蟹，我只問你們要到那裏去，能出多少錢？」

費明珠道：「咱們想去洞庭湖遊玩，然後再換馬前往嶺南，只是單程，船資隨你開價好了。」

老頭屈指計算道：「單程去洞庭，只去不回……由這兒往兩漢是順水，再繞洞庭却是逆江上行……去程須五天，回來得七八天……」

忽又問道：「只有你們兩個人？還搭不搭客？路上泊不泊岸？」

費明珠道：「直放洞庭，沿途不用泊岸，咱們一共是三個人，包下你這條船，不搭其他客人。」

老頭又喃喃計算了一會，道：「既然這樣，船錢算你們一百兩銀子吧。」

費明珠失聲道：「呀！要這麼貴？」

老頭臉色一沉，道：「嫌貴就別僱。老實告訴你們吧，這條船是荆州府蔡翰林的私家船，本來不能答應你們，因爲我家主人陪老夫人去嵩山進香還願，要半個月才能回來，這段日子，閑着也是閑着，我才私自作主，送你們一趟賺點外快。」

費明珠嬌嗔道：「那也要不了一百兩銀子呀。」

老頭道：「百把兩銀子就多了麼？我算給你聽聽：船上水手連我四個人，冒着砸飯碗的風險私接生意，每人總要賺二十兩才值得吧？二四得八，已經去了八十兩，另外二十兩還得侍候你們三位的伙食吃喝，能說貴嗎？」

何凌風接口道：「不貴，咱們僱了。」

取出一片金葉子揚了揚，道：「這是十兩金葉，足折百兩銀子，老人家，咱們什麼時候上船？」

老頭低頭望望金葉子，再望望何凌風，忽然笑道：「你一次付足船資，不怕我開船溜了麼？」

何凌風微笑道：「沒關係，我信得過老人家。」

老頭伸手接了金葉，道：「很好，咱們一言爲定，今天上午加添食水，午後開船，你們正午時分上船就行。」

何凌風道：「老人家貴姓，如何稱呼？」

老頭說道：「我姓金，你就叫我金老大好了。」

何凌風向金老大拱拱手，和費明珠轉身下了小舟。

（未完）

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高皐·文　盧令·圖

白羽令（六）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駿寒毒散發，雙眼失明，荊玉鳳與秋月、秋心保護着他，要往南海蜘蛛島拜訪名醫蜘蛛夫人求醫，他們一路南下，途中雖數度遭到紅衣殺手及九曲山莊主表兄率衆攔擊，均被他們殺退，那日到達廣東石歧，欲僱船出海，詎知所有船夫均拒絕接載，荊玉鳳心知彼等定係爲人所脅，只好出資購下一船，主婢操練一天後，遂自親自操舟出海，不料適遇海風大作，船被吹至一小島，島上聚有綠林中人；荊玉鳳向其中一虬髯頭領請借閱海圖，虬髯大漢却向她詢問跟楚駿是何關係，荊玉鳳答是她們三人的丈夫——

求醫獲奇遇　中阱失嬌妻

虬髯大漢愕然道：「什麼?他會是妳們三人的丈夫?妳們三個嬌滴滴的美人兒會一起嫁給一個瞎子?」

荊玉鳳雖然說得十分明白，他似乎還是不信。

的確，憑荊玉鳳主婢三人的姿色，縱然閉上雙眼去摸，也不會摸到一個瞎子，荊玉鳳的話實在有點令人懷疑。

秋心忍不住冷哼一聲道：「這話就很難說了，有的人眼盲心不盲，有的人眼不盲心却盲了，閣下如果認爲你比瞎子强，可能是一項可怕的錯誤!」

虬髯大漢怒道：「妳說我比不上一個瞎子?」

藍衫文士微微一笑道：「別發怒，二哥，待兄弟先跟這位瞎朋友聊聊。」

虬髯大漢冷聲道：「跟瞎子有什麼好聊的?不過，如果你有那份興趣，你就去聊吧。」

藍衫文士道：「多謝二哥，朋友!你的萬兒是……」

楚駿道：「楚駿。」

藍衫文士道：「朋友是那位高人的門下?」

楚駿道：「不便事告。」

藍衫文士道：「這不要緊，不過，依在下猜想，朋友雙眼失明，却能娶三位如此美麗的妻子，朋友必然有非常之能。」

楚駿道：「看來閣下的心還未盲。」

藍衫文士道：「在下想向朋友領教領教，行麼?」

楚駿道：「你划下道來就是。」

藍衫文士道：「此地不够寬敞，咱們到外面去。」

楚駿道：「到那裏都可以，請。」

三當家的要跟瞎子過招，在東沙島上可是一件大事，待他們走出大廳，廣場上已經聚集了數十名彪形大漢。

藍衫文士往場中一站，雙拳微微一拱道：「咱們是用拳脚，還是使用兵刃?」

楚駿道：「悉聽尊便。」

藍衫文士道：「咱們先玩幾招拳脚，你看可好?」

楚駿道：「那麼你出招就是。」

藍衫文士道了一聲：「好。」右臂忽然一伸，五指以驚濤駭浪之勢，拂向楚駿的前胸。

他這隨手一拂，五指竟然帶着輕嘯，如果被他一掌拂中，縱然不是穴道只怕也消受不起。

受不了就得閃避，楚駿習過聽風辨位，這一掌必然不會擊中。

說來令人不敢相信，藍衫文士這第一招竟然擊中了楚駿胸前的玄機重穴。

也許一夜海上驚魂，使楚駿的聽覺已不如平時靈敏，一個過度疲乏之人是會這樣的。

在藍衫文士來說，這一招只是相試，還不明白對手功力的深淺，他自然不會使出全力。

不過，當他發覺楚駿並未閃避之時，他忽然動了殺機，陡的運足眞力，將虛招變爲實招。

楚駿雖是目難視物，但對藍衫文士眞力上的變化比親眼目視還要明白。

這一掌足可碎石開碑。

這一掌也可將一個活生生的人送到枉死城去。

雙方素昧平生，藍衫文士爲什麼會痛下殺手?

這就應了紅顏禍水那句話了，因爲楚駿擁有三位美麗的妻子。

藍衫文士其行可鄙，其心可誅，按理，此等人應該留他不得。

只是楚駿不想傷他，收服這般人比殺了他們豈不更有價值?

於是他忽然伸出左手，一把扣着藍衫文士的腕門，右手吐指如風，連點三處穴道。

這一變故來得太過突然，分明藍衫文士可以將楚駿立斃掌下，想不到反而受制於人。

虬髯大漢怒吼一聲，首先撲入門場，四週人影幌動，形成一片狂亂的局面。

楚駿放開藍衫文士的手腕，忽然撮口發出一聲長嘯。

嘯聲有如龍吟，上衝天宇，無遠弗屆，除了荊玉鳳及秋氏姐妹，在場之人無不心弦動蕩，如遭雷殛，一個個目瞪口呆，像是失魂落魄之人一般。

現在東沙島的這羣人終於明白了，他們遇到了一個絕代高人，也可能是一個武林煞星。

適才那股嘯聲，含有强烈的內功氣勁，如果楚駿想傷害他們，只要將嘯聲繼續下去他們就很難逃得活命。

楚駿自然不想這樣，殺人對他並沒有好處。

在威鎮全場之後，楚駿那冷峻的面頰綻開了一絲笑意。

「大當家的……」

「你……你有什麼事?」

「我如果要你們死，你們必然一個也活不了，你可相信?」

「相……相信。」

「那很好，現在，該咱們來談談條件了。」

「這個……」

「咱們要你們的海圖，二當家的曾經說要咱們付出重大的代價，請問那代價是什麼?」

「這……沒有什麼，祇不過隨便說說罷了。」

「好，海圖拿來。」

「是。」

大當家的派遣一名親信取來海圖，楚駿叫秋月收起，然後哼了一聲道：「楚某還有一點不情之請，希望大當家的能够俯允。」

「楚大俠請吩咐。」

「咱們要在貴島休息數日，然後請大當家的將咱們送往蜘蛛島，如何?」

「只要楚大俠願意，在敝島休息多久都沒問題，只是……」

「怎麼，不願意送咱們去蜘蛛島?」

「不是不願，是不敢。」

「哦，此話怎講?」

「蜘蛛夫人曾經傳話江湖，無論人畜，只要接近蜘蛛島三里以內，決不留下一個活的!」

「所以你就怕了?」

「咳，楚大俠，咱們功力再高，也鬥不過那些來無影，去無踪的蜘蛛。」

「什麼?我從未聽到過蜘蛛會飛，也未聽說蜘蛛害人，這些你聽誰說的?」

「江湖上人人都這麼說，而且只要接近蜘蛛島决難活命也是事實。」

「這樣吧，你將咱們送到蜘蛛島三里以外總該可以吧。」

「好的，在下的三弟……」

楚駿拍出兩掌，解開了藍衫文士的穴道，他們夫婦，就這麼在東沙島暫時安頓下來。

翌晨天剛破曉，島上忽然响起號角之聲，短促而急驟，似乎發生了什麼重大的事。

號角之聲未落，接着人聲鼎沸，喊殺之聲四起，這塊蕞爾小島，果然發生了變故。

荊玉鳳與秋氏姐妹立即擁着楚駿奔出門外，他們要弄清楚究竟發生了什麼意外，才好作應變的處置。

此時一名島上的頭目匆匆奔來，迎着楚駿躬身一禮道：「稟楚大俠，癩皮狗，獨眼龍偷襲本島，咱們接戰十分不利。」

楚駿問道：「癩皮狗，獨眼龍是什麼人?」

頭目道：「是外伶仃的一股海盜，他們擁有數十具諸葛連珠弩，傷了咱們不少弟兄。」

楚駿道：「好，帶咱們去瞧瞧。」

頭目道：「楚大俠請隨小的來。」

他轉身奔向後山，約莫馳行半里，便已聽到弩箭掠空的銳嘯之聲。

待楚駿到達門場，本島之人已退到一片密林，但强勁的弩箭仍不斷的向密林射來。

大當家的在一株大樹之後迎接楚駿，他首先表示歉意道：「驚動楚大俠兄弟十分不安，實在因爲……咳……」

楚駿微微一笑道：「咱們既在島上，便應風雨同舟，大當家的勿須客套。」

一頓接道：「賊人以弩箭向密林招呼，目的在吸引咱們的注意，他們可能另以主力向其他方面進攻，不知大當家的是否已有安排?」

大當家的道：「楚大俠說的是，另兩個可能被攻擊之處，已有二弟在那兒防守，只是敵勢太强，兄弟對他們倒有點放心不下。」

楚駿道：「那麼大當家的就趕快去協助令弟吧，這兒交給愚夫婦，包管不會叫賊人討得好去。」

大當家的長長一揖道：「多謝楚大俠，兄弟就此告退。」

他低低的唿哨一聲，立率所屬退出密林，只留下一個頭目作連絡之用。

此時弩箭仍在向密林發射，只是已不如適才之多。

楚駿略作沉吟道：「我担心其他方面，此地最好能够迅速解決。」

荊玉鳳道：「咱們上樹梢，你賞他們一把飛釘，還怕不立時天下大亂？」

楚駿道：「對，秋月秋心由左右出擊，咱們一舉將這般賊人收拾下來。」

他交待之後，立即與荊玉鳳飛身上樹，一把飛釘洒出，哀嚎之聲，登時如响斯應。

他們夫婦像兩隻出柙之虎，以秋風掃落葉之勢，向賊人痛下殺手。

島上的一個頭目也奮不顧身的跟着他們出擊，他搶到一具諸葛連珠弩，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只殺得賊人屍橫遍野，他們在瘋狂的追殺。

荊玉鳳叱喝一聲，道：「住手，逃下海的就任由他們去吧，咱們馳援另外兩處要緊。」

頭目應了一聲，立即引道馳赴前山，楚駿猜的不錯，此處才是賊人的主力。

一個癩痢頭，一個一隻眼，八成就是頭目所說的癩皮狗與獨眼龍，這兩人不止是長像兇悍，武功也十分高明，大當家的二當家的迎戰這兩名海盜頭兒，竟然全都落了下風。

因爲癩痢頭的三截棍裏裝有暗器，二當家的已經中了暗算，如非大當家的趕來，後果實在不堪設想。

但是大當家的仍無法挽回頹勢，因爲他一面要照顧二當家的，一面還要應付强敵。

雙方的嘍囉也是賊人佔了上風，因爲在人數上他們就居於絕對的優勢。

荊玉鳳將場中的情形向楚駿解說之後道：「相公，叫秋月姐妹先解決兩個海盜頭兒，你說可好？」

楚駿道：「好的。」

秋月姐妹撲入鬥場，招呼大當家的道：「大當家的請保護二當家的退下去，這兩個海盜交給咱們姐妹就是。」

大當家的使用的兵刃是一對鐵筆，他連續兩記猛攻，將癩皮狗及獨眼龍迫退幾步，然後扭頭對二當家的說道：「二弟快退。」

癩皮狗哼了一聲道：「退？那有這麼便宜！」

三截棍一揚，六點寒星分向大當家的兄弟二人射去。

他們雙方相距十分之近，三截棍的鋼針又是以機簧發射，力道極强，大當家的雖是心存戒備，要躲過這三枚鋼針已是不易，二當家的原已負傷，自然更難逃鋼針鑽體之危了。

但烏芒划空，來勢如電，六枝鋼針竟全被烏芒擊落，同時响起一聲慘嚎，癩皮狗竟丟掉三截棍，雙手捧面，滾倒地上哀鳴起來。

這自然是楚駿的傑作了，除了他的飛釘絕技，誰能有如此驚人的功力。

不過，癩皮狗眼看無法活命，秋心就變作英雄無用武之地了，因爲秋月已鬥上獨眼龍，她總不能對一個將死之人下手。

但既入寶山，焉能空回，嬌軀一擰，她竟向海盜羣中衝去。

這般海盜算是遭了惡報，片刻之間便已傷亡過半。

荊玉鳳瞧得十分不忍，因而叱喝道：「住手。」

她喝住了秋心，大當家的也叫他的部屬停止攻擊。不過依然包圍着死亡餘生的海盜，使他們無法赴海逃亡。

與秋月打鬥的獨眼龍已躺在地上，他沒有死，却已失去了武功。

這一場打鬥，來犯的海盜可以說全軍皆墨，除了傷亡大半，連兩個頭兒也一死一殘。

荊玉鳳目光一掠全場，回顧大當家的道：「三當家的呢？你要不要去瞧瞧？」

大當家的道：「三弟所守之處是個要隘，他既未發出警訊，必然未遭攻擊。」

荊玉鳳道：「那麼大當家的就快點處理善後吧，咱們還有事與你相商。」

大當家的道：「楚大俠楚夫人請去歇息，在下馬上就來。」

片刻之後，三位當家的聯袂來到楚駿夫婦的歇息之處，大當家的一揖到地道：

「南樵兄弟叩謝楚大俠救命之恩。」

二當家的躬身一揖道：「楚大俠救命之恩，許威將永銘心版，終生不忘。」

楚駿微微一笑道：「楚某不過舉手之勞吧了，兩位當家的不必客套。」

大當家的道：「在下南樵，二弟許威，三弟李承光，蒙江湖朋友抬愛，送給愚兄弟一個南海三霸的匪號，今後楚大俠可以直呼愚兄弟之名，這當家的三字咱們實在承担不起。」

楚駿道：「好吧，恭敬不如從命，南兄對那股海盜是怎樣善後的？」

南樵道：「願走願留的都隨他們自願，死的傷的也都作了安排。」

楚駿道：「如此甚好，南兄，愚夫婦想去蜘蛛島，貴島能不能將咱們送到離島三里以外。」

南樵道：「可以，不過……」

楚駿道：「南兄有什麼礙難之處？」

南樵道：「不，如非楚大俠仗義相助，現在躺在地上的將是咱們兄弟，不說楚大俠只讓咱們送到距蜘蛛島三里之外，縱然要南某送上蜘蛛島，南某也不會皺一下眉頭。」

楚駿道：「過去的事南兄不必提了，有什麼事你說吧。」

南樵對李承光道：「愚兄有時候會辭不達意，三弟你說。」

李承光道：「是，大哥。」

這位一身文士打扮的三當家的，是他們這一批人的智囊，楚駿雖然不明白他要說些什麼，却也知道事非等閒。

果然，李承光咳了一聲道：「江湖之上，詭詐百出，是一個人吃人的地方，愚兄弟所以要擺脫江湖，稱霸海外，實在是情非得已。」

楚駿知道這是開場白，仍靜靜的聽下去。

李承光道：「其實縱橫海洋，惟我獨尊，並不亞於江湖上的任何一位霸主，且大自然給予的身心享受，則不是那般人所能領略的。」

楚駿已經有點知道李承光的心意，依然默默的一言不發。

李承光咳了一聲，接道：「楚大俠視覺不便，更不宜於逐鹿江湖，因此……」

楚駿道：「說下去。」

李承光道：「愚兄弟願將大當家的職位讓給楚大俠，全島弟兄也願供驅使。」

楚駿長長一吁，說道：「三位這份心意，楚某十分感激，只是在下身染寒毒，急待就醫，而且恩怨糾纏，也無法擺脫江湖。」

南樵道：「楚大俠找蜘蛛夫人就是爲了醫治寒毒？」

楚駿道：「不錯。」

南樵道：「蜘蛛夫人不僅武功極高，還養有無數毒蛛，遍佈島上每一個角落，據江湖傳說，只要接近蜘蛛島三里以內，沒有一個人能够活着離開，依在下相勸，楚大俠最好別謀良策。」

李承光道：「蜘蛛夫人還養有兩隻神蛛，牠們不止是奇毒無比，更能飛行絕跡，任是何等功夫之人，也無法逃過牠們的毒爪。」

楚駿微微一笑，說道：「多謝兩位相告。」

南樵道：「楚大俠，你……」

楚駿道：「生死禍福，數由前定，兩位不必替楚某担心。」

南樵知道無法勸阻楚駿前往蜘蛛島，只得長長一嘆，道：「楚大俠準備何時前往？」

楚駿道：「如果能够即刻起程，自然再好不過。」

南樵道：「好吧，三弟去準備，並派人送一桌酒食前來。」

× × ×

蜘蛛島名震江湖。

蜘蛛島是一個人人畏懼，極端恐怖的所在。

只要接近蜘蛛島三里以內，就沒有人能够留得活命。

這是江湖上傳言，但江湖傳言却未必可信。

× × ×

現在楚駿夫婦不僅進入蜘蛛島三里以內，而且棄舟登陸，到達了島上的一座山峯。

楚駿無法瞧到島上的景物，但他却有十分靈敏的嗅覺。

「玉鳳，這地方種的有花？」

「是的，相公，修竹千竿，花香如海，這個島美麗已極。」

「看來江湖傳言未可盡信。」

「是，我也是這般想法。」

「看到房屋沒有？」

「沒有，咱們穿過竹林瞧瞧。」

穿過竹林，果然瞧到一幢房屋，但這一瞧之後，他們竟大吃一驚。

原來那幢房屋已是門窗破損，傷痕斑斑，附近的花木也大部折斷，好像遭到一次兵燹似的。

他們奔近一瞧，發覺此地在不久之前經過一次劇烈的打鬥，除了建築及花木留下不少打鬥的傷痕，地上還留有兵刃及斑斑血漬。

房屋不大，但頗爲精巧，只是他們搜遍各處，連一個鬼影子也尋找不到。

荊玉鳳柳眉一皺道：「咱們來晚了，蜘蛛夫人可能已遭到了意外。」

秋月道：「此事大有蹊蹺，蜘蛛夫人名震江湖，誰能一舉就將她毀掉？」

楚駿道：「玉鳳，妳想此事與咱們是否有關？」

荊玉鳳一怔道：「這就難說了，也許……啊……」

楚駿道：「怎麼啦？玉鳳。」

荊玉鳳道：「我好像中了毒。」

楚駿一驚道：「有這種事？妳們運功試試。」

這一試之下，秋氏姐妹也面色一變，她們同樣身中劇毒，半點眞力，也提不上來。

惟一例外的是楚駿，他不止是毫無中毒現象，而且一經運功，便眞力如泉，似乎比平時還要强大。

荊玉鳳道：「相公，咱們確已中毒，祇不過相公體內的寒毒與它產生了相尅現象，你再運功試試，也許會發生奇蹟。」

楚駿道：「好，我試試。」

這一次運功，幾乎用了三個時辰，直到日色偏西，他才運功醒來。

「啊，玉鳳，秋月，秋心，我……瞧到妳們了。」

「眞的？相公！」

她們齊聲詢問，三雙明眸睜得大大的，一起投向楚駿的雙眼。

他眼中的濃霧消失了，兩縷精光由黑白分明的眼眶中射出。

荊玉鳳無限欣慰，但她却含着兩泡熱淚，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良久……

「相公，咱們終於……做到了……」

「是的，玉鳳，咱們終於做到了，可是妳們受到的艱苦，付出的代價，是無法估計的。」

荊玉鳳道：「不，相公，我說過，只要有一日安樂，咱們就不虛此生，我覺得十分滿足。」

「玉鳳，妳太好了，妳坐到這邊來，讓我用內功試試。」

「別忙，相公，咱們已遏住劇毒，一時間尚不致發作，現在有兩點重要的事咱們先要研究研究。」

「甚麼重要的事？」

「我想咱們所中之毒，必是來自那些不知名的怪花，如將此花遍種全島，敵人就難越雷池一步，前山旣有此花，後山决不會沒有，那麼是什麼人能够不畏花毒，毀掉蜘蛛夫人，這是問題之一。」

「對，其二呢？」

「其二正是我担心的，因爲紅衣堡的二堡主杜映辰幾乎是無所不能。」

「妳是認爲蜘蛛島被毀是杜映辰的傑

作？」

「有此可能，如果不幸被我猜中，他們早晚還會前來。」

「妳說的不錯，待我到後山瞧瞧。」

他瞧過了，後山的確也遍植那種濃香襲人的怪花。

只有一點他不明白，有些花被人連根拔起，棄擲地上，它們的根却全都不見。

他將見到的情形跟荊玉鳳及秋氏姐妹研究，她們認爲將怪花拔起的必是入侵本島之人，至於爲甚麼取走根部，只有一個解釋，紅衣堡也想種植此種毒花。

最後秋月幽幽道：「相公，我想咱們該離開此地了，如果等到紅衣堡的人來了，你一個人只怕不易應付。」

荊玉鳳道：「對，相公，咱們去東沙，待治好了毒傷再回中原。」

楚駿道：「好，咱們走。」

他們正要離開這幢瘡痍滿目的房屋，楚駿忽然面色一變道：「來不及了，咱們已被包圍。」

荊玉鳳道：「眞的？」

楚駿道：「是的，不過來人不多，我會打發他們的。」

他叫荊玉鳳等待在房裏，足尖輕輕一點，身形急掠而出。

來人是七個，前三後四，正是名震江湖的紅衣殺手。

楚駿不待他們接近，三枚飛釘擲出，屋前三人便慘叫着仆倒下去，然後足尖倒踩，像狂風一般再掩向屋後四人。

劍光連縱幾個閃動，勢如摧朽拉枯，紅衣殺手不堪一擊，屋後四人也喪生在他的飛劍之下。

接近的敵人全部被殲，但四週林蔭草隙之間，不斷有人影幌動。

楚駿退回屋中，荊玉鳳接着道：「走不掉了。」

楚駿道：「是的，我殺了七個，但四週潛伏的還十分之多。」

荊玉鳳道：「那怎麼辦？」

楚駿道：「咱們到樓下去，那兒可以眼觀六面，耳聽八方，我相信沒有人能够進入十丈以內。」

荊玉鳳長長一嘆，說道：「也只好走一步算一步了。秋月，妳們姐妹，去找找看……」

秋月道：「找吃的？」

荊玉鳳道：「還有鐵釘，相公剩餘的只怕不多了。」

秋氏姐妹找到了吃的，也找到了大大小小的不少鐵釘，只有一點使她們失望，食水成了問題。

據秋心的報告，後院中有一口井，井水極深，井旁有桶，但找遍每一個角落，却找不到一條繫桶取水的繩索。

食物飲水同樣是維持生命的要素，有食無水，還是無法生活下去。

現在荊玉鳳主婢都身中劇毒，設法取水自然非楚駿不可。

只是敵人可能隨時進犯，他片刻也不能離開，除非情況穩定下來，他就無法前往取水。

由日色偏西至夜晚，紅衣堡作五次進犯，他們損失了五十餘人，始終未能接近十丈以內。

當夜幕低垂之際，戰況岑寂了，楚駿才能作片刻歇息。

秋心道：「天黑了他們可能不會再來，相公快去取水吧！」

荊玉鳳道：「忍耐一點，秋心，如果我猜的不錯，他們可能利用黑暗，大舉來襲。」

秋心一驚道：「要眞是這樣，那該如何是好？」

楚駿道：「妳忘了江湖朋友給我的渾號了，飛釘盲魔何在乎他們黑夜來襲？」

他們果然沒有猜錯，當天色三鼓之際，紅衣堡作了一次全力進犯。

飛釘破空急掠，嗤嗤之聲不絕於耳。

進攻者一排排的倒斃下去，楚駿釘無虛發，在這個神秘的海島之上造成一股扣人心弦的恐怖氣氛。

紅衣堡終於潰退了，他們不止是受到嚴重的傷亡，在精神上．也受到沉重的打擊。

待天明之後，島上除了遺下數十具屍體，再也沒有一個活人，不過紅衣堡撤退之時却帶走了楚駿他們的船隻。

如今波濤浩瀚，海天遙隔，除非脅生雙翼，就很難離開這座孤島了。

秋心氣得纖足一跺道：「這般人心腸好狠，他當眞想餓死咱們。」

秋月道：「那倒不見得，咱們要離開蜘蛛島並非難事。」

秋心道：「哦，妳會飛？」

秋月道：「不必會飛，咱們只要將竹子編成一個排，就可以橫渡大海，只是……只是……」

荊玉鳳道：「秋月說的不錯，島上有的是竹子，渡海難不倒咱們，妳還有甚麼意見？」

秋月道：「小姐瞧那些毒花……」

荊玉鳳道：「他們拔掉所有的毒花，將花根全部帶走，此事的確有點古怪。」

秋月道：「他們黑夜拔花，說不定會有遺漏，咱們何不找找看？」

秋心說道：「找它幹什麼？難道妳想吃！」

秋月微微一笑道：「不錯，我正是想吃。」

秋心愕然道：「什麼，妳想自殺？」

荊玉鳳笑笑道：「秋心就是不願多用點腦筋，妳不想想他們爲甚麼將花根全部取走？」

秋心一怔道：「花根能解毒？」

楚駿哈哈一笑道：「秋心並不笨。」

秋心櫻唇一噘道：「你才笨呢。」

他們立即分頭搜尋，幾乎找了兩個時辰，終於被秋心找到了一株。

這一株是隱藏在一窩叢草之中，秋心很小心的將它連根拔了起來。

「小姐，我找到了。」

她將花根捧到荊玉鳳的面前，秋月却接過去，摘下一枝花根，塞到她的櫻唇之內。

荊玉鳳明白秋月的用心，她是恐怕花根有毒，所以不惜以身相試。

花根奇苦，她不由眉頭一皺。

然後她盤坐地上，緩緩提聚那似有若無的眞力。

楚駿立即伸手按在她關元穴上，吐出

一股熱力助她行功。

這是試驗，試驗不一定就能成功。

不成功的結果是可怕的，秋月的大好生命可能因此斷送。

因而旁觀的荊玉鳳秋心，全是提心吊胆，全神貫注的瞧看着。

她們的神色終於逐漸的鬆弛下來，因爲秋月的粉頰已由灰黯變爲明朗，那是毒力袪除的現象。

約莫一個時辰，楚駿與秋月相繼立起，他們成功了，花根的確可以解毒。

於是他們回到房屋之內，再爲荊玉鳳秋心療毒。

待她們恢復功力，時已近午，秋心跳起身來抓住秋月的手腕道：「姐姐，咱們去找水，要不口裏只怕要冒出烟來了。」

楚駿道：「好，咱們一道去。」

找到那口深井，楚駿打量一陣道：「這口井如此之深，倒是十分少見。」

秋心道：「井邊的石塊參差不齊，大概可以攀住下去。」

她挽起水桶，攀住井沿，足尖輕輕一彈，嬌軀便已投入井口。

楚駿道：「秋心，妳可得小心一點，那些石塊滑得很？」

秋心道：「我知道。」

她脚踏參差不齊的石塊，手指插入石縫，雙手交替，逐步下落。

下至二十餘丈，她忽然目光一亮。

原來她發現石壁之上，嵌着一塊晶瑩碧綠的玉牌。

這是一口古井，四週的石壁多已生出厚厚的苔蘚，只有這塊玉牌，依然晶芒隱隱，碧綠如新。

玉牌之上刻着一個太極的圖形，她不明白它代表着什麼，但她知道這塊玉牌決非凡物。

於是，她以空着的左手，摘取那塊玉牌。

玉牌很容易的被她摘入手中，但她懸身的石塊忽然一縮，她只喊出一聲「相公」，便如萬丈高樓失足一般的摔了下去。

她並非摔入井底，只因摘下玉牌，誤觸機關，跌進另一個奇詭的世界。

其實她剛剛摔進暗門，身軀便已着地，祇不過那是一道向下傾斜的台階，一時無法穩住身形而已。

在滾下十幾級之後，她終於將身形穩住，可惜水桶摔碎了，不由十分懊悔。

此時楚駿已經找來，在洞口呼叫道：「秋心……秋心……」

秋心道：「我在這裏，相公，你進來瞧瞧。」

楚駿已瞧到洞內珠光閃閃，知道這個意外的發現決非尋常。

他仰頭向荊玉鳳及秋月招呼道：「妳們下來，這兒有不平常的發現。」

他們先後進入洞內，只見秋心正站在一間石室之中發楞。

這間石室頗爲寬大，其中陳設却十分稀少，除了壁間嵌着幾顆寶石，及一個蒲團，幾乎別無所見。

要說還有甚麼值得注意的，就只有兩具森森的白骨了。

一具白骨倒在石室的一角，他的胸骨幾乎已全部折斷，如果那是掌力撞擊的結果，此種掌力可算得武林罕見。

另一具白骨面對石壁站立着，不知經過若干歲月了，他仍能挺立不倒。

楚駿長長一吁道：「同門相殘，結果如此悲慘！」

荊玉鳳道：「相公怎知他們是同門相殘？」

楚駿道：「壁間有字，必是那位站立的前輩所留。」

由於珠光黯淡，如非目光十分銳利，很難發現壁間的字跡，荊玉鳳運足目力一瞧，果然發現「玄機師弟盜走本門……」

它自然還有下文，只因被站立的白骨擋住視綫，無法瞧到罷了。

這就够了，有這八個字就足以證明他們的確是同門相殘。

楚駿夫婦爲了明瞭原委，遂走到白骨的一側向石壁瞧去。

石壁上是這樣寫着的：「玄機師弟盜走本門玉符，使武當一派如陷末日。貧道追尋至此，本應立即清理門戶，誰知因一念之仁，竟招來殺身之禍，現玄機雖已伏誅，貧道却已無力護符返回武當，因將啓門按鈕換上玉符以待有緣。並留下本門無極一氣玄功，及太乙慧劍兩項絕學作護符之報。有緣者學習該兩項武功，即爲本門弟子，應負責將玉符送返本門，如違貧道之意，必將遭受天譴，武當第十七代掌門玄眞留。」

在這篇留言之後，是一些圈圈點點及綫條。

這些圖案猛然一瞧，覺得它凌亂混集，毫無是處，與小孩隨意所畫，並沒有兩樣。

及仔細瞧看，會覺得它圈圈相連，點點有關，是一個生生不息的整體。

但再瞧下去，它還是毫無是處。

楚駿夫婦忘了饑渴，也忘了時間，整個心神已全部投入那些圈圈點點之中。

不知過去了多久，楚駿才吁了一聲道：「妳們必須瞧看下面的文字，它是帮助瞭解圖案的。」

下面的文字是這樣的：「若非觀心生，爲不滅生，若是滅生，不能生現在，當知觀心本自不生，不生故不有，不有故即空，空無觀心，豈校觀境，境智雙忘，還源之要。」

這篇文字義理玄奧，縱然它能帮助瞭解圖案，但如非上智之人，依然難獲其中的妙諦。

楚駿夫婦四人，都可以稱得是上智之人，但秋心浮而不實，荊玉鳳爲情慾所蔽，當眞能參透妙諦的，只有楚駿和秋月。

不過無極一氣玄功，是道家至高無上的絕學，武當歷代修眞之士，能够練成此項絕學的也不過十餘人罷了。

而且任令一種武學，甚至天下任何一項學問，都必須日積月累，持之有恒的進修，才能達到高深的境界，楚駿秋月參透妙諦，祇不過摸索到入門的途徑而已。

因此，他們必須在洞中暫作停留。

好在秋心發覺還有一個後洞，那兒有潺潺流水，以及人工培植的黃精山芋，飲食倒不會發生問題。

在無極一氣玄功之後，石壁上還繪有

太乙慧劍，此一圖案文圖並茂，一目就可瞭然，荊玉鳳秋心潛心學習此項道家的高深劍術，倒也不致感到寂寞。

一晃百日，楚駿秋月已獲得道家極高成就，雖然他們還得不斷的勤練，但以此修為，可以說放之四海而皆準了。

百日祇不過眨眨眼的時間罷了，但百日的時間江湖上却發生了驚人的劇變。

當他們拜別玄貞道長的遺骸，封閉洞府，由井口躍出之際，目光所及，不由大吃一驚。

原來的房屋沒有了，草木塗炭，烟灰滿目，敢情蜘蛛島已經遭到浩刦，一把火將它燒到寸草不存。

秋心氣得一跺脚，道：「好狠，他們竟然趕盡殺絕，下次遇到，我决不放過他們。」

秋月道：「不必着急，剩下的枯竹編一個竹筏大致不會有什麼問題。」

楚駿道：「對，咱們這就動手。」

他們很快就編成一個竹筏，仍由前山下海，向着北方划行。

正好碰到風平浪靜，海不揚波，楚駿秋月又時常以內力催動竹筏，故行程十分快速，當次日黎明之際，他們已到達寶安縣境的南頭鎮。

在鎮上進過早餐，再到縣城購買馬匹，當日就聯騎北上，直奔廣州。

楚駿第一個目標是武當，他要完成玄貞道長的遺囑，將太極玉符歸還武當。

但自廣州開始，他們便被人綴上，雖然還沒有人向他們找碴，那被人監視的氣氛，已使秋心感到不耐。

這天晌午他們到達英德，離城還有里許，便已聽到一片喧嚷之聲。

待奔到隣近，只見城外廣場之上人頭擁擠，在瞧看一場精彩的好戲。

場中搭着一座高台，上有一男一女在拚鬥着。

秋心歡呼着道：「是打擂台，相公，咱們瞧瞧。」

楚駿道：「該吃飯了，妳不餓？」

秋心道：「這兒不是有些小吃攤子麼？咱們將就吃一點就是。」

楚駿道：「好吧。」

打擂台，在武林中極為平常，無非爭名好勝，借機會闖個萬兒罷了。

因而打擂台多半點到為止，鬧出人命的為數不多。

只是這個擂台却異於尋常。

擂台的上方擺着一條長桌，桌後坐着兩名紅衣殺手，看情形，他們好像是公證之人。

紅衣殺手名震武林，但這般名震武林的殺手却很少公開露面。

這自然是紅衣堡故作神秘，以增強紅衣殺手的震駭之力。

現在這般人人畏懼的殺手，竟公然充當擂台的公證人，這意味着一點，紅衣堡已可統御武林，紅衣殺手勿須再那麼藏頭露尾了。

楚駿想到這些，心中不由昇起一片悲哀。

世間為甚麼會有如此衆多的野心之人？一將成名萬骨枯，紅衣堡圖霸武林，不知犧牲了若干無辜的生命！

現在，原是一個以武會友的場所，却已傷亡互見，擂台的兩側，分別擺着幾具鮮血淋漓的屍體。

此時台上拚鬥的是一男一女，男的用刀，使的是八卦刀法，女的用劍，是天山魚龍十八變劍法。

女的劍法凌厲，已將男的刺傷兩處，仍是招招殺着，非將對方置於死地決不甘休。

使八卦刀的大漢，武功原就弱了幾分，再加上兩處劍傷，如何還能應付？

此時一聲金鐵交鳴，他的八卦刀已被封於門外，女的一聲嬌叱，一記開碑裂石的掌力，擊中了男的右肩。

這一掌固然將男的長刀震落，他的身體也被掌力帶得向左一個旋轉。

女的陰森森一聲冷笑，長劍一收即吐，迎向那位大漢的胸膛。

這一變化說來話長，其實動作絲絲入扣，快得有如電光石火一般。

在此等情形之下，那位八卦門下，無異以身餵劍，無論如何，這一劍必然無法避過。

台下瞧熱鬧的已有不少人發出驚呼，有些不忍瞧看的觀衆全都閉上了雙目。

「哎喲……」

一聲痛極的慘呼，果然適時傳來，同時噹的一聲脆響，亟似兵刃墜地之聲。

慘呼沒有錯，長劍洞胸，那是必然的結果。

只是那記兵刃墜地之聲就令人有點詫異了，因為那位八卦門下手中已無兵刃。

於是，那些不忍瞧看的觀衆，也忍不住睜眼瞧去。

「啊……」

他們只瞧了一眼，就再度一聲驚呼。

敢情那位八卦門下還呆呆的站在台上，使天山劍法的女人却抱着右手，痛得冷汗直流。

作公證的紅衣殺手大為不解，他們走到那位女郎的身前道：「張姑娘，妳是怎麼啦？」

「我……中了暗算。」

「甚麼？妳中了暗算？」

「是的，你瞧。」

「啊，飛釘盲魔。」

不錯，那女人的手心插着一隻鐵釘，勿怪她會如此的痛苦。

以鐵釘傷人，時間部位又拿捏得如此之準，除了飛釘盲魔，誰能有這麼驚人的功力。

只是這飛釘盲魔四字，是一個不受歡迎的名詞。

首先是瞧熱鬧的紛紛四散，接着是擂台比武的雙方也扶着傷者，抬着死的，迅速的離開了廣場。

甚至那名受到救命之恩的八卦門下，連一個謝字都吝於出口，只向楚駿投下一瞥，便轉身急馳而去。

原本是一個熱鬧非凡的廣場，此時只剩下楚駿夫婦四個，他們像洪水猛獸，像惡鬼煞神，成了人們都棄趨避的對象。

秋心瞧得大為氣惱，柳眉一揚，道：「這般人好沒道理，咱們救人；難道救錯了？」

楚駿淡淡道：「沒有錯，錯在咱們是魔，是煞，是妖，別人趨吉避凶，也是人之常情。」

荊玉鳳道：「不要理會這些，咱們進城去吧。」

在城裏打了一個尖他們就繼續上道，經曲江，樂昌直奔湖南。

到達樂昌縣境，也就進入五嶺山脈，一條官道蜿蜒於羣山萬壑之中，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這天的氣候頗為燠熱，一個上午的奔走，人馬都已見汗。

荊玉鳳向前面瞧了一眼道：「那兒有一個茶亭，相公，咱們去歇息一下。」

楚駿道：「好的。」

茶亭之內有一隻茶桶，裏面盛着滿滿的一桶茶水，而且餘溫猶存。

秋心用桶上的茶碗舀出一碗茶水，捧給楚駿道：「相公，先解解渴。」

他們的確又饑又渴，喝一碗茶水，自然十分需要。

但秋月忽然伸手一攔道：「慢一點，這茶只怕喝不得。」

秋心一怔道：「為甚麼喝不得，這原是供給路人飲用的。」

秋月道：「我知道是供給路人飲用的，可是咱們不能不小心一點。」

荊玉鳳問道：「秋月，妳瞧出什麼來了。」

秋月道：「此地雖是山區，但却是貫通湘粵二省的官道，咱們半天瞧不到一個行人，這是疑點之一，其次，路上旣無行人，何須預備茶水，而且其水尚溫，好像專為咱們而設。」

荊玉鳳點頭道：「對，秋心快用銀針試試。」

秋心拔下頭上的銀針簪，插入碗內茶水針頭立呈烏黑，這不止證明茶中有毒，毒性還劇烈無比。

秋心面色一變道：「姐姐，你說是誰在計算咱們？」

荊玉鳳一嘆道：「除了紅衣堡還能有誰？」

秋月道：「打從廣州開始，紅衣堡就綴上了咱們，此後，一直是密雲不雨，氣壓低沉得令人難以忍受，現在，他們的行動開始了，今後咱們將步步艱險，危機四伏！」

楚駿哈哈一陣狂笑道：「不要怕，秋月，咱們闖過不少難關，他們還是沒有將咱們怎樣，何況……」

何況之後必然還有下文，但他却無法再繼續下去。

因為他聽到幾聲悽厲無比的哀鳴，如何還能說得下去。

那是他們的坐騎，四匹活生生的健馬，竟然一起倒斃。

他奔到馬匹倒斃之處，那兒原來是一個小小的水塘，半日長途奔走，馬兒均已乾渴，找水解渴，這是必然的道理。

喝了水就會倒斃，水中有毒自然也不會有錯。

那麼，損失了四匹坐騎是一件小事，他們處境可就令人胆寒了。

因此，荊玉鳳道：「相公，咱們怎麼辦？」

楚駿道：「前進。」

是的，敵人處心積慮要他們的命，縱然後退，敵人同樣不會放過他們。

於是，他們向馬匹投下憐惜的一瞥，便繼續沿官道奔去。

前進約莫五里，是一個十分險要的山口，兩壁如削，一綫中分，其長度只怕在百丈以上。

楚駿停下脚步道：「此地似乎籠罩着一股殺機，那山口咱們只怕很難通過。」

秋心道：「相公，咱們上山。」

楚駿道：「好，妳們姐妹由左面上，我跟玉鳳上右邊，咱們在山脚會合。」

秋心應了一聲，姐妹雙雙便向左山急撲。

楚駿摘了一截樹枝道：「玉鳳，跟在我的後面當心一點，說不定咱們會遭到弩箭的攻擊。」

荊玉鳳撤出長劍道：「我會小心的，你用劍好麼？」

楚駿道：「不必，我這根樹枝不會弱於長劍，咱們走。」

右側的山壁也是一片陡坡，祇不過它陡峻的部份只有十丈高下。

以楚駿夫婦的功力，縱上十丈削壁，可以說是輕而易舉，他們自然不會放在心上。

當他們奔近山壁之時，忽然聽到一聲叱喝：「射。」立時弓弦震耳，箭如雨下，無數帶着銳嘯的強弩，向他們集中攢射而來。

楚駿大喝一聲，樹枝一圈一點，罡風急湧而出，沒有一隻弩箭能碰到樹枝，便四散飛舞，分頭亂竄，甚至急捲而回，使崖上陷入一片混亂。

他們夫婦如同天降神兵，已湧身撲上懸崖，兩人手不停揮，殺得哀嚎之聲此起彼落。

這一羣弩箭手，祇不過頃刻之間，便已傷亡殆盡。懸崖上的景象．令人慘不忍覩。

他們繼續奔向山頂，却再也找不到一個敵人，也許適才一戰，已嚇破了敵人的胆，萬弩齊發也對楚駿無可奈何，誰還敢招惹這位飛釘盲魔？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楚駿夫婦並非當眞是一對煞星。

只是當他到達山頂分裂之處一瞥，一縷凌厲的殺機又由他雙目中暴射而出。

原來那兒堆集着石塊，樹枝，枯草，火藥，如果他們進入山口，敵人將這些東西向下面一抛，他們縱有冲天之能，也不可能全身而退。

荊玉鳳想到了可怕之處，不由連打兩個寒噤道：「這……實在太可怕了……」

楚駿淡淡道：「天災不如人禍，人類最可怕的敵人就是人類。」

荊玉鳳道：「相公說的是。」

楚駿道：「我担心秋氏姐妹，咱們走吧。」

在山脚，秋氏姐妹已先他們到達，瞧神色，她們似乎也遇到一場惡戰。

不待楚駿詢問，秋心便得意的一笑道：「今天過癮，估不到太乙慧劍的威力，竟是這般驚人。」

秋月一嘆道：「得饒人處且饒人，妹妹今天妳……」

秋心櫻唇一噘道：「妳就是這麼婆婆媽媽的，別人想要咱們的命，妳幹嗎要放掉他們？」

楚駿道：「放掉就算了，也許那般人命不該絕。」

此後他們經宜章，衡陽，走了大半個湖南，再也沒有發生意外。

不過他們明白，這只是暴風雨前夕的寧靜，原因是他們所受的無形壓力，幾乎絲毫也沒有減輕。

人們還是將他們當作瘟神，當作洪水猛獸，那種敬鬼神而遠之的神色，實在令人啼笑皆非。

其次，他們走到任何一個地方都要小心防範，各種圈套，各項毒計，隨時都在等待他們。

另一點是楚駿的渾號有了改變，飛釘盲魔晉了級，那個盲字改作了一個神字。

因此，他們的心弦始終繃得緊緊的，雖然他們逃過了不少圈套及毒計，這夫婦四人都已有着心勞力拙，不勝負荷之感。

這天他們到達長沙，雖是晌午剛過，楚駿却決定投店歇息。

因為長沙是湖南的省會，必然駐有重兵，他想在這裏恢復一下身心的疲勞。

他們在「豐滿客棧」要了兩間上房，可惜房間沒有聯號，兩房之間還隔着一對年老的夫婦。

今晚又輪着秋月陪侍楚駿，晉餐之後，他們就分別回房就寢。

翌晨日色已上三竿，荊玉鳳秋心仍未出房，楚駿叫秋月前去瞧瞧，她却帶回來一個驚人的噩耗。

「不好了，相公，她們被紅衣堡擄去了。」

楚駿驚道：「妳說甚麼？她們被紅衣堡擄去了。」

「是的，相公，你瞧這個。」

她將一張便箋遞給楚駿，上面是這樣寫着：「荊玉鳳主婢背叛本堡，按律應處以凌遲碎剮之刑，不過本堡主愛才若渴，很欣賞閣下的一身成就，咱們以百日為限，該怎樣做想閣下必然十分明白。」

楚駿長長一嘆道：「紅衣堡果然厲害，咱們事事小心，仍未逃過他們的計算，走，咱們去問問店家。」

問店家得不到任何綫索，只有一個疑竇，那就是他們的芳隣，不辭而別。

這對年老夫婦失踪，自然與荊玉鳳秋心的被擄有關，說不定，正是他們做的手脚！

秋月道：「相公，要不要追？」

楚駿道：「他們一切都有計劃，豈能讓咱們追到，好在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廟，咱們先上武當交玉符，再到紅衣堡找他們算帳。」

秋月道：「我担心她們……」

楚駿道：「不必担心，她們會十分安全的。」

秋月道：「你是說……」

楚駿道：「秋月，妳應該明白，我是他們特殊製造的紅衣殺手，如果他們不能收為已用，就成為紅衣堡的可怕敵人，他們的目標是我，在沒有得到我或將我毀滅之前，玉鳳秋心會安全的。」

秋月道：「我明白了，勿怪這張便箋上會說他愛才若渴呢。」

楚駿道：「雖然如此，咱們仍須盡快前往武當，讓玉鳳秋心在紅衣堡受罪，我片刻也難以安心。」

於是，他們進過早餐之後，立即向武當進發。

× × ×

武當因祀玄武，故亦稱玄嶽，又名大和山。

由均縣以南的草店上山，經元和觀，迴龍觀，老君堂等而達到劍河。

過劍河地勢漸高，危岩峭峯，左右迎拒，松風霧雨，無處不奇。

紫霄宮之上就是烏鴉巖，只見鴉羣漫天，令人眼花繚亂，而其鳴聲有如鐘磬，也堪稱人間一奇。

楚駿與秋月到達烏鴉嶺，日影祇不過剛剛西斜。

秋月從未見過如此衆多的烏鴉，拾了一塊小石子，向盤旋空際的烏鴉投去。

她身負無極一氣玄功，內力何等深厚，小石子雖是隨意投置，仍具有十分的勁力。

石子投入空際，立即响起了一陣哀鳴，在羽毛紛飛之中，同時跌下三隻烏鴉。

當她投擲石塊之際，楚駿想阻止已來不及，此時見她一舉擊中三隻烏鴉，忍不住喊了一聲道：「秋月，這是對武當的不敬，下次決不可如此。」

「哼，如果還有下次，武當一派豈不要閉門封劍，退出江湖。」

聽口吻，這發話之人，決不是秋月。

不錯，他是一名年約四旬，身材高瘦的道長，他身後還跟着兩名容貌清秀的道童，正由山道緩步而來。

楚駿急抱拳一禮道：「拙荊一時好奇，誤傷了貴山的神鴉，在下……」

道長冷峻的哼了一聲道：「一時好奇，誤傷神鴉，兩位已犯了本山山規，施主就不必浪費唇舌了。」

楚駿一怔，道：「聽道長的口吻，不管咱們如何解釋，都必須接受貴山的懲罰了。」

道長道：「莫非施主不願。」

楚駿道：「這個麼，請道長說明咱們應該接受何種懲罰，在下夫婦須得考慮一

番。」

道長道：「本山的神鴉，重於任何人類的生命，殺人還得償命，殺死神鴉自然要兩位以命相抵。」

楚駿呆了一呆，忽然哈哈一陣狂笑道：「人命不如烏鴉，在下倒是第一次聽到此等奇聞。」

道長道：「貧道話已說明，兩位就不必拖延時間了。」

楚駿道：「除了以命相抵，咱們別無選擇。」

道長道：「不錯，兩命抵三鴉，施主已經佔盡了便宜，再要討價還價，施主就有點不知道進退了。」

楚駿說道：「道長，咱們打個商量如何？」

道長道：「商量什麼？」

楚駿溫聲道：「咱們前來貴山，是有重要之事，求見貴派掌門，誤傷神鴉之事，待見到貴派掌門之後再說，道長認為可好？」

道長道：「施主有甚麼重要之事，對貧道說也是一樣！」

楚駿道：「請問道長的仙號是……」

道長道：「貧道修法，掌門修恕是貧道的師兄。」

楚駿重行抱拳一拱道：「原來是修法道長，失敬。」

修法道長道：「說吧，施主，你究竟有甚麼重要之事需要面見掌門？」

秋月在旁插咀道：「相公，此事非同小可……」

楚駿略作沉吟道：「不錯，咱們必須見到貴掌門再說。」

修法道長忽然目射煞光，冷冷道：「施主瞧不起貧道，就是瞧不起武當，無論你有何等重要之事，都必須接受本山的懲罰，世江世海，行刑！」

世江世海就是修法道長身後的兩名道童，左右急撲而出。

秋月搖搖手道：「兩位小道長且慢動手，待咱們夫婦商議一下。」

然後，她對楚駿傳音道：「相公，這位修法道長似乎不像出家之人！」

楚駿道：「不錯，出家人修眞養性，五蘊皆空，他却目射煞光，要咱們給烏鴉償命。」

秋月道：「那太極玉符關係十分重大，咱們不能交給此人。」

楚駿道：「說的是。」

秋月道：「待會我跟那兩名道童動手，給他們一點顏色瞧瞧。」

楚駿點頭道：「可以，但不要傷了他們。」

秋月道：「我知道。」

此時世江世海已撤出長劍，準備向楚駿夫婦進攻。

秋月拾起一截枯枝，跳前兩步道：「兩位請。」

世江一怔道：「妳要用枯枝迎戰咱們師兄弟？」

秋月道：「是的，難道不行？」

世江面色一寒道：「好一個狂妄的小婦人，貧道只好超渡妳了。」

劍光有如長虹經天，他祇不過語音才落，便一正一反的刺出兩劍。（未完）

奇招絕技

撩陰手的威力

海雲

喜歡練武的人，多數知道撩陰腿是很厲害的絕招，有了撩陰腿自然有撩陰手這一招，不過用法不同而已，碰着適當的環境，不妨使用撩陰手，它跟撩陰腿同樣的有效，能够一招就把敵人殺退。

泰拳很喜歡使用撩陰手這一招，因為他們認為用脚去踢敵人的時候，妨使用高脚出擊，因此，泰國脚不是穿心腿就是掛眉腿，甚至整個飛躍起來，然後向敵人出擊，這種脚法特別有勁，在泰國來說，十分流行，如果有人使用撩陰腿這種低脚踢出的招式，反而給人輕視，故此，他們寧願用撩陰手跟高脚配合。

普通的拳術很少使用撩陰腿，因為這一招如果踢中對方的要害，可能一招畢命，練武除了健身還想自衛，那是不錯的，倘若因為自衛就不惜殺人，那就不對了，故此，古往今來，一般拳師都不希望自己的徒弟用撩陰脚出擊，此外又因撩陰腿踢出之際，下部空虛，如果對方側身閃過，用勾彈腿應戰，一脚撥開那一條撩陰腿，隨即撑過對方的另一條腿膝蓋骨之處，便會反敗為勝，這種脚法很是普遍，反映出撩陰腿並不安全。

綜合上述各點，無怪泰拳特別喜歡用撩陰手了，至於撩陰手，即是用手掌拍打對方的下體，似乎容易，實際上仍是不容易的，因為這一手應該是在對方無法預防的狀態之下出擊，然後發生作用，如果突然衝過去，站在對方的身邊，隨即伸手拍打，那就很難取得勝利了，特別是臉孔對臉孔，正面作戰的時候，更不適宜採取這種招式打鬥。

真正的撩陰手，應該是從前面打到後面的，假如兩人作戰，甲方給乙方箍頸，他的一雙手無法解圍，索性向對方下體一掌拍去，這樣做順其自然，而且部位十分準確，很可能一掌把他擊倒，由於手掌拍打的力量比不上用脚踢上去那麼大，很少弄出血案來，故此，這一手絕招是解救給人箍頸的最佳方法，碰着適當的機會，不妨把它施展出來。

另外一種撩陰手就是把自己左右手分別兜圈，有如太極拳的「雲手」，表面上似乎擋撥對方打來的任何一拳，實際上却是一撥一拍的，先撥後拍，對方如果用直拳出擊，利用右手由下邊兜到上邊去，不但把他的右拳兜起來，而且兩隻手一打一兜，就使對方的兩隻眼睛一花，順勢用你的左手向前拍去，所拍的正是對方下體，那一招撩陰手也是很有用的，練習過太極拳的人，特別是容易把它施展出來，可以說是實用太極的絕招之一。

蔡李佛拳也有這一手，對方直拳打來，閃身進馬，把左手托住對方的右踭，然後一掌拍下去，照該門派的拳法來說，這一掌打在對方的小腹，已經够了，因為練習過打沙包的人，指掌有勁，拍在小腹，打中穴道，對方就無法支持，事實上這一招稍為改變一下，就是撩陰手了，因為小腹打落一點，便是神龍穴，那是男性的要害，不堪一擊。

綜合上述各點，不妨說，撩陰手比較撩陰腿更加有效，懂得拳理的人，不妨把它看做一種參考。



一月完民間俠義故事

朱羽・文
盧令・圖

楓紅山莊（五）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潘長清一早往茶樓會晤魯韻芬，要求魯韻芬帶他往見魯成貴，以證實魯韻芬的身份，是否確是魯成貴的的女兒，並保證不向魯成貴查問什麼，魯韻芬答允，帶他前往一僻靜住宅，詎知抵埗後發覺魯成貴失踪，魯韻芬懷疑是遭許大爺着人綁走，要求潘長清助她拯救其父，潘長清答應協助，但却不同意是許大爺下的手，正以此際，突有五大漢湧進，要潘長清跟他們去見一個人，潘長清不允，為首一人下令四大漢用强，那四大漢剛撲出，突木立不動，似乎肢體機能已失去作用，旁觀的魯韻芬此時才站了出來——

一淚三波折　千頭萬縷絲

「上什麼呀？」魯韻芬奚落地說。「你如是行家，一眼就看出來了，別說這四個，就是再加四個也不是人家的對手。」

「妳是幹什麼的，」為首的吼叫了起來。

「不要問我是幹什麼的？」魯韻芬向那為首大漢走過去。「我們較量一下怎麼樣？只要你能贏，我就教潘長清跟你走。」

「當眞？」

「誰也不會跟你玩片兒湯。」

「好！」那大漢捲起了袖管。

魯韻芬側身站着，一副不將對方看在眼下的神氣勁兒。潘長清見識過她的本領，那個大漢包管是一出手就要栽觔斛。

那大漢作勢欲撲，却又停了下來。

「上呀！」魯韻芬現在竟然兇得像一頭母獅。「男子漢大丈夫，幹嗎畏畏縮縮的？」

「不忙，我得問問他，」那大漢伸手向潘長清一指。「這件事，你未必就能夠作主。」

「潘少爺，你難道信不過我？」魯韻芬轉頭望着他，「向他點個頭就行了。」

潘長清當然相信，他毫不猶豫地說：「只要你能夠勝過這位姑娘，我就跟你們走。」

「一言為定？」

「當然。」

「不過，」魯韻芬說：「我還要說明一件事。」

「妳說吧！」

「萬一我輸了，潘少爺當然要跟你們走，不過，我要陪着去。」

「為什麼？」

魯韻芬道：「如果此行有危險，我應該陪他冒險。」

「小芬！」潘長清情不自禁地喊了她的名字。「妳不要去。」

「不，我一定要去。」

「你們又何必爭執呢？我還沒有答應哩！」

「你非答應不可，否則……」魯韻芬暗示性地看了潘長清一眼。「我們兩個聯手起來你們五個人一起上也不是對手。」

「好吧！我答應，不過，妳也要依我一件事。」

「說吧！」

「妳一起去，可以，但是，妳不能和他一起去見那個人。」

「他見不得人嗎？」

「除了這位潘先生之外，他不想見任何人。」

「好！我答應。」

「潘先生還有意見嗎？」

潘長清搖搖頭，如果這是一台戲，他也只是一個看戲的人。

魯韻芬擺好了架勢，等待着那個大漢的攻擊。對方也再度作勢欲撲。

潘長清再作一次觀察，他還是那樣認定：一動手那大漢就要栽觔斛。

大漢終於動了，活像一頭自山崗上撲下來的雪豹，但是他立刻像一頭死豬般四平八穩地躺在地上。

但是，這並不是結束，當魯韻芬拍拍手要轉頭向屋內走的時候，她的身子突然喪失重心而摔倒，情勢完全改變，躺在地上的是魯韻芬，那大漢却是昂然而立，一隻腳還踩在她的額頭上。

一旁觀看的潘長清不禁大吃一驚，他根本沒有看清楚是怎麼回事，變化實在太快了。

那大漢收回踩在魯韻芬額頭上的腳，輕輕地說：「咱們走吧！」

「走吧！」潘長清表現得非常輕淡，他似乎不重視這件事。同時，他走過去，將躺在地上的魯韻芬拉了起來。

魯韻芬的眼睛裏像要噴出火來，一副拚命的樣子。潘長清却緊緊地抓住了她的手。

「請吧！」那大漢擺着手，而且搶先到了院子門口。

「走吧！」潘長清輕輕地說：「人該守信。」

「我……是怎麼摔倒的呀？」

「我根本就沒有看清楚，反正你是輸了，既然輸了就要守約。妳並不一定要跟我一起去。」

「不，我一定要跟你一起去。」

「到了那個地方，我們還是要分開的呀！」

「到了那個地方我們再見機行事。」

那為首的大漢在前領路，另外四個則在後面跟着，潘長清和魯韻芬走在中間，倒像是兩個被押解的囚犯。

沒有馬，沒有車，潘長清判斷此行的目的地絕不會太遠，事實上却不然，出城之後，走了一個鐘頭，前面領路的大漢還沒有停下來。

走的是楓紅谷那個方向，不過，在中途却轉了另一條路。

這條路潘長清雖沒有走過，却也看得出，如今要走的地方是罕見人跡的曠野荒郊。

為首那個大漢終於停了下來，他回過頭來說：「姑娘，請妳到別的地方暫時歇一會兒吧！」

「為什麼？」

「這是妳當初答應的條件呀！」

「還沒有到呀！」

「就是這裏。」

「這裏？」魯韻芬轉頭看看潘長清。「這裏又沒有房子，又沒有人……」

那為首的大漢說：「妳走開之後，想見潘先生的人立刻就會出現。」

魯韻芬再次以目光，徵詢潘長清的意見。

「走吧！」潘長清揮揮手，同時找了一塊石頭坐了下來。

魯韻芬走了那四個大漢也跟着離去。

但是，過了許久，還是不見有什麼人來。

「怎麼啦？老兄！」潘長清有些不耐煩地問：「人呢？」

「就快來了。」

「你們事先沒有約好嗎？」

「約好了的，就快來了……」

在一遍樹林中突然響起了一聲口哨，為首漢子也停下話來回了一聲口哨。

立刻就來了一個人，不是走來的，而是一躍而至，那份氣勢就好像是突然從空而降。

年紀約莫四十出頭，潘長清自信絕對沒有見過這個人，不過，他心中却在暗暗猜想：這莫非就是跟許大爺晤過一面的那個中年人嗎？

「潘少爺！對不住，」那人抱拳為禮，言語態度都很溫和。「害你久等。」

「不必客氣，」潘長清緩緩站了起來。「能否請教貴姓大名？」

「不必。」

「哦！那麼，找我來有何見教呢？」

「談談，聊聊。」

「閑談？閑聊？」

「當然不是。我要跟潘少爺談談福華錢莊少老闆許南坤的事。」

「洗耳恭聽。」

「我首先想知道，你為什麼要過問許家的事。」

「許大爺是世交，許南坤是好友，我怎能不管？」

「哦！」對方的態度很溫和。「潘先生，我想給你一個忠告，這件事呢，最好不要管，你既是管不出什麼名堂來，你也不會有什麼好處。」

「這話就不對了，我管這件事，是因為道義和責任，我亦不需要什麼好處。」

「潘先生，你不聽我的忠告嗎？」

「我自已會衡量。」

「那麼，我就給你一個警告。」

「哦？」

「如果你再管下去，你將會有性命危險。」

潘長清眞想飽以老拳，但他並沒有那樣作，只是冷冷地說：「如果你今天要我來就是為了說這兩句話，實在多此一舉，對不住，我要走了。」

「如果你認為就是為了告訴你這幾句話而找你來，那你就錯了。」

「還有別的事嗎？」

「還有。」

「快說吧！」

「許大爺籌錢籌得怎麼樣？」

「不大清楚。」潘長清故意裝出一副冷漠的樣子。

「麻煩你跟許大爺帶個信，希望他能夠在日落前將欵子準備好。」

「如此說來，你是綁架許南坤的首腦了？」

「不是。」

潘長清道：「如果不是，你又何必管這種閑事？」

「我也是爲人帶話。」

「那麼，方才那些忠告，警告都不是出於你的意思啦？」

「我還沒有那種資格。」

「老兄！告訴你那位躲在背後不敢見人的老大，勇敢地站出來，不然，我遲早會找到他，那時候他一定討不了便宜。」

那人一直靜靜地聽，甚至一點火氣也沒有，但是，對潘長清的話也沒有什麼反應。

「老兄！我可以走了嗎？」

「不可以。」

「爲什麼？」

「因爲你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我不記得你提過什麼問題。」

「你不准過問這件事，忠告，警告都提出過了，你當然應該給我一個回覆。」

「我想：這種事與一個人的良心，責任感都有關係，我該仔細考慮一下。」

「你可以考慮到明天，甚至明年。」

「你很寬大。」

「不過，你只能在此地考慮。」

「哦？」潘長清兩道眉毛倏地一挑。

對方很有警覺性，從潘長清眉毛的挑動就看出了危機，於是立刻提出嚴厲的警告：「這是大家都需要冷靜的時刻，你最好不要衝動。」

潘長清冷冷地說：「最先衝動的是你，如果你想用強硬的手段留住我，你就錯了。」

「看樣子，你似乎抹煞我的好意。」

「我看你是不懷好意。」

「我明白你爲什麼會這樣說，因爲過去曾有人想以武力對付你，我保證與他們不一樣……」

「全都是一樣，」潘長清開始發怒了。「你們怕我過問這件事，我一旦過問，你們就休想混水摸魚，我說對了吧？」

「潘長清！」那中年人的臉色也逐漸難看了。「人生最寶貴的東西是什麼？」

「我不知道。」

「是生命。」

「你又在威脅我了。」

「是忠告。如果你堅持管這件事，你會惹禍。」

「你何不明說我會惹殺身之禍？」

「那正是我要說的話。」

「殺我者是你嗎？」

「不是。」

「那麼是誰？」

「別人。潘長清！不要把我當作敵人，你如果會看人，你應該看得出，我不是一個喜愛使用暴力的人，潘長清！我可以說得再明白一點，你想作的事，我會作，任何人也別想混水摸魚。」

「哦！」潘長清顯得有些意外。「你能夠說得更明白一點嗎？」

「還要怎樣表示才能明白？我跟你是站在同一綫上的，只因爲你在明處，容易引人注目，而我却在暗處，對手不會注意我……」

「我也可以化明爲暗……」

「不行。」

「爲什麼？」

「因爲有私人的感情拖住你，到時候你未必放得開手。」

「我跟你聯合，聽你的調度。」

「不行。」中年人的回答始終是那樣堅決。

「我實在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不久就會明白。」

「可惜我無法相信你。」

「如何才能使你相信？」

「請你回答我幾個問題。」

「好！」

「魯成貴是怎樣一個人？」

「我習慣用好壞去區別一個人，他是壞人。」

「跟我一起來的那個魯韻芬，是他的女兒嗎？」

「她的姓名是眞的，但她並不是魯成貴的女兒。」

「哦！」

「也許還有許多讓你吃驚的事，她跟我們是一條綫上的，爲了能使你順服地來見我，她還施展了一點小手法。她的功夫很好，你早就見識過了，她躺在地上只不過是一種手段。」

潘長清絲毫沒有發覺受騙後的懊惱情緒，相反地，他變得出奇的冷靜。根據眼前的各種跡象，似可以作一個大胆的估計：這個人所說的話最少有五分可信。如果對方是站在邪惡的一面，他絕不會說出魯韻芬玩弄手段的秘密。因爲這種手法將來還可以再用。

沉默許久，潘長清才開口問：「如果我不作肯定答覆，你就不會放我回去，對嗎？」

「是的。」

「你到底怕我什麼？」

「怕你破壞我的計劃。」

「好！我答應你，從現在起，不過問許南坤失踪的事，但是，有一點我却要先說明。」

「說吧！」

「如果我發現你有什麼不良企圖，那我就要不客氣。」

那中年人浮現了滿面笑容，似乎表示了接受潘長清的話。

「關於魯成貴，我也想請問一下，」潘長清又提出了問題：「他如今的命運如何？」

「我限制了他的行動自由。」

「爲什麼呢？」

「他有私慾；一旦有了私慾，就具備了無比的破壞力量，所以……」

「好了！我不想聽你的大道理，我要走了。」

「你好像還忘記交代幾件事。」

「哦！」已經掉頭欲去的潘長清又回轉了身子。

「你有權利交代幾件事，因爲我現在代替了你所佔的地位。」

「嗯！許南坤是無辜的，我希望他安然歸來。」

「我會全力而爲。」

「如果許大爺曾經犯了過錯，他應該

得到懲罰，如果他無錯，他不應該遭到任何損失。」

「我明白。」

「還有，楓紅山莊的秘密要公諸於世；而且山莊的人曾經有過殺人事件，也要調查明白。」

「我會盡力而爲。」

「好！我等着瞧！」潘長清說完之後，掉頭就走。

潘長清眞的相信對方是站在超然立場嗎？他絕不相信；一個不願意透露自己姓名的人絕不是什行徑光明的君子。他只能肯定一點：這一夥人絕非參與綁架許南坤的人。

到此爲止，許南坤是去找他的親娘之說已經絕對不能成立了，外面來的壓力愈來愈大，由此可見，這內中一定不單純。

上了大路，潘長清想到楓紅谷去看看，最後還是決定不去爲妙，既然答應了對方，就應當守約。

急急回城，潘長清又很想到福華錢莊去看看，最後他還是剋制了這份衝動。

但是，他沒有回到住處歇息，却來到了那座幽靜小院；他明明知道這種行爲也是失約的，但他無法按捺那股强烈的好奇心。

小院寂靜，門扉開着，似乎自他們離去後，還沒有人來過。

潘長清很快地進入內室，當他才跨進一隻脚的時候，他的身子突然一震，原因是一把刀架上了他咽喉。

那是一把極爲鋒利的七首，握着七首的人顯然非常鎭定，那把七首絲毫也不顫幌。

是誰？潘長清看不到，因爲那個人站在他的背後；那人的左手搭在潘長清的肩頭上，潘長清試了一下，那隻手很有點份量。

潘長清沒有動，他不想作任何反抗，只是靜靜地站着。甚至連口都不開。

那人很精明，當他認爲潘長清已經完全被他控制的時候，他的左手開始往下滑，從他搜查的手法看來，他顯然是個老手，不過，潘長清身上並沒有任何武器。

刀鬆開了，潘長清也轉了身，現在，他看得很清楚：四方臉、大眼、闊咀，這都是與衆不同的特徵，潘長清的印象非常深刻，見過，絕對見過，就在楓紅谷口，當時他戴着竹笠，扛着扁担。

對！就是他。

對方也在打量他，慢慢才說了話：「潘長清！我們不想把你當敵人看，不過，你要是不合作……」

潘長清有些惱火，立刻打斷了對方的話：「你要幹什麼，直截了當地說，用不着先拿狠話唬人，我不吃你這一套。」

「好！魯成貴在什麼地方？」

「我也在找他。」

「你是說，你不知道他去了何處？」

「你這句話問得太多餘。」

「潘長清！你的態度不好。」

「一向如此。」

「好！我再忍讓一次。告訴我，魯成貴在你面前說了些什麼？」

「不便告訴你。」

「爲什麼？」

「我答應他守口如瓶的。」

「哼！守口如瓶，我就砸破這隻瓶子。」那大漢是言行合一，最後一個字還在舌尖上翻滾，右拳已經飛快搗向潘長清的小腹。

潘長清沒有閃避，其實也閃避不了，這一拳搗得他立刻彎下了腰。

「開口吧！」那大漢神氣活現，似乎沒有把潘長清看在眼裏。

「請報個萬兒。」

「幹什麼？」

「凡是揍過我的人，我都要記下他的名號。」

「用不着，你隨時可以來找我。」

「上那兒找你？」

「楓紅山莊。」

「那麼，你今天是代表楓紅山莊來問我的話？」

「是的。」

「如此說來，楓紅山莊的作風一向都是如此野蠻了？」

「那要看對付什麼人。」

「其實，你們對付什麼人都是一樣的，在楓紅谷口，我曾親眼看到你們殺人，暴力是你們的家常便飯，對不對？」

「少囉嗦！如果你再滿口閑話，我的第二拳又到了。」

「別忘了我也有一雙拳頭。」潘長清也是個言行合一的人，話才說了一半，雙拳已經搗出。

潘長清跟他父親學過拳，拳術還非常精湛，但他輕易不動拳頭；他深信：拳頭只會引來問題而無法解決問題。現在，當然不同，他必須以牙還牙，以暴制暴。

這兩拳是一攻上，一攻下，潘長清預算只要中一就已够本，沒想到兩拳俱中。並非對手不濟事，而是對方根本沒有想到他會出手。

一中下頦，一中小腹，打得那傢伙七葷八素。

潘長清一出手就是一套連環攻，立刻打得對方連招架的餘地都沒有，最後終於躺下了。

他撲上去，一手叉着對方的下頦，右腿膝蓋頂住對方小腹，沉聲說道：「老兄，開口吧！是誰派你來的？」

「楓紅山莊。」

「誰？」

「莊主。」

「男的女的？」

「男的。」

潘長清楞了，這跟許多傳說都不一樣呀！若果許伯母跟她的殘廢女兒，是住在楓紅山莊，那麼莊主怎麼可能是個男人呢？這……？

「他多大年紀？」

「四十多歲。」

「姓什麼？」

「不知道。我們都喊他莊主。」

「山莊有多少人？」

「不知道。」

「怎麼會不知道？」潘長清的膝蓋用力一頂。

「眞的不知道，進進出出的人太多，而且……」

「山莊裏面有沒有一個拄着拐杖的殘

廢少女？」

「有，她是莊主的女兒。」

潘長清放鬆了，退後幾步。他相信這個漢子回答的都是眞話，那麼，楓紅山莊的實際情況豈不是和傳說完全不一樣嗎？

他提出最後的問題：「山莊在什麼地方？」

「在楓紅谷後面。」

「山頂上的莊子又是怎麼回事呢？」

「用來遮人耳目的。」

到此爲止，潘長清更相信這漢子的話了，他的態度趨向溫和，說：「老兄！起來吧！」

那漢子搖搖幌幌地站了起來。

「老兄！我問了你許多，你都據實回答。我這個人做人最講究公平，現在該你問我了。」

「你肯回答嗎？」

「肯。」潘長清用力地一點頭。

「魯成貴告訴你一些什麼？」

「他說山莊內只住了母女二人。」

「他胡說。」

「他還說，福華錢莊的少東許南坤也在楓紅山莊。」

「胡說！」

「不管誰胡說，我都會去證實。」

「姓魯的處處在破壞楓紅山莊的信譽，不知道他是什麼用意，我們來找他，他已經不知去向了。遇上你，所以想打聽打聽……」

「可惜你用錯了方法。」

「潘先生，因爲你過去一直沒有動過手，我們把你估計錯了。」

「低估敵人是最危險的事，好了，我們不打不相識。老兄！我倒很想拜托你一件事。」

「說吧！看看我是否能辦到。」

「帶我去楓紅山莊，我想證實一下，到底是誰在說假話。」

「不行。」那漢子沒有考慮，就拒絕了。

「哦！」這種回答似乎很使潘長清感到意外。「爲什麼？因爲你說的都是假話，怕穿帮嗎？」

「不！」那漢子用力地搖頭，以表示他的誠懇。「我沒有說半句假話。」

「那麼，我爲什麼不能去呢？」

「楓紅山莊不歡迎外客。」

「是因爲楓紅山莊，有不欲人知的秘密？」

「不管我怎麼說，你都不會了解……潘先生！我不能久留，請告訴我，那裏可以找到姓魯的？」

「我也在找他。」

「那麼，我們分頭去找……」

「用不着。魯成貴可能已經喪失自由了。」

「哦！喪失自由？是……？」

「老兄！老實回答我一句話，如果你找到了魯成貴，你如何對付他？」

「揍他一頓，教他以後，不要亂說謊話。」

「你的莊主派你來揍他一頓，就滿足了嗎？」

「也許……」

「也許會殺他是不是？」

「不！不！」那大漢連連地搖頭。「楓紅山莊並不喜歡暴力……」

「老兄！你又何必睜着眼睛說瞎話，我親眼看見你們殺死四個人。」

「那只是一場誤會。」

「好啦！我們暫時不要爲那件事情去執爭，我向你打聽一個人。」

「誰？」

「一個自稱爲楓林之神的人。」潘長清還加上了輔助形容：「他一身紅衣，頭上着紮紅巾，外表看上去瘋瘋癲癲，其實，他是一個非常不簡單的人物。」

「你在那兒見到這個人的？」

「在楓樹林中見過一次，在山頂的山莊內又見過一次。他好像是個擧足輕重的人物。」

「潘先生！你完全相信我的話嗎？」

「完全相信。」

「只要你相信，我願意回答任何問題，你剛才提到的這個人，我從來沒有見到過。」

「哦？」潘長清現在不僅是感到意外，而且是非常吃驚了。「他在楓紅谷中進進出出，你竟然從來沒有見過他？」

「我說的是眞話。」

「老兄！我相信……」

「山頂上那個莊子，原是舊的，上下很不方便，你所說的那個人是怎麼上去的呢？」

「我不僅見到他，而且還見到了一個雙腿殘廢的少女。」

「如此說來，你是需要見見我們莊主了。」

「怎麼？你又改變主意了？」

「並非改變主意，而是我覺得你的確有必要見見我們莊主，你剛才所說的兩個人我們在楓紅谷從未見過，與流傳的謠言一印證，好像有人冒充楓紅山莊在爲非作歹。」

「那我們就去吧！」

「不！」那漢子倒不是一個粗心的人。「我不敢冒冒失失地到山莊去，潘先生！你約一個地方，我去請莊主來見你。」

「老兄！我又怎麼知道你不是在玩花招？我又怎麼知道來見我的人是眞正的楓紅山莊主人？」

「潘先生！你的眼睛也見過不少人，不少事，眞的，假的還能騙得過你嗎？」

「好吧！」潘長清答應了，他也不得不答應。

「你在什麼地方等？」

「五福茶樓。」

「最好不要人多的地方。」

「那麼，在城東的關帝廟後面。」

「好……」

「要多久？」

「最快也得兩個鐘頭。」

「好吧！轉告你們莊主，帶着誠意來，這樣對大家都好。」

「我會轉告的。」那大漢說完之後，掉頭就走。

目前擺在眼前的岔路太多，潘長清眞不知道該何去何從，但是，他必須選擇一條路往下走，當然，那也許是一條錯路，總比站在那兒不動要好得多。

距離約會的時間還遠，潘長清先去塡

飽了肚子，打算再到澡堂子裏去泡泡，剛走出飯館，迎面就過來一個人。

這個人潘長清並不認識，但是潘長清直覺地感到這個人是沖他而來，於是停下來等着，那人果然也在他面前站住了。

「潘長清先生？」那人抱着怕認錯人的謹愼。

「是的。」

「有人要我問你一句話。」

「誰？」

「早上你見過的人。」

「我今天已經見過很多人。」

「你們在山邊上見過，你曾經在他面前有承諾，答應他不再管閑事。」

「我知道是誰了。」

「他說，潘先生一回城之後你就違反了諾言。」

「何以見得？」

「你去過魯成貴住的地方。」

「不錯。」

「爲什麼呢？」

「看看。」

「這不太好，最少會引起誤會。」

「照你這麼說，我應該一步不出地留在家裏。」

「那倒不需要，敵意的行爲我們分別得出。只需一兩天的時間事情就過去了。潘先生應該忍一忍。」

潘長清很想一拳揍過去，但，他忍住了。

「我說的話也許有些不中聽，但是我們的動機是善意的，希望潘先生能諒解。」這漢子說話倒很禮貌，說完之後，掉頭離去。

但是潘長清卻將他攔住了。

爲什麼呢？潘長清還想找事嗎？

如果對方在監視他，知道他去過魯成貴住的地方，也一定知道有人在等他，也一定聽到了他們的談話，如今那個回去請楓紅山莊主人的大漢一定是凶多吉少，說不定已經落到了他們的手裏。

那大漢的反應很敏銳，立刻擺出了戒備的姿勢。

「請問，」潘長清緩緩地問：「你們怎麼知道我去過魯成貴住的地方？」

「剛巧有一個弟兄看到……」

「他還看到什麼？」

「這……」那大漢很機警地加以閃避。「我可不知道。」

潘長清一向信任自己的判斷，他確定其中必有問題，因此他不動聲色，將腦袋湊過去，故作神秘地說：「我發現了一個天大的秘密……」

「哦？」

「能帶我去見見你們的老大嗎？」

「這……我不敢自作主張。」

「那麼，帶我去見魯韻芬姑娘，怎麼樣？」

「對不住！沒有經過她的同意，我也不敢作主。」

「老兄！你有你的難處，我不怪你，我把這件天大的秘密事兒告訴你，由你去轉告他們，該可以吧！」

「行啊！」那漢子上鉤了。

「跟我來。」潘長清扭頭就走。

那漢子果然在後面跟着，這一着棋潘長清倒是看得很準，鈎餌投得很巧妙，魚兒一定會上鈎。

來到關帝廟，廟後一排榆樹，潘長清找塊石頭坐了下來，那漢子有些莫名其妙地望着他。

「坐呀！」

那漢子也找塊石頭坐下了，但是，他很小心地和潘長清保持了一段距離。

久不見動靜，那漢子忍不住問道：「我們在這裏等誰呀？」

「等一個人。」潘長清答了，等於沒答。

「等他幹嗎呀？」

「我說也說不清，待會兒你自己看，回去後你也好傳話。」

「哦！」

潘長清作了一個很牢靠的決定，如果楓紅山莊的莊主按時來赴約，就輕易將這個漢子打發掉；如果莊主未來赴約，那就證明其中出了問題，潘長清就要這個漢子作識途老馬，帶他去見那個神秘的中年人；他已經決定從被動的地位中爭取主動。

時間是無情的，潘長清沒有懷錶，但他可從太陽的移動來推斷時間，從那楓紅山莊的使者離去後，差不多已經過去了兩個半鐘頭。

那漢子有幾次都想離去，也都被潘長清留了下來。現在他又提出要求：「潘先生！讓我先回去……」

「不！再等一會兒。」

「我不能再等了。」

「那麼，你帶我去見魯姑娘吧！」

「這……？」

「我要親口將這件天大的秘密，告訴她。」

「潘先生！我一再向你表示過，我不敢隨便作主，眞是對不住！」

潘長清扳着臉，說道：「你非帶我去不可。」

「潘先生！你不要强人所難呀！」

「我也要說一聲對不住，如果你不帶我去見魯姑娘，我就對你不客氣。」

「你這個人講不講理？」那漢子吼了一句，扭頭就走。

潘長清自然不容他走，一伸手就抓住了對方的後領。意想不到對方竟然絲毫未反抗，就靜靜地站住了。

這時，突然從榆樹林中走出來幾個人；五男一女，都是潘長清見過的，女的就是魯韻芬。

潘長清鬆開了手；可以說是頹廢地鬆開。對方每一個行動都經過仔細的安排，自己則像一隻找不到門窗的蒼蠅，只是亂飛亂撞而已。

魯韻芬臉上掛着笑，聲音也甜甜的：「潘長清！你有什麼天大的秘密要告訴我呀？」

「七個對一個，我還有什麼好說的？」潘長清自嘲地聳聳肩。「我是孫悟空闖出南天門——除了栽觔斛還是栽觔斛。」

「潘長清！你這麼說，我可就不懂啦！你栽了什麼觔斛來着？」

「魯姑娘！咱們也別蒙上眼睛捉迷藏，索性打開天窗說亮話吧！楓紅山莊那個跟我接過頭漢子，目下他的命運如何？」

「那不干你的事。」

「爲什麼不干我的事?他去約人跟我見面，我在這裏等他。如果妳留難他，我在這裏就是白等怎麼說與我沒有關係?」

「你根本就不需要和楓紅山莊的人見面。」

「爲什麼?」

「因爲你答應過不再過問這件事。」

「我難道不能收回我的承諾?」

「你說什麼?」魯韻芬的眼睛睜得很大。

「如果妳沒有聽清楚，我就再說一遍。我要收回我的承諾。」

「我想明白一下，」魯韻芬的神態又緩和下來了。「你爲什麼要收回承諾?」

「你不需要知道。」

「不，我很想知道，因爲你不是一個出爾反爾的人。」

「好吧!因爲我發現你們行爲詭異，言辭曖昧。簡單一句話，你們也許不是好人。如果是，我怎麼能對你有所承諾?」

「潘長清，」魯韻芬長長地吐了一口氣，看上去，她的神態似乎比方才要輕鬆得多，其實，她的嘴唇却在輕微地顫抖。「我很不願意傷害你，不過，若是事非得已，我也無法顧到。現在，你必須跟我走，老老實實地跟我走，你應該懂得我的意思。」

「妳是說，要像對付魯成貴一樣的對付我?」

「也許。」

「爲什麼不給我肯定的答覆?」

魯韻芬笑了笑，雖然那笑容很冷，總算是笑。「潘長清，別再多問啦!你是個聰明人，却一再作出糊塗事，走吧，但願你現在恢復你的聰明。」

「走吧!」潘長清表現得很爽快。

魯韻芬帶頭，潘長清則夾在六個大漢的中間，他們走的全是背街小巷，誰也看不出這一行當中，有一個人是被挾持的。

出城之後，走的還是老路，只是稍有變化，然後來到一座草屋之前，魯韻芬停下來，笑着說：「潘長清，到屋裏坐一會兒吧!」

潘長清絲毫也不猶豫地走進了草屋之中，此番，他是抱着入虎穴的精神來的。

草屋中已有兩個人，一個是自稱來自楓紅山莊的漢子，一個是魯成貴，他們很馴服地坐在地上，以吃驚的眼光看着潘長清。

魯韻芬站在門外，似笑非笑地說：「潘長清，你現在應該很滿意了吧?」

「滿意?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你心中惦念的兩個人，你都見到了呀!」

「他們都很安靜，但是妳最好不要指望我也跟他們一樣安靜。」

「你非安靜不可。」

「爲什麼?」

魯韻芬道：「因爲，有四支快慢機在看守着你們。」

魯成貴向潘長清打了一個眼色，似乎在證明魯韻芬的話。

潘長清現在不像初來時那樣鎭定了。不過，他的聲音還是很平靜：「如此說來，你們是一股實力非常強大的土匪啦?」

「隨您怎麼說。」

「再問一件事，我的行動自由已經沒有了嗎?」

「是的。」

「爲什麼?」

「因爲你太喜歡管閑事了。」

「我早就該想到，因爲我管這件事而妨害了你們的利益。」

「現在還來得及，只要乖乖地待在這裏，你就不會受到任何傷害。」

「我要被關多久?」

「到明天這個時候。」魯韻芬關上了門，聽她在屋外以嚴厲的語氣交代。「如果有人想逃，就開槍打，不要容情。」

潘長清很平靜地席地坐了下來，輕輕地說：「魯成貴，你一直以爲你自己很聰明，其實，你是天底下最笨的人。」

「唉!」魯成貴嘆了一口氣。「現在說這些有什麼用，一切都太晚啦!」

「套用那個娘們的話，還不算晚。」

「晚啦!」

「只要你現在說眞話，就還有方法挽救。」

「你認爲我以前說的都是假話。」

潘長清道：「最少關於楓紅山莊的部份是假的。」

「我發誓，絕不是假的。」

「魯成貴，」潘長清指着那個漢子說：「你知道他是誰嗎?」

「我不知道。」

「他就是楓紅山莊的人，楓紅山莊的莊主認爲你在造謠破壞他們的名譽。」

魯成貴以懷疑的眼光看看潘長清，又看看那漢子，然後問：「你是楓紅山莊的人?」

「是的。」

「你怎麼會到這兒來的?」

「爲了找你。」

「到這兒來找我?」

「到你住的地方去找你，結果碰上潘先生，一出門就被他們制住了。」那漢子說話的時候一點也不激動。「魯先生，我也許永遠見不到我的莊主，但是莊主要我問你的話我還是要問：你爲什麼要破壞楓紅山莊的名譽呢?」

潘長清保持了緘默，靜靜地聽他們談話。

魯成貴顯然對那漢子的話感到意外，楞了一陣才反問道：「這話怎麼說呢?」

那漢子道：「因爲你編造了一個楓紅山莊的故事。」

「編造?這話從何說起?」

「不要否認，這位潘先生可以作證，你對他說的話全是假的。」

「潘先生?」魯成貴轉過頭來了，「我對你說了些什麼?」

「你說，楓紅山莊住着母女二人，女兒是個雙腿殘廢的少女，還說，這對母女原是福華錢莊店東許大爺的妻女。前幾天少東主許南坤失踪，你說他是到楓紅山莊投奔他母親去了。」潘長清把重要的情節都說了一遍之後問道：「我說的對嗎?」

「完全對。」

「你撒謊，」那漢子吼了起來。「我們莊主是男人，整個山莊，也沒有一個女人。」

魯成貴的態度還是很冷靜：「老兄，

如果不是你在撒謊，你就一定不是楓紅山莊的人。」

「我是。」

「我說你不是。」魯成貴似乎對自己充滿了信心。「你說這些話，一定是懷有某種目的。」

「潘先生，你相信誰……?」

魯成貴立刻搶着說：「潘長清，你想想：我跟你約好了昨晚去探楓紅山莊，却料不到有人先一步刼持了我，他們爲什麼要這樣作?太明顯了，是怕我們窺得楓紅山莊的秘密。」

「潘先生，他被挾持與楓紅山莊無關，因爲我和他的遭遇一樣。」

「這是一種混人耳目的手法。」

魯成貴的話倒是提醒了潘長清，這未嘗沒有可能，但是，該用什麼方法去證明呢?

三個人都沉默了好一陣子，最後還是潘長清先開口：「你們就一直靜靜地坐在這兒?」

「嗯!」只有這一個答案二人是一致的。

「完全沒有脫逃的想法?」

魯成貴搖搖頭說：「我不敢冒險。」

「怕什麼?」

「怕被看守的人開槍格殺。」

「魯先生，你的說法和想法都與你以往的作風矛盾，去探楓紅山莊難道就沒有被格殺的危險?」

「這……?」魯成貴突然語塞。

潘長清的語氣却顯得咄咄逼人：「魯先生，在你們兩人之中，說假話的一定是你。」

「對。」那漢子立刻加以附合：「是他，沒錯，他說的全是假話。」

「潘長清，」魯成貴氣呼呼地說：「眞假自有水落石出的時候，我不辯，由你自己去判斷吧!」

他說完之後，在草堆上躺了下來，而且還閉上了眼睛，似乎天塌下來他也不管了。

潘長清沒有再追問下去，他看神色，察言語，想去分辯孰眞孰假，可是他無法看出來，他們兩個似乎都在說眞話。

魯成貴閉上眼睛養神，潘長清只得在那個大漢身上下工夫，道：「老哥，你想逃嗎?」

「想。」那漢子回答得毫不猶豫。

「那必須冒險。」

「如果我不立刻回到楓紅山莊去，也是冒險，莊主的規矩訂得很嚴……。」

「我明白，如果你不回去，將受到嚴厲的處分，對嗎?」

「是的。」

「好，我掩護你逃。」

大漢立刻站了起來，似乎只要潘長清一聲令下，他就會衝出去。

「屋壁是用竹子夾起來的，拆一個洞，大概不會太費力。」

那大漢立刻就開始了，沒有任何工具，單憑他的手脚，只不過眨眼工夫就拆開了一個可以通過一個人的小洞。

魯成貴始終閉着眼，竟然不聞不問。

潘長清低聲問道：「屋外的野草有多高?」

那漢子看了看，道：「約莫一尺半到二尺。」

「好，我去前門去誘敵，你從後面爬出去，記住，千萬不要暴露身體。」

「潘先生，如果我能逃得掉，一定非常感激，你需要我爲你作什麼嗎?」

「不需要。」

「你難道不需要我帶人來救你?」

「不必，除非你們莊主有意弄清楚事情的眞象。」

「我會將實情稟告莊主。」

「好，我開始了。」

潘長清輕輕一推，茅屋門就開了，此刻是黃昏已至，白日將盡，晚霞映照，如果心情好，擺在眼前的倒是一幅絕佳的圖畫。

潘長清先叫了聲：「屋外有人嗎?」

絲毫沒有回應。

潘長清跨出了茅屋，他走得很慢，如果眞有槍手埋伏，那些槍手還不至於驟然開槍。

他一面往前走，一面觀察，四週都是野草，並沒有有藏人的地方，根據常情判斷，這附近應該是沒有人。

他又以緩慢的動作搜索房屋的四週，始終沒有發現任何人。

難道魯韻芬來了一招空城計嗎?應該是不可能的，因爲這樣毫無意義呀!突然，潘長清的腦子裏閃過一道靈光，他立刻轉身進了茅屋。

那大漢神情緊張地等待着，魯成貴呢?似乎睡着了，潘長清只不過稍作考慮，就向魯成貴展開了攻擊，這一個行動實在太出人意料之外了。別說在閉眼養神的魯成貴想不到，連那自稱楓紅山莊使者的大漢都大大地吃驚了。

潘長清的攻擊非常猛銳，就算魯成貴在裝睡，他也休想反擊，甚至他連睜開眼睛的機會都沒有，因爲一開始潘長清就用重拳封了他的眼睛。

一陣拳脚交攻，魯成貴四平八穩地躺在那兒，只有出氣沒有進氣。

「潘先生，你爲什麼要打他呢?」

「外面根本就沒有人看守。」潘長清的話聽起來有些答非所問。

「那又與他何干?」

「他就是看守我們的人。」

那大漢面上充滿了迷惑，似是不明白潘長清的意思。

潘長清開始去檢查魯成貴的衣袋，腰間，結果是一無所獲，他幾乎有些懷疑自己判斷錯誤，還好，他終於在亂草中找到了一支快慢槍。

「明白了嗎?」潘長清向那大漢解釋：「他跟那伙人是同黨，他在表面上跟我們一樣都是囚者，其實他是暗中在監視我們!」

「潘先生，你是怎麼想到的呢?」

「我對他們很重要，他們一定會派人守着我，而外面竟然沒有人，於是我想到了這一招……」

「潘先生，你下手很重，萬一是你判斷錯誤呢?那豈非無法更改?」

「不，我很有把握，他的言行早就引起了我的懷疑，而且他和你爭論時，並不

激烈，一個積怨在心十數年的人絕不會那麼平靜。」

「現在我們怎麼辦？」

「首先我該問問你，相信我嗎？」

「絕對相信。」

潘長清深深吸了一口氣，一字字用力地說：「現在，福華錢莊的店東許大爺有危險，他的兒子許南坤也有危險，甚至你們楓紅山莊也有危險。」

「哦？」那大漢顯得非常吃驚。

「他們是一個陰謀集團，我已經想出了一個大概，詳細情況還必須見過你們莊主才能明白，你既然信任我，就該立刻帶我去見你們莊主。」

「這……？」大漢面有爲難之色。

「老兄，時間急迫，你如果想先去請示莊主，恐怕就來不及了。」

「潘先生，你實在不能去那兒。」

「爲什麼呢？」

「這……實在不便說。」

「現在我們應該開誠相見了，再拖下去，對彼此都沒有好處。」

「潘先生，還是你選一個見面的地點，我盡快請莊主來跟你見面。」

「我眞不明白，你爲什麼不讓我去楓紅山莊。」

「因爲……因爲……」那大漢似是鼓足了勇氣才說出答案：「因爲楓紅山莊有不欲人知的秘密。」

「好吧！」潘長清吁吐了一口長氣，有氣無力的地說：「我不勉强你，走吧，我們可以在途中選一個約會的地方。」

他們走出了茅屋，果然沒有任何人阻攔。

天已黑盡。

從縣城去楓紅谷的途中有一個坳口，那兒有一座小崗子，崗子上遍佈針松。潘長清就在松林中跟楓紅山莊莊主碰了頭。

兩個人只相談了約莫十分鐘就聯袂離開，直奔縣城，兩人談了些什麼，別人當然不可能知道；不過可以猜想得出他們談話是有決定性的，不然絕不可能立刻就採取行動。

福華錢莊已經上了門板，敲了好一陣子，才有人打開了角門。

進入內院，潘長清把那位年紀約在四十出頭的楓紅山莊莊主留在客廳裏，自己則直奔後院，去找許大爺，僕人告訴他，許大爺連晚飯都沒有吃，一個人從下午開始就一直待在房裏。

一日不見，許大爺看上去似乎又憔悴了許多，對於潘長清的來到，多少有幾分喜悅之情溢於言表。

「老伯！」一見面，潘長清就問：「有進一步的情況發生嗎？」

「長清！今晚十二點，在小河的南渡口交錢，我正準備着人去找你哩！」

「哦！你是什麼時候得到通知的？」

「下午三點多鐘吧？」

潘長清沒有接下去，他在想：那個時候他在什麼地方？時間拿不太準，那時可能正好落入魯韻芬的控制之中。

「錢都籌備好了嗎？」他問。

「差一點。不過，他們已允許我開錢票，開明年春天的期，那時候我已經轉得過來了。」

潘長清道：「他們說過一手交錢，一手交人嗎？」

「是的。」

「如果他們不守信用呢？」

「這種事沒有辦法的，」許大爺的口氣有些莫可奈何。「人在他們的手裏，我們除了照命行事之外，那裏還有資格提要求？」

「老伯！你準備帶多少人去？」

「他們根本不准帶任何人去，後來經我請求，才准我多帶兩個車夫，那麼多的大洋，二輛獨輪車都未必能推得動。」

「老伯！你是決心付錢了？」

「唉！」許大爺重重地嘆了一口氣。「一開始我是把希望寄托在你身上。後來，我打算聽天由命。……人都是這麼回事，時間愈長，意志就愈薄弱，現在，我打算低頭了。」

「哦！老伯剛才說，正打算找我商量商量，是要商量什麼呢？」

「長清！錢，我是決定付了。當然，南坤也會安然無事地回來。不過，我却想知道，對方這夥人到底是什麼來路。」

「老伯！我不明白你的用意何在。」

「加以防範，他們第一次吃到甜頭，可能還會來第二次。」

「那麼，由我扮一個車夫好了。」

「萬一他們認出來了呢？也許他們會事先檢查。」

「老伯！你的意思是……？」

「他們約在南渡口，我猜測他們一定是從北岸過來，錢一到手就上船渡河，這樣別人才不能追，我想讓你藏在北岸。」

「老伯！你要我幹什麼？」

許大爺道：「你在對岸，也許可以看得仔細一些。」

「就我一個人嗎？」

「你當然可以將辛八帶去，如果你認爲有必要，還可以多帶幾個人。」

潘長清沒有說話，似在考慮這個行動有無必要。過了好一陣子，他才開了口：「老伯！我上一次提到錢莊內可能有奸細的事，你想過了嗎？」

「我想……不可能吧！」

「我認爲還是淸查一下較好，萬一我們的安排洩漏出去，豈不是白費心機？」

「你要怎樣清查呢？」

「老伯！你先告訴我，錢莊內一共有那些人？」

「一個老賬房，一個是賬房的侄子，在跟他學生意，一個管家，一個廚子，兩個打雜跑腿的，一共才六個人，而且都是在咱們家待了多年的老人。」

「那幾個是當初伯母在的時候就來錢莊的？」

「只有兩個，一個是賬房，一個是管家。」

「我想去跟他們談談。」

「長清！」許大爺以猶疑的目光望着他。「一定要跟他們談談嗎？」

「老伯！我現在一時無法跟你說清，眞的，這兩個人我一定要見一見。」

「好吧！我叫他們來。」

「一個一個地來好了，先請那位賬房來。」

許大爺似乎很信任這個世侄，立刻就

走出了小廳。

不多一會兒，那位老賬房就來了，老態龍鍾，總有七十開外了。若說這位老先生跟外人聯繫，來對付錢莊主人，似乎是不可能的。

「潘少爺！」老賬房年紀雖老，精神倒很朗健，聲音也很洪亮。

「老先生請坐，」等老賬房坐穩了，潘長清才提出了問題：「您到錢莊多久了啦？」

「三十多年了。」

「哦！那眞是元老重臣，看見南坤老弟出生的呀！」

「誰說不是哩！」

「關於南坤的失踪，你老人家有什麼看法？」

「唉，這是一件很不幸的事，現在既然有法子能救少爺回來，化錢消災，也就不用去計較啦！」

「關於許夫人的事……」

「潘少爺！千萬莫提這樁事，唉！都過去那麼久了，還提它幹什麼呢？」

潘長清無法長驅直入，只得用旁敲側擊的方法，問了許多，也得到了許多答案，但是，他仍然無法獲得一個完整概念。

老賬房離去，老管家進來，論年齡只不過五十靠邊，根本不算「老」，大概是資格老吧。

「你來許家多久啦？」

「三十年了，我一來就幹打雜的活兒，後來，許大爺才委我作管家。」

「那麼，你見過夫人啦？」

管家道：「當然認識啦！我侍候她好多年哩！」

「後來夫人她……」

「潘少爺！」管家的連忙截口說：「往下你就別問啦！我們作下人的，不該過問主人的事，也不該談論主人的事。」

「這是對的，我們談談少爺南坤的事行嗎？」

他沒有作任何表示，一副無可無不可的表情。

「少爺問過夫人的事嗎？」

「問過。」

「你們怎麼回答呢？」

「我們都奉到了大爺之命，不作正面答覆。」

「最近南坤還問過嗎？」

「問過，而且逼得很緊，眞敎我無法子答覆。」

「最後你就說出了實情，是嗎？」

「不！我什麼也不敢說，只說了一些安慰的話。」

「你是怎麼說的呢？」

「我說……孝心會感天，總有一天他們母子會見面的。」

「南坤聽過之後有什麼樣的反應？」

「他哭了，哭得很傷心。」

潘長清停頓了一陣子，又提出新問題：「你對南坤失踪的事有什麼看法？」

「不是被壞人逮去了嗎？」

「你相信？」

「那是錯不了的。」管事的答案和老賬房的答案剛好相反。

「那麼，你對許大爺決定付錢給壞人的事有什麼意見？」

「破財消災，財去人安……我是絕對贊成。」

「你認爲錢付了出去，南坤就會回來嗎？」

「壞人是這樣說的呀！」

「你認爲壞人會守信嗎？」

「這……我曾聽說書的說過，盜也有道……」

「好了！你去吧！」

管事的必恭必敬地退了出去。

同一個問題，在老賬房的口中，都沒有肯定的答案，而管事的所回答的却幾乎都是肯定，他似乎在竭力促成付贖金這件事。但是，却又不能因爲他的答案有助於這件罪案的進行而認爲他是內奸。

潘長清將他所獲得的零星印象盡量拼凑起來，雖然不够完整，却已有了具體的形象，他有把握，他絕對沒有走錯方向。

許大爺進來了，他輕輕地問：「長清，錢莊裏有內奸嗎？」

「有。」

潘長清的回答幾乎使許大爺嚇了一跳，他半晌才開口：「是誰？」

「管事的。」

「不可能，絕不可能。」許大爺一口否定。

「爲什麼不可能？」

「因爲他是內親，是你伯母娘家的人，他絕不可能連絡外賊來對付我。」

「老伯，如果他是內親，那就更有可能了。」

許大爺深深吸了一口氣，徐徐吐出之後，才輕輕地問：「長清，你是說……」

「老伯！現在說什麼都嫌太早，反正今晚一切都會明白，你按你的計劃進行，我是另有安排。」潘長清說到這裏站了起來。「好！我要去準備一下。」

許大爺道：「長清，你能把你的安排告訴我嗎？」

「老伯！最好不要說，那會影响你的心情。」

許大爺並沒有堅持，他只是關切地問道：「長清，你看南坤會安全回來吧？」

「老伯，我管上這件事情只有兩個目的：一是弄清事實眞象；一是讓南坤安全歸來。我正在盡全力達到這兩個目的。」

「長清，」許大爺輕輕地拍着他的肩頭。「難爲你，一切盡在不言。」

「老伯？你不需要對我說這些客氣的話。」

「好！你去吧。」

「那麼，我們就在河邊碰頭了。」潘長清轉身向外走，却不知道爲什麼原因脚步停頓了一下。

他輕輕嘆了一聲，似乎是要向什麼人打招呼，然後才開門走了出去。許大爺並沒有跟出來。

走出那間精緻的小廳，是一條長約二十步的走道，在走道的盡頭，潘長清又遇上了那個管事的。

管事的向他招呼：「潘少爺！你要走啦？」

「嗯！對了！我剛才忘記請敎你貴姓，怎麼稱呼啦？」

「我姓趙……」

「趙？跟夫人同宗。」（未完）

正宗新派武俠傳奇故事

春秋筆

臥龍生・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小楓等澈底毀滅神秘組合的襄陽分舵萬花園後，返回城中，楚小楓提議以白鳳、宗一志母子爲餌，誘使對方出面，白鳳答允以身試險後，各人遂互商如何進行及要如何保護白鳳、宗一志的安全，正以此際，陳長青到來，傳丐帮帮主之命，要楚小楓帶同黃平、周橫往攔截一輛向城中馳來的馬車，因車中少女和駕車老嫗一路以豆粒打穴及馬鞭傷了數十丐帮弟子；楚小楓應命立與黃平、周橫往城外，果睹馬車馳來，楚小楓當道而立，那駕車老嫗以手中馬鞭向楚小楓揮去，楚小楓右手一抬，竟然抓住了揮來的長鞭——

劍似游龍矯　掌含詭幻奇

楚小楓用力一帶，那灰髮老嫗，也用力不放。

但聞波的一聲，一條長鞭，一分兩斷。

灰髮老婦人臉色一變，道：「好小子，你還有一點本事啊！」

但見車簾子微微一動，兩縷白綫，疾射而出。

這白綫不但來勢極快，而且極爲細小，不帶一點破空的風聲。

楚小楓冷笑一聲，道：「這就是他們死亡的原因了。」

口中在說話，人已經向一側閃退了七八尺遠。

神出，鬼沒却從兩側兜了上去，高聲說道：「不好啊……青天白日，朗朗乾坤，你們竟敢行兇殺人。」

說話之間，人已欺近了篷車。

楚小楓大聲喝道：「同來。」

但已經晚了一步，車簾微動，神出，鬼沒已經倒了下去。

楚小楓一皺眉頭，疾快的躍飛到了篷車前面。

人到車前，長劍也同時出鞘。

但見寒芒閃了一閃，三四拖着篷車的馬，突然向前奔去。

馬跑了，這車仍然留在原地。

原來，楚小楓那一陣劍光流轉，却使得三四馬身上的套繩，完全脫落，三匹健馬已經恢復了自由。

蓬然一聲，馬車前面，倒掉在地上。

楚小楓劍出如風，劍尖已指向了那灰髮老嫗。

但那老嫗的動作也很快，楚小楓劍未到，人已飛了起來。

楚小楓劍勢疾轉，一陣波波急响，篷車的車簾，突然落下。

他很機警，動作也很快，車簾落下，人也施展出鐵板橋功夫，仰臥下去。

緊接着這一個倒翻，滾出五尺，才挺身而起。

四條銀綫在楚小楓仰臥時，掠面而過。

不知道這是什麼暗器，來時無聲無息，中人後立刻倒了下去。

楚小楓已挺身而起，轉身就撲向了那灰髮老嫗。

他劍招奇厲，那老嫗來不及閃避，楚小楓的劍尖已指向了咽喉。

灰髮老嫗呆了一呆，道：「你……」

楚小楓接道：「我還在火頭上，殺機很濃，妳如不想死，最好別掙動。」

只聽車中傳出一個嬌脆的聲音，道：「放了她。」

楚小楓冷冷說道：「好大的口氣。」

耳際間珮環叮噹，一個姿容絕世的綠衣少女緩緩行出了車箱。

楚小楓左手疾出如風，點了灰髮老嫗的穴道，冷冷說道：「你聽着，我兩個自從傷在了你們手下，這老婆子，也被我獨門點穴手法所傷……」

綠衣少女打量了楚小楓一眼，嫣然一笑，道：「獨門點穴手法所傷，我倒要瞧瞧看什麼樣子的獨門手法了。」

楚小楓嗯了一聲，道：「姑娘，想試試看能不能解開？」

綠衣少女道：「我想點穴的手法，大同小異，獨門兩個字未免是用的太自負了一點。」

楚小楓橫跨一步，攔住綠衣少女的去路，冷冷說道：「姑娘，在下的兩個從人，是傷在了什麼樣的暗器之下？」

綠衣少女道：「你會獨門點穴手法，難道就瞧不出他們傷在什麼樣子的暗器之下麼。」

楚小楓道：「姑娘，天下暗器不下數百種，摘葉可以傷敵，飛花亦能殺人，在下只可以看出姑娘的暗器，不是一般人的金鐵打成。」

綠衣少女道：「聽這幾句話，倒也可證明你有點見識……」

楚小楓突然高聲接口說道：「姑娘，小心了。」

突然揮劍擊出。

但見寒芒一閃，綠衣少女被逼退了兩步。

綠衣少女滿臉現在訝異之色，說道：「好劍法！」

楚小楓道：「誇獎了。」

長劍一揮，斜裏刺出，劍尖直襲向灰髮老嫗的咽喉。

綠衣少女急道：「住手。」

劍尖停在灰髮老嫗的咽喉處不及一寸。

綠衣少女道：「你要幹什麼？」

楚小楓道：「殺人。」

綠衣少女奇道：「你要殺她？」

楚小楓道：「有何不可，好歹我已經證實了我有殺她的能力。」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我長了這麼大，一路行經數百里而來，但一劍能把我逼退的，我還是第一次遇到，不過，你殺她，對你有什麼好處？」

楚小楓道：「姑娘是不想讓我殺她？」

綠衣少女道：「是！」

楚小楓道：「好！我要我的兩個從人先醒過來。」

綠衣少女忽然間變的很溫柔，點點頭，道：「我去救他們。」

轉身行到了神出，鬼沒身前，蹲了下去。

足足有一刻工夫之久，才站了起來。

她蹲下之時，背對楚小楓，所以楚小楓沒有瞧到她有些什麼動作。

但她站起來時，臉上隱隱有着汗水。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道：「姑娘好像很果。」

綠衣少女吁了口氣，道：「你要不要見識一下，他們傷在什麼暗器之下。」

楚小楓凝神戒備，道：「好……在下開開眼界。」

綠衣少女緩緩伸出了左手。

尖尖的十指，雪白的手掌中，托着兩個細如花針，長不過五分之物。

楚小楓看的很仔細，但却認不出是什麼東西。

綠衣少女道：「這是什麼暗器？」

楚小楓道：「沒有見過，我認不出來。」

綠衣少女道：「要不要我告訴你？」

楚小楓道：「洗耳恭聽。」

綠衣少女道：「這叫斷魂刺，具有很強烈的痲醉作用，所以，中人之後，立刻暈過去，表面上看去，他們倒下去了，但却沒是死，只是，這種物質，經過熱血一燙，立刻收縮，一個時辰之後，化成碎片，在血液中流行，十二個時辰之後，行入心臟，那人才眞的死去。」

楚小楓道：「很歹毒！」

綠衣少女道：「雖然歹毒，但人却一點也不受苦，他們死在不知不覺中。」

楚小楓問道：「用什麼東西作成這種斷魂刺？」

綠衣少女道：「你永遠看不出來，那是一種很奇異的植物，一種天然的暗器。」

楚小楓回顧了神出，鬼沒一眼，道：「他們還沒有醒過來？」

綠衣少女道：「藥性還沒有全退，不過，很快了，就要醒過來啦！」

楚小楓道：「武功是否受損？」

綠衣少女道：「不會，這種天然的暗器，只是會對人痲醉，醒來後，一切如常。」

楚小楓道：「姑娘，只要他們沒有受到傷害，我就不會傷害這位婦人。」

綠衣少女道：「你可是叫楚小楓？」

楚小楓道：「不錯。」

綠衣少女道：「你是個很細心的人。」

楚小楓歎息一聲，道：「姑娘似乎是對在下很瞭解？」

綠衣少女道：「你殺死了景二公子？」

楚小楓道：「對！」

綠衣少女道：「不容易，他的武功不錯，而且，他又是一個很謹愼的人。」

楚小楓道：「問題是，我也很謹愼，而且，我的武功也不錯，所以，他就很不幸的死在了我的劍下。」

綠衣少女道：「哦！」

楚小楓道：「姑娘是不是想替他報仇？」

綠衣少女道：「我沒有這個打算。」

楚小楓說道：「所以，你把我打聽的很清楚。」

綠衣少女道：「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但你却對我一無所知。」

楚小楓道：「對景二公子，我知道的也不多。」

綠衣少女道：「你很自負！」

楚小楓道：「姑娘誇獎了。」

這時，神出，鬼沒，緩緩坐了起來。

楚小楓道：「你們中了這位姑娘一種很奇怪的暗器，幸好，她又救了你。」

神出，鬼沒，相互望了一眼，道：「是公子救了我們。」

楚小楓道：「也不能說是我救了你們，這位姑娘如是不肯出手，我只能替你報仇。」

綠衣少女臉上泛起了怒意，道：「楚小楓，你是說，你能殺了我？」

楚小楓道：「至少，我可以殺了她。」

綠衣少女冷冷說道：「現在，你可以閃開了，我要解開她被點的穴道，然後……」

楚小楓接道：「慢着，等我問清楚了詳細情形，再請姑娘表演妳的解穴手法。」

綠衣少女道：「你很難纏，也很囉嗦。」

楚小楓目光一瞟神出，鬼沒，道：「你們運氣試試看，武功是否受到了損害。」

神出，鬼沒相互望了一眼，很放心的運氣調息。

楚小楓仗劍戒備，雙目凝注着綠衣少女。

大約有一刻工夫之後，神出，鬼沒，才調息完成，輕輕咳了一聲，道：「我們很好，武功未失。」

楚小楓閃身讓到一側，道：「姑娘，可以試試你的解穴手法。」

他用的點穴手法，出自於馬夫老陸那一本贈給的書中，究竟源出何門，連楚小楓也不知道。

但楚小楓却感覺到那和本門的點穴手法，完全不同。

綠衣少女行了過去，慢慢的蹲下身子，仔細的查看過那灰髮老嫗的傷勢，然後，伸手拍了那灰髮老嫗三處穴道。

楚小楓雙目凝神，盯着在那綠衣少女的手，仔細瞧了一陣，道：「姑娘，如是解穴的手法不對，可能會傷害了她的性命，所以，姑娘還是不要逞强的好。」

綠衣少女頭也未回，雙手指落如雨點在那灰髮老嫗的身上。

但見那灰髮老嫗，臉上汗出如雨，似乎在承着極難忍受的痛苦。

綠衣少女改變了手法，指點變成掌拍，不停在那老嫗的身上拍打。

楚小楓皺皺眉頭，欲言又止。

忽然間，綠衣少女雙掌齊出，一連三掌，分拍老嫗六處大穴。

灰髮老嫗長長吁一口氣，挺身坐了起來。

綠衣少女緩緩站起，回過身子，望了楚小楓一眼，道：「很高明，你點的是他的奇經八脈。」

楚小楓道：「不錯，我點的奇經偏穴，但還是被你姑娘解開了。」

綠衣少女道：「費了我不少的工夫，也害的賈姥姥受了不少的痛苦。」

楚小楓道：「這也是沒有法子的事，姑娘太好强了。」

綠衣少女淡淡一笑，道：「好在賈姥姥功底很好，這一點痛苦她承受得住。」

語聲一頓，接道：「這等點穴手法，好像不是無極門的手法。」

楚小楓道：「這和姑娘何關？」

綠衣少女道：「你從那裏學到這種點穴的手法？」

楚小楓道：「怎麼？這也很有關係麼？」

綠衣少女道：「關係很大，你用的手法，不是中原的武功。」

楚小楓心頭震動了一下，忖道：難道我看那本書，不是中原武功秘錄麼？

只聽綠衣少女說道：「楚小楓，你和天山雙怪，有什麼關係？」

楚小楓道：「天山雙怪？」

綠衣少女道：「對。」

楚小楓道：「在下未曾見過。」

綠衣少女道：「你用的點穴手法，就是天山雙怪的獨門手法，如是和他們素不相識，怎會用他們的手法呢？」

楚小楓道：「天下武功，多有雷同之處，就算在下用的點穴手法，和天山雙怪，確有雷同之處，也未必就是天山雙怪所授。」

綠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現在，我相信了一件事，那就是你可能殺了景二。」

楚小楓道：「景二公子確是在下所殺，但不知姑娘和景二公子，有什麼關係？」

綠衣少女道：「說出來，那就有一個很可怕的結果了。」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你如是一定要聽，我倒極願奉告。」

楚小楓道：「要來的事，總歸要來，在下聽不聽，也無法改變這個事實了，對麼？」

綠衣少女道：「這有一點不同，你不知道，我們也許會錯開今天，知道，立刻就要把事情結算清楚，現在，你還可以選擇。」

楚小楓道：「我想，在下還是選擇了一個聽字。」

綠衣少女冷冷說道：「楚小楓，你一定要知道麼？」

楚小楓道：「對！在下一向不喜歡作糊塗的事情，姑娘儘管請說。」

綠衣少女道：「你……你聽清楚，景二公子是我的師兄，也是我的未來丈夫，你殺了他，我該不該替他報仇？」

楚小楓點點頭，道：「應該替他報仇。」

綠衣少女道：「那就好，現在，我要替他報仇了。」

楚小楓道：「所以，你一路殺了來，殺死了很多丐帮弟子。」

綠衣少女道：「你不是丐帮中人，這事與你何關？」

楚小楓道：「問的好，景二公子帶着黑豹劍士，夜襲迎月山莊，殺了我們無極門數十口人命，是否和我有關呢？」

綠衣少女呆了一呆，道：「這自然是有關了！」

楚小楓道：「姑娘，妳倒是一個很講理的人！」

綠衣少女道：「我自然是講理的人。」

楚小楓道：「講理就好談……」

綠衣少女輕輕吁一口氣，接道：「這些賬，咱們不用算了，算也算不清楚。」

楚小楓道：「姑娘的意思是……」

綠衣少女道：「我這次親自出來，只有一個用心……」

楚小楓接道：「爲夫報仇？」

綠衣少女道：「你要這麼說，這却不能算錯，不過，我喜歡把事情說清楚，我們這門親事，長輩們口頭上提過，但我還沒有答應！」

楚小楓道：「爲什麼呢？」

綠衣少女道：「因爲，他很花，聽說，是一位花國公子。」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這件事，你是否知道？」

楚小楓道：「不濤太楚，在下和景二公子交往不多。」

綠衣少女道：「現在，他死了，不論我以什麼身份都該替他報仇！」

楚小楓道：「對！」

綠衣少女道：「現在，楚小楓，你可有什麼遺言麼？」

楚小楓道：「遺言倒是沒有，不過，在下想和姑娘有個約定。」

綠衣少女道：「好！你說吧！我只要能答應，決不推辭。」

楚小楓道：「咱們這一番搏殺，只限你我，我死了，姑娘已經報了仇，那就別再找我無

極門中的人。」

綠衣少女道：「可是，我如死了，一定會有人找你。」

楚小楓道：「我殺了妳，已成不了之局，也只是至死方休了。」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道：「其實，這也未必正確，景二殺了你們無極門的人，你們還不是要找他報仇？我如殺了你，我想，也一定會有人找我。」

楚小楓道：「朝廷有法，江湖有道，如若一個人犯了法，他應該受法律的裁判，但一個人背棄了江湖上的道統，是不是應該受到武林同道的裁判呢？」

綠衣少女道：「你是說景二該不該死？」

楚小楓道：「對！景二殺了無極門數十口，其中，有不少是完全不諳武功的婦人，僕從，你說他該不該死？」

綠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就算他該殺吧！那是由你的角度去看，但你如替我想一想呢？」

楚小楓道：「由你的立場看，那就不同了，你應該替他報仇，私人的恩怨，常常會抹殺了正義、公理，自然，江湖上十之七八，都是和姑娘一樣的人。」

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楚小楓，看來，你好像是一個很講道理的人。」

楚小楓道：「江湖上的道理，太多了，那是因爲衡量道理的人和角度不同，但眞正的道理，只有一個，這就是變成了各說各話的情形了。」

綠衣少女道：「唉！不說這些了，現在，只說我們之間的事！」

楚小楓說道：「姑娘請說吧！在下洗耳恭聽！」

綠衣少女道：「我要替景二報仇！」

楚小楓道：「姑娘，我不會束手待斃，咱們之間，是一場搏殺。」

綠衣少女道：「因爲，咱們各自對道理的看法不同。」

楚小楓道：「是！咱們各人對事情的看法不同。」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你用劍。」

楚小楓道：「是！姑娘用什麼兵刃？」

綠衣少女道：「我的兵刃就帶在身上，該用的時候，我自然會亮出來。」

楚小楓道：「姑娘的意思，是準備赤手空拳接我幾招了？」

綠衣少女道：「是，你出手吧！」

楚小楓沉吟了一陣，道：「好！在下恭敬不如從命。」

他爲人洒脫，不太斤斤計較小節，長劍一揮，直刺過去。

綠衣少女身子一側，忽然一個轉身，直欺進來。

右手一抬，點向右臂。

楚小楓吃了一驚，疾快的向後退了幾步，長劍迴轉，攔腰劃來。

她的身法，並不算太快，只是對兵刃的畏懼心，似乎是不大，而且，時間拿捏的很準，攻勢就顯得凌厲了。

綠衣少女輕笑，又向前欺進一步，飛起一腳，踢向了楚小楓的右腕。

楚小楓一皺眉頭，忖道：這丫頭，簡直是不要命了，倒要給她一點教訓。

橫掃劍勢，正擊在綠衣少女的右脇之上。

劍勢擊實，響起了一聲蓬然輕震。

楚小楓呆了一呆。

綠衣少女的一脚，疾飛而至，正踢在楚小楓的右腕之上。

楚小楓右手長劍，脫手飛出。

綠衣少女笑一笑，說道：「楚小楓，你手中沒有劍了，現在，咱們是空手對空手的搏鬥了。」

楚小楓疾追上一步，道：「姑娘，衣服內藏了鐵甲。」

綠衣少女道：「你看看，我像是穿着鐵甲的人麼？」

楚小楓道：「至少，在下可以分辨出來，姑娘不是憑仗氣功，接下這一劍。」

綠衣少女道：「總不能讓我告訴你是什麼原因吧！」

突然，出手搶攻，掌勢如飛。

楚小楓揮掌接架，封當那綠衣少女的疾快攻勢。

她的武功詭異奇厲，給人一種很大的迫害，幸好，楚小楓武功很博雜，每到面臨危急境界時，就突然攻出一招奇學。

那全是神來之筆，不但輕輕易易的化解了危險，而且，常常把處在劣勢的境界，一下子扭轉了過來。

這不但使那綠衣少女十分驚奇，就是楚小楓心中也覺着十分震動。

這證明了憑着楚小楓十幾年的修爲，苦學，以及無極門的武功，完全不是人家的敵手。

但他零零碎碎，在那本無名劍譜上，以及拐仙那裏學到的武功，却是深大精博，每一招出手，都使那綠衣少女，爲之驚訝不止，都使那綠衣少女强凌的攻勢，受到了阻止，把她用十招，數十招所得的先機優勢，完全對銷。

楚小楓唯一還沒有施展的武功，就是丐帮帮主傳授的幾招奇學。

楚小楓越戰越驚心，只發覺這綠衣少女的武功，似乎是尤在景二之上。

綠衣少女也是越打越害怕，只覺這楚小楓的武功，是如山藏，海納，叫人完全摸不透他的底子。

忽然間，綠衣少女停下了手，跳開五尺，冷冷說道：「楚小楓，咱們停一停再打。」

楚小楓道：「姑娘的意思是……」

綠衣少女說道：「我有幾件事，想先問問你。」

楚小楓道：「好！在下洗耳恭聽。」

綠衣少女道：「你究竟是不是無極門中的弟子？」

楚小楓道：「如假包換，姑娘問這話，是什麼意思？」

綠衣少女道：「但你的武功路數，却不像無極門中人。」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老實說，你們無極門那點武功路數，我們清楚的很，閉上眼睛，我就可以應付，但你每當我掌握到勝利之時，就突然出了一招奇學，把我取到的勝機，完全對消，那些拳路，掌法，我完全沒有見過，而且，你是突然施出，叫人連猜也猜不出來。」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總不能讓我先說明下一次出手，用那一招吧？」

綠衣少女道：「那自然是不用說了，不過，你用那些武功，都不是你們無極門所有。」

楚小楓道：「姑娘，這件事很重要麼？」

綠衣少女道：「自然是很重要了。」

楚小楓道：「姑娘，在下，也想請教一個問題？」

綠衣少女道：「什麼問題？」

楚小楓道：「姑娘的一身武功，是學自何處？」

綠衣少女道：「我師父。」

楚小楓道：「令師是什麼人？大名上姓，現在何處？」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道：「這不能告訴你

，因爲，我現在已經沒有把握殺死你了。」

楚小楓道：「姑娘，令師的大名，妳都不肯說，却要在下說明武功的淵源，不覺着有些强人所難麼？」

綠衣少女道：「這不是强人所難，而是，覺着很奇怪。」

楚小楓道：「不管你心中是多少疑問，但我不會答覆妳。」

綠衣少女道：「爲什麼？」

楚小楓道：「因爲，咱們不是朋友，是敵人！」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說道：「楚小楓，我如是殺不了你，我好擔心回去沒有辦法對師父交代。」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我在師父面前誇下了海口，一定要把你的人頭帶回去。」

楚小楓道：「我殺死景二的事，你們早已知道了。」

綠衣少女道：「是！我們有一套傳訊的方法，我們會很快知道這件事。」

楚小楓道：「姑娘，我看你還是回去吧！低估了我的武功，總不致於是死罪吧！」

綠衣少女笑一笑，道：「楚小楓，你是不是覺着我不是你的敵手？」

楚小楓道：「我是爲姑娘着想……」

綠衣少女道：「爲我着想什麼？」

楚小楓道：「對姑娘而言，這應該是一件很划不來的事。」

綠衣少女道：「你怕傷了我？」

楚小楓道：「就算是打個兩敗俱傷吧，姑娘又何苦如此呢？」

綠衣少女沉吟了一陣，道：「你這個人，爲什麼要替我想這麼多呢？」

楚小楓與綠衣少女展開一場凌厲絕倫的拼搏。

楚小楓聳聳肩，道：「這一個麼？我想因爲我也有些害怕的關係。」

綠衣少女嫣然一笑道：「怕我傷了你？」

楚小楓道：「對啊！我是這麼想。」

綠衣少女說道：「這麼說來，你很重視我了？」

楚小楓道：「是！」

綠衣少女緩緩垂下頭，道：「謝謝你，楚公子，但我總不能不爲景二公子報仇啊！」

楚小楓心中原本想化解了這場搏殺，說服對方，使她回去，然後，暗中派人跟踪，以找出他們的巢穴。

他的打算雖然很好，但這個丫頭，似乎不肯上當。

楚小楓無法看出她是裝作，還是眞的有感而發，只好笑一笑，道：「姑娘之意，咱們之間，一定要分個生死出來？」

綠衣少女道：「不一定要分生死，至少，我們可以分個勝敗出來，我如是敗了，這證明我的武功，實在不足以替他報仇，我也好走的心安一些。」

楚小楓道：「如是勝了呢？」

綠衣少女道：「若我不幸勝了，這就很爲難？」

楚小楓道：「有什麼爲難的地方？」

綠衣少女道：「第一，我不知道如何處置你，且不知如何自處？」

楚小楓道：「對在下，姑娘倒不用太爲難，你勝了，正好替景二公子報仇！」

綠衣少女道：「可是……」

楚小楓接道：「可是什麼？」

綠衣少女道：「我不願意殺你！」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姑娘，如果妳已經決定和我分個勝負出來，至少，現在還不用那麼費心！」

綠衣少女道：「哦！」

楚小楓道：「姑娘先勝了我之後，再來傷這個腦筋。」

綠衣少女道：「也好，到時間，咱們再來商量看看，應該如何？」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丫頭柔的很，但却斬不斷，理還亂，給人一種莫可奈何的感覺。

兩人又打在一處。

動手相搏，和兩人談話的情形，可完全不同。

楚小楓全力搶攻，劍如電閃星擲一般，當眞有招招奪魂，劍劍取命的氣勢。

綠衣少女的劍法，也很凌厲，綿密，全身都護在一重劍光之下。

楚小楓雖然全力搶攻，但他的劍法却一直無法突破那對方的守勢。

倒是那綠衣少女，忽然反擊兩招，使得楚小楓險象環生。

但楚小楓也有突然一招的神奇劍招，迫的那綠衣少女倒退數步。

雙方搏鬥了一百多合，仍然保持個不勝不敗的局面。

神出，鬼沒看的呆住了。

兩人一側觀戰，看到這一場凌厲絕倫的搏殺，忖思，就算是丐帮長老臨敵，只怕也難抗拒那綠衣少女快速的劍勢，但楚小楓却能够作到。

但最使兩人不解的是，楚小楓的劍法很怪，突然一劍，神奇莫測，使人有着不知從何而來的感覺。

但他大部份的劍法，却有脈路可尋。

倒是那綠衣少女的劍法，却是招招精厲。

兩個人越看越不懂，越看越糊塗。

忽然間，響起了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雙劍接實了一招。

兩人的內力，倒是在伯仲之間，雙劍各不相讓，沒有分出勝負。

就在雙劍交接，互拚內力之時，楚小楓的左手，忽然攻出一掌。

這一掌却是奇幻至極，那綠衣少女擧掌一封，竟然未能封住。

蓬然一掌，實實擊在了那綠衣少女的左肩之上。

綠衣少女打了一個踉蹌，身不由主的向後退了兩步。

看上去，楚小楓有出劍攻擊的機會，但楚小楓却沒有出手。

那並非因爲楚小楓手下留情，而是感覺中來不及抽劍攻出。

綠衣少女橫劍平胸凝注在楚小楓的臉上，緩緩說道：「好厲害的一掌。」

楚小楓道：「承讓，承讓。」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還劍入鞘，道：「我眞的輸了，唉！你這一掌，來的太高明了，完全出人意料的高明。」

楚小楓道：「姑娘，這收場，對在下對姑娘，都是一種最好的結果。」

綠衣少女道：「說的也是，不過，我有幾句話想勸閣下。」

楚小楓道：「請說。」

綠衣少女道：「楚公子的劍法，有幾招，確實精深博大，使人有着莫可預測的感覺，但劍招與劍招間的連繫上，却有太多空隙。」

楚小楓道：「哦。」

綠衣少女道：「這好像一個堅牢的鋼環，環與環之間，却用着廝索把它們連了起來，那會留下了很大的空隙，在雙方搏命之中，那些空隙，會留給人可乘之機。」

楚小楓點點頭。

綠衣少女接又說道：「如何加强劍法變化上的嚴密，是楚公子對敵搏殺中，一個很大的破綻。」

楚小楓道：「多謝姑娘指教。」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道：「經過我們這一番搏鬥，我相信你有了殺死景二公子的機會，但我想不出，他會那麼輕易的被殺。」

楚小楓心頭震動，暗暗忖道：這丫頭的口氣中，似對我殺死景二公子一事，甚表懷疑？

心中念轉，口中却說道：「景二公子確實死於在下之手，如若萬花園中，還有貴會目睹那場搏殺的人，我相信，他會告訴姑娘。」

綠衣少女道：「我相信你有殺死景二公子的機會，但我想不出，他是在如何一種情形之下，被你殺死的。」

楚小楓道：「姑娘！景二公子的劍法，比起姑娘如何？」

綠衣少女道：「照說，他比我渾厚，也許在靈動上差了我一點。」

楚小楓道：「姑娘和景二公子的劍法，同出一源了。」

綠衣少女道：「不錯。」

楚小楓道：「那麼姑娘能不能在你們的劍法中，算出我殺死景二公子的機會。」

綠衣少女道：「單以一招而論，你確有取他性命的能耐，但如把劍與劍之間的連繫加起來，你似乎殺死他的機會不大。」

楚小楓淡淡一笑，道：「姑娘，如是我把兩招相同威力的劍式連環起來，那會是一個什麼樣子的結果。」

綠衣少女道：「那會强大很多，但也不足以置景二於死地。」

楚小楓笑一笑，道：「如若不是他太好强，也許我眞的殺不死他。」

綠衣少女凝目沉思了一陣，緩緩說道：「他硬拚。」

楚小楓點點頭。

綠衣少女道：「我們有三年多沒見面了，想不到他會變的那麼燥急，對他而言，那實在是一種遺憾。」

楚小楓道：「姑娘，還有一點，不知你是否想過？」

綠衣少女道：「想什麼？」

楚小楓道：「他很急於要殺死我。」

綠衣少女道：「結果反爲你所殺。」

楚小楓道：「是！太急了，我想，他可能有很多的痛苦，必須要急速殺我才能安心，我想，他可能是因爲暴露了萬花園的重要分舵，而急於立功，以求將功折罪。」

綠衣少女道：「唉！也許是，我們的規戒，太過嚴厲了一些。」

楚小楓心中暗道：這丫頭看來，倒不是一個很擅心機的人，如若能設法由她口中套出一點內情，對這個神秘組合的一切，也許能多一點瞭解。

心中念轉，口中說道：「姑娘，現在我們之間，還有什麼事麼？」

綠衣少女道：「我已經認敗了，難道你還想再打一場不可？」

楚小楓道：「那倒不是，在下只是覺着姑娘的劍法……」

綠衣少女接道：「我的劍法不太好。」

楚小楓道：「不！姑娘的劍法，比起景二公子，似乎是高明多了。」

綠衣少女眼睛一定，道：「眞的麼？」

楚小楓道：「眞的，在下殺死了景二公子，全憑眞實的劍法，並沒有施什麼鬼計。」

綠衣少女歎息一聲，道：「楚小楓，今天，我敗了，但還有明天，後天，我這一次，找來襄陽，最重要的事，就是殺你。殺不了你，我是不會離開。」

楚小楓笑一笑，道：「姑娘，難道，我們之間非要鬧一個血濺殞命不可？」

綠衣少女道：「楚小楓，你替我想想，我該如何，不殺你，我如何向師父交代，如何對得起我死去的師兄。」

楚小楓道：「殺了我，他也不能復活，對麼？」

綠衣少女道：「對……」

楚小楓道：「何況，妳姑娘還沒有殺死我的把握。」

綠衣少女道：「我眞的殺不了你，那只有一個辦法，你殺了我。」

楚小楓道：「如若我要替無極門報仇，倒也應該，不過，在下內心，還沒有這麼深的仇恨。」

綠衣少女道：「楚小楓，我也不想殺你，我很少在江湖上走動，認識的人也不多，咱們，這一場搏殺下來，彼此之間，由陌生變成了相熟，唉！你如不是殺了景二的兇手，我們不是可以作一個很好的朋友麼？」

楚小楓道：「姑娘，妳如解不開心中的仇恨之結，我們很難處得下去。」

綠衣少女道：「現在，我們之間，不可能和平的相處下去了，我不能替景二報仇，只有替他盡節了。」

楚小楓臉上忽然間泛起了一片敬佩之色，道：「姑娘，眞要替景二公子盡節？」

綠衣少女點點頭，道：「是！我已經是他的未婚妻子了，他死了，我自然不能不替他報仇。」

楚小楓道：「好！姑娘，你去吧！明天，我們再見時，再作一個了斷。」

綠衣少女道：「我殺了幾個丐帮弟子，他們會找我報仇，聽說你和丐帮很好，我想，你可以奉勸丐帮幾句話！」

（未完）

新派武俠長篇

甘十九妹

蕭逸・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尹劍平降伏蒙城九醜郭老八，並勸化他從此改邪歸正，郭老八感激不殺之恩，澈底悔悟，操舟送尹劍平到離清風堡不遠的小鎭，翌日，尹劍平身懷拜帖，到達清風堡外，見一中年儒士正指揮多名大漢在谷口種植，尹劍平以禮求見，中年儒士自稱名左明月，說是清風堡西席先生；願爲尹劍平引見堡主，但又說年來堡主因厭惡俗客闖谷，是以在谷中設下奇陣，來客概須自行破陣進堡，尹劍平只好依規進陣；不久，遇一黃髮人截擊，尹劍平出掌相迎，把那黃髮人瘦削身軀震飛出兩三丈之外——

技玄破玄陣　知險犯險行

這一掌尹劍平念及此來是客，尙還未曾施出全力，只用了七成功力，雖然如此，黃髮人却仍有「吃不消」之感！

空中白影一閃，黃髮人就空一個倒折，一式「細胸翻雲」之勢，就空直墮下來。

「細胸」乃爲鷹中最凌厲之一種，大小如隼，身法以快捷輕巧見稱——黃髮人這一式「細胸翻雲」之勢，當眞施展得維妙維肖，直起直落，寸草不驚，足可當得上功力深湛了。

尹劍平掌式向後一收，這當兒，背後又有一股疾風撲到，他久經大敵，早已養成臨陣警覺；一覺出背後風力有異，遂卽向前一個快煞伏身。

頭頂上「呼！」的疾風掠過，一個身着錦[illegible]叟，以看非常的身手，自他頭頂上快掃而過。

尹劍平不禁被激起了一腔怒火，嘴裏叱一聲：「開罪。」

丹田力驟然上提，他前進一步，雙掌平推而出，以「雙撞掌」勢，直向對方錦衣壯叟背上擊去。

——他顯然已經留意到對方二人那種特殊脚步，正與自己「五五亂踏」之數異曲同工。

這麼一來，他倒是放心了，既無足下之困，倒可以好好放手與對方決一勝負。

錦衣壯叟一招走空，背後受敵，嘴裏怪嘯一聲，霍地向左面一閃——

這老兒絕不甘受制於人，身子一閃的當兒，左手霍地反臂勾出，這一手「金鷄剔羽」施展的極見功力，手掌揮處，直擊向尹劍平左面胸肋。

尹劍平冷哼一聲，陡然長身，又飄向老者右邊，掌式一封，沉聲道：「去。」

錦衣壯叟身子大大的幌了一下，足下却不能錯了步位，一陣子踉蹌，却以「倒踩玄宮」步法，一連後退了三四步才得拿樁站穩。

尹劍平多少也有些怨怪對方的暗襲行爲，是以這一掌也同時對付黃髮人那一掌一般，暗聚「金剛鐵腕」之功，那五旬壯叟竟能當受一掌之力，當然斷非弱者。

雖然如此，黃髮人與那錦衣壯叟均呈敗象，已是不爭之實。

尹劍平私下判斷，黃髮人與錦衣壯叟功力甚相彷彿，約在伯仲之間，只是論身法動作，錦衣壯叟却不及黃髮人甚多，只是不可否認，二人俱是他多年來罕見的高手——對方既然存心試探自己能耐，若不顯現一些眞實本領，諒不爲此間居亭主人所看重。

這麼一想，他也就暫把拘束之心拋開一旁，決心求勝再說。

黃髮人與錦衣壯叟在此「清風堡」，各以身份特殊與武技精湛著稱見重，想不到一上來幾乎雙雙敗陣，顏面相關，俱不禁觸發怒火。

這當中黃髮人却又比那錦衣壯叟機靈多了——他原思卽刻出手與對方一搏，因見錦衣壯叟插入其間，一時倒止住了激動，不進反退，身軀微幌，飄出丈許以外，決計觀看片刻以定取捨。

果然錦衣壯叟已忍不住先行發動。

此人面色赤紅，虎目獅鼻，一副五短身材，目光烱烱而有神威，一眼之下卽知身負有眞功實力。

「小輩，你這叫自投羅網。」

嘴裏說着，他足下快踩幾步，已飛躍着欺身而近，矮壯的腰身向下一塌，只聽得身上骨骼「克克克」一陣子密响，兩隻拳頭已向尹劍

平前胸攻過來。

這一式「黑虎伸腰」妙在他的手、眼、身、步搭配得正到好處，拳風疾勁，眞有排山倒海之勢——仗着他熟悉陣內「十二生死宮門」才敢恣意施展，尹劍平接架不住，抑或退守失所，卽有再次觸發陣勢的可能，那裏料到尹劍平對於眼前陣勢，早已瞭如指掌，只是有時候假作三分糊塗，却也有此必要。

隨着錦衣壯叟拳風直搗之下，尹劍平俐落的打了一個旋風，飄出丈許以外——

他足尖虛點「宮眼」，使對方誤爲陣勢卽將發動，果然錦衣壯叟臉上帶出極爲喜悅之色，不待他身子落實，遂卽揮動袍袖——

「哧！」一般尖銳風力劃空而起，却由他錦衣大袖裏怪蛇般的抖出了一條五色彩帶。

這條五色彩帶，一端打結着一個如意繩套，一經出手暴伸十丈，直向尹劍平當頭罩落。

錦衣叟打的如意算盤是乘着陣法發動之始，在對方不辨東西的當兒，一舉將對方成擒，那裏料到尹劍平這一手乃是十足的誘敵之計。

就在錦衣壯叟袖中彩帶方自抖出的同時，尹劍平早已瀟洒自如的移宮換位——

原來預期發動的陣法，絲毫沒有異狀。

錦衣壯叟一驚之下，眼看着尹劍平翻出的身子，白鶯盤空般的已飄向一隅——他身法至爲巧捷，落身姿態更是明智，雙腿一拳一伸，兩手平伸——

這等施展，說明了他對眼前陣法之熟悉，簡直如同己設，更蓄有隨機應變之勢。

錦衣壯叟不禁大爲吃驚，已經出手的五色套索，不待虛落乘機向後一收一揚，再次狂飆而起。

這一次他決計要給尹劍平一個厲害，五色套索一經捲起，勢若倒捲飛蛇，其力萬鈞，夾着一股巨大風力直向尹劍平雙足上飛纏過去。

尹劍平身子閃電直下。

五色彩索如出穴之蛇。

雙方勢子都快猛極了。

在五色長索疾快的落勢之下，尹劍平身子霍地向下一蹲，伸手抓索，錦衣壯叟再想回收，却已慢了一步，不知怎麼一來，那條五色套索一端，已吃尹劍平緊緊操在手掌心裏。

這一次尹劍平不再手下留情，決計要給對方嘗嘗厲害，飛索一經入手，他卽刻再施「金剛鐵腕」之力，手腕力翻而起，已施出了十分功力。

眼看着錦衣壯叟那張紅臉一陣子發紫，想是運力抗衡，無奈究竟雙方力道相差得過於懸殊，萬萬難以當受住尹劍平這勢若拔山的巨大力道。

隨着尹劍平撩起的手勢，錦衣壯叟足足騰起來有丈許高下，一時頭下脚上，俯衝着直向地面猛力栽了下來。

一旁的黃髮人睹狀大吃一驚，身形幌處，翩若驚鴻的迎了上去，只是仍然慢了一步，雖經他及時伸手，助了他「一臂」之力，錦衣壯叟仍然摔了個不輕。

在地上打了個滾兒，勉强的站起來——那副樣子可顯得狼狽極了。

「錦衣」成了「土衣」，半邊臉也擦破了皮，又是血又是灰，若非是黃髮人卽時拉了他那麼一把，把他身子掉了個方向，這下子雖不至於當場要了他的命，也足能要他爬不起來。

連怒帶急，錦衣壯叟那張臉一刹時間變成了灰白，手指向尹劍平，怒聲道：「好……小子。」

只說了這麼三個字，禁不住「哇！」的嘔吐了一口，身軀更像是喝醉酒般的搖幌不已。

尹劍平足踏「五五」步法，連續的幾個快閃，已到了他身前，見狀很是尷尬的抱了一下拳道：「在下一時失手，前輩務請海涵。」

話聲未完，錦衣壯叟已咆哮一聲，陡地上前一步，再次一掌，直向着尹劍平當胸劈來。

這一掌對尹劍平來說，自然難以構成威脅——順着他推過來的掌風，尹劍平滴溜溜的打了一個轉兒，非但閃開了他凌厲的掌力，反倒就勢托住了他前蹌的身子。

「前輩小心！」尹劍平好心的道：「前面好像是伏設的一處暗宮。」

錦衣壯叟原是氣昏了頭腦，吃他這麼一點，目光再一注視，果然不假，只差着半步的距離，自己可就誤踏陣門，那可是鬧了大笑話，沒有困着人家，反而把自己給困着了。

雖說是尹劍平的一番好意，可是在錦衣壯叟的感覺裏，眞比打他還厲害——

「滾開！」嘴裏怒吼一聲，他雙腕倏分，直向尹劍平胸腰之間雙雙揷落下來。

盛怒之下，他早已喪失了理智，雙手探處，聚力如刃——這一手「絞盤」功力，江湖上已是罕見，五旬壯叟施展得更具十分力勁，足有「生裂虎豹」之威！

奈何今天所遇見的這個年輕主兒——尹劍平，可眞是過份的扎了點手，以至於使得他三番五次的吃鱉受窘。

錦衣壯叟兩隻手自推出了一半，忽然受制於對方的一雙鐵腕——

「前輩大可不必，在下知罪就是。」

嘴裏說着客氣話，尹劍平雙腕力收之下，硬生生把他張開探出的一雙手臂給收了回來。

一出一收，看似無奇，其實却聚積着萬鈞巨力，錦衣壯叟膽敢倔强不收回來，這雙手腕子可就別想再要了。

尹劍平以內功氣炁硬生生的反使對方將發出的雙手收了回來，實在是暗示對方「適可而止」、足下微點，已飄出丈許以外。

錦衣壯叟神色倏地一陣黯然，壯健的軀體起了簌簌一陣子顫抖。

一旁的黃髮人亦現出十分驚異的表情，他臉色一沉，正待開口說話。

驀地，空中傳來一陣陰森的冷笑。

這聲冷笑隨着一陣子微風，只是在眼前這片地方打着轉兒——錦衣壯叟與黃髮人乍聞笑聲，却不自禁俱都現出一片肅容。

尹劍平方自聽出笑聲有異，頗似內功中的「千步傳音」，再者笑聲冷沉蒼老，說不定正是此間居亭主人樊鍾秀也未可知。

心念方自一動，笑聲忽止，卽聞得一個十分蒼老的口音道：「你們倆個可服氣了？」

錦衣壯叟與黃髮人目光對看一眼，臉上相繼現出一種靦覥。

聲音微頓之後，遂卽又道：「平素我是怎生的關照你們來着？人外有人，天外有天，怎麼樣，今天來了個毛孩子就把你們給打垮！」

詞句中雖不見責備之意，只是語音冰凉，顯係發話者心中隱含忿怒。

錦衣壯叟與黃髮人表情更見尷尬，雙雙不約而同的躬身抱拳，大氣都不敢吭一聲。

尹劍平這才知道自己猜測得不錯，發聲人多半就是「伏波老人」樊鍾秀無疑——所謂「打狗看主人」，看來眼前二人必是他的門下弟子，老人雖是在明責門下弟子，却未必就此與自己干休。

他來此原負重責，欲同參商破敵之計，若是上來因誤會與對方先已失和，豈非大爲不智！只是眼前一切發生，却是身不由己，卽令傷了和氣，也是罪不在己。心裏正在想如何向對方開口解釋。

空中傳聲忽然又自冷笑一聲，遂卽慢吞吞的道：「清風堡在江湖武林中雖然知者甚少，只是凡是知道的人，無不心生敬仰，這個臉我

們可是丟不起——對方不過是個後生小輩，但入我陣門，行宮過陣如履康莊大道，你二人還有自信與對方一搏勝負沒有？」

錦衣壯叟宏聲道：「卽請恩師示下，弟子當與他決一死戰。」

「你——」老人嘿嘿一笑道：「陸豪，我看你是大可不必了。」

那個叫陸豪的錦衣壯叟，面上一陣發紫，尚待爭辯，暗中老人已吩咐道：「你且退下去吧。」

錦衣壯叟雖然面色忿忿，却是不敢多言，羞慚滿面的抱拳稱了一聲：「是。」

他正待轉身退下，傳聲中又道：「且慢，我要你在一旁觀戰，看看人家的出手招法，印證一下自己的功夫，才可收教學之實效，知道麼？」

陸豪極不情願的哼了一聲：「弟子遵命！」遂卽退後幾步站好。

暗中老人接喚道：「宮琦聽令！」

黃髮人上前兩步，面對當前紅樓，躬身道：「弟子在！」

老人聲音道：「你是我最得意門下，何以今日表現如此不濟？眞令我大失所望。」

被稱作「宮琦」的黃髮人，聆聽至此，那張瘦削的臉上帶出了一片猙獰，一雙黃眉頻頻向上挑動不已。

「不要這個樣子！」暗中老人奚落的道：「光生氣不服氣當不了事，武功這個玩藝兒就是這個樣子，一分耕耘一分收穫，那是一點巧也偸不了的，你敢是不服麼？」

宮琦恨聲道：「弟子並未與他好好動手過招，未定輸贏，你老叫我怎麼個服法？」

暗中老人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

尹劍平雖是不見對方表情，只聽他們雙方對答，已知道老人對於這個叫宮琦的弟子，必然十分痛愛，聽其口氣，分明有再次唆使他們對自己出手之意，自己倒要聽聽他們是如何應付自己。

笑聲一歛，老人忽道：「好個不知進退的頑劣東西，你當人家是普通的練家子麼？告訴你吧，『沒有三分三，不敢上梁山』，只看看人家單身一個人，就敢硬闖硬進，沒兩下子，人家敢麼？」

聽到這裏，尹劍平實難保持緘默，當下上前一步，躬身抱拳道：「樊老前輩切莫誤會，弟子此來拜訪，乃有機秘大事就教相商，不敢有絲毫冒犯不敬之心，而且，弟子此次敢大膽潛入，亦是奉了左先生之命才敢擅入——」

尹劍平心知對方可能就在附近，出音故弄玄虛，但亦假設他處身紅樓，所以這番話乃聚結眞力，以「千步傳音」傳出，卽使對方眞的處身紅樓，也絕無不聞之理。

那裏知道聲音傳出之後，了無回音。

過了一會兒，才聞得暗中老人出聲，口氣一如先前，並向尹劍平發話，仍然是同他那個叫「宮琦」的弟子答話——他先發出了一陣子低沉的笑聲。

「宮琦你剛才說你不服氣是不是？」

宮琦冷冷的道：「不與他見個高下，我是萬萬不服。」

「好！」老人冷笑道：「那你就小心的請教人家幾手兵刃上的功夫吧。」

宮琦面上一喜道：「遵命！」雙手後探，已把秘藏的一雙「判官筆」取到了手上。

他雙筆在手，交插着「噹！」的互撞了一下，面向尹劍平道：「朋友你亮傢伙吧！」

尹劍平對於暗中老人樊鍾秀的裝聾扮啞十分不滿，他久聞樊鍾秀之夜郎自大，目高於頂，今天一看果然是名不虛傳。

目下情形，看來似無相商餘地，既然動手相搏，自當全力於赴，對付這等驕傲的人，只有以「實力」殺其銳氣。

尹劍平心中想着，當時忍不住冷笑一聲道：「你我並無仇怨，何必兵刃出手？」

宮琦一碰雙筆，不耐的道：「廢話少說，叫你拔劍你就拔出來就是了。」

尹劍平哼了一聲道：「既然如此，恭敬不如從命，在下放肆了。」

話聲一落，反手攀劍，一聲龍吟，已把新得自雲中鶴的那口「海棠秋露」撤在手上。

黃髮人宮琦頓時面上一驚，由不住後退了一步。

暗中老人「赫赫」一笑道：「紅粉佳人，寶劍俠士，看見沒有？人家可是一口折鐵斷玉的希罕玩藝兒，小心你的傢伙吃虧吧！」

黃髮人宮琦目光烱烱的看向尹劍平道：「休以為你手上是口寶刃，宮某就怕了你，告訴你宮某人這雙鐵筆擅點人身三十六處大穴，你小心了。」

雙筆一碰，「噹！」的又是一聲脆响，宮琦步下移動，已把身子向左方挪了出去。

尹劍平一哂道：「宮兄誤會了，在下這口劍固然是神兵利器，却不會以此來傷害宮兄兵刃，你我只分勝負，點到就是。」

話聲一頓，他略聚眞力於劍身，頓時這口劍上光華燦爛，冷森森的劍氣直襲對方眉睫。

宮琦頓時又是一驚，這才知道對方這個看來年歲不大的年輕人，敢情內外拳脚兵刄，樣樣精通，自己在師尊面前誇下海口，這一次要是勝不了對方，可是丟人現眼，想到這裏，心裏着實有些忐忑不安。

兩雙目光一經交接，宮琦才猝吃一驚，對方分明已在候教，這可眞是「拿鴨子上架」，不打是不行了。

當下把心一狠，雙筆向下一沉，叱了聲：「看打！」

雙筆乍起，點劃出兩股尖銳風力，直向對方一雙眸子上點扎了過去。

尹劍平劍身輕搖，叮噹！兩聲，極為輕巧的已把對方一雙鐵筆磕開左右。

他可不願與對方長久戀戰，一招出手，緊接着劍走輕靈，「唰！」的一個疾轉已到了對方左側方。

宮琦以為有可乘之機，判官筆倏地一合，摟頭蓋頂般的直砸下來。

尹劍平預料着他會有此一手，身勢再次一轉，如穿花蝴蝶般已閃開一旁。

宮琦再次失手，怒火中燒，可是由於用力過猛，一雙判官筆落下太深——猛然間，尹劍平欺身而進，劍光閃處，錚然一聲脆响裏，一雙鐵筆已吃對方劍身壓住。

尹劍平這一次是決心要他心服口服，劍身與對方雙筆一經接觸，遂卽將內炁眞力透過劍身，猝然傳向對方雙筆之上。

宮琦只覺得一陣大力，加諸其上，差一點使得他雙筆脫手，為之把持不住，同時間尹劍平已欺身而近，強大的力道，隨着他的前進勢子，有如一個強力的吸盤，陡地將他身子緊緊的吸住。

宮琦絕非是個弱者，無論內外功力，俱都稱得上一流角色，正因為如此，才使得他覺得對方功力之驚人，從而發覺到卽使以兵刃搏鬥，「兵刃」又是何其的多餘！——

試以眼前而論，自己如果無能抽出這一雙判官筆來，也就等於輸定了！

兩個人四隻眼睛緊緊的對吸着！

雙方的身子俱都紋絲不動，四隻脚步就像是打入地下的四根有力鋼樁。

——然而這種像是均衡的勢子，其實並沒有保持很久，約莫僵持了一會兒，宮琦已開始感覺到吃受不住！

只見他全身起了一陣子劇烈的搖動，那張白卡卡的削瘦面頰，忽然脹成通紅，只是一任他施出全身力量，也休想把手上的一雙鋼筆抬起來。

忽然，尹劍平劍身一抖，叮噹！聲响裏，對方手上的一對鐵筆跌落在地。

宮琦怒吼一聲，雙手倏舉，直向對方面頰上力抓過去，可是他不過才做這番動作，尹劍平掌中長劍，已指向他的咽喉！

凝聚的劍氣，尚還隔着他咽喉數寸，已使他有窒息的感覺，宮琦只覺得身子一陣抽痛，却已為對方凝聚的劍風點住了穴道，自是敗象昭然！

尹劍平一招得手，嘴裏謙虛的說了聲：「承讓！」

收劍，退身，倏地飄出丈許以外。

宮琦雙目發直，仍然一動也不動的站立在原處，他面色蒼白，雙膝微微的顫抖着！

空中傳出一聲嘆息道：「認輸了吧——要不然丟臉更大！」

宮琦轉過眸子看了尹劍平一眼，嘆息一聲，遂卽彎身由地上拾起了一雙判官筆。

老人遂卽冷冷一笑道：「你二人不可再向來客刁難，退下去吧！」

宮、陸二弟子雖在氣惱之中，亦不敢絲毫失禮，抱拳應了一聲，雙雙退下。

轉瞬之間，這裏只賸下尹劍平一人，却使他一時有「進退維谷」之感！

却聽得先前發聲之人，一聲冷笑道：「小朋友，好俐落的一身功夫！你叫什麼名字？」

尹劍平抱拳道：「弟子尹劍平，來自洞庭，有極重要事上門面謁，尚請老前輩賜與接見才好！」

暗中老人冷森森笑道：「那一個要你來的？老夫隱居清風堡已數十年，平素足跡不離此山，與江湖武林鮮有來往，你找老夫又是為了什麼？」

尹劍平躊躇了一下道：「這裏不便細說，必須面謁老前輩本人才好說話。」

老人「哼！」了一聲道：「要見老夫本人却又何難？只是你若無事生非，却休怪老夫手下無情！」

語音波伏起動甚大，開始時仍像就在眼前，等到尾句時已似去遠——

尹劍平心中暗暗好笑，由此證明自己方才並不曾猜錯，對方老人分明就在眼前藏身，這時才行向紅樓轉回。

果然，少停之後，才又聞老人傳聲道：「少年，你只管放步前來，老夫就在當前紅樓之內，由你站立之處，到老夫這裏，所有陣勢，皆已為老夫全部撤開，你放心來吧！」

尹劍平彎腰抱拳應了聲：「弟子遵命！」一面舉目細察，果見附近陣勢已撤，遂卽大步前進。

穿過了面前這條甬道，已來到那座佔地頗大，建築得極為雅緻的紅色石樓。

只見樓前置有一方花地，春花怒放，萬紫千紅，微風過處，盈挹着撲鼻的清香！——就在那紅樓入口之處，左右各立着兩具高大的青石巨象，蒼松翠柏繞宅而生，衝天直起，和後嶺的巍巍青山，襯托得極為醒目，佇立樓前，眞令人有心曠神怡，清新出塵，萬念齊消的出世之感！

却聽得前聞老人聲音笑道：「你喜歡這裏麼？快來吧，老夫已候你時多了！」

尹劍平應了聲：「是！」深深一揖，緩緩步入！

那裏知道他方一邁步，只覺得足下一輕，彷彿有一步踏空之勢，由不住身子打了個踉蹌，等到他身軀站定之後，才驀然間覺出了有些不對。

身邊上响起了前聞老人笑聲道：「小朋友——你上當了，且嚐一嚐老夫親手所設計的『無敵四象陣』厲害吧！」

話聲一落，尹劍平只覺得樓前紅影一閃，一個皓首長髯，身着大紅長衫的高大老人，猝然現身於樓廊正前方——

他似乎顯得很是興奮，左右雙手各執着一面三角形旗幟，二旗一白一黑，却在旗角上墜有一枚小小金鈴，隨着他揚動的旗身，發出一陣清脆的叮叮聲息！

頃刻之間，尹劍平只覺得眼前一陣子昏黯，心中一驚，暗自忖道：「不好！」足下「倒踩古井步」，一連後退了三四步，才行站住脚步——

他立定之後，再一打量眼前，却只見方才所見之一切實景，無疑俱已失去了原來位置，本末倒置，咫尺天涯——在一片迷迷霧氣裏，但只見前後左右錯綜出無數老人幻影，那黑白兩面旗幟，更形同兩隻極大的黑白蝴蝶滿天滿空翩翩舞動不已！却似有一股旋廻當空的尖銳風力，於噪耳鈴聲裏四下穿梭不已。

尹劍平一驚之下，禁不住出了一身冷汗，這才知道眼前陣勢非比一般，却要較前面那一個陣勢厲害得多了。對方老人言中有詐，竟然誘使自己踏入陣門，自己來此原是一番好意，想不到竟遭對方的一再刁難，待之若敵，眞是豈有此理！

饒是如此，尹劍平仍念及對方老人與故世「岳陽門」長老冼冰之特殊關係，不便口頭開罪，只是心中一番怒火實難按捺——

當下冷笑一聲，圓睜雙目，朗聲道：「老前輩何需如此——如果有見責之意，弟子就此告退！」

話聲出口，只聽當前老人狂笑一聲，紅衣飄動，彷彿由頭上掠過，再看，對方竟高高立於一具石象頭頂！——

「無知小兒，竟敢對老夫言語頂撞。」紅衣老人話聲一頓，哈哈笑道：「你當老夫這清風堡是何等地方，竟容你說來就來說去就去麼？眞是胡鬧！」

尹劍平這時已體會到眼前這個「無敵四象陣」果然厲害，在他未摸清對方陣法虛實之前，絕不輕舉妄動！當下朗聲應道：「你老人家莫非就是樊鍾秀老前輩？」

紅衣老人似乎眼看着把對方困於陣內，一副笑逐眉開的模樣，情緒較諸先前不禁大為開朗！

「廢話！到現在你才知道我是誰麼？」他邊說邊自嘻嘻笑着：「小夥子，你不要老前輩老前輩的叫個不停，我老頭子是只認功夫不認人，你若能從容走出了我這四象陣，老夫必當待你如上賓，否則的話嘿嘿……那你可也別休怪我這個老前輩以大欺小，說不得先要殺一殺你小子的火氣，過上個三天兩夜才能再放你出來了。」

尹劍平嘆息一聲，道：「老前輩以此測驗弟子武功原無不可，只是弟子身負有極重要使命，却要面稟你老人家，萬一躭擱了，豈非大大不好——」

樊鍾秀嘻嘻笑道：「對我來說，天下沒有一件事情是重要的，尹劍平——我見你一路前來踏陣過門，如入無人之境，可見你必然是個行家——其實你不說，老夫也已看出了你的出身來路，令師想必就是以奇門陣式稱絕天下的冷琴居士了——老夫與他當年雖無深交，倒也友善，看在他面子上，我也不會太以難為你，可是，要想好好的放你出來，却也沒有這麼容易！」

尹劍平道：「你老說的不錯，冷琴居士雖然稱得上是弟子的恩師，傳授過弟子『春秋正氣』之功，但是弟子却並不隸屬他冷琴閣的門下！」

「噢？」樊鍾秀臉上一片疑惑：「這話怎麼說？那麼你到底又是何人門下？」

尹劍平愣了一下，正想將實情道出，不意面前樊鍾秀忽然面色一沉道：「老夫險些上了你這小子的當，不跟你再說了——一切待你出了陣門再說！」

尹劍平急道：「老前輩且慢！」

不意話方出口，面前的樊鍾秀已然騰身離開，隨着他起身勢子，黑白兩旗大力揮動，頓時形成一陣疾猛風勢，刹時間，天地倒置，一片飛沙走石聲中，揭開了此「無敵四象陣」的凌厲序幕！

尹劍平慌不迭心念「正氣心譜」中「八字眞訣」，饒是如此，在錯亂之中，仍不免有「迷失」之感——但見迎面一具大石象，風馳電掣般的向着自己迎面撞來，其勢絕猛，萬難逃過！

此時此刻，果眞尹劍平心中一亂，必將墜入陣內，任由各類幻景紛相煎迫，疲於自身奔勢——一切形相，其實皆由心神自我作祟，如不能「自我控制」，必將形成「自我摧殘」，功力越强所構成的自身傷害也就越大，對方如待機暗中出手，必然是「死路一條」了！

尹劍平其實歷經各險，早已養成亂中應變之能耐，只不過對方這一陣勢子爲他生平所僅見，初一上來難免有些驚慌失措，但絕非因此就斷定他沒有應防攻措之能。

眼看着那巨大石象，勢若狂風般的撲向眼前，其勢絕猛，萬難躱過，耳聽得樊鍾秀得意猖狂的笑聲——那黑白兩面旗幟，在糢糊的視覺裏，更幻化成千百面同類旗幟，交相飛舞，形成一片旗海狂濤，叮叮鈴聲千百交集，更有摧心喪膽，盪人魂魄聲勢！

風聲，笑聲，鈴聲……滙集成無限狂濤，再加上諸多迫人心魄的幻景，一股腦岔集眼前——卽使你是武林中一等强人，當此驚心動魄之一刹，也鮮能自持鎭定，不爲之亂了陣脚！

尹劍平當然也不例外——然而，就在他步履蹣跚，難以把持，驚心動魄的一刹那，却觸及他一個嶄新的奇特意念。

那是一種莫明其妙的靈思觸發——

他忽然想到了一個奇怪的應變姿態，陡地向後退了幾步，就在迎面石象猛厲的一個撞擊勢子裏，他身子倏地一個倒仰，以左掌按地，身子快若旋風的一個疾轉——這一招姿態，施展得極其自然，退身，倒仰，旋轉，三式聯成一體，却又施展得那麼自然，渾然天成——

一轉之後，身子已反竄出丈許以外，緊接着向下一矮，雙手同出，一前一側，同時擊了一股凌厲的掌風。

這一連串莫明其妙的施展，在他來說簡直不明所以，只是覺得當此緊急情況之下，非如此不足以保命！

天下事每當出人意料，卽以尹劍平這些奇異招式的施展來說，無巧不巧的恰恰暗合了「天機異數」！

隨着他遞出的手掌，頓時引發起陣內的生尅作用——只聽得一聲輕雷響處，眼前冉冉飄浮起一陣輕烟，一切的幻覺，就在這一聲震响之後，倏地化爲烏有——

風淸，日白，烟消雲散……

由極之驚異漸漸回復到平靜之後，尹劍平的一雙眼睛自然而然的已與紅衣老人樊鍾秀的那一雙眸子接觸到了一塊——後者臉上所顯示的驚駭，更百倍於他！

對於紅衣老人樊鍾秀來說，對方用以破陣的手法，簡直太高妙了，高妙得超越出他的理解之外——一個目高於頂，生平自認天下無敵的强人，猝然發覺到自己的「强大」面臨考驗時，內心的驚懼與迷惘自是可想而知！

用「考驗」這兩個字，來形容他眼前這一刹的處境，實在是極爲恰當！

樊鍾秀直直的站立在紅樓當前，高大的軀體一動也不動，一雙精芒內斂的眸子瞬也不瞬的盯視着面前的尹劍平，腦子裏急流電轉，似乎急欲要揭開他心裏的這個「謎結」，——他絕不相信對方這個年輕人，所施展的這一手破陣秘法，竟然高妙得連自己也莫測高深——然而事實證明，他的確「莫測高深」！

尹劍平「莫明其妙」的出手，「莫明其妙」的破了對方陣勢，似乎這一切正是吳老夫人所謂他獨具的那種「靈性」在作祟！

然而，這個答案對他來說，顯然不能使他完全接受，——直到現在爲止，他甚至於仍然還保持着方才的出手姿態！陽光倒影，把他保持的這個姿態活生生的印在地面上，形成了一幅「抽象」的圖畫！

就在這一幅「抽象」的畫圖裏，給了他一種極見鮮明的强烈感受，這番感覺，就像是猝然投入心湖的一顆石子，刹時間泛濫起智慧的漣漪——

頓時使得他「大夢初醒」！

他忽然明白了；方才莫明其妙的出手，其實並不莫明其妙，那只是種植在他心靈深處某一個深刻印像的顯現而已——那深刻的印像並非是「空穴來風」，更非「捕風捉影」的靈性，而是來自吳老夫人繪製於「雙照草堂」的那些神妙的壁畫！

猶記那日臨去前夕，他曾經用了一夜的苦心，配合着智靈的湧現，將草堂四壁「一百廿八幅」壁畫牢記心版——今天正是他第一次活用這些奇妙功譜的一個開始。

想通了這個道理，他遂卽不再迷惑了，一種起自內心的喜悅，頓時使得他大見輕鬆，這才收回了架式，臉上情不自禁的却又有一些靦覥——畢竟這總是一件遺憾，而且有傷對方體面的事情！

皓首長髯的樊鍾秀顯然還不能想通對方玄奧的出手玄招，但是他確是再也不能保持緘默了——

「小夥子——也許我應該告訴你！」他表情至爲木訥的道：「自從我設下這『無敵四象陣』十年以來，你是第一個破開這陣勢的人，你應該值得驕傲！」

尹劍平恭聲說道：「前輩陣法微妙，爲弟子生平所僅見，足見前輩盛名不虛，弟子欽佩之至！」

「嘿嘿……」樊老頭子臉上透着一陣子不自在：「你這幾句話可眞比罵我還厲害！」

面色一整，他冷冷接道：「你剛才說你曾經跟隨冷琴居士，學習過春秋正氣之功，哼——這就令我覺得很奇怪了！」

尹劍平躬身道：「前輩何所置疑？請直說當面！」

樊鍾秀兩條白眉皺了一下：「不怕你見笑，你剛才用以破陣的手法，稱得上巧奪天機，出手之妙，爲我生平所僅見，斷非冷琴『春秋正氣』功中之一種，只怕就是冷琴居士本人，進入到我這個『四象陣』內，要想平安出來，也勢必大費週章，斷斷不如你這般輕鬆，這手法太也奇妙，出自異想，渾然天成，絕不像循自前人遺跡；更不像師承何人……倒是眞叫我想像不透了！」

尹劍平聆聽之下，不禁暗暗佩服，深深一揖道：「前輩誇獎了！」

樊鍾秀忽然赫赫一笑，面上又現出開朗神

色，點頭道：「我剛才既然已經說過，自然說話算話，你不是說有重要的事要跟我談麼，來，我們進去談吧。」

說罷陡然伸出一隻手，向着尹劍平手腕子上抓去，這隻手幾幾乎握着他的肌膚，却爲他巧妙的閃開——

樊鍾秀神色一凝，緊跟着足下一滑，捷若飄風般的已來到他面前，嘴裏一笑道：「好身法！」

一雙大袖霍地向兩下裏一分，猛然向尹劍平兩肋之間擠了過來。

尹劍平立刻感覺出對方二臂之上功力疾勁，這一夾之勢端的有斷樹摧石之感！——樊鍾秀決心要伸量一下對方的身手，並找回剛才的面子不可，這一招看似無意，其實却是蓄勢已久！

他決計要在這一招裏，討回失去的威信，是以一經出手，立刻就使得尹劍平覺出了有異一般——隨着他遞出的雙手，兩隻脚步霍地向左右同時跨出。

休看他這等不顯眼，又似尋常的動作，事實上却是極具威脅功力——頓時尹劍平就感覺到左右兩方面的退路已被其封住。

高手對招，畢竟不同於一般。

尹劍平只覺得對方所邁出的一雙脚步，不啻具有「踩宮掛門」脅迫之勢——隨着樊鍾秀前進的勢子，整個的湧進來一團勁道，在這團勁道裏，尹劍平感覺到壓力十足，前後左右不論你想向那一方面前進，都較往常大感困迫！

最好的應對方法，也就是尹劍平目前所採取的「以不變而應萬變！」——事實上以眼前之勢，他卽使想變也是慢了一步。

四隻膀臂接觸的那一刹，雙方身子都爲之大大的震撼了一下，尹劍平的兩隻手是向外張，樊鍾秀的一雙手是向裏面擠，在一陣子內外拉據之後，尹劍平的兩隻手開始慢慢向裏面收縮起來。

樊鍾秀的臉，泛出一片血紅，兩臂之上何止千斤之力？這股巨大的力道之下，尹劍平確是感覺到難以頡頏！——

忽然，他腦子裏又亮起了一個鮮明的信號來——

不啻又是一招得自草堂壁畫所暗示的奇妙構想——如果他陡然鬆開雙膀，側身而進，於此同時，猝出右手，直探對方雙目，如貓撲鼠，那麼紅衣老人樊鍾秀這雙眸子可就難以保全了，而自己却可在一招得手的同時，以貓翻之勢閃躱對方那雙夾擊而來的鐵腕。

一念之興，使尹劍平心中大爲震動一下，他實在不明白這些吳老夫人苦思而不得活用的靈思構想，爲什麼却在他身上常常顯出作用。

他並且相信，如果他果眞這麼出手，對方這個名重一方的武林名宿，很可能就此瞎了雙眼——這却是他不願意爲的。

是以，他腦子裏雖然一再顯示給他這般出手的頻頻暗示，他却是遲遲不肯出手——他的心存忠厚，終於使得他現出了不支——

事實上對方樊鍾秀强大的勁力，兀自有增無已——他的强大功力，不禁使得尹劍平大爲驚嚇，從而使他認識到這位老前輩果然盛名不虛！

漸漸地，他臉上湧現出一片汗珠！

樊鍾秀的兩隻鐵膀仍然在節節進逼。

尹劍平的敗像，卽使一個不懂得武功的人也看得很清楚——然而當他的雙腕退到了一個位置之後，也就是在卽將接近兩肋寸許之間處，忽然定住了，遂卽呈現出一種膠着狀態！

樊鍾秀自然不會眞的要傷害對方，也就不必再施展全力非要攻破對方對後防綫不可。

忽然他雙腕一撤，哈哈一笑，退身一旁。

尹劍平抹了一下臉上的汗珠：「老前輩神功蓋世，弟子萬萬不敵！如果再堅持下去，弟子可就更大大出醜了！」

樊鍾秀臉色果然開朗多了。

哈哈笑了幾聲，他讚揚的道：「你確是多年以來，我所見過最爲傑出的一個年輕朋友，我知道你心裏還留有幾分厚道，並未施展出全力可是？」

尹劍平愣了一下，暗驚他何以看出了自己的含蓄待發？心中一驚，却又不擅說謊，一時簡直無以致答。

樊鍾秀一笑道：「你用不着騙我，剛才你與我手下弟子動手對搏時，我已看出你還擅施一門絕功——『金剛鐵腕』，但是這一次你却並沒有對我運用出來。」

「哦——」尹劍平不禁啞然失笑了一下！——他確是忘記施展了這門功夫。

樊鍾秀輕輕在他肩上拍了一下：「正因爲如此，所以我也對你略有保留，那『金剛鐵腕』之功，乃是我拜弟『雙鶴堂主』的生平絕功，你既然懂得施展，我焉有不懂之理？如果你冒然施展出來，可就必然要吃大虧，好吧，我們以武相會就到此爲止吧！」

尹劍平心裏總算鬆了一口氣，當下也不再談這件事，遂卽同着他走進石樓。

在一間極爲寬敞的大廳內，雙方分賓主坐定——

樊老爺子拿起一支小小木槌，在一個設計得十分精巧的小小懸鼎上敲了一下，卽見由內側門步出一個長身青衣少年，手捧着茶盤，向二人獻茶之後，遂卽退下。

尹劍平却好奇的注意到這間敞廳內的一些奇怪擺設——只見沿着大廳兩牆，併排一共站立着八具着有金甲的木人，妙在這八個木人雕琢得一般大小高矮，卽使連面部形像也是一模一樣；所不同處，在於每個木頭人手上所執用的兵刃不一，有的是矛，有的是劍，也有的是鞭鐧鈎錘，八個人八種不同的兵刃，襯以閃爍的盔甲，看起來却是軒昂魁梧，不知主人是否僅僅用以點綴裝飾，或是另有作用，可就不得而知。

樊鍾秀一笑道：「怎麼，你看着這八個金甲武士有些奇怪麼？」

尹劍平點頭道：「的確有點奇怪，莫非這些金甲武士還有另外作用不成？」

「當然！」樊鍾秀笑道：「你我現在已罷武修文，自是用它們不着，否則的話，我這八名金甲武士一經發動，其威力却較方才的四象陣更要厲害得多！」

尹劍平聽他這麼一說，才知道原來這八具木製的金甲武士其中還設有厲害的機關，看起來他這清風堡上當眞是處處設有危機——

在某一方面，尤其是現今這個階段來說，這些設計未嘗不是好事一件。

「說吧！」樊鍾秀打量着他道：「看來你此行找我，像是有什麼重要的事情似的，你就直話直說吧。」

尹劍平點頭道：「弟子遵命！」

說罷從新站起，再行拜見之禮。

樊鍾秀宏聲笑道：「小夥子你的確是太客氣了，禮下必有所求，你有什麼要求也只管說吧！看在你這一身好功夫的份上，我也必然盡力帮忙就是。」

尹劍平搖搖頭，苦笑道：「弟子並無求於前輩，千里迢迢此來，只爲轉告你老人家一個重要的消息！」

樊鍾秀先是一怔，遂卽含笑道：「一個消息？」

尹劍平臉上情不自禁的顯現出一片黯然：「這個消息，且是弟子克遵先師遺命前來通知

你老人家的。」

樊鍾秀一笑，說道：「你是說令師冷琴居士——？」

「不！」尹劍平正色道：「冷琴居士與雙鶴堂主雖然傳授過弟子武功，但我却非他們門下的弟子。」

「那你眞正的師門是——？」

——樊鍾秀臉上閃現出一種奇異的表情，一雙深邃的眸子，不停的在對方臉上轉着。

「弟子眞正從身的門派乃是地處洞庭的『岳陽門』！」

——說出了這幾個字，他臉上實在難以掩飾住心裏的悲愴，情不自禁的垂下了頭。

「岳陽門」？——樊鍾秀面色陡地一喜，霍然自位子站了起來：「你是說你是岳陽門下弟子？……那麼，我拜弟洗冰也就是你的師尊了？」

尹劍平苦笑了一下：「弟子從身岳陽門時，洗老宗師已退隱坐塔，掌門人是年青有爲的『無雙劍』李鐵心！」

「是了，——唔！李鐵心！我記得他。」樊鍾秀臉上現出一些對故人的依戀：「他們都還好吧？——」

尹劍平忍不住嘆息一聲，苦笑着搖了一下頭。

樊鍾秀愕了一下，緩緩坐下來：「莫非岳陽門出了什麼意外？——你怎麼不說話？」

「老前輩！」尹劍平嘆息一聲，說道：「洗老宗師與掌門師尊……都已遭了大刼……岳陽門，如今滿門俱死，只弟子一人，逃得活命而已——」

一陣悲愴，深深的侵襲着他，無限往事齊翻心頭，頓時使得他顯現出難以遏止的深沉與悲哀！

樊鍾秀登時臉上一陣木然，過了一會兒，他端起茶碗來湊近嘴前，只聽得碗碟碰擊，發出了一陣叮叮聲……——兩行淚水，陡地由眶子裏滑落而出。

放下了手上的茶碗，他木訥的說道：「是什麼人下的毒手？——這件事，我居然會不知道……」

尹劍平遂即將那口「玉龍劍」取出，雙手奉上道：「這是掌門師尊故世前所施用的兵刃，老前輩一看即知。」

樊鍾秀伸手接過來，鬆開布套，略爲遲疑了一下遂即取出，看了一眼，點點頭，頭：「不錯——這是我拜弟所施用仗以成名的那口玉龍劍——」

尹劍平痛心的道：「老前輩請抽劍出鞘，即可知仇家是誰。」

樊鍾秀微微一怔，遂即抽劍出鞘——一片烏黑光華，撲面迎上來——

「唔——」樊鍾秀頓時向外吹了一口氣：「毒……好厲害的毒氣——」

把這口劍反覆的看了一遍，頓時他那張臉；有如石刻木塑一般的凍住了——

尹劍平冷冷的道：「老前輩可曾看出些什麼？」

「七步斷腸……紅！樊鍾秀——」嘴裏喃喃的說着，「噗！」一聲合劍入鞘：「我知道了——」

在說這些話時，他那雙瞳子裏現出了一種恐懼，却又似有一種不可抗衡的剛毅。

冷笑了一聲，他把眼光移向尹劍平：「莫非水紅芍那個女人……又出現了？」

尹劍平點點頭：「老前輩見解不差，但是却並非水紅芍親手所爲。」

樊鍾秀一怔道：「這話怎麼說？」

尹劍平道：「因爲殺害洗老宗師以及岳陽門滿門上下的，並不是水紅芍本人，而是她手下最得意的一個弟子——甘十九妹！」

「甘……十九妹？甘十九妹？」

樊鍾秀嘴裏喃喃的唸着這個名字，「嗯！」了一聲，點頭道：「我好像聽……小兒銀江提起過這個名字。」

尹劍平一驚道：「令郎莫非見過這個甘十九妹？」

「沒有……」樊鍾秀搖搖頭，說道：「詳細情形，我却是不知道，……我只是聽他提到過當今江湖，出了這麼一個厲害的年輕姑娘……想不到，她居然會是丹鳳軒……水紅芍的門下弟子……」

說到這裏，他忍不住又抽了那口「玉龍劍」，一時停住呼息，一雙眸子再次的落向劍身上——

尹劍平在一旁提醒道：「老前輩可曾留意到那劍刄上的指紋？」

樊鍾秀陡然間身子震動了一下，忽然把眼睛湊近了。

「嗆！」一聲，他再次合下了劍。

「不錯！」他吶吶道：「看來的確是水紅芍獨門指力秘功——『五指燈』，以力淬毒，拿鐵如泥——這姑娘好厲害的功夫——」

頓了一下，他冷冷一笑，目光逼向尹劍平道：「如果眞是這個姑娘所爲，那麼這個甘十九妹的功力，似乎更駕乎當年水紅芍之上了——賢契——你可知她這麼做又是爲了什麼？」

尹劍平黯然道：「洗老宗師臨去世前，曾把當年之『武林七修』與水紅芍結仇經過略曾道及，是以弟子得知一二！」

樊鍾秀臉色微微一變，却獰笑道：「這就是了——這麼看起來，只怕『雙鶴堂』堂主米如烟也……」

尹劍平苦笑道：「米恩師於岳陽門滿門遭刼數日之後，也已遇難身死——殺死他老人家的，正是同一個人——」

「啊——」樊鍾秀身子緩緩的靠向椅背：「也是甘……甘十九妹？」

尹劍平黯然點了一下頭，心裏悲愴不禁！

樊鍾秀一聲冷笑：「他們太糊塗了，既然自知敵不過，就該來到我這清風堡共商大計才是——」

「老前輩！」尹劍平痛聲道：「事情那有你老人家所想像的這般從容？對方出手捷若電閃，迅雷不及掩耳——弟子這條命能够死中求活，眞是托天之幸！」

於是，他乃將「岳陽門」與「雙鶴堂」先後遇難之事，原原本本詳詳細細的說了一遍，直說到「積翠溪」逃生，巧遇吳氏母子，得以絕處逢生爲止。

這是一段極爲沉痛又復驚險的回憶，任何人聆聽之下，也會情不自禁的一掬同情之淚！

樊鍾秀那麼剛强性格，亦忍不住熱淚滂沱而下，一顆顆晶亮的淚珠，垂掛在他雪白的鬍子上，那張沉痛的臉，交織着悲痛與恨惡！却是一言不發。

尹劍平這一段倒叙，除了對吳老夫人所關照「雙照草堂秘功」不得示人之外，其他各節稱得上知無不言，言無不盡，聽者動容，言者亦不無深慨——

然而他的心，早已在一次又一次的殘酷打擊之下，變得痲木不堪了。

——他沉重的發出了一聲嘆息，結束了這一段談話：「樊老前輩，這件事你老人家務必要儘快作個打算，千萬不可失之大意，弟子此來的心意也就盡到了。」

樊鍾秀忽然發出一陣子冷笑：「很好——老賢侄，謝謝你給我的這番報告，要不然我還眞被蒙在鼓裏——姓甘的丫頭既然已經來到了淮上，我別無抉擇，只有先接着她的了！」

說到這裏，他眸子裏陡地射出了厲光：「我這清風堡雖然當不上龍潭虎穴，却也不是他們隨便可以進出，況且小兒銀江，也已盡得我一身傳授，一身武功敢說和賢侄你不相上下，他如今苦心籌設的『銀心殿』，已粗具規模，兩方面加起來，實力大是可觀，我倒要看看這個甘明珠有些什麼能耐，膽敢來此輕捋我樊某的虎鬚！」

緊接着，他忽然發出了一聲狂笑：「來吧！隨時隨刻，我等着她就是了。」

話聲方住，即見廳前人影一閃，現出了三條人影——一少二老，三個人，大步向廳內步入。

樊鍾秀看了三人一眼道：「來得好——說曹操曹操就到。」

回過頭向尹劍平道：「小兒樊銀江與秦，蔡兩位香主來了。」

尹劍平忙站起身來——只見老少三人已來到近前。

他以前並不曾聽過樊銀江這個名字，既知是樊鍾秀獨生愛子，又承其衣鉢，自是非比等閑，不免十分注意的打量了來者三人幾眼。

樊銀江——二十四五的年歲，長眉細目，猿臂蜂腰，一身銀質長衣，背揷雙劍，當得上「丰神俊朗」！

秦，蔡兩位香主，一個年在七旬上下，禿頂白眉，一個六旬左右，矮小精幹，均具相當氣派！

樊鍾秀站起來道：「銀江，你們來得正好，來來來——我給你們介紹一個貴客。」

爲首的銀衣少年微微點頭道：「方才我已聽左大叔說過，知道來了一個姓尹的傑出高人，想必就是這一位了。」

樊鍾秀道：「你左大叔的話，一點也不假，銀江，這位尹家賢侄的一身功夫，可眞是高不可測，就連爲父也差一點不是他的對手，來——你們彼此見過。」

尹劍平欠身道：「老前輩這麼一說，弟子可眞是汗顏無地自容了！」

彼此寒暄過之後，樊鍾秀才爲他們一一引見。

果然不錯，那銀衣少年正是「銀心殿主」樊銀江，同來二老，禿頂白眉的，人稱「南天禿鷹」秦無畏，那個身材矮小的，人稱「飛流星」蔡極。均是三楚地面上很叫字號的「白」道朋友，經過樊鍾秀的一番介紹，才知二老如今俱在樊銀江所成立的「銀心殿」內効力，分別擔任「武英」「武智」二堂香主。

彼此落座之後，樊鍾秀目光視向樊銀江道：「你來的正是時候，有一個人我要向你打聽一下。」

樊銀江道：「什麼人？」

「甘十九妹！」樊鍾秀眸子裏現出一種冷峻：「我記得上次見面時，你曾經跟我提過這麼一個人。」

「銀心殿主」樊銀江頓時面色一怔，看了秦，蔡二老一眼，冷冷笑道：「原來你老人家也注意到這個人了，我這一次和二位香主來，正是要向爹說明此事——」

樊鍾秀一驚道：「怎麼——這個人已經來了不成？」

「不錯！」樊銀江冷冷的道：「秦香主爲這個甘十九妹的事情，特別在外面詳細調查過，我以爲事態嚴重，所以特別率同他二人趕回來向你老人家面禀——」

言罷偏頭看向秦無畏道：「秦香主，你把所聞知的一切告訴我爹吧。」

「南天禿鷹」秦無畏應了一聲，遂即向尹劍平看了一眼，欲言又止。

樊鍾秀道：「秦香主不必顧忌，這位尹少俠乃是我故人衣鉢傳人，他此來亦是爲此事共商大計，你們不必多疑，有話可以直說。」

秦無畏應了聲：「是！」遂即輕咳一聲：「卑職奉殿主之令，調查外面盛傳的那個甘十九妹，得到了很多秘聞，特來禀報！」

樊鍾秀道：「不必拘禮，快說吧！」

這位秦香主點點頭，說道：「這位姑娘，據說來自『西崑崙』山某一秘密門派，潛入中原武林，眞實的意圖無人知道，只不過她在現身江湖三四月以來，却幹下了好幾件驚天動地的大事！」

樊鍾秀看了尹劍平一眼，點點頭道：「說下去！」

「老爺子也許還不知道，」秦無畏帶着幾分神秘的道：「武林中盛傳雄踞洞庭的岳陽門，已於一夕之間，滿門盡殲——還有位居隆中『白石嶺』的『雙鶴堂』，也都叫人給挑了窰子——」

冷笑了一聲，秦無畏睜大了眼睛道：「據說這兩處武林名門，均是毁於同一人之手，這個人就是甘十九妹，卑職並且也打探出她的本來姓名叫『甘明珠』！」

樊鍾秀點點頭，苦笑道：「秦香主說的不錯，這件事老夫相信全係事實，而且我剛才已由尹賢侄嘴裏證實！」

秦無畏十分希罕的看着尹劍平道：「原來尹少俠早已知道，在下爲探聽這些事眞可說費盡了心機，不明少俠何以知悉？」

尹劍平正待解說，樊鍾秀道：「秦師父先不必打聽他如何知道，只把你知道的說出來，彼此印證即知眞情。」

秦無畏點點頭道：「這個甘十九妹武功奇高，並且擅施劇毒，百步之外取人性命，中人無救，除了她本身獨家解藥以外，任何妙手神醫亦莫能爲力！」

樊銀江接口道：「岳陽門的洗冰長老與雙鶴堂的米老前輩，與爹爹曾是金蘭之好，是以使我聯想到這件事可能與爹爹有所關聯——而且經秦香主打探結果，這個姓甘的姑娘，已同她一個得力手下，最近潛來淮上——這就使我等不敢坐視，特來請示你老，看看又該如何處理。」

秦無畏沉聲道：「而且卑職得到了可靠的消息，這個姑娘目前在淮上盤桓不去，據說對老爺子所在的這個清風堡，很有進一步圖謀之意——」

樊鍾秀看向尹劍平道：「看來賢侄所說的一切俱都不錯了，甘明珠這個魔頭，果眞想要向老夫下手了，也好，就在這清風堡，老夫等着她，給她決一死戰，倒要看看鹿死誰手！」

說到這裏，他遂即擊了一下几上石鐘，前見青衣弟子也復出請示。

樊鍾秀吩咐道：「你快去把左先生與宮琦陸豪找來，說我有要事待商。」

那名青衣弟子應聲步出，不一會上述三人已來到大廳。

尹劍平忙起身見禮，左先生恂恂儒者風範，和藹可欽，倒是陸，宮二人由於先前在陣內先後都敗於尹劍平之手，雙方乍見，未始不表情尷尬，經過樊鍾秀一番介紹解說之後，各人才對尹劍平有了深切認識，自是改了舊觀。

樊鍾秀復將尹劍平與秦無畏二人所述各節，作了一番綜合報告，各人這才體會到了事態的極端嚴重性！

「南天禿鷹」秦無畏道：「以卑職所見，老堡主這邊與銀心殿都有嚴密的佈署，那個甘十九妹一時半時還不敢輕舉妄動！」

樊鍾秀冷笑一聲，道：「我還不打算坐以待斃！」

「飛流星」蔡極問道：「你老人家的意思

是——？」

「哼哼……」樊鍾秀連聲冷笑着：「她要來找我們，我們就不能找上她麼？」

左明月微微一笑道：「東翁說的也不無道理，眼前第一步，我們必須要先查明這個姑娘下脚的地方，以及她的意圖和動向，否則敵暗我明，防不勝防！」

尹劍平點頭，表示同意——

但是他是這裏面，唯一與甘十九妹正面交過手，嚐過她厲害的人，深深知道此姝的不可侵犯——僅憑臆測是萬萬也難以想像出她的威儀。

是以他私心認爲，探測一下對方實際虛實情形，確是有些必要，如果存心主動去找甘十九妹挑戰，那可就萬萬不可！

當下他很婉轉的把這番心意道出，各人聽後一時俱都閉口不言。

樊鍾秀忽然冷笑一聲，道：「要照賢侄這麼說，我們豈非只有坐以待斃了？」

尹劍平搖頭道：「弟子並沒有這個意思，只是認爲現階段只宜智取，却不便力敵！」

左明月立時附意說道：「尹少俠既然這麼說，必有原因，我看，這件事還要從長計議才好！」

「從長計議？」樊鍾秀冷冷說道：「太晚了——」

尹劍平道：「左先生說的甚是，依弟子之見，老前輩這邊暫且按兵不動，由弟子先行刺探一下對方動向虛實，在最短時日內轉同來，然後再謀動靜！」

左明月道：「這樣固然甚好，只是尹少俠不是曾與這個甘十九妹見過麼？只怕行事不大方便！」

尹劍平道：「先生放心，在下雖與她有過動手相搏，俱係矇面，而且一直閉口不曾出聲，卽使面對面，她也認我不出。」

樊鍾秀點頭道：「這樣很好，只是你人單勢孤，萬一動起手來，怕要吃虧——」

樊銀江插口道：「我去——」

秦無畏與蔡也紛紛自荐！

樊鍾秀道：「你們不必爭執，我看還是由小兒與蔡香主，同着尹賢侄走一趟爲妥，銀心殿那邊，事情很多，秦香主還要偏勞，不能分身。」

說罷，目注左明月又道：「左先生意下如何？」

左明月却轉看向尹劍平道：「尹少俠的意思——？」

尹劍平自一見樊銀江，卽知道這個年輕人身懷絕技，有他同行，自是一條得力膀臂，然而，這一次行動，旨在打探甘十九妹一行動向虛實，並非出擊，人多了反而累贅！

只是樊氏父子俱是一個脾氣，如果明裏見拒，對方必然誤會自己看他不起，反倒不妙！

當下只得勉强的點頭道：「有樊兄與蔡香主陪同，自是再好不過，但是有一點，在下却不得不說。」

樊銀江一笑道：「你不要客氣，今後我們更是一家人，有什麼你只管直說就是。」

尹劍平道：「誠如方才秦香主所說，甘十九妹的毒術極是厲害，防不勝防，在下因承敝門冼長老臨終時贈有一塊毒玉辟玦，可以無虞進出，銀江兄與蔡師父上來不知，可就難免受害，所以我三人儘管同行，一旦須要貼身探索時，應該由在下獨自前往爲宜。」

樊銀江一笑道：「你也許不知道，我們樊家練有特殊的閉息之術，一經運行，可以長時閉住呼吸，任她毒性再烈，只怕也莫奈我何，倒是蔡香主要多留些意，不過事先如有警覺，暫閉一時呼息，也並非什麼難事……」

尹劍平見他如此自負，也不便落他面子，遂卽不再多說。

倒是那位左先生識得厲害，當下遂道：「話雖如此，少主與蔡香主仍要小心防範的是，尹少俠到底是過來人，凡事多向他討教，應無差錯。」

樊銀江點頭道：「大叔不必關照，我都知道——我看事不宜遲，我們這就走吧。」

左明月道：「不必急於一時，尹少俠才來，也該歇息一下。」轉向樊鍾秀道：「東翁之意如何？」

樊鍾秀點頭道：「不錯，白天外出，頗爲招搖，我看你們今夜再去吧，一切就多偏勞尹賢侄了！」

事情就這麼定規了下來。

於是，當夜，尹劍平，樊銀江，蔡極三人經過了一番分析之後，遂卽謹愼上道。

× × ×

徐徐的清風，帶來淡淡的一陣荷葉香氣。

「碧荷莊」這所講究的客棧，卽因爲有了這片佔地頗大的「荷池」而得名。

荷花池子居中而設，中有「池心亭」，分由四道曲折的朱紅小橋，啣接着東棧的四個跨院，每一個跨院，都有十來間雅緻客房，分由一扇月亮洞門，與正中「池心亭」暗通欵曲——於是，你有幸居住於此，只消將臨池一面的落地紗簾拉開來，卽能享受到碧綠油油的一池春光，和沁人心肺的那陣子郁郁清芬！

尹劍平，樊銀江，搖身一變，居然都成了風流倜儻的遊客！

現在，他們正自憑窗而坐，享受着大好的湖上春色！

然而，他們畢竟並非是眞正的閑遊遊客，亦無心於眼前的荷池春色。

吸住他們目光的，卻是座落於池心的那座「池心小築」——「池心亭」。

雖然稱呼上是亭子，而事實上，却較一般的亭子要大得多，朱紅的欄杆，雕花的格扇，碧瓦飛簷，畫屏彩壁——好漂亮的一座湖上建築——

這裏供應客人賞荷小坐，亦兼理大宴小酌，四方形的亭面，擺着十數張紅木大理石的八仙桌，每一張座椅上，都鋪着猩猩紅的鬆軟坐墊。

「碧荷莊」的客人，無論你大宴小酌，或是小坐品茗，只要你走進這座「池心小築」，必定會使你流連忘返，間或一杯在手，便當「不醉不休」了。

「碧荷莊」之所以名噪淮上，士林見重。一方面由於它建築得玲瓏別緻，富麗堂皇，另一方面却因爲它的主人是個十足的風雅之人，此人姓趙官印三省，早年進士出身，爲官京師，幹過一任「戶」部員外郎，因爲仕途不甚得意，兼以宦囊多金，乃攜其小妾辭官歸返故里鄉梓，在這「靈碧」縣境，開建了這座極盡華麗雅緻爲能事的客棧，一切食寢享用俱是第一流的，果然「人傑地靈」，憑其特殊關係，不及一年已聲名大噪，成爲皖北境內首屈一指，最叫字號的客莊。

當然，能夠進來到這所「碧荷莊」爲客的，絕非是一般尋常人士，第一，你必須囊中多金，否則無足以支付闊綽開支，第二，你却須衣冠楚楚，如能附庸風雅者更爲歡迎——至於喜歡惹事生非，動輒拿刀動劍的江湖武林人物，皆非歡迎之列。

尹劍平，樊銀江風度翩翩，舉止高雅，蔡香主衣着華麗，尤其神似一飽學騷客，自在歡迎之列，進門的第一天，蔡香主卽賞下了二十兩的一錠彩銀，博得了店家的十分青睞！給與了特殊的照顧方便。

今天是第二天，他似乎已經知道了許多想要知道的事情——尤其是此刻，當那個紅衣紅帽的怪樣人物，出現在「池心小築」的一刹，就更證明了他們所得到的消息十分正確了。

四隻犀利的目光注視之下，亭子裏的紅衣人已無所遁形——事實上如果他眞想隱蔽行藏，也就不會明目張膽的出現於此——他當然是有恃無恐！

除了紅衣人獨佔一席之外，亭子裏稀稀落落的只得三五個散客。

紅衣人那張白皙的瘦臉，活死人般的搭拉着，大白天也顯得那麼無精打采，面對着一池碧荷，翦翦春光，竟然連轉動一下眸子也是懶得，一雙吊客眉，在殘陽裏泛着黃白的光澤——這等怪模樣的人，無論走到那裏，都能給人十分驚異的感覺！

然而，隔池注視着他的那兩雙皎皎目光，却顯示着那股強烈的敵意！

「尹兄，你確定是他麼？」樊銀江聲音裏充滿了冷峻說：「他眞的是甘十九妹那個紅衣跟班？」

「不錯！」尹劍平黯然的點了一下頭。

對方那張臉，以及這般特殊的裝扮，卽使化成了鬼，燒成了灰他也是忘不了。

樊銀江冷笑了一聲，道：「很好，這一次我們算是來對了地方，只是爲什麼不見那個甘十九妹的踪影？」

尹劍平目光注視着亭子，冷冷道：「她是不會輕易現身的——但是看見了她的這個跟班兒，也就幾乎等於嗅見了她的味道，她已經萬難掩飾行踪。」

樊銀江興奮的道：「這麼說，你以爲甘十九妹也住在這碧荷莊？」

「我的確是這麼懷疑。」尹劍平頓了一下接道：「不過——詳情是否如此，却有待蔡香主返回之後才能確定！」

（未完）

武林軼聞

萬籟聲槍挑日本武官

慧心

近代武林高手，非常之多，可是，著書立說的一個高手，却首推萬籟聲，因爲他寫了一本厚達一寸的大書，叫做「武術匯宗」，幾十年來都很暢銷，等於武林中的字典，如果你想知道十八般武藝怎樣子，或者想查各門各派的馬步和絕招，該書全有記錄，甚至暗器也列爲另外一欄，加以報道。萬籟聲本人固然驍勇善戰，他的文字也寫得非常出色，因此他在大江南北，名氣極响，如果他早活幾十年，可能在鏢局稱霸，但因清朝已毁，他只是在中央國術館座鎮，那時很少人上門挑戰了，因此他的一生沒有甚麼驚人的事跡，雖然拳脚上面很有斤両，始終是一個有名氣的大師傅而已。他是在北京生長的，在京中學習技擊，學成之後，到南京中央國術館考試，成績優異，奉派到廣州來，跟顧汝章等主持兩廣國術館，那是他練武的歷史。

至於萬籟聲的武功，在小學的時期已開始學習，特別是他在北京中學讀書，爲了愛好武術，故意在學校裏面選擇國技的一門，朝夕苦練，故此，他中學畢業時，升到農大，已經有了相當好的根基，那時農大所聘的一個國技教師就是少林的名手「趙鑫洲」，當時教育部規定學習國技，依照霍元甲精武門的基本拳逐步訓練，先練譚腿和工力拳，再練大戰拳，有了根基，然後再學少林拳。再進一步就是羅漢拳，當時趙鑫洲的功夫很精湛，但因所有大學生對於國技只是敷衍性質，隨便揮拳踢脚，就此算數，單獨萬籟聲肯朝夕苦練，而且租了一間樓宇在師傅趙鑫洲居住的左隣，晚上苦練武功，常常借故到農大協助趙鑫洲教拳，那時萬籟聲已經在農大畢業了，仍然捨不得離開趙師傅，故此，趙鑫洲對他另眼相看。

當時北京辦了一間武學堂，志在提倡國術，規模很大，分作少林班，太極班，八卦班，以及鷹爪班，各有名師指點，主持少林班的人就是趙鑫洲，那時萬籟聲學技多年，往往夜間到武學堂裏面協助師傅教授，以大師兄的身份出現。

主持太極班的主任就是楊澄甫，楊家太極屬於太極拳的眞傳，在京滬兩地，擁有不少學徒，每天早上六時，就到大學堂的廣場教技，萬籟聲雖然認識他，但不很尊重他老人家，因爲他自己學習外家拳的緣故，認定快打慢，拳脚較重的人應該打贏，他實在看不出太極拳有何妙用，很想乘機試試楊澄甫的本領。

有一天，他絕早到廣場來，站着看楊澄甫教拳，碰着楊澄甫向一班弟子講述：「太極拳的功夫以馬步爲主，這種馬步並非用力踏實的，每一隻脚可以變成實步，也可以變成虛步，故此能夠化解外來的打擊，四両搏千斤，站着的時候看來似浮，實際非常結實，有如落地生根一樣。」

萬籟聲聽到這裏，突然標前幾步，插嘴說：「楊老師，我看太極拳的馬步不一定是落地生根。」剛剛說了這一句，他就緩步走開，不過，緩步走到楊澄甫的背後，立刻轉身，施展「倒拔垂楊」這一招，雙手抓住楊澄甫的小腹，把他整個抱起，突然偷襲，楊澄甫身軀肥大，猝不及防，果然給他抱到雙脚離地，覺得他有這種氣力，實在難得，如果他施展太極拳的絕招，想擺脫萬籟聲的威脅，便要把他打傷，不過，他實在有點喜歡萬籟聲，便不計較，讓萬籟聲抱着他行了兩三步，然後使用千斤之法，軀體逐漸變重，萬籟聲覺得奇怪，愈行就愈重，心上一寒，便即把他放下，說了一聲對不起，然後轉身飛奔。

楊澄甫沒有責備他，一笑置之。

萬籟聲事後向趙鑫洲談及此事，趙鑫洲大吃一驚，說：「你以爲自己打贏了楊師傅嗎？並非如此，他不過讓你幾分，沒有計較吧了，况且從背後突然抱起一個人，等於暗算，勝而不武，以後切勿再談此事，最好你跟隨我到楊師傅的臉前道歉。」

萬籟聲不敢前往，趙鑫洲無可奈何，只得單獨訪楊澄甫，自稱萬籟聲的師傅，代徒弟道歉，楊澄甫不願多生枝節，便把

這件事由大事化爲小事，小事變成無事。

在這種地方可以看出楊澄甫的涵養。

說也奇怪，萬籟聲那一次雖然偷襲楊澄甫，把他整個抱起來，但却感覺到不容易對付楊澄甫，因爲多走幾步，他就再無法抱起楊澄甫了，顯然是對方另有一些功夫是他的師傅趙鑫洲所不能做得到的，因此他認爲四海之大，武林高手如雲，必須擺脫師門，另求深造。

過了兩年，他偶然跟自然拳的宗師「杜心五」相遇，非常佩服，立刻拜師。杜心五是湖南人，這一手自然門的功夫是從徐致一師傅學習得來的，徐致一屬於道教中人，傳授給他，便即返峨眉山修養，於是，杜心五就在四川充任鏢師，名氣很响，後來他還到大江南北表演自然門的拳術。這種拳術最特色之處就是沒有一種固定的拳法，順其自然，出手踢脚，便合分寸，等於打籃球的走空位，萬籟聲初遇杜心五，不信對方這種拳脚有用，兩人在很友誼的情況之下交手玩玩，萬籟聲以趙鑫洲所教授的拳脚進攻，連攻七次，無法制服杜心五，後來杜心五說：「你的拳套早巳給我識穿，我因爲沒有固定的招式，你無法抵禦，現時由我反攻了。」

跟着杜心五閃身發招，有如一個影子，貼住萬籟聲的身體轉動，三幾招就以掃脚的一招把萬籟聲掃跌，萬籟聲不能不服，他拜了杜心五爲師，苦練七年，學齊了自然門的拳脚，便在南京把它發揚光大。

萬籟聲學習過許多拳脚之後，才認識太極拳另有一些特徵，跟自然門相似，因爲自然門的特式就是走空位，閃身發招，盡量把對方的拳脚卸落，這一點是太極拳所同具的，他渴望找個機會再跟太極拳的老前輩研究，故此，談及太極拳，他就沒有像以前那麼輕視。

那時張之江在南京舉辦全國國術考試，他前往參加，仗着少林拳和自然門兩派拳脚，他壓倒羣雄，得到全國公開考試第一名的成績，跟着在中央國術館訓練學徒，那時他認識諸民誼，根本上諸民誼是個彪形大漢，一踭能夠打開二百磅的鐵球，外家拳已經登峯造極，然後化剛爲柔，學習太極拳，此後就教授太極，諸民誼的拳脚這樣好，却推崇吳鑑泉的太極拳，可是，吳鑑泉的太極跟楊澄甫的太極同是那一種等級，因此之故，他很容易就推想得到以前楊澄甫只是讓他一招，他並非眞的打贏，故此，他在「武術匯宗」書內對於太極拳的拳脚，講述得很清楚，加以讚揚，並非因爲太極拳出手緩慢，有所輕視，他能夠改變態度，用客觀的眼光去評論一件事情，確是難能可貴。

雖然萬籟聲沒有從頭到尾學習太極拳，但却明白這一派的拳理，跟着他把太極拳，自然拳，以及少林拳這三派的特徵苦心研究，便創另外一派叫做「軍中拳脚」，給各地士兵學習，而且苦練研究出來的一種步槍和大刀戰術，本來刺刀是很笨重的，難以對抗日本刀，至於中國大刀，也太過笨重，萬籟聲却把太極拳的原理放在刀上，使刺刀和大刀以閃避爲原則，並非招架反攻，盡量想辦法制服凌厲無比的日本劍，爲了研究這一派的實用刺刀術，他一連三夜不眠。

那時戰雲密佈，京滬備戰的緊張情況達於極點，因此，萬籟聲所教授的實用刺刀術和大刀戰術，以及軍中拳脚，很迅速的就透過幾十個徒弟，分派到各部隊，叫士兵從速學習，後來在貼身打鬥以及野戰各方面，成績卓著，確實能夠尅制日本劍，對抗戰方面的貢獻，萬籟聲可以說是盡了他的一分力量。

那時，抗戰仍未爆發，因爲軍中的炮科，全部由日本人任教官，淞滬司令部裏面有一個日本教官叫做原田俊彥，是日本陸軍上尉，年近四十，對日本刀有極深的造詣，另外精通柔術，他看見萬籟聲發給士兵的講義中對於刺刀術這一門說得非常奇妙，發生反感，希望找個機會跟萬籟聲較量一下。這種心理愈來愈加濃厚。某天，他跟萬籟聲在機場相晤，談及他的刺刀術，以爲他只是從古代紅櫻槍的槍法變化得來，未必能夠贏得過日本刀，萬籟聲挺身而出，說：「最好當面印證，你握日本劍，我握中國的刺刀，這樣鬥好不好？」

對方欣然點頭，可是，警備司令却不同意，他認爲刺刀只是近代的產物，應該由萬籟聲握紅纓槍作戰，至於日本的原田俊彥，却可握日本傳統的長劍或刺刀，不過，兩人互鬥，却要用白布紮住劍鋒和刀鋒，布上染了墨汁，對方則穿白色衣裳，然後比賽。比賽方式，相當古怪，並非兩人一齊用刀劍交手，而是先由原田俊彥用日本刀劍向萬籟聲砍劈十刀，那時萬籟聲只准閃避和擋格，不准進攻，憑着閃避的功夫表現他是否能夠抵禦。

原田俊彥劈砍十刀之後，跟着由萬籟聲把由紅纓槍紮住槍尖的武器向他衝刺，同樣的原田不准進攻，只能閃避。兩人分別砍劈十刀，事後看看兩人身上誰的墨汁染得較多，便即分出勝負來。

警備司令担心他們即使用布包武器，仍會傷害對方，故此做出這種決定，總算是一個很聰明的辦法。當時兩人奉命下場，在演武場內交手，萬籟聲持紅纓槍，原田俊彥持日本配上了刺刀的步槍，各用白布染墨包住，警備司令一聲號令，原田首先進攻，標馬衝了上來，當胸便刺，萬籟聲閃身向右，跟着向左，預測原田必是一刀落空便即橫掃來的，果然不出所料，因此原田兩刀落空，第三刀却由上至下倒劈他的臉門，萬籟聲又轉身卸開，原田三刀都給他避過，刀法更亂，連發十招，十次衝刺，都不能使萬籟聲的身上染上一點墨，跟着一聲號令，便即停手。繼而由萬籟聲發招，他勢如狂風暴雨，一出手就連發十招，原田竭力躱閃，事後看看，身上竟有七點墨漬，那時他不能不佩服了。

事後才知道他是故意借此測驗中國由花槍改變的刺刀術是否有用，他既然測驗出來，便秘密報告日本當局，叫當局認眞注意此事，改良日本的刺刀術，可惜東京當局的軍人自高自大，並不接受這種建議，以至後來日本軍隊在徐州會戰以及崑崙關七攻七守的幾場大戰役中，給中國士兵砍殺許多官兵，那是後話，不必細表。

萬籟聲的刺刀術和大刀術，至今仍有很崇高的價值，在戰場上發揮凌厲無比的本領，它以閃避爲主，不以招架爲主，那是最大的特色，順筆一談。（完）

功效第一　銷量冠軍

THE ROYAL GOLD

寧神
固本

紫金丹

主治：
風濕骨痛，機能衰退
腰酸背痛，工作過勞
夜多小便，貧血頭暈
病後失調，陰虛盜汗
功能固本培元，寧神
養陰，常服更可轉弱
爲强延年益壽，堪稱
功效第一之男性補品
由于紫金丹葯效超著
，用者交相稱頌，銷
量已躍居全港之冠·

永安公司　總批發 ☎ 5-223283
港九各大葯行均有銷售

紫金丹

峨嵋葯廠出品
總代理：香港新昌參茸行
香港皇后大道西十一號地下
☎H-445643

星馬代理：一鳴藥行
星洲（大坡）
盒巴南京街5號